

明藍格鈔本瀛慶居叢文集四十二卷

仲始先生世守秘笈 徐乃昌題



知敬天三世皆錄其 能公昌錄

明夏部增本蘇東晉古九集四十二卷

鴻慶居士文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  
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  
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  
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  
通患也其或軼群邁往賦才獨異而  
復天假之千磨淬鍛鍊重之以江山  
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  
愈精有若

戶部尚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

一遇馬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  
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  
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  
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  
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做樓  
為執法為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  
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  
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  
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  
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蜚而狎鷗鷺

去茅葦而友松菊於是繙北堂萬卷  
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  
詠情性煙波萬頃納之胷次風雲變  
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  
計毋恠乎筆端之衮衮也 天門劃  
開許章上達論撰次對 璽書繼下  
年雖耄耄老親為謝表至於宰執侍從  
臺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  
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  
孝宗朝彙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

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  
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  
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興國  
太守介宗以書謂必大曰先君文彙中  
更兵燹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  
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為  
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為  
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  
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  
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

言纒纒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  
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  
趙充國猶善為兵也茲幸挂名集端  
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  
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  
髻亂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璣器公應  
聲云翰苑仙人錦綉腸坡嘆曰真璠  
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  
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  
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

記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  
諱覲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  
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  
元五年十一月日少傅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鴻慶居士文集目錄

第一卷

詩

泊德清龜谿亭遇大雨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宿太湖口二首

餘杭聞出師

富陽道中二首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徙寓白塔山上

方閣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淦  
之間少留仙遊山道祠是時廷下木犀  
花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峯蒼然終日遊  
榻其下各賦詩一篇

又

遣興

題華蓋仙亭大松示柳道士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達臣承議餉石耳

山行憇田舍老父出迎以黃耳白酒為餉

兩日復次前韻

曹山寺

贈曹山長老了如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水遠老以黃耳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東塔六言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鄒次魏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  
懷書二詩於方丈東壁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曹山春日二首

壁上人開軒闢地栽花種橘戲留小詩

春雨

春晚二首

曹山三絕句

## 第二卷

詩

有客生致兩雉不忍殺開籠縱之二首

題妙覺寺壁

再至

宿妙覺竹菴贈靜老

胥澤民招飲二首

別如老

徒寓妙覺佛舍胥又民襆被相過賦夜坐

招鄒次魏

贈谷淵侍者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再用前韻

妙覺適軒二首

妙覺書寺二首

次韻王子欽端午

吳益先携文見過以詩為謝

次韻王子欽 再和

涂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千里戲作兩絕句

詩贈竹菴靜老人

置酒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

泗州南山

楊州谷林堂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石砬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

有磴道高里所循山而西少址忽有石

梁數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

出雲表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負洞心駭

目之觀而僻在一隅游客無所為而至

延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熊夫人遣介欲壻澤民小詩戲之

題鄒次魏青藜堂

靜老容安菴二首

靜老過幽軒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秋夜三首

秋興

妙覺寺三詠

木犀

梧桐

芙蓉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廼至一寓道觀三止

僧舍皆留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妓源寺

化度寺

樓霞觀觀在麻嶺之下

三山寺二首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別

後二十六年余南遷道清江襲明逆

余於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畧相似

感歎之餘飲酒賦詩以為笑樂襲明筆

力雄贍標紙立就九六七反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再和

再和

何倅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長樂寺二首

嘉會嘗置酒餞歌姬於此

志新遣兩介致書餽以巴源紙黃耳珠攬大

栗駭鮪枯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嘉會飲餞愛姬大慟而別

遊鍾石寺問名寺之因老僧指門旁石如覆

鍾狀賦詩一首邀何襲明登仕同賦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雪

### 第三卷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題硤江蕭氏菴二首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  
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

宿善法寺二首

再賦二首

天長寺

次韻王子欽雨中

襲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撫卷太

息賦小詩歸之

再過天長寺二首

利見置酒燕超軒襲明賦詩次韻

分宜道中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徒糾解舍

萍鄉縣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  
不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於第中

賦主人避地行二首

衡州鄞泉亭觀競渡二首

即事

回鴈峯

愚溪

礧巖去全州十五里

礧巖寺

靈泉寺

次桂州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訾家洲  
亭粗見其畧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欲  
更僕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  
巖穴之下穿林巨壑近接闌闌之中遠  
不過城闈之趾居高望遠夸雄鬪麗殆

不可狀擇其尤者以十詩記之名之曰

桂林十詩

八桂堂

七星巖

棲霞洞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崑之右方  
大暑時有風出穴中冷然如冰雪被體  
不可久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  
漕少隱置酒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龍隱巖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星  
山始見此洞芟雜草莽平坦方廣可容  
數百人悉布埽斃之人洞十餘步有澗  
水橫其前不可涉公梁石爲橋以便道遊  
者號曾公巖

雉山巖昔有僧結菴此山中誦法華經野雉  
日一集聽之至終卷廼去率以爲常忽  
數日不至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脇間尚  
餘雉毛數寸寺有石刻記其事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子

實所營也閱二百年壯麗如故有畫像  
存焉狀鬼魁梧稱其閣云

### 西山超筵亭

虞氏隱居雷守虞沈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  
山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忘  
歸卜鄰之意

### 翠屏洞二首

飲修仁茶

九日次獻花鋪

入象州界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携酒見過

南山寺

象州行衙井泉甘冷太守而下皆飲此井

題象守生嘯堂

別象州陳太守容德

雉山寺青蘿閣

蒙亭二首

七星觀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司出錢於其棠渡二首

北歸過永永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皇妃嶺

過衡州館於郡齋時太守裴亭旣督役城上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西齋

再過曹山示如老

故侍御鄒公抱節亭

鄒自新追路至角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

作詩寄之

第四卷

律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過臻閣黎三首

送智海上人二首

馬迹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

示相者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潛心之北窓凡  
三年而別別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  
谿頌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嘆追數  
一時同舍在鬼錄者十八九獨兩翁忘  
恙耳方築室山中以老焉將與時發杖

屨往來如杜宇美所謂二老者廼賦詩  
爲之先

次韻王似之龍圖四首

詩示天寧晤老二首

次韻德發驅虎時太守鄭作肅

讀沈德潤詩卷時沈寓金沙寺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爲謝二首

寄題錢中仲漆堂隱居四亭

望雲亭

芳美亭



遂初亭

通慧亭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湖州道中

望道場山塔

早發下若

東山 在臨安縣

橫山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題谷隱二首

送張牧之赴南昌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

錢於松江俳舍竟酒步月至

別戲作數句送牧之

懼菴

送徑山僧

過慧山見

王左司致

過懼菴示

華亭朱師

洞庭沈氏園亭

洞庭善慶堂

華山德雲堂三首

講堂

折玉崖 石壁有泉出胡茂老命此名

興化朱公太卿沒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

彥實過於晉陵留十日別賦二小詩箴

之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青氈堂

別雲閣叅

送僧慧徹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

處繪而為圖詔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澹巖書堂

泊潮潭

蝦蟇石

多寶院

梅僊潭

金石臺

懷賢菴

積翠樓

其陂莊院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二首

和張正民通守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

和篇次韻為賀

三衢教授陳德石寵况新篇兼辱寄惠古史

賦三小詩為謝

題靈巖五至堂

鄭悖悖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章席祖巢雲閣

題李營丘畫

寄題莫謙仲山居西樓二首

山居

西樓

過慧山方丈皞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題虎丘劍池

吳門道中

第五卷

詩

龜潭二首

罨畫谿行四首

龜潭二首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李茂嘉寄茶

園中草木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送雪峯化王

山長老寄茶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送僧慧卓

送可珪化主

復閣黎寄示龍興舉老唱訶書一偈還之

題刪定姪畫卷次其韻

修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題陰上人墨梅花

送五姪歸南安

題因閣叅靜節軒二首

龜潭三首

春事三首

龜潭守家僧伐去大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

詩記之

遊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在願山上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秋日二首

歲莫郊行

懼菴浮天閣

向伯恭侍郎致政鄰林築一堂名之曰企踈

晉陵孫某聞而賦詩二首

再至龜潭

湖淤上冢繫舟了山田舍小憇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讀史

臨安道中二首

將軍樹

廣教寺種玉軒

廣教寺湧翠閣

某送妻母章碩人之葬道過紫藤省拜妻祖

莊敏公及妻伯叔諸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臨安羅氏占春軒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佚老堂

柳塘漁舍

環翠亭

五秀堂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喜陳紹曾至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二首

崑山道中二首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吳漢遒家荆谿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

而未果賦小詩先之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

寄題四明吳懿拙軒

寄題臨安王氏通函軒

桃

雨二首

送僧德宥

朱彥實穹石堂

小園春事

夏日田舍二首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京口普照寺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

遣騎入泉南迎山老主之

吳門道中

魏江道上得小菴解裝小榻

示鶴林山老二首

宜興林尉山父巢僊亭

第六卷

詩

浮遠堂

連雪苦寒二首

大雪後喜晴二首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惠楸吉水軒二首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題致思菴二首

焦山吸江亭

再賦五至堂二首

胡恭夫勉齋

靜節軒

滁守平遠堂

龜潭二首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  
而去

胡橋別墅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讀類說二首

示楓橋溫老



楓橋璨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爲謝

讀靈巖圓首生詩卷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讀沈公序詩卷

龜潭二首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舟過湖汊泊丁山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翠屏洞

綠楊橋

良菴

春霽二首

書事二首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題惠輦伯溪亭

雪夜宿致思菴

江上懷思永二首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獨坐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楸仲有詩次韻  
三首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焚燈燕北客用前韻  
梅二首

雨二首

竹間看雪二首

題楊令藏春塢三首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在道過余  
十日而別

又

龜潭道中

牛山道中

菴畫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二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虎丘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於楓橋方

夫誦所作徐猷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

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

寄贈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疎山上一覽亭見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可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啖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藁尺牘遊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

坡自書榜仍爲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爲之先

### 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櫝中比守吳門治有狀璽書褒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爲一時絕唱有

云正索解人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  
此真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藥佳寮篇某繼元韻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景思季萬  
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右次景思少卿韻

右次季萬郎中韻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賦三詩寄謝

### 第七卷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吏部張公挽詞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董夫人挽詞

董令人李氏挽詞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侍郎唐公挽詞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瀛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大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王廷秀挽詞

吳令人挽詞二首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

王廷茂挽詞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孫應求承事挽詞

吳漢逸挽詞二首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邵父中承事挽詞三首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族嬭強氏挽詞

王令人蔡氏挽詞

少保張公挽詞三首

周撫幹挽詞二首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詩三首

永嘉郡夫人挽詞二首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 第八卷

表狀

罷臺察提點龔慶府景靈宮謝表

和州謝上表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謝中書舍人表

謝侍講表

乞出第一狀

乞出第二狀

謝徽猷閣侍制知秀州表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辭免顯謨閣侍制知事江府狀

知平江府謝表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謝給事中表

### 第九卷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辭免戶部尚書狀

謝戶部尚書表

乞宮祠狀

乞郡狀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辭免除龍圖侍制知臨安府狀

辭免第二狀

知臨安府謝表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謝從官表

獲左朝奉郎謝表

乞宮祠狀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乞致仕狀

乞致仕劄子

辭免待制狀

謝敷文閣侍制致仕表

落職謝表

謝敷文閣待制表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第十卷

書

上 皇帝書一

二

三

與万俟叅政書二

與宰執書

與侍御書

第十一卷

書

與范丞相書四

與政府乞官觀書

與李少愚樞密書

與張全真叅政書三

與謝任伯叅政書二

與鄭至剛樞密書

和州與提刑胡猷可書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第十二卷

書

與曾端伯書

與蘇季文書

史相書

朱侍御書二

沈相書二

第十三卷

啓

回沈狀元啓

和州謝宰執啓

回謝交代啓

回通判啓

回教授啓

回監稅范學士啓

謝監司啓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啓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回舒守玉郎中啓

平江謝宰執啓

回交代趙大監啓

回通判韋朝散啓

與寄居侍從啓

與范運使啓

與鄰郡太守啓

賀陳漕啓

上宰相辭臨安啓

上秦叅政啓

謝宰執啓

與交代李侍制啓

回謝通判啓

與運使曾顯謨啓

與宣撫使開府啓

與湖州守葛侍制啓

回謝劉漕龍圖啓

謝徐漕啓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侍制啓

賀宰相啓

回謝宋發運啓

第十四卷

啓

回周解元啓

回吉州王守啓

回趙解元啓

回洪秀才啓

回胡糧料啓

回滁守魏寺正啓二

回宜黃鄧令啓

回沈解元啓

回教授啓

回方簽判啓

回許解元啓

回鎮江劉節使啓

回周解元啓

回徐守計議啓

回運使張直閣啓

回強守奉直啓

回莊守在司啓

回吳守啓

與錢守舍人啓

賀權守提舉啓

賀沈守到任啓

賀周守到任啓

回王倅學士啓

回王倅大著啓

回張倅寺丞啓

回向倅朝請啓

回陳倅朝散啓

回洪倅學士啓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賀梁守到任啓

回沈倅到任啓

回周主簿啓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回提舉謝少卿啓

賀莫守郎中啓

回江陰軍使趙學士啓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回梁倅到任啓

賀葉守到任啓

回郭守到任啓  
回陳倅到任啓  
賀劉守到任啓

第十五卷

啓

回王倅賀冬啓二  
回趙倅賀冬啓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回兩倅賀冬啓  
回強守賀冬啓二

回莊守賀冬啓

回吳守賀冬啓

回錢守賀冬啓四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回江倅賀冬啓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三

回沈倅賀冬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九

回梁守賀冬啓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回莫守賀冬啓二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與梁倅賀冬啓

荅葉守賀冬啓

回郭守賀冬啓二

第十六卷

啓

回王倅賀正啓二

回向倅賀正啓

回張倅賀正啓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回強守賀正啓

回莊守賀正啓

回趙倅賀正啓

回汪倅賀正啓

回錢守賀正啓三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回沈守賀正啓

回周守賀正啓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回莫守賀正啓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與莫守賀正啓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回葉守賀正啓  
回郭守賀正啓二

第十七卷

啓

復官謝沈相啓

謝万侯相啓

謝湯樞密啓

謝程叅政啓

賀張叅政啓

謝陳樞密啓

謝韓尚書啓

謝馮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凌正言啓

謝凌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謝榮守太監啓

謝孟郡王啓

第十八卷

啓

後修撰宮觀謝沈相啓

謝万侯相啓

謝張叅政啓

謝湯樞密啓

謝陳樞密啓

謝湯中丞啓

謝周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凌正言啓

謝中書王舍人啓

謝兩舍人啓

謝尚書侍郎啓

回謝張運使啓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回泰守張直閣啓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第十九卷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謝朱右相啓

謝楊叅政啓

謝葉樞密啓

謝何內翰啓

謝中書楊舍人啓

謝侍郎啓

謝左右史啓

謝梁司諫啓

謝杜殿院啓

謝察院啓

謝楊待制啓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謝邵提舉啓

謝宮使巫樞密啓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第二十啓

啓

賀張叅政啓

賀宰相啓

賀陳叅政啓

賀王樞密啓

賀賀叅政啓

賀左相啓

賀右相啓

賀王樞密啓

賀葉樞密啓

賀陳左相啓

賀朱右相啓

賀楊叅政啓

賀葉樞密啓

賀周樞密啓

上沈相啓

荅馮解元啓

回楊侍郎啓

回楚守王朝議啓

賀張樞密啓

賀史相啓

第二十一卷

記

四令公祠堂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率齋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燕起堂記

荆谿行記

慧山陸子泉亭記

貓相乳記

巢鳳亭記

代廣德縣藉田書記

明谿雙蓮記

第二十二卷

記

思樂齋記

靜治堂記

靈巖智積菩薩殿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興化軍仙遊縣香山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賀感應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第二十三卷

記

黃林先墓記

不濁堂記

芝亭記

燕香堂記

梅露堂記

梅露圖後記

魏彥成湖山記

周氏十公記

捨田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華山天池記

崇安寺五輪藏記

第二十四卷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給事中譚世勳除禮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御史臺檢法王俟除監察御史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監察御史元當可可諫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右司諫李會除祕書少監

御史忠丞徐秉哲可開封尹

開封尹程振可刑部侍郎

祕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資政殿學士馮澣可尚書左丞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

士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路廓可虞部郎官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郎

詹大和水部郎官賈若思主客郎官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張杲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朱勝非直龍圖東道副都總管

中書侍郎何臬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兵部尚書孫傳除尚書左丞

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與郡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祕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

耿延禧充康邸叅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 第二十五卷

###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贈正奉大夫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尚書右丞孫傳除同知樞密院

左司諫秦檜可御史中丞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黃敦書京畿提刑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頴昌府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晁公邁開封府戶曹掾

持服人前朝奉郎向宗博入錢助軍特起充

京城東壁守禦

大理司宜王忠臣再任

張叔夜男承直郎伯奮將仕郎仲熊改合入

官

馮時舉官已足奉 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

郎

翁挺少府監丞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

兼提典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

隨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開封府儀曹劉嶠少府少監

朱震祕書省校書郎

武節大夫忠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李宋大理寺丞

徐嘉問大理正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顯謨閣待制江常州福州

向滌應天府少尹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請大夫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太中大夫

張著開封府少尹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幾武顯大夫

張洲武經郎

俞倬補承信郎

党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下班祇應張顯保義郎

承節郎効用空名告

承信郎効用空名告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准備差使

閻維轉承信郎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

城司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鄭元信承亨郎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敦武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轉三官

承信郎閻門祗應种滋轉兩官

尚鉉轉兩官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閻門宣贊舍人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閻門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鑿愈高仲謀額外鑿痊賜緋魚

趙邗補承信郎

焦詔補承信郎

閻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單宣龔廣轉一官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郡

中書舍人劉珏落職宮觀

林積仁落職監當

陝西五路制置使錢蓋降受朝奉郎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范世雄落職宮觀

王以寧送吏部

徐暢落職追兩官勒停

勅勸停人辛興宗復還郡防禦隆德府路鈴轄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劉銳降五官

傳廣降官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康愿許觀並放罷

第二十六卷

外制

黃潛善除中書侍郎

汪伯彥除同知樞密院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府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府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

西路經制使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發遣鄜延路經畧安撫

使

范致虛知鄧州

宋齊愈起居郎

蘇遲除右司郎官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

伯祥虞部員外郎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黃敦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劉參除直秘閣知鄭州

第二十七卷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二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上何丞相劄子二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第二十八卷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西徐上梁文

金山大殿上梁文

資聖上梁文

和州餞交代趙朝儀樂語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伐答昏

答余氏問親

答李氏問親

答董舍人問親

答王氏問親

答魯氏問親

答張氏問親

超宗求昏

強宗求昏

伯宗求昏

介宗求昏

表宗求昏

宏宗求昏

壽宗求昏

代昏

代昏

代求楊氏昏

代昏

代余氏昏

族妹再適爲張丞繼室昏

答董舍人問親

代答

答李氏問昏

師夔問昏

第二十九卷

四六雜文二

代黃籙青詞

代大醮青詞

新居醮謝青詞

戊辰年醮謝青詞

壬申年醮謝青詞

癸未醮謝青詞

薦亡女水陸文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教院請疏二

黃林菴請疏

龜潭菴請疏

牛山菴請疏

金沙寺寢堂疏

太平寺戒壇疏



開利寺經藏疏

吳江教院塔疏

資聖寺大殿疏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洛社開利寺三門

華嚴輪藏疏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楓橋砌街疏

茅山鶴會鑄鍾疏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虎丘修御書閣疏

教院興造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開利寺建造水陸堂疏

崇安寺放生疏

普利寺建三門疏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醮疏

天申節德疏右語三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三

第三十卷

序一

東平集序

浮溪集序

叅政兄内外制序

竊韻類例序

竹亭詩序

尊勝陀羅尼序

語本序

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西山老文集序

丹陽集序

第三十一卷

序二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送方嘉謨判官序

送鄒次魏序

送祝得之序

送鄒志新序

送刪定姪歸南安序

送張承祖赴嘉興椽序

樵居集序

送刪定姪倅越序

谷盈通說序

押韻序

曾公卷文集序

第三十二卷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書莫守思濟齋記後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皞帖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讀臨川集

讀唐鑑

跋戒酒帖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代劉節使跋 御筆手詔

跋陳道士群僊象求

跋朱藏一丞相帖

跋吳省元直贊

王龜年跋

與吳世範帖

趙善發字說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枯木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長蘆老長一公塔銘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薌林銘

御書扇銘

清和堂銘

飛鵬齋銘

耕業齋銘

能仁寺鐘銘

謝思景提舉硯銘

贊

葉夢錫真贊

唐李衛公畫贊

圓悟禪師真贊

僧智標真贊

長老端裕贊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月堂僧惠山畫贊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僧法臻畫贊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宋故右朝散大夫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

朱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

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

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祕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祕閣知蘄州軍州事却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宋故左承議郎權發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亡叔墓誌銘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第三十六卷

墓誌銘

宋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

仕贈少師万俟公墓誌銘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

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次魏墓誌銘

第三十七卷

墓誌銘

宋故右太中大夫敷文閣侍制贈正議大夫

蔣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

銘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林墓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新誌銘

宋故鄒府君志南墓誌銘

第三十八卷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銘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第三十九卷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

第四十卷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誌銘

恭人楊氏墓誌

第四十一卷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宋故劉府君墓表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第四十二卷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

霍公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魚金袋贈左

中大夫胡公行狀

圓悟禪師傳

鴻慶居士文集目錄卷終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一



詩



泊德清龜谿縣亭遇大雨

崩雲四合十嶂重奔電一掣十里紅土囊叱吸萬壑  
風江翻石走昏相蒙疾雷破柱鞭老龍百賈顛沛市  
井空銀河倒傾千丈洪魚鱉欲取山為宮洪濤春天  
怒相攻大舸吹數如飛蓬醉卧掀舞一葉中洗我雲  
鬢亦帶帽忽然變滅何忽忽雷公收聲電改容霞舒  
霧卷榮長虹緋碧萬頃磨青銅溪邊結網南巷翁白  
髮黃馘射兩瞳赤鯉騰出無留蹤刻舟求劍何時逢

湖州天寧寺飲王生二首

莫鬪蝸兩角且共貉一丘夷踞坐我旁汝豈河南騶  
割肉一噉之徐以大白浮噲伍君勿譙笑談起封侯  
諸家迹便掃得此一老兵江東醉司馬酒中尚未名  
哀哉南山箕不平自號鳴慎勿歌烏烏作此老婢聲

宿太湖口二首

紹興壬子閏四月

誰令醉尉怒端是丞相嗔交踈白眼見愁絕翠眉顰  
遲暮仍三黜驚窺有四隣還將萬里眼笑索嶺梅春  
白首對瀧吏辭汗愧逐巨溪山不改色風雨解留人  
坎壈知天意漂浮任此身紛紛小兒女何必淚霑巾

餘杭聞出師

時呂頤浩作都督

國蹙連群盜時危仗老臣分憂當北顧請幸且東巡  
肘足俄三晉創痍又一秦不眠聽野哭愁殺路傍人

富陽道中二首

湫湫行雲幔溶溶曳水衣雷飈巢墮乳風落網粘飛  
獨拄青藜杖來推白板扉平生丘壑趣漂泊寸心違  
白帽炎州客青裙酒姥家微風搖扇浪細雨落簷花  
客舍休占鵬蠻村欲饌蛇會令醒復醉高枕送生涯  
桐廬連夕大雨溪漲數十丈徒寓白塔山上

方閣

滄莽川流會渾醜海氣噓蛟龍改窟宅雷霆走空虛  
殷地翻坤軸粘天浸日車高僧欲盃渡遊客且棲居  
壯觀真難值幽懷亦少攄翩翩一鳥去何必羨知魚

水退

蕩沃波瀾大憑陵意氣麤射潮鯨鰐怒鞭石鬼神驅  
雲斷千崖立風行萬壑趨檣烏朝共起水鳥夜仍呼  
灑灑紅昇曉霏霏翠撲膚浮楂卧泥滓狼藉滿街衢

胥口

江闊卧人影山長送馬蹄渚蓮紅尚斂沙草翠相迷  
高樹藏雲直踈篁壓雨低酒醒渾不記端是武陵谿

釣臺二首

北塞風塵萬鼓擊東京社稷一戎衣綠林群盜驅民  
去赤伏真人得帝歸諸老禪聯蒼玉佩將軍坐鞞紫  
金鞵先生此日青霞志一笑凌空拄杖飛

故山遺像丹青落蓋代榮名日月懸萬馬群空冀北  
野一蛇獨遊原上田晚浦滄波涵落日秋崖老樹立  
蒼煙直從厭代騎星去千歲光芒夜斗邊

蘭溪津亭病起二首

離亂紛紛醉尉多將軍獨夜霸亭過旅巢對鵬占行  
後客俎懸蛇卧宿痾雙鬢盡從愁裹白衰顏時向酒

中醜雲翻兩覆須臾耳未用區區較唯阿  
風波湧地千漚發創瘡鑽皮百箭攻棄裏關心防二  
豎謗書盈篋忤三蟲剖瓜女隸方祈巧結柳奴星也  
送窮笑我平生持蟹手未應咄咄左書空

三衢聞都兵督潰常潤間懷舍弟而下

紫荊有信欲開花黃犬無情不到家偶坐厭聞烏嘯  
嘆杯行喜聽鵲查查同看明月人千里相望孤雲海  
一涯驥子熊兒無恙否風雲慘澹鬪龍蛇

月巖寺寺有巖石高數竝丈一穴中空如半

月狀號半月巖

老墓蝕月缺破鏡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斲千年  
何人挾寸鐵挿羽飛上天但令螭磔死重看十分圓

立秋饒陽道中三首

殘夜山月吐蓐食治野裝策策林響變一葉風墮黃  
客路感時節起看鴈南翔秋風換孤影雲路正茫茫  
老馬倦長道解鞍聊緩觴小雨濯鬢湏欣然愜初涼  
竒道照奎角橘柚垂青黃感之動中懷弓刀戒秋防  
竄身楚南極守隸工遮防投鞭得小榻享席紛在旁  
虎賁起隅坐悠焚見中郎一醉泪其泥江潮湫相忘  
弋陽縣古鳶坡也縣有古刹臨大溪相傳云

佛圖澄浣腸故地

古道陰森翠栢行長鞭搖拽紫游韉佩鳴蒼玉傾瑤  
席地布黃金列寶坊僊客杖飛龍有角胡僧腸浣水  
生光雨朝人物空冥冥百代風流競森茫松骨倚天  
增老氣谿毛着水渡微香鴉啼鵲噪秋風外千丈藤  
蘿掛夕陽

過安仁縣權令王簿同蔡尉見訪二首

莽莽纏兵氣蓬茅庇一丘尚看蒙赤幘不復卧黃紬  
抱牘行抗鳧鷖徵租聚沐猴黃昏更蕭瑟風雨笑鵲鷗  
投老一浮萍長亭復短亭誰憐僊客去自有故人經

世亂眉多赤情高眼獨青臨分聽苦語令我醉時醒

宿臨川村舍

林壑已秋聲涼蟬又一鳴人間多古意地僻有微行  
身老殊方去愁牽百慮生途人夜相語豺虎正縱橫

時建昌石  
波盜起

題臨川孝義寺壁二首

秋風嫋嫋轉庭梧客夢初驚一鳥呼揀尽寒枝棲不  
穩獨行殘夜影同孤  
孤城吹角五更風笑語團圞一夢中戰格連雲家萬  
里書憑黃犬若為通

疎山寺次白文林韻三首

翠幹軒軒迥出林夜風吹籟紫簫音老龍頭角雲霄

近玄豹文章霧雨深末路浮榮炊劔首半生遺恨寄

琴心愁吟獨濺花前淚故國山河百戰侵白河東人  
有應為念

交侵  
之語

藜杖忽忽集晚林長廊破壁撼鐘音天涯流落相逢

地杯酒殷勤莫厭深万里功名飛燕領千金博飲角

牛心更聞好句驚人倒一洗蠻煙瘴露侵

黃花翠竹小叢林臥聽南山白石音燈闌已空遺堍

在蝸跽終戀故廬深掀髯一笑追前謬禮足同參看

此心且向疎山結香火人生莫受二毛侵

疎山長老善清日誦楞嚴維摩二經賦小詩

二首示之

塵漲迷三鹿桑枯厭八蠶微心渾不見問疾有誰堪

坐待成風斲應須立雪參欵聞第一義細說後三三

彈指三生過傷心一念差試標天上月為種火中花

粗識禪為味初欣道有牙老師一笑許千劫誤蒸砂

明水寺五代末危全諷據臨川時所建畫像

至今存焉寺旁最高峯有祠屋一區道士居

之二首

臺殿何年有千巖紫翠間金僊佛世界羽客道家山  
骨朽餘三窟皮存尚一班傷心千古淚相伴雨潺潺  
愁坐啼猿裏行吟渡鳥間翠凋中上髮紅破鏡中顏  
老去經三折真游付八還無心自來往空羨白雲閑

崇仁縣

萬山攢擁天一笠北風吹雨兩鬢濕飢烏絕叫護巢  
飛老蛟怒起擎雲立孤城短日砧杵急騎驢湫湫衝  
泥入桑枝倒折機杼空道傍廢井無人汲遺民到今  
傳舊邑擊水華鯨浪三級故物漂流首戰餘客子起  
坐萬感集小驛香醪如雪汁一杯快作長虹吸酒醒

寂歷照短檠幽咽數聲鄰婦泣

縣人喜競渡  
亂後如故

余南遷次臨川奏廬陵道屬聞盜掠高安新  
塗之間少留仙遊山道祠是時廷下木犀花  
盛開漫山皆大松一峯蒼然終日遊榻其下  
各賦詩一篇

簷牙啄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沓寥萬籟酣笙鏞  
木犀已著花濯濯秋雨中頽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  
幽香襲中袂冷艷淒房櫺迫此芳歲殘一笑當誰供  
群僊立通明矯矯驂鸞龍相隨歸閭苑遺恨寄西風

又



歷歷水中榆地近連玉京掄材上華屋裊裊黃金莖  
蒼官表獨立垂胡交縵纓根深崖嶠壯勢墜山岳傾  
萬牛挽不回老氣空崢嶸夜半風雨會歲晚龍蛇升  
我來不忍去繞樹三匝行珍重金石交待我烹茯苓  
遣興

亂後煎百慮老去無一欣故人尺書至好語中夜聞  
坐久百蟲絕開簾月紛紛長歌侑一醉酒醒擊空尊  
題華蓋僊亭大松示柳道士

繫舟古巴江曳杖真僊亭金輿簇畫戟玉几羅翠屏  
堂堂十八公獨立霜中英魁燄十圍大蔭此一盞青

翹翹雲物外坐閱秋蒂零道人依茅棟蕙帳凄芳馨  
苓龜儻可見長鑿斲青冥一食沉我腹敗履插脩翎  
仙遊山九日歎逝二首

傷心玉案兩眉齊永負黃花九日期萬里炎州嗟我  
老百年清淚向君垂俱飛蚊蝶愁看汝醉把茱萸欲  
對誰獨立西風搔短髮一生遺恨一慈悲  
割肉早歸三伏日傳柑賜飲上元燈那知一慟殊方  
去獨向高臺此日登淚濕西風坐眼纈夢回殘夜起  
木稜孤鶩別鵠知何處泉路茫茫喚不應

達臣承議餉石耳

窮秋客舍風雨凄破釜生魚甑有衣故侯未種東陵  
瓜餓夫欲採西山薇歲晚黃精可療飢故園萬里天  
一涯未辦登山拾瑤草且復從公茹石芝

山行憇田舍老父出迎以黃甘白酒為餉

藜杖扶來雪滿簪諄諄好意深深酒傾白墮杯行玉  
橘破黃苞坐釘金醉起莫辭田父肘其餘須識野人  
心匆匆不盡板留意挽袖丁寧更一臨

兩日復往次前韻

寒蕨離離銀線亂

臨川出蕨號銀條

凍醴灑灑玉井深坐蔭

庭松翹翠蓋行穿野菊布黃金犬迎客入喜見尾鵲

隨人語欣會心俗裏淹留怕繫金驅兒招喚得重臨

### 曹山寺

石棧梯空一線橫路窮臺殿兩崢嶸日光澹澹鳥飛  
沒雲氣漠漠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  
巖低草根瀝瀝暗泉鳴樹外騰上青嶂起翠竹掩冉  
蒼雲危老藤蔽虧白晝昏天低尺伍雷雨上身強丈  
六佛祖尊我老栖栖厭行旅逢人欲問前三語不見  
高僧錫杖飛山下空流千斛乳

寺有羅漢卓錫泉

贈曹山長老了如

一念掛世網半生語儒冠笑看蠅穴紙坐待鮎線竿

薨薨醜醬豈識天壤寬老儒本逢掖詩肩尚儒酸  
久纏冠蓋蔓忽作泡影觀堂堂人天師三世一指彈  
身閑雲月出骨老霜松寒我生飽憂患將心覓人安  
目擊有妙寄語樂非世歡坐穩且復留火芋分懶殘  
送僧妙鑑住廣壽寺

明月不可呼清夜時一出孤光挂海涯皎皎轉空碧  
道人一茅把坐睨九年壁磨埽破纏縛驟若老驥逸  
忽忽林下逢悵望不暖席錫杖已凌空皆庭草如積  
明水達老以黃甘荔子土芋為餉小詩答謝  
客居菴宇落幽絕無四隣歲窮有衣結日晏猶甌塵

偈仄戎馬間敢厭薪水勤故人情義重采采青泥芹  
小摘持寄遠分餘為情親丹荔擘輕圓黃甘破芳辛  
蹲鴟勸加餐風味亦可人湫湫山澗曲浩浩水雲晨  
踞爐有前諾兩翁對焚薪眼纈眩紅綠共此無邊春  
次韻王子欽立春二首

玉手傳絲催歲換金刀剪絲伴春回兵戈滿眼年年  
在花鳥驚心日日來芳意漸還三徑草暗香猶認兩  
京梅呼童火急供春事凍醴生光灑玉醅  
歲晚驚呼身已老天涯流落首空回便將酒力推愁  
去且放春光入眼來人語嘻嘻爭鬪草宮花閃閃豔

粧梅雪消水暖春江動綠漲蒲萄萬斛醅

東塔六言

翠竹含風嫋上青山照水重  
七 窓戶無人半掩一龕  
香霧空濛

偶與白雲共出忽隨倦鳥俱還  
明日重尋舊路桃花  
流水空山

遊東塔雨中夜歸二首

山氣濛鴻衣自濕意行曳杖穿雲入  
老翠陰森萬竹  
蟠浮蒼瀨灑千峯立  
解岩幽尋到蕭寺拊掌一笑掀  
百蟄酒醒火佛照黃昏坐聽北窓風雨集

山色凌寒春尚瘦潭影涵空清可漱  
漠漠雲行紫翠  
間班班雨濕黃昏後火炬穿林鳥出巢  
人語闐門狗  
窺竇杖藜有興會重來更待黃鸝啼晴晝

次韻王子欽春望二首

王孫春望思寥寥冠蓋常年盛八蕭  
屬重重墻外是  
琴心切切酒中招屠龍已破千金產  
駟馬終歸萬里  
橋便解貉裘沽一醉忍看紅糝綴寒條

萬木陰中鎖次寥晨門跋馬聽蕭蕭  
七 故人自欲分茵  
去逐客何勞折簡招共對春風班露草  
却隨明月下  
溪橋擊鮮故有諸郎在三尺銀刀買柳條

鄒次魏黃善長携文見過小詩為謝

鄒郎英妙知名久筆端自有談天口  
客舍相逢一樽酒衆星錯落見箕斗  
高論欲追牛馬走長嘯忽作蛟龍吼  
餘子碌碌那得友江夏無雙亦其偶  
我觀二奴屠龍手青紫紛何足取  
他年要作中興碑大字磨崖繼聳叟

癸丑寒食曹山飯僧薦章淑人不勝悼往之懷書二詩於方丈東壁

川逝日已遠蓬漂久未歸  
異鄉驚歲換宿草變春蒐  
夢參差是音容想像非  
遙憐小兒女慟哭紙錢飛

草上木皮棺松風生暮寒  
嬰啼春寂々營照夜漫漫  
夢裏號三匝愁邊薦一簞  
相思為君瘦零落帶圍寬  
清明日與范季實諸人過胥澤民別墅小集  
水滿雙飛白鷺花深百轉黃鸝  
寒食清明過子一川煙草離

兀上三杯郊困昏  
一枕春融酒醒落花風  
裏夢回啼鳥聲中

曹山春日二首

柳弱千絲颺河橫一帶圍腰支  
春作瘦鱗甲兩生肥  
逐伴魚兒出爭巢燕子飛  
怒上班草地不覺臥斜暉

屏擁山入坐珠跳水濺裾香銷塵漠日淨竹踈  
身老百罹後春殘一夢餘故林千嶂外孤抱幾時攄

壁上人開軒闕地栽花種橘麟留小詩

看雲隨臥起飲水自敷腴秀色供齋鉢寒聲落坐隅  
未開花五葉且種橘千姐由事相關處時來近酒壺

春雨

小雨破春昏清風洗瘴氛  
霜微花上見蕭瑟夜深聞  
獨笑關由事酣歌倚半醺  
羈懷不堪寫危坐對爐芬

春晚二首

花落不容惜猶殘葉底春  
稀紅閃餘映亂綠闌  
尖新

飛絮高度竹遊絲遠起人  
窺簾聞好語雙鵲喜津  
殘尊斷送春千里未歸身  
鷺老猶聞語梅酸欲聚顰  
獨眠愁警夜起舞聽鷄晨  
行路難如此悠且傍人

曹山三絕句

露宿風餐兩鬢華故園蕪  
沒舊生涯聖恩若許未  
惟蓋便向東陵學種瓜

竹杖芒屨穩稱身茸上香  
草醉中茵舉鞭叱馭何  
為者始信王陽是可人

幾瓦區區為食謀半生炊  
黍在刀頭一廬會入扶  
梨手不上陳登百尺樓

馮慶居士文集卷第二

詩

有蒼生致兩雉不恣殺開籠縱之二首

平地安知禍有機一跌永負青雲期  
舉群鷺雅墮置網萊背煥爛光陸離  
山梁三嗅不恣最如臯一笑吁  
可悲開籠放汝須遠去莫違韓公賦  
病鳩誰令孤鷺逐專場翦送籠中有  
烏翔文章正坐虎尾炳鍛羽一落  
千丈強翠翎低摧火顏色奇禍非汝能  
遮防忽忽應媒莫浪出學拳舞手正交相

題硤覺寺壁

葉底紅稀不見花枝頭綠暗可藏稚春歸古殿蒼苔  
滿一點籠燈隱絳紗

再至

老眼逢春病有花淋浪醉墨字如鴉懸知不是唐王  
播慙愧高僧護碧紗

宿妙覺竹菴贈靜老

青山暎落日澹澹煙中明出門無所投曳杖隨意行  
破衲僧兩三喜笑爭邀迎曾巢俯修行飛星動高覺  
老人如宿昔真契同三生遇人無戚疎出語惡不情  
寥寥風馬牛肝膽欲盡傾怪我胸中山硤兀尚不平

却卑樂無度短夢一餉榮華觸怒不休暴骨千里橫  
微言起我病內愧面汗驛蚤知天宇大豈有世網嬰  
舉扇障西風澆此滄浪纓

胥澤民招飲二首

簫晨散幽步不放一塵驚高崖初日吐瓌道哀湍鳴  
平生耽田里見此心眼明危橋屬幽逕別戶延朱甍  
生人雜黍約庖煙起晨烹長鬚舉按出銀杯坐中行爛  
漫寫真惡殷勤愧深情留歡更卜夜華燭吐長檠

二

蒼茫夜氣合耿耿風露清藍輿兀醉夢翩若孤鴈征



老馬志萬里絡首喪其生十年飽芻豆立仗不敢鳴  
自識酒中趣欣辭身後名皎皎一片心不受寵辱驚  
清風悲永夜萬竅同一聲醉裏有歸路彷彿遊化城  
別如老

同舟無胡越四海皆弟兄吾人雖晚接一笑蓋巴傾  
世亂識真態塗窮見真情曳杖扣禪高撞鍾聽鞞鳴  
小窓風雨夜對此二榻橫吾身如木偶春至不復榮  
豈無三宿戀天雨方流行去去得首丘歸田克殘更  
徙寓妙覺佛舍胥又民襍被相過賦夜坐  
客居厭窮燭蓬艾翳環堵莊鳥尚越吟鍾儀猶楚語

吾人有奇操空洞見城府相逢逆旅中霧豹初一睹  
狗因賦囚山避謗憎市虎塞裳肯過我崖嶠走風雨  
微吟對清夜破此五月暑墜露浥金莖空花墮犀麈  
孤燈暎籠紗冷艷翳復吐耿耿遂不眠逢逢聽晨鼓

招鄒次魏

客舍風雨交庭蕪蔓春草蓐食悲王孫憂釜厭立嫂  
吾人才傑立一障狂瀾倒湯湯捍滔天凜凜塊絕島  
奇音閉大樸妙語發天藻壁間見蝸喜屋上鶻鳥好  
楚然聽足音自足慰衰老出門泥活活所向礙行潦  
懷人心不展厭亂跡如掃仲子過我廬肩輿白雲道

贈答淵侍者

沐猴着冠天所械笑唾千金如一芥時時扣角諫三  
生口業未除詩有債薨薨不作秋蟲聲藹藹欲盡春  
雲態平旦誰登大將壇一軍驚呼子光拜

建昌守朱宜伯寄酒小詩為謝

愛酒淵明望白衣傳聞騎吏款柴扉為憐漁父鳴鞭  
送欲便山翁倒載歸疾向琵琶絃上落心隨蝴蝶夢  
中飛一杯屬我寬愁病免使黎侯詠式微

再用前韻

千騎森森嚮鐵衣日上銅鑲四扇扉何妨指點銀餅

索直須倒着接離歸已邀明月三人共更看紅塵一  
騎飛何日淵明賦歸去晨光前路正熹微

妙覺寺適軒二首

古寺秋崖上清風掩半閑晚花明艷艷曉溜落潺潺  
松筍穿堦瘦苔窠蔽石班翹沙憐鷺靜把葉看蜂還  
心以空無累身從病得閑儀曹獨何事終日賦囚山  
老厭風沙惡安閑且當禪開簾延白月倚杖立蒼煙  
鳥散人聲裏鍾殘客夢邊小蒲風葉偃薄槿露華鮮  
句好吟須斷歡餘醉帽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翛然

妙覺書事二首

耿耿催酤我嚶嚶喚友聲一遭青蠅汗永負白鷗盟  
睡鴨虛煙滿蒼螿嘆雨鳴參禪吾未暇一橫對僧橫  
隱几拋書坐欹床聽雨眠僧來逢白足盜去失青氈  
楚國雖三戶滕岷尚一廛如今更何恨端用酒為年  
飯筒菰黍起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世味半隨昌歌  
苦心旌長與艾人懸鴻飛不到書來少鵲喜無憑語  
浪傳兩鬢蕭蕭吹白髮空餘棄謝野人憐

吳益先携丈見過以詩為謝

千里之馬初服輶風駿霧鬣跨九州駕益挽磨三十

秋俯首尚與駑駘遊吳郎人中第一流文采絢爛珊瑚鈎  
陽春白雪和者少夜光明月暗中投魯人不貴東家丘  
吾髯凜凜青兩眸縱金曼玉聲相求屬鏤雙螭九地  
幽有夜氣出干斗牛忽然化作長橫虬睚眦之怨何足  
讐一麾立斷樓蘭頭

次韻王子欽

北窓風冷冷西閣夜悄悄缺月吐半壁獨與太白曉  
緱山王郎子繫若玉樹皎紛紛噲伍中特立負奇表  
清談靜爰煥堅卧鎮浮擾呼童樹高柵赤憤厭凡鳥

再和

二年客塵土，燭夜憂悄悄。過酒一破顏，歌呼醉連曉。  
寸心為誰明，伴此孤月皎。枯枿鬱崢嶸，老幹空自表。  
蟻穿萬孔萃，蛛挂千絲擾。白鷓逝不來，豈敢更擇鳥。  
徐子野九歲子，名駒字十里。戲作兩絕句，  
日角珠庭秀兩眉。誰家有此寧馨兒，莫驚墮地駒十  
里。久見參天桂一枝，  
碌碌為生笑阿奴。九齡重見此英雄，千回健走非黃  
犢。一洗群空定白駒。

詩贈竹菴靜老人

爭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

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煙。紛紛閱凋謝，東海今桑田。  
縞髮茁枯顱，秀眉覆兩顴。已起人上死，遂拍佛祖肩。  
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椽。綠暗雲擾擾，清涵露娟娟。  
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廛。不辭供井磴，辛苦送華顛。

置酒

離離禾黍暗空村，一點炊煙帶雨昏。山翁過我竹間  
寺，未扣爵羅廷尉門。老去不辭污詩酒，區區獨醒亦  
何有。笑語未辦供主人，久客那能拒鄰叟。杜陵白首  
尚書郎，步屨春風向草堂。人生意合無妍醜，共此一  
夕燈燭光。

讀李光遠詩卷次韻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真賞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  
胡塵暗楚甸絕境墮湫漭空城草木春戶外履誰兩  
帳望壺公龍乘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漿  
從今淮上山不落亭中想

右泗州南山

楚山多異材翠竹滿崖谷蕭蕭斤斧餘斬伐同一束  
蕪城帶流水萬畝淇園綠遺苞駮雲錦老節抱金玉  
歲晚虎穴鄰翫掌方擇肉此君亡恙否應坐白眼俗

右揚州谷林堂

志新誦近詩次韻二首

容舍秋風我欲愁世途如潦莽悠悠半生小利營雖末  
此日危炊上劔頭萬里窮鄉憐我老一廛小隱待君  
謀惘然免赤空相對扇面令人手不休  
野鶴昂昂秬自竒水鳧泛泛強隨時問禪乞我安心  
法住世分君大藥資便欲乘桴從魯叟不須歌鳳嘆  
周衰超然矚嘯千峯上一映清風萬竅吹

石砦在宜黃縣之南二十五里義泉寺寺旁  
有磴道高里許循山而西少北忽有石梁數  
十丈橫絕兩崖之間中空無柱高出雲表神

剗鬼刻不可名狀真洞心駭目之觀而僻在一隅遊客無所為而至廼賦詩一篇以告喜游而不知者

何人手執造化閔投此虹蜺跨兩間烏鵲填成天上路鬼神鞭出海中山飄飄尻駕凌空舉側身下瞰千峰兩河漢洶洶聲西流風電相纏齊萬努始信通天一門便欲晞髮扶桑根乘槎忽逢支機石柱杖直到洗頭盆賞俊誇雄兩竒絕邂逅一聲如電掣冥冥滄海會揚塵大字磨崖書歲月

熊夫人遣介欲婿澤民小詩戲之

牆頭鄰女三年望戶外文君一笑窺欲得賢夫嫁張耳此真佳婿是羲之定知不折飛梭齒似說先齊舉按眉不信侯門深似海水流紅葉謾題詩

題鄒次魏青藜臺

讀書非貴嗜吾子喜欲迷十年費膏火群嘲笑書癡磊落載五車望海無津涯雙瞳如秋月一出照耀之冥搜理窟邃妙解鋸屑霏胷中九雲夢百恠見燉犀拊枕出鴻寶鑄金侔囊蹄神光發中夜太一秉青藜靜老容安菴二首

離離風中花漂落任所之泛泛水中萍流轉復在茲

靜公湖海士世網那得縻獨有鉄石心不與燥濕移  
巢肩繞靈鵲搯床餘老龜區區了官事應解笑兒癡  
二  
雲噓翠撲膚山擁青入戶祇樹給孤園桃源武陵路  
一從振履還不復乘盃渡倚墻捫虱坐揮塵送鴻去  
水涵樓影交風歛花氣度把茅便有餘不要黃金布

靜老通幽軒

諸蜂倚崔嵬衆壑隱犇峭寓目欣有擊會心領其要  
開廬結茅竹伐翳斬蓬藿此居亦可人玉立盡娟妙  
風酣翠相倚月吐清自照窈取非世音鳶鷂中夜囁

煙塵間北閔烽火被南徼便欲老三閭終馬隱屠釣

次韻王子欽秋懷二首

白汗翻漿浹背流清颯一掃破除休楓江湛湛冰壺  
月梧井團團玉露秋蟻動巧聞床下鬪駒跳首向隙  
中笛南山危坐高稜見杞國區區豈我憂  
愁邊種種關心事客裏紛紛見俗情鴈拆西風離思  
亂烏啼殘夜旅魂驚江河風景悲南渡家室倉皇問  
北征滄海橫流安稅駕一稔從我任平生

秋夜三首

山寒藹暝姿楓老帶漲痕蘭摧桂亦折往往歸其根

萬籟各收聲一氣中自存鼻介無可斷尻駕不復轟  
孤光照獨夜月落依金盆

金氣天與高燈燼宵正繁暗蛩露下績潛虬浪中翻  
幽人醉清夜一笑空壘樽遇勝觸心請了了見日存  
但憂兒輩覺難與俗人言

寥寥犬吠村微月耿黃昏鷄豚市井空虎豹窟宅尊  
元龍百尺樓獨踣誰與論酒聖且復中愁魔自驚犇  
彈鋏歸去來稚子候柴門

秋興

雲族正南驚日車遂西沉倚樓孤客恨伏枕故園心

唧唧蟲造哀交交鳥遺音危坐百感集我何念之深

妙覺寺三詠

木犀

霜葩翳老青槩君壁下瓊樹一時新肌冰敵姑射光  
風泛月彩芳氣襲蘭麝幽人三嗅泣採翫不盈把  
芙蓉強爭妍刻畫粉黛假對之若為容慙紅面如赭

樹旁有芙蓉  
數十本並開

梧桐

高梧傍層樓隱翳崖寺古森森露井寒蔭比六月暑  
秋風動地至柯葉遽如許依依別故林黃落半粘土



涼蟬不復號驚鵲時自語一夜繞空枝愁絕兩翅羽  
芙蓉

沙際漾淺碧竹外嵌散深紅晨光發穠麗醉臉酣春  
融歡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娟泣朝露撼撼墮夕  
風願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  
逢

自崇仁趨新淦凡四夕廼至一寓道觀三止僧  
舍皆留一夕而去賦小詩記之

妓原寺

稚子鷹門立老僧迎客入淮湛玉甃寒唧唧銅餅泣

小軒風雨過窓戶青紅濕晚花發秋妍黃蜂正衙集

化度寺

失路迷千嶂投休借一枝扣門竹西寺立馬日斜時  
矍鑠僧窺戶睚眦犬透籬定知嫌不速明日與君辭  
栖霞觀觀在麻嶺之下

雲表朝飛屐松殘晚駐鞍破扉聯白板槁項繫黃冠  
徑雨喧風籜汀沙立露翰小牕床坐好對此百憂寬

三山寺二首

斜日半窓明無人獨掩扃風鈴時自語雪柏老終青  
立鵲參差見微泉新續聽老僧渾不語危坐卷殘紅

異縣久為客窮途飽所更對床雲伴宿曳杖月同行  
到處身如寄看山眼暫明平生飲中趣酒賤且頻傾

江西多飲紅酒  
新淦市酷稱冠

余大觀中與何襲明登仕同為太學諸生別  
後二十六年余南遷道清江襲明逆余於  
新淦之洲上蒼顏白髮大畧相似感嘆之餘  
飲酒賦詩以為笑樂襲明筆力雄贍操紙立  
就凡六<sup>甲</sup>七反必用前韻余繼和者十二篇云  
七兮墮甕一時空夢斷南柯午枕中便有樽壘追北

海更無塵土汙西風驅牛懶卧山中相失馬來看塞  
上翁從此卜鄰成二老雞豚社酒與君同  
龍媒去盡馬群空一曲陽春在郢中浩浩百川齊赴  
海蓬蓬萬竅摠號風誰憐楚國沉湘客獨有商山避  
世翁閭里應容投緩急風波千里一舟同

再和

烏啼鵲噪晚庭空並舍相呼入酒中  
遂影故慙夸父日披襟聊快楚王風  
牛衣泣卧悲游子鳩杖歡迎愧老翁  
笑我獨醒成底事一丘之貉古今同  
沙平雪漫水涵空路入千巖紫翠中  
村遠微明漁舍

火樓高斜矗酒旗風可憐方外狂司馬來伴田中一  
秃翁南北相望三十載心期不改斷金同

再和

瘴雨垂煙掃地空衆星環列拱天中豹章尚隱南山  
霧鵬背將搏北海風麟閣似聞登漢將鹿門猶自卧  
龐翁低回莫負平生志冠蓋風雲萬里同諸侯數勸  
襲明出仕  
夜鶴悲鳴蕙帳空一身今在百憂中驚魂尚喘吳牛  
月短翻甘隨宋鷓風且與龜魚為地主不將鵝鴨惱  
鄰翁超然世態誰君似蘭菊春秋自不同

何侔利見許出侍兒襲明用前韻賦詩再和

平生慣見有司空腸斷蘇州一盼中此夜相望千里

月他年應恨五更風坐中不樂無三檠侍兒以英  
檠為名客裏

相逢秋兩翁急雨催詩更蕭瑟小窓寒夜一燈同

錦堂蓮燭夜燒空喜笑蟬連繡戶中塵繞梁飛歌白

雪韞凌波去舞回風投梭且莫驚狂客却扇何妨眩

醉翁青鳥殷勤問消息留髭滅燭許誰同

何嘉會寺丞嫁遣侍兒襲明有詩次韻

魯陽之戈倚半空誰能一卻日再中驚回十二巫山

雨永隔三千弱水風瘦語尚傳黃絹婦嘉會侍兒  
以妙為名多情

好在紫髯翁謫僊尚有杯中月獨舞婆娑醉影同

哀彈已逐夢雲空錦字參差在眼中應似桃花貪結  
子任教柳絮亂隨風留春不住無樊子隔水遙看有  
杜翁無那丁寧花鳥使丁香偷結兩心同

迎薰堂小集襲明用前韻再和

飲痛瓊艘百舵空參橫斗掛月當中不愁馬上衣沾  
露且看尊前情墮風未辨清歌娛醉客莫將強韻壓  
衰翁悲飲冷淡君應笑注尾傾銀一體同

繪出金盤放筋空一時酣卧醉鄉中翁觴聚泛蘭亭  
月瓊珮鏘鳴閣苑風顛倒青綸容老子淋漓紫綺看  
仙翁詩成快寫鮫人空萬顆驪珠訝許同

何嘉會以侍兒歸彭生小詩戲之

浮蒼宛宛兩眉長馮碧法法法法一鑑光山海相逢非浪  
語小孤明月嫁彭郎

長樂寺二首

嘉會嘗置酒  
戲歌姬於此

層梯倚天碧細路連草莽蕭蕭青松門稅此林下鞅  
輪困老樹姿偃蹇惟石狀中有蓮華臺迥出諸天上  
空堂卧鍾鼓古佛暗龍象飛泉漱石除夜半發清響  
雲抵雲浮浮柳動春盎盎起搖萬里眼更欲鏿疊嶂

二

萬瓦冠松壁千章鎖雲莊故人置酒地清夜燈燭張

破壁挂月關遺笙嘯風廊妖歌傾四坐醉卧錦瑟傍  
寂寂花絮亂忽忽鷺燕忙雍門已陳迹餘音空繞梁  
我來久徘徊驚呼首一昂老僧獨依然坐對栢子香

何嘉會錢愛姬於此呼字當作去聲

志新遣兩介致書餽以巴源帝黃甘珠攬大

栗鵝鮓胎蝦為餉戲作長句為謝

巴江新擣萬穀皮楮生扮面膚凝脂故人千里持寄  
我落筆宛宛天梭霓綈囊丹果十襲包爆栗飛燼石  
火馱紅藍著樹落青子香霧噴手披黃苞蒼鵝無罪  
見蘊醞苦酒濯之光五米蝦蚶久已成枯腊只尺波

清渺江海客舍爭席紛滿前饋羹不復五漿先殷勤  
重餉有吾子兩夫荷擔賴其肩

蜀婦新寡從何純中讀左氏戲呈純中

麟經束高閣掩卷有三嘆朱絃久零落鳶膠續其斷  
英英左阿君獨唱音節緩故是我輩人吹簫得幽伴  
先生擁絳紗弟子褰素幔一揮斷鼻弁便舉齊眉案  
嘉會飲餞愛姬大慟而別

小窻危坐若為情曳杖穿雲取次行蕭寺試來携手  
處陽關已作斷腸聲歌呼本自追曹相慟哭那知見  
賈生坐上誰人最愁絕江州司馬淚縱橫

遊鍾石寺問名寺之因老僧指門旁石如覆  
鍾狀賦詩一首邀何襲明登任同賦

月斧琢腫臃團朶覆石鍾連絡青雲根點注碧蘚封  
補天記女媧移山詫愚公當年偶遺漏墮此草棘中  
奇礪久淪墊化出金僊宮老僧慣見之笑視瓦礫同  
礪角戲烏捷迸火敲青童摩挲問亡恙千歲今一逢  
堂堂張茂先扣以蜀井祠噌吰振林莽叱吸萬竅風  
瀕洞衆壑滿吼徹九地通狂莽竄幽題驚怒拔老龍  
豐山霜霰零彭蠡波浪春一鳴回有待寸筵那得攻  
水曹筆五色東序羅笙鏞辟易四坐傾蹴踏萬馬空

偉茲抱奇音伴我窺靈蹤賦詩迺不如露草號秋蟲

宜黃尉李集義遣書問安否小詩為謝

三年着南冠兩見芳歲新朝為蟲蛇侶暮與魑魅鄰  
行隨木上坐卧對竹夫人獨有金石交不廢風雨晨  
書來一吊屈我已婁尼陳嘖嘖下桐嗽嗽轍中鱗  
紐以朱絲繩放之碧海津窮途得重惠肝膽大輪囷

雪

嶺雲亂擘絮簷雨收斷線箕神擁前驅萬瓦集微霰  
土峯忽崔嵬烟若簪出弁衣稜森欲起眼纈醉復眩  
屬國卧餐糲含糊不能嚥

喧飀湊六合頽洞咽群籟俄驚江海懸坐覺虛空隘  
包藏失地險深漫見天大婣娟自一種巧麗窮百態  
獨餘古栢青正色老不壞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

詩

次韻王子欽上元感事三首

塞雨吹黃屋胡星照紫宸龍沙萬里去燈市七年春  
感戀丹心折悲吟白髮新孤臣卧江海老淚滿衣巾

二

金地三千界珠宮十二樓人行仙佛土春滿帝王州  
邂逅群雄擾消磨百戰休傷心歌舞地錦纜起汀鷗

事見杜子

美秋興詩

三

水雪依春盡雲山發興多微吟愁獨夜小立佇斜河  
社鼓村村急樵音處處歌呼僅掃月榭不飲柰明何  
題硤江蕭氏菴二首

雪屋清如洗雲崖翠作堆破扉風自掩敗壁雨先頽  
野色初還柳林香尚有梅滄江千萬頃一鳥鏡中回

二

雲逐歸心亂山隨望眼賒疎林歛晚照淺溜咽春沙  
客路三年過僧窓一笑諱此生安稅駕有地即為家  
思賢堂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  
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云

扁榜銀鈞動袞題衮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  
蠅附俄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溟鯤  
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鷄時碧油來弭節衫筆生題詩  
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

堂中有李伯紀  
徐師川詩榜

宿善法寺二首 得深字

野寺知名久歸鞍試一尋亂山迎晚眺萬木拱春臨  
逸想超神界安禪見佛心時參鼻端白趺坐息深深

二

雪漲春江動雲歸暮塢深巖栖塵不到禪几老難侵



野虎風生嘯哀猿月伴吟荒鷄號五點說盡落凡心  
再賦二首

水繞禪窓淨香凝古殿深讀書不求解醉古聊自斟  
塔鈴已無語匣琴猶有心獨謠西閣夜風滿快哉襟  
二

愛竹門可款命車壑初尋鳥啼春院靜人語夜堂深  
鼠迹留僧鉢蝸涎浣佛金鄰翁笑相命春酌夜沉沉  
田雲翔從  
政置酒

天長寺

江行蕭家峽踏入天長寺沈沈千步廊植杖聊一榻

山對逐客愁花濺寒食淡提壺苦勸人何物閑汝事

次韻王子欽雨中

夢斷行山去詩成急雨催霏霏嗟谷滿閃閃映空來  
出岫非無意為霖信有材故園小桃李昨夜一時開  
龔明登仕出示尊公家傳留讀數過撫卷太息

賦小詩歸之

鼻祖有殊相事見傳家耳孫信多賢閱世已黃壤傳家尚  
青籟妙語今作者生氣有凜然便須勒蒼珉獨此寧  
樹邊

再過天長寺二首

濼慶文集卷之三  
巖姿露天巧地勝延隙光鯨怒四海闔蝸蛭一身藏  
逃空真樂見憇寂幽夢長燈暗不復續卧看月侵床

二

山立起平案松偃卧枕岡尚憐桃靨小已見麥頭昂  
檢事閑兵氣逃禪入醉鄉平生湖海興一棹付慈航

利見置酒燕超軒襲明賦詩次韻

杯行到手莫留殘恣聽金鍾吼夜闌紅雨亂飄花帽動  
碧雲吹斷玉笙寒破除孤悶千病散辭君良圖一笑  
歡老去便須勤秉燭對花渾似霧中看

芋大鷄衣對懶殘銅餅泣雨又更闌臨流洗耳真堪

笑映雪看書且耐寒共惜分襟能幾日直須把酒罄  
交歡風流喜見佳公子未信窮途白眼看

分宜道中

老拈挽犁泥沒膝刻刻青挾鍼水出大麥登場小麥  
黃桑拓葉大蚕滿筐猿鳥初呼聚儔侶繅絲百箔聞  
好語此時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蘆

宿袁州城外祥符觀越日徒糾解舍

宜春客舍無一席古觀獨眠不能夕破屋颼颼人雨  
立空林嘖嘖蛩夜績青袍白馬郡督郵晨門過我鳴  
前驅不求五斗豉澤米且卧百尺陳登樓

洋鄉縣

雲夢青立蟠楚藪洋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頽百戰  
餘舊事流傳千載後青崖半裂蒼兕吼空陂突過黃  
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寞鳴蜩螿高柳江湖一夢  
三年又慰我漂零一盃酒群盜湏降漢赤眉故侯辦  
作秦黔首

安仁縣有大第一區官兵縱暴主人谷氏避  
不敢居三年矣縣尹常館過客於第中賦主  
人避地行二首

主人避地卧荒村道傍故宅今仍存烏烏呼風白日

靜藤蘿挂月蒼煙昏壁立削鐵千步垣客子不敢窺  
其門一時勝事那能說種鍾擊鼓竹金尊  
華櫟翠栢刻蛟螭蒿艾不翦與戶齊野鼠群行晝躡  
壁山鬼一脚夜撼扉胡騎掃跡今已非官兵縱暴來  
無時千柱眈眈四壁立主人避地何時歸

衡州酈泉亭觀競渡

噴雪怒相搏投虹貫其中張頤赫北客拍手笑南公  
固自輕一死終然闕兩雄踟躕倚山閣得笑謾雞蟲  
健捷兩首虺鼯沙百足螭擊水群鯨動起風一鳥翩  
壯心殊未已怒臂欲無前亦有旁觀者踟躕奮兩肩

即事

落日投林去，低雲貼水飛。  
江翻半嶂，倒帆健一風肥。  
重傾塵盞，歌清繞妓衣。  
城南多勝事，何必閩中稀。

回鴈峰

三年跋蛇虺，一命抵豺虎。  
悠悠故園心，萬里崖嶠阻。  
祝融方司南，巨嶽鎮全楚。  
滄波噴石壁，白日洒飛雨。  
寥寥蒼梧帝，髯斷泣二女。  
爛斑竹上淚，滅血今如許。  
沉夫吊湘纍，魚葬得死所。  
寂寞千載魂，故物但角黍。  
吾生將安歸，墮此瘴江浦。  
逐臣正南遊，倦鳥已北翥。  
放身秋崖上，萬壑赴一睹。  
干戈浩茫茫，安得毋翹羽。

愚溪

群休眩鹿馬，獨覺去辨澠。  
淄虫烏豈知，道斷尾畏為。  
犧草木詎有靈，衛足不如葵。  
智囊樗里子，癡絕碩愷。  
之成壞繫所遭，何必陋昨非。  
儀曹天下士，失身蹈危。  
機一斥卧江海南，冠繫湘纍。  
不思蛇起陸，便作馬揮柶。  
匿智以為愚，更欲名其溪。  
溪山清可厲，溪上碧相圍。  
石底行翠蚪，煙中抹脩眉。  
一朝續息定，白日斬履綦。  
叢祠翳篁竹，秋風生網絲。  
凜凜望千載，避世真吾師。  
故物不可尋，山川尚華滋。  
永懷西州慟，興言北山移。  
欣然解其會，了了不復疑。  
獨醒亦何事，誓將鋪糟醅。

舉酒酹一觴宛宛度兩旗蕉黃配丹荔歌此迎神

詩北山謂愚公也

礧巖 去全州十五里

日上千峯亂風涵萬壑秋兩崖折天鐔一水漲巖幽  
絕岸飛橋過尋源秉炬遊倚空翹翠葆漱石走蒼蚪  
崑中乳蓋皆碧色老樹攙天立奔雲接地流壯懷開浩蕩病  
骨聳颼颼皓首殊方去清尊盡日留無人與說似勝  
事滿南州

礧巖寺

千松夾道直一水抱村流清絕小叢林繞舍竹修修

老僧慣見客壞衲雪滿頭野菜拚奇苞畦蔬翦新柔  
漂零五管去邂逅一笑留詩成寫君壁記此夢中遊

靈泉寺

窓戶遙開紫翠闌小橋獨立聽潺潺意諧獨有清風  
共興盡聊隨落照還但見虛童蒙白恰且無瀧吏發  
駢顏風花雨葉元無定何必區區戀故山 嶺外虛市市人大半

以白帖蒙首

次桂州

過嶺逢人問象州瘴煙如海競天浮三閩逐客何將  
到八桂宜人且少休

江上煙雲翠作堆倚天青壁鴈飛回神州一望三千  
里不是南遷肯獨來

桂林山水奇麗妙絕天下柳子厚記訾家洲  
亭粗見其略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嶺欲更僕  
詣象屬暑甚遂少留日從諸公於巖穴之下  
窮林巨壑近接闌闌之中遠不過城闔之趾  
居高望遠夸雄鬪麗殆不可狀擇其尤者以  
十詩記之名之曰桂林十詠

八桂堂

插中隱高顏桑下蔭羽葆古人日已遠遺跡今未掃

英英八桂林屹立表衆草名隨五柳傳壽待三松倒  
南堂駐金節伏劔收蠻獠駢立萬馬獵獵卷十纛  
元戎領容朶小摘羞澗藻醉纈亂繁花移來插晴昊  
七星巖

十載汙脩門簪橐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拱以繁  
一坐牘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鍾鼓眩昔聞  
星圖煥斗極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閭  
日月起可挾參井立能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

栖霞洞

飛仙巢三山弱水環四溟誰知黃茅嶺自有白玉京

獨曳一枝筇梯技空上青冥蟾飛墮八挂石墮化七星  
幽幽炬火然異狀不可名垂天紫雲蓋挿地翠羽屏  
已無俗士駕尚有遷客經敢言居夷陋妙絕冠平生  
來風亭風洞在七星巖之下曾公巖之右大  
暑將有風出穴中冷然如冰雪被體不可久  
留舊有亭摧壞始撤而新之趙漕少隱置酒  
落其成名曰來風云

萬樹張火傘千嶂卧獨龍彤雲竟天  
投老落蠻嶠賜死愁吳儂風流貴公  
蒼崖拆天罅中有萬里風習習駕兩腋飄飄落瓊宮

草木嘯竽籟澗谷酣笙鏞披我快哉襟誰能辨雌雄  
龍隱巖

跳波觸石喧古木抱崖擁老蛟厭泥蟠一笑作潭洞  
孤峰起嶒岬哀壑浩呼洶醒風噤蛙淫凍雨落毛氄  
凜凜白晝寒瘴髮立盡聳早氣曛日黃縮介但陰拱  
悠焚四大海歛此一毛孔安得化為霖蕙葉有光籠  
時禱雨未應

曾公巖曾子宣丞相元豐中守桂林遊七星山  
始見此洞芟雜草莽平坦方廣可容數百人悉  
布磚甃之入洞十餘步有澗水橫其前不可涉

公梁石為橋以便遊者號曾公巖

群峰依天立萬馬屹不動風歆紫玉珂雨暗青絲鞵  
相君千里目渺渺孤鴻送披雲覩天巧鑿翠出崑洞  
中空貫長虹側立剖大甕宛宛卧石梁歆起時地控  
玉棺已上天井棠有遺誦獨餘澗底泉時與幽人共  
雉山巖昔有僧結菴此中山誦法華經野雉日  
一集聽之至終卷廼去率以為常忽數日不至  
山下有婦人產子腰脇間尚餘雉毛數寸寺有  
石刻記其事

頑石解首肯老松聞肘回野鳥集隅坐聽法時一來

山僧古佛徒一龕寄崑隈哀北墮邗伏照礫妙奪胎  
休去復歇去呱呱見啼孩獨此腹脇餘班班尚毳毼  
精通日月貫義動金石開異事垂千年仆碑卧蒼苔  
永寧寺佛閣五代末馬氏據有荆廣時其子實  
所營也閱二百年壯麗如故有畫像存焉狀兒  
魁梧稱其閣去

一念去來想萬像起滅境方寸所營可與天地永五  
季日尋戈四海環沸鼎炎方一旅定烽冷夜徹警梯  
空出高營飛閣冠五嶺照耀人上天變滅彈指頃  
故物二百年虎死尚炳炳小立梯曾欄鳥鳥聚落景



西山超然亭

厖區翳捧莽地瘴藏百怪西山何軒上拔脚風塵外  
中縈一線蟠側立兩壁對旁連九疑高遠控三湘大  
孤亭坐林杪俯見飛鳥背號方泣二女禦魅竄四罪  
誰去窘囚拘故自脫天械飄上思凌雲萬里風雨會  
虞氏隱居雷守虞沉避地桂林結茅江上萬山  
環立二水交流遊客過其下皆有志歸興卜鄰  
之意

山色洗眼青遙見紫翠重江光照肌白饋作冰雪容  
問誰三間茅散我九節筇江声過席上山影落杯中

主人樂忘歸臥聽鼓角雄點檢履齒痕爛班尚苔封  
寂々春羅月蕭々秋桂風何日賦歸來庭柯撫孤松  
翠屏洞二首

團欒千嶂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烏雲睡作堆  
倚松真漫爾藉草亦攸哉更有陽臺雨朝々暮々來  
二

千仞鬱嵯峨纖々翠錯磨霧鬢蒼碧玉風慢卷青羅  
鵲喜窺人語鸞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彿鞿凌波

飲脩仁茶

煙雲吐長崖風雨暗古縣竹輿賴兩肩弛擔息微倦

茗飲初一嘗老父有芹獻幽姿絕媚嫵着齒浮瞑眩  
昏上嗜睡翁喚起風洒面亦有不平心盡從毛孔散  
事見廬全茶詩

九日次敵花鋪

李衛公敗海外道過  
象江蠻女敵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西髻丫更無陶令菊空想衛公花  
破屋堆黃葉清紅繚白沙殷動邀一醉殫酒墜梨楂

入象州界

須賈之罪髮可數張儀之辯舌空存以身償怨今如  
此不死投荒感上恩殊俗若為投緩急故交何處問  
寒溫多情烏雀真幽伴莫遣張羅翟尉門

到象州寓行衙太守陳容德携酒見過

萬里南來亦偶然一杯相屬豈非天直從尺五城南  
杜行盡南陽路八千三夜故人應入夢五漿客舍有  
誰先使君遙花間馬欲伴愁人到酒邊  
釘坐黃甘喫手香堆盤丹荔照人光莫辭殫酒一尊  
赤會墜瘡茅千里黃未省謔言遭惹苴直將空腹傲  
檳榔酒醒夢覺知何處樹影差參月滿廊

南山寺

千丈雲根蔭此邦沉沉寒影臥秋江潭空映日蒼虬  
動煙煖翹沙白鷺雙夢覺灘声喧客枕吟餘竹色滿

僧憲詩成絕叫曾樓上聽我洪鍾萬石撞  
安心是藥本非禪遇勝欣隨意所便嚼葉拈花身老  
矣穿雲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憇僧憲借  
榻眠寄語排言問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

象州行衙井泉井冷大守而下皆飲此井

鷄蹄更五點象星尚煌煌殘燭半吞吐宿酒疑在止  
碧井陰備梧林踈月汪嶠南瘴癘地飲此水  
玉光晨餅出雪乳一漱病齒涼象汲飲盡反匏尊得  
細嘗

### 題象守坐嘯堂

治國如烹鮮馭民如牧羊薰狐蘆自焚投鼠器必傷  
曹侯百世師獄市寄全齊天下本無事庸人勿擾之  
危機蹈潛弩惡吏冠虓虎飛走豈不高搖足墮網  
吾使君古太丘妙割無全牛班春千騎曉長嘯萬壑  
秋索陰日轉午風簷翠交舞問道舍蓋公誦詩選  
何武渭水占熊羆萬里管羗夷試磨南山石更草中  
興碑

郡有南山石歷數百丈  
屹立江水中如渚臺

別象州陳守容德

三年客殊方榮悴不堪說迢迢家萬里奄奄命一髮  
使君古丈夫興哀在縲絏平生風馬牛舊職比鷄蟹

欣然一笑粲破此百憂結  
皇恩下天扉淚泣孤臣  
血行厨洗玉盤載酒助  
歡悅庖珍問五簪餅字  
炊十裂徒突今未黔班  
草尺一訣何須更秉燭  
端是夢中別

雒山寺青羅閣

蠻村避諂三年過野寺  
尋僧伴日閑小檻吹香  
花漠漠斷崖漱碧水潺  
湲枕柳葉底秋聲滿栢  
子烟中午夢還便擬買  
舟隨釣叟一蓑烟雨繫  
滄灣

蒙亭二首

小築三間足雒包萬象  
并遙波通極浦落日抱  
孤城

小語千巖應長歌百壑  
驚坐看衣屨上漠漠晚  
雲生落拓詩酒伴踈慵  
粥飯僧盪胸開遠抱柱  
賴見高稜鳥倦猶聞語  
蚊寒正可罾一區如可  
卜吾不愧陳登

七星觀

丘壑心猶在筋骸老可  
憎倚筇飲小榻躡履看  
先登神馬何須駕尻輿  
本自興九闕通一路欲  
躡嶺雲升

發桂林劉帥立道同諸  
司出餞於甘棠渡口  
二首

行盡海北天笑指湘南路使君載酒醪擁節東城駐  
前驅千纛直縱獵萬人呼塵流翳白日十里映黃霧  
何人撒迎我一葦橫江渡渺々倦鴉翻相隨歸薄暮

二

洵々號萬竅颶風吹海渾冥々蔽一天瘴雲埋日昏  
南荒底日斫黃葦三家村誰云花解笑但有鳥能言  
繆思解南冠歸路首北轅酒行可以起稚子候柴  
門

北歸過永々守趙君宰置酒萬石亭

三湘陌上逐臣歸萬石亭中送客時拄杖披榛行莽

蒼汲泉磨蘚看魁竒天傾五色遺媧補谷變千年出  
峴碑何似蹊邊小苑李向人膏面出風姿

皇妃嶺

濯々漱壑泉巖崑依天石扶藜上秋空一縷挂絕壁  
胡為乘此險登頓風雨夕千金戒垂堂尊馭且  
莫叱

過衡州館于即齋時太守裴夢旣督役城上

萬鍾風雨集三令霜雪嚴適發半閭左稚春亦  
髡耕大事難慮始投龜寧復占君看執朴者端  
是邑中黔

宜春臺呈太守陳次明

聞說宜春好曾臺  
試一登隴泉悲瑟  
松雪見層層  
孤絕煙中寺  
微茫樹下僧  
詩工傳寫妙  
不教盡師能

西齋

二江戎馬後宜春  
獨稱雄重垣  
抱金程巨整  
疏玉虹  
使君師齊相  
佳處在酒中  
百觚倒春釀  
洗盡瘡痍  
空西齋  
置一榻  
時有客子  
從我來  
屬無事  
新脫楚  
市春伴  
值呼浩然  
驚坐得  
孟公  
歎眠看  
衙集  
鼙鼓鳴  
蓬蓬

再過曹山示如老

不羨鵬南運  
聊隨鴈北還  
捫天上何嶺  
犯雪過曹山  
偶列萬里去  
重來一夢間  
觀河見如舊  
雙鬢自闌班

曹山在河嶺之下

故事御鄒公抱節亭

一丘黃壤臥龍泉  
光氣輪囷夜斗邊  
長史種無舊物  
拾遺華屋有儲椽  
鳳麟毛骨皆如此  
水石風流尚宛然  
亭下不生閑草木  
籜龍無數歎參天

鄒志新道路至角橋有買田之約三衢道中  
作詩寄之

首路冰雪嚴過家梅柳動故人一笑隔千里勞遠夢  
夫君具眼隻閱世妙百中嗜好如酸醎不與俗人共  
我老臥瘴氛椎撓謔夫衆敗履誰見收乘桴子宜從  
歸袖風中翩翩若孤雲縱殷勤三日別折柳天下送  
那知漢網踈欲問周鼎重江臯兩牛鳴塞壘萬弦控  
終當受一廛竟欲鄰二仲請師樊遲圃共抱漢陰甕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

古律詩

送王循道赴省試四首

龍擾已可屠瓠堅今可攻不辭千金費莫計五石容  
藏器古有待用大難為工平生不龜手佇此一戰封

二

千金市駿骨想象不可逢安知轅軛下礮礪卧肉騃  
天廡四十萬一洗凡馬空葉公莫驚走始信有真龍

三

秦僂自擊走齊人善歌吹竽寧聞牛扣角莫奏鳳將

鴻慶文集卷第四  
雖獨唱誰能曉彌天和歌無中即非俚耳為新囊中  
枯

四

值綽拜勇爵儒冠堪溺中可憐毛錐子說、尚爭雄  
夫君口擊賊陳言賤雕蟲行矣立談間可折萬里衝  
過臻閣黎三首

龜飢鶴瘦老臞仙瓌納穿空雪滿顛無教崑花開自  
落青山相對獨依然  
鬚龍遠舍立踈踈白甲蒼皮十抱餘當日青、折叙  
股如今老節已專車

便莫將心到處安小憲跌坐西蒲團芋魁半熟通紅  
火鼻涕重頤對懶殘

送智海上人二首

大師興趣在江湖拄杖扶行穩當車苦要詩翁淡生  
活穿雲涉水到西徐  
折鼎支磚日半欹拾薪乞米為朝飢昏、一點炊煙  
裏見我邯鄲夢覺時

馬跡上冢遇大風雨書僧壁二首

松竹騷々繞舍鳴沙頭一夜雨連明衝泥裹飯澆新  
冢野哭干霄共一聲



白恰排肩上冢歸  
飢烏攫肉紙錢飛  
東家已改清明火  
一點炊烟上翠微

示相者

漢婁寧聞通餓死  
秦黥自說布當刑  
侯王將相元無種  
試向人奴覓衛青

某靖國中與時發同寓郡庠  
潛心之北憲凡三年而別  
別後三十五年復相遇於荆谿  
頤山之下蒼顏白髮互相驚嘆  
追數一時同舍生在鬼錄者  
十八九獨西翁亡恙耳  
方築室山中以老馬將與時發杖屨往來如杜子美所

謂二老者廼賦詩為之先

簪盍書龕夜裾連講肆  
朝昂霄初一睹歷塊已先趨  
竟卧監輜老終遺爨鼎焦  
月分千里共波折兩萍漂  
卷地胡塵合弥天劫火燒  
途窮歌咒虎巢毀賦鷓鴣  
稚子開三徑先生守一瓢  
但空囊似腹莫折整如腰  
幘墮樵風過袍班豹雪飄  
蝸盤憐縮鼠黥看鬚搖鳧  
鴈吾何算松筠子後凋  
共憐身獨在相視意俱消  
負釁投炎海全生託聖朝  
那知龜是鼈已見鵬如鴉  
楚玉號三敵堯雲煥九霄  
啼鳥占夜喜歸馬弄風驕  
便殺鷄為黍休尋鹿覆蕉  
並鄰如可卜半道不須邀

汲井澆桑本携鉏蒔藥苗千端身外事一喙醉中囂  
蟻泛蓮垂葉魚烹柳貫條往來成二老隨分各逍遙  
次韻王次之龍圖四首

撥雪披雲粥面濃三杯困卧北窗風悠然一夢南柯  
去千騎靴刀怕手紅

巖牙戴土笋穿叢青子森匕褪小紅與物無情吾老  
矣如今休恨五更風

青梅着子欲生人始見輕紅觸眼新李徑赤蹊俱掃  
地一枝獨自占餘春

一種奇葩絕衆芳竭來當戶見鉏傷猶堪紉作幽人

佩獨步脩門擅國香

詩示天寧悟老二首

錫號延春閣知名四十年向來香一瓣恭為佛陀禪

霧沐山藏豹風粲葉翳蟬寥匕千佛後又見一燈傳

哲宗皇帝晏駕悟老從佛陀禪師問語于禁中延春閣錫號祖燈云

有地逃翽馬無心待玉魚牛眠今可矣龍耳欲何如

荷鍾千巖去連鑣十日餘殷勤古松下為剖壘中書

悟老為止元卜地號臥牛山而穴未定故有龍耳之語

次韻德發驅虎時太守鄭作肅

三窟憎狡兔兩端忌首鼠含糊有前部遺患在養虎

操刀貴立斷坐見皮寢處應須下車搏不待探穴取  
恢々天漏網洵々國破斧驚呼咤万口走避空一府  
長圍起伏虛尺箠下屢敵迷行出漢圈送死入鄭圃  
大羸保尻頽童兒聚儔侶枯顱歸閣束敗轉實庭旅  
寧堪裹馬革但恐汚牛弩三害古所患平一死誰貫  
汝緣林亡命首禍自呂母師行費千金城壞隳百堵  
踞鞍駢歆消囊笏類誰拄要先群鯨戮未快一虎去  
繫馬門前柳投鞭息吾駕青林合扶踈木杪抗風榭  
沈郎天骨清衆姪立嵩華閉閣臥讀書一榻過僧夏

讀沈德潤詩卷

時沈寓金沙寺

尤工五字律句法窺鮑謝無窮真參禪有味乃食蔗  
我老復何為齒髮日夜化寅緣葦間見拊髀起一咤  
懸知擲地響自歆補天鐔坐令長安紙頓起千金價

讀王季恭詩卷小詩為謝二首

潛泉不到一周星膝上郎君得我驚大府潭々真老  
相長淮滾々舊家声渥洼墮地須千里窮髮垂天佇  
一鳴莫遣畫蛇安兩足官袍賜錦待先成

季公蔡天啟舍人之甥

金鍾吼徹曉霜清瓦釜如雷不敢鳴欲識呼盧真彥  
道試吟石鼎調彌明牙籤萬軸撐腸滿金甌千篇唾

手成堪笑韓公太多可浪傳侯喜有詩声

寄題錢申仲漆堂穩居四亭

望雲亭

昔年隱君子去脩地下文玉棺竟不返  
宰樹十里春哀哉抱長思慟哭蒼山根  
腸回日萬周繫此三尺墳傷心閱黃壤  
矯首望白雲雲去無處所淚濕冢前麟

芳美亭

離上陌上花春到錦營中上冢千騎出  
竟天晚旌紅故園已陳迹風流餘此翁  
渺渺山澗曲披披煙雨叢種蔬今着花  
千巖貯春風錦繡累山谷遺民悲故宮

遂初亭

行有叱馭難坐有垂堂畏莫驅九折險  
輕用千金貴為貧聊爾耳興盡我輒逝  
平生慕朱遊肯汗薛宣吏清曉柱笏坐  
西山有佳氣一笑食蛤蜊寧復知許事

通慧亭

曉日錫為骨瘦脊盤九龍中酒干斛乳  
連洛萬竅通漆塘枕其股飄延不供詩  
翁翫天妙巧契卓錫工青林破蒼玉碧  
井臥白虹屯年一杯酒配食桑苧翁

寄題胡茂老樞密橫山堂

古縣山水國萬室蟠其中環城千嶂並  
舍百泉通我

公擅一壑曾雲生蕩舟放神八極外坐駕兩腋風  
峩七十二鬟半出簾幙重修眉畫新執一抹翠掃空  
欲對愜平生似為悅已容百金置酒地憲戶浮青紅  
高陵拄笏見採菊籬下蓬坡徑千丈橫絕重天雄  
日麗鷲谷曉沙暄燕泥融悠然命巾車往載容從  
大句琢天巧朱絃奏三終溪山久寂寥高辭擅無窮  
天王駕群英長轡係九戎安知橫山下一榻臥老龍  
功名方鼎來龜祥兆非熊勒石頌中興浯臺西穹崇  
西州歸謝傅東海表太公千年丁令威騎鶴還故宮  
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鬣海生埃霖雨方資命世材此去謝公須強  
起誰令陶令賦歸來追懷玉筍三年別指點薌林一  
笑開大舸橫江日千里憑誰倒曳九牛回

湖州道中

聖道場山塔

碧玉旋螺挿暮烟遙看桂子落僧前試尋白水田頭  
路一葦橫江浪接天  
蕭寺知名四十年身投籠檻列無緣行人指點松間  
路正在孤雲落照邊

早發下若

宿雨乍收山氣歛清風欲發曙光寒紛<sub>々</sub>鳥動行人  
起百尺浮圖水底看

東山 在臨安縣

千章古木翳山椒誰與高僧共寂寥  
珍重庭松寒不死蒼皮老幹虜齊腰

橫山堂

波間指點見青紅雪<sub>脊</sub>增稜倚半空  
如出生綃三萬幅遊人渾在畫圖中

蒼雲十畝蔭平寬露葉風枝繞舍寒  
莫遣先生賦歸去且令小吏報平安

溜雨蒼皮四十圍年來又見子孫枝  
龍鍾白首門前客待看成陰合報時

荆谿道中四言送僧

老蠶上箔倦鳥投林牛閑人臥薺麥交陰  
孤舟縱棹綠漲一尋好風徐來清和滿襟  
舉杯屬影伴我孤斟老矣鍾儀尚操楚音  
高山流水寓此琴心上人問我何念之深

題谷隱二首

碧瘦幾千疊清深漲一篙紅輕花似肉  
綠細柳如縹句好無強對神超有獨遨  
葦間青蕩芷鬢見秦逃

露濕芙蓉曉風甜襦袖秋衣中紅影亂尊姐翠光流  
塵暗迷三馬陽驕喘萬牛五湖烟雨裏不繫有虛舟

送張牧之赴南昌

青山觸熱並西州沒馬黃塵接地流  
處亮南樓應有待薛宣東閣可能留  
官閑端為三升戀興盡還從五斗休  
鱸出金盤堆白雪秋江一葉認歸舟

四月十五日牧之赴南昌辟某與李野從周

餞於松沛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

別戲作教句送牧之

宛宛白虹貫層梯出天半乘雲乘青帝  
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杯屬明月俯見人影亂

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咲亦可喚

叫朝駕戎軒挿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

神光射斗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付雷煥

矐菴

落日催行客馬上振短策觸途眉見赤墮俗眼生白

安知青林中有此江上宅決皆破天截盪胃納空光

一奩注寒晶表裏洞八窓風水自吐吞噴雪忽滿江

矐翁目如電坐閱東海變酒酣跨赤鯉謁帝通明殿

霓裳月中聞羅襪波上見我老寄漁商家風在瀟湘

鴻慶文集卷第四  
虛舟自不繫倦鳥寧復翔一榻如見容拄杖掛鉢囊  
送徑山僧

桑棗翳一丘風雨鳴四壁晨門響丁丁一笑喜折屐  
矐仙詩作瘦句有徑山色哀彈發朱弦妙寄追白石  
虛名子過聽愧卧不能夕歸袖挽莫留凌空看飛錫

過慧山見舊題

一別名山十五年官情羈思兩茫然故人半作累累  
冢只有蒼官立道邊

髀肉消磨馬上鞍塵沙滿眼路漫漫不須更障西風  
扇為酌崖泉一洗看

王佐司致政還鄉二首

安眠不踏鼓蓬蓬榮路先回鷓退風獨岸角巾東路  
去休驚蕙帳北山空畫圖便可追三士同社誰堪作  
兩翁待柱一筇隨薊叟摩娑銅狄霸城東

水滿滄浪舊釣磯春風江上片帆歸繁紅不見桃千  
樹老幹空驚柳十圍萬壑烟雲供坐蒲一龕香火結  
真依落花細草應堪籍醉撼長條雪滿衣

過矐菴示文王孺

黃帽青鞋兩鬢班一簑聊寄此身閑不因誤入桃花  
去那得寅緣見菴間



鷄犬無聲白日閑一筇九節過眉班會須俎豆三高  
上且寄風流二老間

華亭朱師實中奉燕起堂

海禺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  
蛟巢十字路四顧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標杆  
角名眩多盧聚訟公紛衆楚昏氣成霧濯濯汗浹雨朱  
公誤涉世吏隱寄圭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宇塞  
芳採蓮舟擲秀藝藥圃山寒石稜紫樹老松鬣左風  
牽碧羅卷雨墜翠纛舞寧湏鳥催酷自有花解語觀  
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游俠窟化仙佛土林高

卧水國秋靜憇月庭午不假壺公龍天上有官府

洞庭沈氏園亭

雲根障滔天萬疊如連環峩峩一鏡中綰結十二鬟  
壇殿歲月在蔽石蒼苔斑毛公已仙去故物尚人間  
群胡射漢月臘火炊百蠻安知橋中樂避世真商山  
英英東陽孫高情寄人寰誅茅擇地勝斬崖破天慳  
開軒疊蒼玉亂峰刻潺顏循除繞羅帶淺溜鳴潺湲  
意行雲共出地坐草可班興至亦乘桴一策卧滄灣

洞庭善慶堂置酒小詩寄之

幽絕小蓬壺參差見畫圖亂青山四出一碧水平鋪

洲葉紅相照沙茸細欲無蓮房駢百子橘圃聚千奴  
布穀休催種提壺且勸酌楚腰飛燕燕秦缶扣烏烏  
便旋驚回雲連娟引貫珠西風催盡鷓落日詠驪駒  
浩蕩川原隔驚呼歲月徂寥寥清夜夢直提控搏扶  
華山德雲堂三首

昔年曾上德雲堂木奴千樹新着霜白首重來十載  
後六花蒼蘊薰風香湖上青青只如舊湖波漲淥濃  
於酒堂中老宿尚依然烏鵲巢肩柳生肘

講堂

誰令聖白鳴自作雲羽爭莫遣蠅鑽帝便恐鼠污羹

導師表衆惑自逐鞭影行拊几無一言大千作雲鳴

拊玉崖

石壁有泉出胡茂老命此名

嶢嶢兩崖青漫漫一奩白坻沙射月彩窓戶栖珠璧  
定心如止水逝將老空寂手弄一掬寒面儻千仞碧  
須防童子嬉徃徃肥瓦礫

興化朱公大卿沒於庚申歲既除喪矣其子  
彥實過余於晉陵留十日而別賦二小詩以  
餞之

百感關心老淚潛一坯埋玉卧空山着鞭競看駒千  
里鬪管初驚豹一斑貧病故侯今白髮風流公子尚

青綸不須優孟追諧笑已見遺珠合浦還  
柴扉忽枉故人車驪履歡迎一笑初夢裏覆蕉疑有  
鹿食前彈缺嘆無魚忽忽注危澆村釀草草供盤折  
野蔬他日死生君一訪上林鴻鴈有書來  
讀張彥明飲酒賦詩唱酬次韻歸之  
滿酌黃壚萬戶春倒投紫綺八仙人句中得妙陶元  
亮酒裏知名賀季真九醞調成花上露一丸燠出鼎  
中銀老耒不辨追強對分我餘老幸借鄰

青氈堂

晉馬已老矣楚弓今得之懷璧萬里至化鶴千歲歸

主人有故巢鳩居不復栖俄驚桑田換已見城郭非  
偶尋蕉中覆忽得爨下遺平生手所種老大今十圍  
故壁初見蝎空床尚支龜塞翁一笑喜共賦青氈詩

別雲閣黎

邂逅不煖席踟躕空復情偶隨孤月出又作片雲征  
已振空中錫聊班地上荆他年葛洪井更欲問三生  
送僧慧徹

千燈佛祖後五字島阿間危坐肘生柳獨謔育聳山  
浮杯偶東度振履又西還為我覓釣舟一菜伴子閑

徹自言雲間人航  
子道場之所在也

右丞張公達明營別墅於汝川記可游者九  
處繪而為圖貽書屬晉陵孫某賦之

### 澹巖書堂

松根絡斷崖石脚泫細泉書堂何代者故物尚依然  
右丞今摩詰尚友千歲前神交夢僊舟地勝真輞川  
散策塵外躅脫屣區中緣杯尊酌花鳥一醉籍草眠

澹巖唐人何  
仙舟書堂也

### 泊湖潭

藹藹竹樹交一潭陰寒清已無蠅蝨汙尚有蛟龍腥  
林疎泛月彩艷艷一鏡年我心赤如此炯炯珠夜明

意行魚共樂坐穩鷗不驚更欲漱吾齒不掛功與名

### 蝦蟇石

天公磔蛙死墮地化為石魁然此江郊面帶蒼煙色  
葱籠一拳青疑湛半篙碧猶疑老蟾窟尚吐月中腋  
我來蹈其背坐脫倚天壁鼓吹不復鳴烟雨空寂歷

### 多寶院

穿雲訪幽伴倚杖蒼崖根冥冥篁竹中古寺松為門  
野僧營一飽乞食山下村擁鼻且獨謔未覺釣石温  
世事風雨過歲陰波浪森飄然得遠遊寄此五石尊

### 梅僊潭

潭潭雲幕垂樹杪秋聲發飛僊駕青鳶通籍在金闕  
遙見切雲冠尚想凌波鞿殷勤小梅花獨照黃昏月  
生綃濕香霧翠袖卷煙雪忽然東風惡一夜吹石裂

金石臺

層臺接叢霄東西鬱相望地靈鍾神秀人物擅一方  
相君踐台斗爭雄兩魏印倚薄雲雨近蔽虧星月光  
陳迹恍如接尊名綴前芳獨有真男子平生盛孝章

懷賢菴

佳人去何之歲月忽已逝懷人昔孟光問道今法喜  
百年草頭露一夢穴中螿見此兩足尊感動淚如洗

區區記刻舟兒戲亦漫爾永斷三生緣付此一彈指

積翠樓

曾稜倚高寒突兀擅空闊江橫碧羅帶山斷青玉玦湛  
湛清不槎霏霏翠如潑松蹊奮蒼鬣苔石換綠髮陰  
森揉肌粟舊絢亂眼纈凭欄送落景一鳥煙中沒

甘陂莊院

張公卧江海戢羽如鵬躡平生廊廟具投老三家村  
一壑身所寄萬里心自存買花紅閣坐種竹青蒲門  
似聞橘生奴漸見桐有孫提壺時見招一笑空壘尊

題宜興閭丘令巢鳳亭二首

老僊躡雨鳧自歌于為于千岑對隱几萬竹繞直廬  
上有丹鳳穴巢居插脩梧竒毛間五采爛班此英雉  
秋啾黃雀群百陋見一姝追風嚇六鷁逐日墜九鳥  
芝田有遺啄握粟未可呼天池九萬里一飛試南圖  
二

少年有殊相瓠白非臞儒三吳山水窟見此紫鳳雛家  
無儋石儲腹有萬卷書陳編踐芻狗博具抵牧猪斗  
持半段槍仗養始一呼倒海探龍領據地捋虎須有  
客持鈞樞大書表其閭盛事傳不朽畫入荆谿圖  
時宜興方脩圖經

和張正氏通守來時有北門西掖之語

零落衣冠汗塵土戴盆望天那得覩青黃不着爨下  
焚糟糠空傳紙上語判花視草迹已陳十年閉口不  
論文君詩藹藹春雲似來吊湘江九死魂

張全真大資四老堂

真人東方行携幼坐小輦五星聚光烟八龍卧偃蹇  
張公世忠孝七葉冠蟬冕翹翹麟一角濯濯蕙九畹  
聲名大小馮門巷南北阮墟篋自鳴和滿耳聽睨睨  
春粟悲漢謹焚箕笑魏褊詎聞華亭鶴空憶上蔡犬  
堂堂鼎軸老東道迪天頭寧投千金璧不踐九折阪

飛飛鴻鴈行戀戀桑榆暖草木商山春烟波洞庭晚  
芝老正堪茹橘熟行可拳連床話團欒共此一笑莞  
當年伯仲氏衫鬢綠婉婉衫衣戲翁側玉立盡瑚璉  
崢嶸六門闕突兀今在眼歲月知幾何華皓森雪巘  
扶顛屬匠石起死待和扁富貴挽不來拄頰但手板  
談間鏗屑霏酒伴金荷卷舞茵翔兩鸞歌板曳獨樽  
冰壺明月吐琪樹清風滿起尋赤松遊仙籍標閬苑  
少逸登第還里中喜而賦詩少逸過余出示  
和篇次韻為賀

帳底諸生擁鼻謔詩書滿腹似邊韶禹門擊水高三  
級克殿披雲煥九霄駿馬看花春寂寂長檠燒燭夜  
寥寥一飛更上金鑾去滿袖香煙散早朝

三衢教授陳德召寵况新篇無辱寄惠古史

賦三小詩為謝

伐樹已掃迹種桃今問津一筇隨卧起四壁空無鄰  
有懷平生遊老手妙斲輪去塞柯山秀盡作泮水芹  
裁詩問亡恙寄此嶺頭雲

世人識真少耳剽得驚生安知百尺樓上有元龍卧  
儒宮為官曹學子書吏課長謔振商音麗藻發楚夢  
獨有白雪章妙絕無人和

太史命世豪始作表傳紀著書自一家亦足見竒偉  
寥寥向千載筆削號古史排斥已甚哉不學而見訛  
孰云爭名者區區在朝市

題靈巖五至堂

老人昔記觀何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  
期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無忘我坎止流行無  
不可桑下了無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  
秋鴻往浮杯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  
中去來想

鄭博老謙老寄示四賦小詩為謝

三椽容膝地一枕曲肱眠手把故人書起行夢相牽  
明河天上落一派墮我前溶溶注銀海浩浩寫玉川  
老眼眩欲迷今在第幾天堂堂通德門種德今百年  
齋房九莖芝岳井十大蓮連枝挺竒秀見此兩謫仙  
詩成繫珠玉紙落生雲煙一飛看昂霄雲中鴈行連

章席祖巢雲閣

翳翳林影交小閣俯江郊千崖障錦繡萬壑鳴弦匏  
脩然一板筇寄此三重茅久知風可御更取雲為巢  
把石舒翠縷秀色纔可睹霏霏攀春絮欸見白鶴舞  
疑眸一瞬間忽展垂天羽起從潭中龍去行山下雨



題李營丘畫

酒膽乘酣思如湧戲拈拈筆為此弄誰令堂上生楓  
樹自是胸中有雲夢前山歷歷繁可數淺瀨鱗鱗森  
歎動一嘯參差是故林歸心已逐孤雲縱

寄題莫謙仲山居四樓二首

山居

魚鹽市井雷冠蓋車馬路生息自相吹晨門默如霧  
超焚塵外躅肆兀見砥柱湯湯海橫流自有安立處  
幻沔水上漚空華草頭露一峰獨蒼然歲寒但如故  
醉寒庭下花吟繞池邊樹便有山中臞來隨白雲屨

西樓

曾梯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多雄  
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間指青紅  
俯視大千界一器蚋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蝸遂相攻  
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半背上悠然送飛鴻  
過慧山方丈皦老酌泉試茶賦兩詩遺之

蕭蕭呵蘭若桑苧有故家佛屋倚高寒僧蹊抱歌斜  
殷勤泉上客流落瘴海涯盃酒墜梨楂蟹烹啗蠅蛇  
光潔鏡一奩照影空自嗟老僧薦茗粥芳鮮疑露華  
驅除鼻中雷掃盡眼界花飄飄思凌雲攝身上蒼霞

戰塵霾漢天獵火燄胡地一筇道垢氛步入青蓮寺  
眈眈九龍盤一壑埋老翠倚天松骨大粘壁苔髮細  
道人本臞儒得法妙出世胃中萬斛泉洗盡蔬笋氣  
天風吹泠泠助我鳴鼓吹名為不二門聲音作佛事

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  
寺欹枕猶聞半夜鍾  
三年瘴海卧炎霄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悲故  
物銅駝埋沒草齊腰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谿斜古城流水參差  
是不見玄都舊日花

題虎丘劍池

御子斷斷老更狂潭空百尺卧干將但令雷煥占斗  
牛不用朱雲請尚方  
神兵一躍去千年石底半龍抱寶眠尚有玉州懷寸  
鐵裁詩救月淚潺湲

吳門道中

數間茅屋水邊村楊柳依依綠映門渡口喚船人獨  
立一葉烟雨濕黃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  
一點炊煙竹裏村人家深閉雨中門數聲好鳥不知  
處千秋藤蘿古木昏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五

律詩

龜潭二首

真源閔僊荷一綫下佛龕來從白馬洞聚作烏龜潭  
觸石細瑟瑟循除走沔沔漱齒類齧雪前衣真佩藍  
醉紅灑面醒上衰白熨影慙延綠逐清景拄策縱幽探

二

心空閑有味境寂澹無營石鼎脹豕腹幽幽暗泉鳴  
銅盤印鳥跡漠漠微雲行起挽枝上紅細碩盞中清  
提壺亦勸飲布穀仍催耕悠然獨往願一笑愜平生

卷畫谿行四首

老牯浮鼻水中歸，綵雉應媒桑下飛。  
蘿萋冥冥山四起，數家雞犬煙樹裏。  
一支新渌漲晴溝，楊柳中間繫小舟。  
卷畫谿頭烏鳥樂，呼風喚雨不能休。  
蝶趁花飛爭入坐，倚空百尺游絲墮。  
亂山銜日平舡明，斷雲截雨前村過。  
巖牙戴土小兒拳，漁市人歸柳貫鮮。  
卷畫谿頭人語好，烹魚煮蕨餉春田。  
沙頭綠暗已藏鴉，竹裏猶殘一兩花。  
蠲廬抱柳開新國，燕語窺簾憶舊家。  
春風有信自年年，卷畫谿邊柳繫船。  
陶情滿滿酒如泉，醉與長筇籍草眠。

翠水蒼藤綠白沙，槿籬茅店野人家。  
了無皎兔營三窟，只有黃蜂趁兩衙。  
樹頭臘臘酒旗風，卷畫谿邊賣酒翁。  
銀餅快瀉清若空，令君一笑面生紅。

龜潭二首

稚竹綠崖瘦蒼藤，翳樹昏野花渾少。  
態谷鳥自忘言，獨曳煙中策來傾。  
月下尊樂哉，無與共幽興。  
在桑門

二

蝸舍三間小龜泉，一勺甘撈巖渾不肴。  
彌勒久同龕，潭影千峰倒雲稍。  
萬木參巖花自無主，紅雨落甍甍。  
題董令升待制朋谿

先生谿上宅華榜有殊稱已為去山作主更與谿為  
朋高薨俯流水坐見南山稜濯髮雲破碎湔衣雲崩  
騰老蟾駕月來激灑一鏡升舉權擊空明玉壺響春  
冰夜久群動息一嘯清風興手持脩月斧自控赤鯉  
乘

題莫壽朋內翰所藏東坡畫枯木

龍筋鶴骨老摧頽百尺脩圍拆巨雷倦鵲飛來空百  
繞踏枝不着又驚回

李茂嘉寄茶

蠻珍分到謫仙家斷壁殘璋累絳紗擬把金釵候湯

眼不將白玉伴脂麻

園中草木

葵花卧雨金杯覆蕉葉歌風羽扇低若信空華俱是  
幻何妨伯厚載雞棲

翠衿獨倚秋風立絳幘猶含宿雨偏已見異雞無應  
看若為矯首尚昂然

題德清縣舍松筠堂菊

籬脚金花玉露團拖叢寒蝶冷相看不隨桃李供春  
事且伴松筠到歲寒

餘杭道中觀何人家竹

平生不省問寒溫見竹欣然便扣門我是此君風月  
主不應更與俗人言

送雪峰化主

行盡千山與萬山青鞋布襪水雲間龍天正繞毗那  
室乞取凋胡一鉢還

山長老寄茶

睡魔迎我入華胥夢境倏然一蝶如不用分燈遣將  
去山翁茗盃為驅除

吳江教院首坐索詩賦一首

石火光中容此身只鑽故帙敝精神如今衰老渾無

用猶有虛名誤世人

送僧慧卓

瓦盃錫杖布行纏風御泠泠意欲仙一片閑雲無倚  
着悠然吹墮野人邊

送可珪化主

龍天萬德擁金堂中有維摩六尺床但遣文殊未問  
疾毗那一鉢滿城香

復闍黎寄示龍興舉老唱誦書一偈還之

無臺無鏡亦無塵云何去現句文身只有華嚴八千  
偈誦對毗那彼上人

題刪定姪畫卷次其韻

青尖簇簇兩春山翠疊  
峩峩十二鬟彷彿陽臺夢中  
見試憑畫手駐君顏

脩上人以楞嚴圓覺二經見寄書六言一偈  
月標指上自見珠繫衣中可尋卷去與人遮眼却來  
問佛微心

鄭惇老謙老出示三賦

妖絕窺三賦雄竒想二豪望驚河伯歎却走李咸逃  
句挾青丘大吟翻白雪高定知空冀北猶待九方臯

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挿向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慙愧道人三昧  
手盡將春色寄毫端

送五姪歸南安

綠髮青衫美少年追風一抹紫鸞鞭十年竹馬兒童  
舊洗眼來看立道邊

題因閣黎靜節軒二首

露葉纖纖剪綠瓊三椽瀟洒竹間亭青蓮蓮地上俊倪  
坐碧玉壺中翡翠屏曉輓日移光破碎夜窻風過響  
瓏玲何人暫脫紅塵屨一洗昏昏醉軒醒

蒼雲十畝護禪扃中有金僊不死庭邂逅種桃規作

伴蕭條對鶴兩忘形空華閃閃風中絮浪蕩悠悠水  
上萍珍重此君真石友歲寒不改自青青

龜潭三首

埋沒榛蕪不記年穿雲絡石自濺濺柳州莫作愚谿  
對乞與佳名到處傳

蔣竹疏泉占一丘倚筇盡日看游儵崎嶇好事無人  
共獨飲泉旁自獻酬

山空水淨竹娟娟玉鑠金沙自炯然宿鶯驚鷺窺潭底  
月潛魚翻動水中天

春事三首

茆棟依林出松扉傍水斜浮蒼園百疊亂綠翳三叉  
屋破蝸書壁庭蕪鶴印沙小桃供一笑已看兩三花

二

閑隨白雲行倦倚青松立嚼葉須鬣香藉草衣巾濕  
風從月下生月向杯中吸戴星莫忽忽秉燭要汲汲

三

黃鸝遺好音碧草縈別恨雨擢翠千尋風斂紅一寸  
持醪散百憂琢句破孤悶呼童教擊鮮無久請即溷  
龜潭守冢僧伐去夫芭蕉種二松其上賦小

詩記之



粲粲豐肌猶外好便便大腹已中空故衣狼籍三秋  
兩破扇飄搖一夜風

草亡木卒太怱怱獨有髯龍在眼中雨折風摧終不  
死霜根雪節貫青銅

遊金沙寺寺有陸希聲侍郎讀書堂在頤山

上

一龕明滅佛前燈破穢猶殘一兩僧說似鴻盤讀書  
處試尋幽伴拄烏藤

綠笋遺苞半出籬清谿一曲翠相迷古苔稱意壞墻  
滿好鳥盡情深樹啼

金沙寺端老營大藏殿小詩示之

平生不讀一行經解說如來最上乘但繞禪床行一  
匝免教鑽紙似癡蠅

秋日二首

豆熟連村雨葉黃秔肥蘸水露華香涼蟬已抱寒莖  
槁凍蝶猶穿晚菊忙

雲巘曾稜露遠蒼井梧蕭瑟墮踈黃浪浪一枕芭蕉  
雨端為幽人滴夜長

歲莫郊行

殘雪溶溶水被凍山空翠濕衣巾重東家西家酒初

熟南枝北枝春欲動班坐偶隨鷗鷺集意行適與牛  
羊共直將萬事付徂公莫浪歡喜踏破壘

懼菴浮天閣

黃蘆吹雪蒲汀洲萬里煙波接素秋數點征帆天上  
落一輪斜日水中流長橋頭月隨幽伴小閣浮天賦  
遠遊便買一舟為泛宅此生何必老菟裘

向伯恭侍郎致政薌林築一堂名之曰企竦  
晉陵孫某聞而賦詩

銅臭應作公夢屍當得官喁喁魚聚沫戢戢蚋集酸  
高人有遠抱一笑視鼠肝水將洗耳用山作狂頰者

種芳茹秋菊搴秀紉春蘭披披芰荷衣采采昔宿盤  
三徑倘真境一瓢非世歡富貴挽不來為我歌考槃

二

且學方回癡莫羨董公健誰合軀七尺浪作青紫楨  
更搔乞憐尾仍出弔喪面薌林有老僊蚕具佛眼見  
國思儻粗酬已責遂焚券驅除竹馬棄狼籍芻狗踐  
寥寥漢二傳千歲一關健竟日飲無何更補離騷傳

再至龜潭

歲歲來尋菴畫春看山弄水意長新不知流水今何  
處只有青山是故人

湖汭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憇

清谿三百曲一片春風綠茅屋有人家窈窕悶深竹  
老去耽田里寓目快新曠風漪卷翠縉雲巘銜蒼玉  
尋盟喚白鷗解佩贖黃犢獨嘯無一人傳聲滿空谷  
舟次蜀山遇大風雨

阿香推雷車躡雲捕黃蛇打頭風似箭注面雨如麻  
高師不改色移舟竝蒼葭結纜繫桑本小定起復拏  
畏途失九折迷津悟三叉誰知一笑中平地有褒斜  
讀史

莫羨馬革裹猶堪柳車囚誰令骨作鯁且慕舌為柔

自笑丹心折人言老語偷直將輪覆井仍取帶維舟  
唾面我勿拭溺灰汝何尤君看篲中屍起斷魏齊頭

臨安道中二首

莽莽原野迥練練沙水清逕封面苔滑樹隕風攲鳴  
小立聽鳥語深尋見魚行夕陽紅未斂彷彿見參橫

二

微流隱復見一曲宛秋蛇柳老蟲書葉潮平鳥篆沙  
青鞋蹋雨滑烏帽倚風斜何處堪携手宜城賣酒家

將軍樹

當年樹下逐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幹千年龍化

廣教寺種玉軒

道人餘淨業種竹抱雲根野色禪窓近秋聲客枕喧  
持鋤掘鼠壤挿棘護龍孫不放纖塵立清風自滿門

廣教寺湧翠閣

高甍縹渺冠曾顛一握孤雲尺五天試向堂前參翠  
栢要者地底出青蓮

某送妻母草碩人之墓道過紫藤省拜妻祖

莊敏公及妻伯叔諸公之墓題勝因寺壁

宰樹連山淚葉春纍纍高塚卧麒麟羊曇一慟西州  
去華屋生存有幾人

臨安羅氏占春軒

扶踈繞屋樹葱籠一笑歡迎得此翁燕麥兔葵俱掃  
地只栽桃李占春風

寄題虞陽山周氏隱居五詠

妙光菴

孤煙抱水村落日滿雲樹亂山如連環楊柳是門處  
青繚竹谿灣翠點苔石路鍾魚寂無聲白日掩僧戶  
茗盃酌雲腴香篆擢煙縷坐穩不知夕炯炯山月吐

佚老堂

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

匆匆已解鑣馬鬣翳蓬葆夫君悟無生不待須髮縞  
朝行清谿曲暮宿白雲道柴門鳥跡絕槁葉風自掃  
竹間雨泠泠花上日杲杲果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  
堂之北有松一本五枝蔣  
宣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

柳塘漁舍

老來厭朝市靜占五百弓山稜瘦如削水面清若空  
行穿萬蓋青卧載一葉紅黃井千頭奴白鳧五尺童  
銀刀貫翠縷象鼻卷碧筍一瞬百不知漁父真家風  
幽尋屬無事散此九節筇空濛水雲裏端坐畫屏中

環翠亭

樵磴盤蒼巘漁磯俯碧潭群尖清染黛一曲翠按藍  
冉冉松雲細娟娟竹露涵春風萬楊柳綠影亂毵毵

五秀堂

一幹中柴立交柯擁四垂定知三世種已長五孫枝  
端是神明力非關雨露私躊躇三匝繞為賦角弓詩  
角弓事  
見左傳

卓侍者手持筇竹見遺書六言一偈

滇池赤藤使者太一青藜老仙何如一筇九節拄到  
玉女盆邊

喜陳紹曾至

雨苔荒迳石風葉擁門衝破甌渠能顧虛舟任自橫  
燭殘無共影各應有同聲試問門前轍多應是友生  
重陽前數日微暑小雨遂涼二首

小雨送殘暑新涼入郊墟丹葉互明滅玄雲時捲舒  
行螿尚移埴盤蝸已伏廬翛翛風響變零落扇息踈

二

披衣起雞晨耿耿殘月曙林表霽霞升青紅滿雲樹  
涼蟬猶抱葉寒蟲歆壞戶行行繞黃菊狼籍衣上露

崑山道中二首

歸鳥破煙沒飛泉隔隴分松門挂踈雨樵路蹋行雲

獨往隨漫興高談遺世紛悠然一杯酒可以傲人群

二

日脚銜半壁江面橫匹素一片黃蘆秋撼撼風景暮  
閑枕曲肱眠自琢捩頰句稍稍山月吐已復草多露

次韻葉首善龍圖見寄

十年流落卧漳濱種秫畦蔬手自親心似疲牛猶喘  
月身如病木豈知春試彈長鋏撩公子忽解綈袍值  
故人健筆縱橫驚老眼恍疑帝所夢韶鈞

吳漢逸家荆谿蓄古書奇器甚富余欲造觀  
而未果賦小詩先之

高人卧江海煙兩三家村白眼憎俗徒青山自當門  
披圖望千載耿耿尚自存金鑄驀裹蹄漆書科斗文  
虬螭盤六印犧象刻四尊劍包虎皮斑琴漫蛇腹紋  
猶吐星芒寒尚帶雷斧痕我亦望古者昂昂真戴盆  
儻未倚門揮應許置榻論從公問奇字載酒過予雲

題刪定姪畫卷二首六言

筆下鑿開渾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  
靈鷲負出天邊

水邊兩鵠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  
焚長與閑雲臥起

寄題四明吳勰拙軒

分寸躋攀曳九牛一錐無地拙於鳩  
穿針結縷非吾事不上天孫乞巧樓

老罷誰當問喘牛羈栖且作寄巢鳩  
蓋茆一把藏吾拙便是元龍百尺樓

寄題臨安王氏通幽軒六言

翠樾兩簷交復紫苔一徑微通雨  
籜猶含夏綠風苞已褪春紅

柳

脩纖似束楚腰支楊柳春風二月時  
金地化身千佛

泗慶文集卷第五  
眼錦江新樣十宮眉

雨二首

山空發清響樓迥落餘飛掩冉花頭重渾醅水面肥  
喧豖沉地鏡飄灑淨垣衣數點蒼茫裏飢鳥接翅歸  
二

浙瀝珠跳瓦淋浪綆繾簷林園春寂寂燈火夜厭厭  
寒着衣稜起愁牽酒戶添詩翁獨何事危坐撫衰髯

送僧德寂

剝啄動柴荆相看兩眼青詩如雲態度人似鶴儀形  
妙斲窺天巧哀彈感夢靈定知花雨裏亂石點頭聽

朱彥實穹石堂

擬把高天補曾將巨海填猶殘如蝸練尚帶祖龍鞭  
勢重坤輿壯根深粵嶠連孤騫搏鷲羽突立冠鼈頭  
錫號俄三品論材但一拳誰令此奇偉偃卧獨魁笑

小園春事

屋頭喚雨泥滑滑萬瓦紛披土囊發西園春事一時  
休繁紅漫亂煙脂雪綠蘿高張翠羽蓋蒼蒼嫩中斷青  
玉玦不見枝上一點紅千頃桑麻光似潑

小園花柳春爭發風雨顛狂二三月斷梗梢空轉若  
蓬細紅糝逕繁如纈巨首繞屋溜潺潺可厭觸途泥



活活不妨暫捉故人車大似陳公井中轄

夏日田舍二首

斷塹疏新碧長林鷺遠揚魚跳蒲葉偃鵲起樹頭昂  
覓句投詩杜逃禪入醉鄉夢回殘酒裏月可一庭芳

二

麥卧黃雲隴秧分綠錦畦犬來迎客怒鳥去背人啼  
虺虺饑雷吼昏昏醉纈迷只疑塵土溷獨自照清谿

夏日京口道中二首

冉冉征途去耿耿畏日長枕流浣清泚倚樹憇蒼涼  
蟬抱風枝響螢升露草先不眠愁獨夜卧看月侵床

二

亭臯一雨過清颯吹面涼雲綻微月吐引杯吸空光  
獨詣敞神界冥搜破天荒扣舷歌小海幽意滿滄浪

京口普照寺

敗屋茨生草崩崖蔓老藤布金無長者持鉢有殘僧  
撥刺魚跳釜盱睚鼠瞰燈炎炎三伏暑岑絕冷如水  
都統劉侯築新第不居供佛其中號布金菴  
遣騎入泉南迎山老王之

群魔起為崇百堵煥作灰那聞五花葉但見一莓苔  
將軍道南宅萬礎蟠金瑰天瑞黃鶴下地湧青蓮開

漁慶之集卷第五  
老倦遊禪去大士問疾來龍天擁猊坐百蟄奮春雷  
杜<sub>子美</sub>苔<sub>親</sub>詩

吳門道中

小橋分路各東西寂寂松窓半掩蓬客夢悠揚殘酒  
裏一池荷葉雨聲中

魏江道上得小菴解裝小帽

老柳當門翠十尋桑麻一曲窈然深蒼苔滿地無人  
掃只有酴醾一架陰

示鶴林山老二首

應化來江右乘流出嶠南後身逢七七前話續三三

坐見諸天繞來聽二士談更無木上坐只有佛同龕

二

一別三千里重臨二十年霜兼空老矣雪柏自依然  
習氣詩情在真心佛果圓相者無一語趺坐炷爐煙

宜興林尉山父巢僊亭

半篙淥漲狎鷗邊萬點青尖拄笏前水色山容闔清  
好吳中關市有巢僊

且可浮沉隨俗裏更將強健闔等前懸知天上多官  
府盍何人中作地僊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六

律詩

浮遠堂在江陰縣君山頂上

月墮山城曉沙寒水國秋雲根接地起氷柱蹴天浮  
紫翠分鼇嶺青紅雜蜃樓舟航通萬里城郭數三州  
刺史馮熊貴仙翁控鯉遊八龍追後騎五馬駐前驪  
露鳥迎門鵲風簾墜海牛地偏餘勝跡山好對冥搜  
雨為催詩至雲應度曲留歡呼領百罰跌宕散千憂  
顛倒青霞帔淋漓紫綺裘誰鑿峴山石千載記風流

連雪苦寒二首

鴻慶文集卷第九  
一  
霜氣森森背有芒  
風稜撼撼面疑鎗  
破衾且作龜頭縮  
短裙愁牽鶴脰長

恠底騎驢詠雪詩  
東風有信在南枝  
來麤已報豐年瑞  
屬國餐氈且耐饑

大雪後喜晴二首

嶺雪班班在崖泉  
咽咽鳴一州  
明曉霽萬壑  
貯春聲  
澄滑藤枝健  
沙晴屐齒輕  
小兒修淨供  
酌茗慰孤清

二

雪淨山容改  
風回野意新  
草根清漠漠  
沙尾碧鱗鱗  
有客推門版  
呼童整角巾  
風流楊柳似  
一噉散千顰

時鄒次賈  
自臨川至

送鄒次賈歸臨川二首

不負丹雞約  
來尋白馬盟  
龍鍾着帽進  
爵躍倒衣迎  
感槩追平昔  
驚呼問死生  
殷勤一尊酒  
闡健且同傾

二

徒步輕千里  
重臨賁一丘  
留歡不暖席  
索去忽扁舟  
惜別猶班草  
傳聲可置郵  
躊躇搔白首  
獨上仲宣樓

南唐門道上見桃二首

一  
逕青苔短短籬  
小桃竹外兩三枝  
殷勤待得黃昏月  
正見斜紅卧酒卮

細紅如糝未全勻  
洗雨梳風日日新  
前度劉郎在何處  
故林空瑣一枝春

惠楸吉水軒二首

演漾浮清樾  
干凝浸綠莎  
更無野鳥渡  
自有窟蟾過  
短綆飛蒼雪  
長纓卷素波  
會須號一噫  
霹靂起龍柯

二

練練迎朝霽  
溼溼卷夜氛  
挽河半天落  
貯月一瓢分  
盪胃飽新授  
洗耳澆昔聞  
誰知望梅者  
肺渴已如焚

送刪定姪赴高安郡丞

紛紛戲事擾真情  
夢入槐宮一餉榮  
莫向蝸廬分兩

國只將螳堙當專城  
傲頭定自透三頰  
帝尾何坊署

一名南望崆峒堪柱笏  
白雲飛處眼偏明  
時參政見  
謫居贛上

寄題楊元光黃巖清畏軒

楊公相大曆  
獨擅德爵尊  
清渭貫涇濁  
寸膠定河渾  
高名冠朝倫  
流風被仍昆  
悠然向千載  
凜凜尚自存  
官閑擁黃紬  
卧聽衙集喧  
蕭蕭鳧鷖行  
重簪不到門  
蝗虎不待驅  
聞風自驚奔  
所貴知我希  
已及魚與豚

題致思菴二首

草迳衝泥滑  
松門隱霧深  
潛魚寒口窟  
宿鳥暝投林  
風樹搖青塚  
雲蘿倚碧潯  
禪翁蒙一衲  
寂莫海潮音

宿雨連村暗春流隔隴分  
檣鳥吟外見城角定中聞  
石鼎涵蒼潤銅爐湧翠芬  
明朝南北路相望兩孤雲

焦山吸江亭

昔年携客寄僧龕敗屋踈籬一草菴  
白首重來看修竹連山樓觀亦耽耽

東坡詩云金山樓觀何耽耽  
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

竹株薪汲水僧兩三

萬頃蒼茫一島孤潭潭雲海現毗盧  
問君吸盡西江水中有曹谿一滴無

再賦五至堂二首

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  
捫蘿穿窈窕拄策上崢嶸  
兩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  
胷臆一蠱吼撒烈兩島驚

二

老衲僧中能得度佛三世  
直茹製不借剖竹作如意  
微心訊空王禮足依梵帝  
住世無三宿應緣有五至  
百年祀國憂四大偃師戲  
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胡恭夫勉齋

為山在進篋學海自盈科  
但見拳石小總容一葦過  
駸駸拔地起千丈青坡坳  
漫漫拍天流萬頃翠錯磨

勉齋何為者真意慕山河高視俯遺堙狐清鎮顏波  
巨植蟠杞梓修鱗窟蛟鼉誰能探高深潛珍有隋和

靜節軒

紅紫紛紛半在亡一軒風雨送春忙青梅著子渾無  
數綠笋穿林已許長

蓮葉平鋪塘水滿棟花半落渚風清無言獨立蒼茫  
裏更聽黃鸝一兩聲

滁守平遠堂

魏公大雅士英英峙冰玉平反廷尉府共理滁陽牧  
奮髯懾狐鼠折筍行鳧鷖高眠日照廊坐嘯風生

竹度堂雲雨上斗柄高插屋擺落區中綠超搖塵外  
躅遙蒼擁鬢髻漱碧韻琴筑雖無花解笑自有雲對  
宿玉春亦已班臣畫可婁卜攀目送歸鴻寄此千里  
目

龜潭二首

繞舍時蘭蓀寒簾對竹君移床栖榭蔭脫屣護苔紋  
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侑此井中芹

二

風連細娟娟月彩光瀾瀾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  
皓白有貞色澹泊非世味誰能聽蛙淫喚汝作鼓吹

雨中泊蜀山見漁人自山半負樵入舟鼓棹  
而去

一嶂橫青靄千漚起碧潯行穿山半腹坐占水中心  
蹋雨松蹊滑衝煙蓼嶼深時來有登涉應不繫升沉  
胡橋別墅

覆地紅深寸連村翠著行桑空蠶箔蒲芹老燕泥香  
且泥無何飲徐思有底忙獨謹無與悟倚杖立斜陽  
示龜潭文上人二首

露蓋青相倚雲屏翠作圍石泉鳴午枕迳蘚上春衣  
井隧登晨汲庖煙起夕霏浮生眠食耳終不羨輕肥

二

掃石風生坐披雲雨濕衣飄飄一蟬蛻獵獵兩鳧飛  
伏檻觀魚樂鉤簾待燕歸踈鍾何處寺出谷自依依  
讀類說二首

亡是談烏有彭郎得小姑誰言鴉作婦謾道鴈為奴  
絡緯那能織提壺豈解酤龜茲堪一咲非馬亦非驢  
二

額痒會出耳足閑仍有髻石頑飛作燕楮老孕生雞  
楓癭那因怒松枋豈是肥君看轉左手亦復化神奇  
示楓橋溫老



閭闔曾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  
白浪噴鷓首黃塵送馬跡憧憧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楓橋璨書記出示近詩賦長句為謝

白氎青鞵竹杖隨伏犀插腦看魁竒水如說法翻千  
偈山似哦詩蹙兩眉率尔扣門依佛寶欣然命駕有  
心期忽忽班草河橋上幾日重臨慰所思

讀靈巖圓首座詩卷

長廊藉藉履聲中邂逅歡迎得此公會續千燈齊古  
佛先拈一瓣供詩翁

萬境崩騰到筆前飄飄落紙似雲煙要看墨妙供千

手莫遣詩窮入兩肩

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撚斷吟須皺兩眉鏤冰琢雪等兒嬉解啼孤月如雞

口堪笑窮郊作許悲韓吏部詩云有窮者孟郊郊關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

二

老去都将筆硯焚相逢相問只寒温更無一語堪酬  
對已入維摩不二門

讀沈公序詩卷

讀書過眼閱千年脫帽揮毫湧百泉句出驚傳龍菌  
蠹賦成爭誦蛻連蜷銅池莖葉三山秀玉井根株七

澤連容貌魁梧端可想不應詩瘦自臞仙

龜潭二首

擺落攀緣斷驅除磊砢平庭松敵老健潭水伴孤清  
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水上坐徙倚到參橫

二

投老一無取逃空百不聞莫叅東閣吏恐汙北山文  
心定對止水身閒卧白雲嗒然吾喪我何意傲人群

山陽守吳子仁遺兩鶴喜而賦詩二首

本自駢鸞駕何因下爵羅未冲霄漢去且傍水雲過  
收拾為閒伴提攜作好歌莫懷軒冕意風月共婆娑

二

縞袂貞僊馭玄裳羽客衣千年令威至萬里佐卿歸  
蹋雨青苔院栖煙白板扉蕭條真老伴相對兩忘機

舟過湖汭泊丁山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蘿牽籬幕翠箨墮砌堆紅  
宿鳥來還去微泉咽復通幽尋殊未已落日滿疎桐  
日下殘紅歛煙升積翠重鷗輕沒浩蕩魚樂自從容  
野饁迎秋穫鄰謳相夜舂田翁有真意一咲酒中逢  
寄題洪巨濟中大鄱陽園亭四詠

協趣亭

一丘破天巧萬壑迴春姿使君載酒地不著鼓吹隨  
偷然一幅巾自與幽人期水淺欲平杯風細不滿旗  
踈踈殘雨裏獨理釣魚絲

翠屏洞

千巖紫翠中縹渺浮畫棟屏風十二疊坦坦見空洞  
攢青照坐寒老翠濕衣重度曲挽曲挽雲留舉杯邀  
樂矣殊未央正作南柯夢

綠楊橋

津樹正青青水拍兩岸平千章雲外合一勺煙中橫  
葉密翳鳥語波清見魚行灣碕雨初乾陂路雪正晴

誰來聽山公著屐過橋聲

良菴

高人擅一壑青山獨當門枉笏坐終日似與若人言  
微雲抱巘出細溜觸石喧絕壁掛夜斗曾甍上朝暾  
更採東籬菊共盡北海樽

春霽二首

好雨連清夜寒聲滿四簷浣花紅點注著柳翠條纖  
宿潦推舟起春塗上屐藪家家操耒出途詠滿蒼黔

二

清颿洗睡昏好雨愜幽欣共喜當春至偏且入夜聞

跳波通轍涸流澗駐爐薰激激沙頭綠晴來已十分

書事二首

坐睡拋書卷行歌泥酒杯那能鑽故紙莫自耻虛罌  
閒把吟湏撚欣逢笑口開獨醒竟何事空腹吼飢雷

二

謀身殊落落隨俗信悠悠但使真心住何嫌老語偷  
乘風豈有待遇坎且復休人生如寄耳豈恨拙於鳩

草堂路遇大風二首

覆地雲為簇填空浪作堆昂昂天上坐虺虺石中雷  
瀕洞千漚發喧飀百蟄開白鷗底心性玉羽自毳毳

韋蘇州詩云水性本無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雲屋互出沒風扉自闔開孤舟繫桑本一曲竝崑隈  
翠甲連筐載鮮鱗貫柳來殷勤慰牢落為覆掌中杯

題惠聲伯溪亭

小檻大紅直欲然喬林老翠自生煙雲蘿屬地青霞  
帔雨筴填溝赤仄錢折柳貫魚初受釣解龜挽酒看  
垂蓮便湏秉燭追良夜花城春歸又一年

雪夜宿玖思菴

霏霏竹間雲練練松上雪誰遣碧玉壺化作白銀闕  
孤懷愜幽欣一咲暖凍冽寒光注老眼謂是山吐月

耿耿清不眠夜聽竹折

江上懷思永二首

冰老猶生鬚江寒已伏槽長煙分聚落短日下亭臯  
木脫曾巢見潮生小艇高幽懷誰與悟不見酒中豪

二

絕徼三义路連艦萬舫斜一區江上宅百榼飲狎仙有  
土能埋玉無膠可續絃摩挲綠苔石履齒尚依然

讀劉方叔詩卷二首

雄竒郊臯上清絕晉隋間已突黃初過遙追正始還  
冥搜逐幽好巧發露天慳莫作鳶看者詩成聳兩山

二

思如湧泉出句似琢冰清刻燭翻千偈撞鍾助一鳴  
磨天無刃迹擲地有金聲好是銜杯處雲煙落紙生

獨坐

真境間自見衰容老更浸却無愁可解祇有病相尋  
莫引千鈞髮須存一寸心澹然無愠喜龜息自深深

正月十四日半夜大雷雨許楸仲有詩次韻

三首

萬炬紅蓮陸海中車如流水馬如龍九街畫鼓春聲  
滿百柁瓊艘蠟味濃底事狂雷翻地軸巨堪笑電破

天容衝泥踏雨尋歸路竹杖芒鞋取次供  
覆雨翻雲一瞬中雷鞭擊柱起乖龍推愁正倚三杯  
釀破睡那能一枕濃桑下持鉏如許健席間失箸若  
為容詩翁只作啼嬰看萬斛珠璣唾手供  
尚見暗塵隨駟馬忽驚飛電擾群龍玄雲合沓濤頭  
上白雨渾酣乳面濃淡碧鱗鱗生晚漲小紅漠漠放  
春容只應便作尋芳計好把鷓鴣載酒供

正月十五夜荆谿館焚燈燕北客用前韻

虎鼠同遊十二宮何妨蛇蚓雜蛟龍  
熒煌寶樹繁星合泛灩金莖湛露濃  
海鳥定知驚矍鑠濠魚且共樂

從容賈生欲係單于頸應費朝家五餌供

梅二首

北風剪水玉花飛翠袖凌寒不自持  
脉脉含情無一語水邊籬落立多時

纖纖蘿蔓牽茅屋細細苔花點石砭  
夢斷酒醒山月吐一枝踈影臥東窓

雨二首

風卷三江立雷穿九地鳴指林百鳥散  
破柱一龍驚滿樹春聲合連甍曉溜傾  
坐看流惡盡邑里一時清

二

池涸萍藜塊畦荒麥聚埃垂龍一味睡幽鳥百般催  
藥裹蒸生菌衣篝潤作梅殷勤一夜雨洗出翠千堆  
竹間看雪二首

乍聞稿雪墮窓前已見飛花舞道邊夢斷忽驚山竹  
裂一燈照我擁書眠

受風豈免長低首戴雪何妨暫折腰莫道此君無特  
操風回雪霽便昂霄

題楊全藏春塢三首

千歲鶴林僊故家今尚存吟律破陰沍扣絃召春溫  
玉母仍留核韓郎為染根暗香先到處已返玉梅魂

二

汝陽紅槿帽欲挽春風回不用寶刀裁試看羯鼓催  
玉樹日日新金蓮步步開仍須覓春草隨人處處來

三

花發武陵源水滿藍橋路人面相映紅迎笑得崔護  
蜂蝶謾紛紛尋春不知處時見一葉紅相隨水東去

累石作小山鑿池引水注之

移山老翁愚埋盆小兒戲高蹈遺世紛幽欣可人意  
倚樹看蜂衙挑燈照花睡樂哉何所憂俛仰可卒歲  
建安掾朱彥實調同安丞歸莆田枉道過余

十日而別

公子命巾車千里過我廬驚飛廷尉爵喜見夫人烏  
倚壁方挽膝推琴欲攬頰殷勤更秉燭孤問一時攄  
又

巢枝良苟安瓢飲有餘歡栖栖枳棘間矯矯如龍鸞  
抱牘鳧鷖進落筆蛇蚓蟠但令籬絳尾只作馬曹看  
龜潭道中

泓淨溪行好煙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一曲塢藏春  
魚逐波間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動眉目已津津  
牛山道中

松雲翠籬披竹日光破碎青熒麥風過紅濕花露墜  
萍開龜曳尾樹啄鳥擘啄物物如賦予欣然與心會  
卷盡連雨溪漲丈餘雨霽水落喜而賦詩二  
首

編椳沿村徑囊沙壅市門蒼鱗封老幹黃耳上陳根  
屋破容身窄天低望眼昏谿邊高樹杪猶有繫舟痕  
二

月掛樓鍾曉風生島樹秋林踈山缺狀池漫水分流  
鵲喜時窺牖鷗馴亦並舟一聲何處笛莫遣碧雲留  
沈公序亦愛亭二首



吟亭東閣興靜想北窓眠室小中生白文高迥入玄  
回看甲乙第已到己辰年不見門生秀歌鍾尚隱然

二

老蔓牽簷角青蕪點石稜風生長柄塵花落短檠燈  
危坐纔容膝敬眠但曲肱身中九雲夢芥蒂亦何曾

沈公序餘閑亭二首

免古須眉見情高耳目遺應諧聊玩世避謗莫吟詩  
事不關心處身非抱病時倏然無一事痛飲是吾師

二

隱几欲忘吾趨營老更踈判閒聊命酒引睡謾翻書

祇有貧堪逐都無憤可攄樂哉聊卒歲應信我知魚

虎丘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於楓橋方

丈誦所作徐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

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曾城遙煙起孤戍繫舟著斫魚磯曳杖扣僧

戶忽逢丹霞侶自誦碧雲句嘈吟應黃鍾清絕追白

紵不落江西派肯學邯鄲步冥搜自天得妙中有神

助寅緣半日留邂逅一咲遇詎復管中窺看沐南山

霧

紹興壬子某南遷過踈山上一覽亭見擬東

坡煨芋詩刻龕之壁間詩律句法良是殆不能辨乃宣卿侍郎守臨川時所擬作也後數日道次安仁縣一士人吳君出宣卿詩數十解示余奇麗清婉咀嚼有味如啾蔗然讀之惟恐盡於是拊卷三嘆而後知公置力於斯文久矣又二十年宣卿築室荆谿山中別營一堂以平生所蓄東坡詩文雜言長短句殘章斷藁尺牘游戲之作盡櫝藏其中號景坡自書榜仍為記刻之某欲具小舟造觀而宣卿召用今以集撰守吳門乃賦詩為之先

王公製練衣謝傳捉葵扇欵若置郵然一昔徧海縣東坡百世師乘雲上騎箕文爭日月无氣敵嵩華齊諸儒望先覺坐待成風斲一介應手揮郢鼻無留壘公生不竝時閔捷同一機識真屬具眼造的令中眉詩亡東哲補書受伏生所神交接混茫參差夢中睹授我筆如椽五色光屬聯醉上金銮殿揮泉灑謫倦六言贈鶴林山長老

玄豹文章霧沐老龍頭角泥蟠莫恨青苔踏破要全紅柿分殘

黃鶴林中佛國杜鵑花裏仙山粗了一生事大來從

半日僧閑

東坡先生與蔣魏公游最善宣卿侍郎蓄東坡詩文自公始也心慕手追遂入於室某嘗賦景坡堂詩宣卿謂余知音者遂標藏之積中比守吳門治有狀星書褒進待制敷文閣某馳小舟往賀宣卿出詩三章見屬句法華妙為一時絕唱有云正索解人那復得其誰知我固無從此真東坡語也輒次韻書于卷末

家聲籍籍冠中州  
健筆縱橫貫九流  
三世祖孫吳郡牧  
兩朝人物 亭侯顯印自快披雲睹  
衰陋空遺倚玉羞  
便恐追鋒天上去  
不辭投轄為公留

高名迥出中興日  
大句追回正始風  
浦上珠還孤月吐  
壁間梭躍五雲從  
景坡堂裏參差見  
飯顆山頭邂逅逢  
更欲騎鯨追李白  
八門一路羽翰通

洲葉霏紅風澹池  
光鋪練月徘徊乍  
驚醉眼生春纈  
頓覺詩腸蟄夜雷  
坐看千言供刻燭  
自甘百罰耻空壘  
使君處處栽桃李  
為報花奴羯鼓催

景思提舉少卿出示葉寮佳篇某繼元韻上呈

連筒自灌黃精圖結轍休推蓋  
故車萬壑飛泉春午  
枕一蓑帶雨荷春鋤  
逃名尚有身為累  
擇利焉知貨  
可居笑指吾公門  
上莠一時零落已丘墟

與季萬郎中陪景思少卿遊虎丘景思季萬  
皆有詩某依韻和呈

客來聽履上雲堦  
百尺蒼藤絡斷崖  
古井千年龍尚  
臥曾立一曲虎為儕  
乍驚河漢懸談舌  
便覺風雲入  
壯懷小雨隨車  
真有意待催詩板  
挂高齋

右次景思少卿韻

玉梯一蹴旁天閣  
歷歷星圖手可捫  
翠濕佛衣雲漠

漠香凝僧院雨昏昏  
曾軒下轍三吳小  
靈阜高齋五  
岳尊  
大句春容兩相敵  
暫陪尊酒得重論

右次季萬郎中韻

陳種與沈炯書虎丘山吳岳之神秀者也守有小吳軒

謝景思提舉見過用藥寮韻賦三詩寄謝

璽書光麗九芝塗  
繡斧煌煌刺史車  
當路狐狸那足  
問漫山藜藿未應鉏  
使星尚拱天南極  
卿月終環帝  
北居此夜先華賁  
岑寂故侯留  
落在郊墟

屋頭遙見丈人烏  
門外收逢載酒車  
拄杖穿林花自  
落携壺席地草休鉏  
褰帷共看高軒過  
列戟行歸大  
府居製電一歡寧  
復有空傳勝事滿村墟

鴻慶文集卷第六  
行把長鑿白木柄慵眠下澤短轆車柳圍許大身空  
老瓜地將蕪手自鋤三徑無轍跡一枝巢穩有林居  
故人觸熟來相問終日清風滿廢墟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七

挽詩

提刑直閣張公挽詞二首

尚鉞酬身後騎箕邊帝旁風經卿月軍雲掩使星光  
烟烟三珠在冥冥一鑑亡故交今白髮掩袂涕淋浪

二

撫事空心折懷新尚日存壽康駢五福德爵擅三尊  
靈落芸籤冷蛛懸畫戟昏像圖猶彷彿謾寄刻舟痕

致政中奉胡公挽詞

釣石駸駸上綠苔起彈長鈇詠歸哉此翁雙鑠丹心

在老子娑娑兩鬢催一夜劍津龍化後千年遼海鶴  
歸來忽忽鼓吹城南路往和松風萬壑哀

黃州使君朝議惠公挽詞

墨榜書名萬口傳看鞭爭看祖生先一揮禮樂三千  
字獨擅文章二百年晚得朱輪今老矣生存華屋尚  
依然故交掩袂追疇昔一劍空留宰樹邊公試別頭  
中第一是  
歲對策  
周禮樂

吳公宜人楊氏挽詞二首

零落棠砧非猶殘淚滿衣三鼎悲猶在雙劍喜同歸  
地占眠牛卜門迎吊鶴飛哀哉埋玉樹千古悶泉扉

禹功單騎赴  
吉州病沒

種玉滿家庭聲名重十城哀矜游子線愁絕小人羨  
贈印連三組書名載一旌誰為千字誅彷彿記平生  
致政運使直閣朱公挽詞三首

握節來金馬飛芻上木牛能令天粟雨故佐地錢流  
望實傾三館賢勞閱百州寥寥千古恨零落掩山丘  
二

蕭散烏藤杖風流白接離分茵前席滿載酒後車隨  
食鼎羅千指歌鍾擁十眉淒涼今夜月空照習家池  
三

老脫尚方烏門懸刺史車真成葉竹馬直欲換金魚  
歲事千頭橘生涯萬卷書流芳知未艾蘭玉滿階除  
杜子美詩云銀甲彈  
箏用金魚換酒來

致政左司王公挽詞三首

東海懷疏傳西州憶謝公  
劍飛衝夜斗桂折卧秋風  
塵暗芸堂冷香凝粉署空  
潺潺千斛淚恣看一旌紅

二

解組天門上揮金里舍旁  
漸欣雙驛滿仍見一瞳方  
舊說山中相今為地下郎  
流芳知有在鸞鵠正高翔

三

憶昨聯飛蓋初筵點後塵  
那知炊未熟已與迹俱陳  
契闊成千古悲吟待百身  
重臨更愁絕感塞鼻中辛

天台太守端明胡公挽詞三首

天上文昌省人中翰墨仙  
尚書心似水學士筆如椽  
視草金蓮夜哦詩錦瑟年  
玉樓方斷手又看紫鸞鞭

二

遮門皓首啼行路涕交揮  
不見班衣好空隨畫筭歸  
蘭芽方獨秀華萼尚交輝  
試待遼東鶴千年有令威

三

貧病見交情殷勤問死生  
倒衣迎五馬空巷看雙旌



聚泛杯中月分班地上荆悲吟追往事感咽氣爭喋  
宣撫簽樞胡公挽詞二首

幕府分弓日轅門叱馭時捫星高歷井脩月上騎箕  
發面降胡泣聞擊聖主思龍驤老賓客競賦八哀詩  
二

交親二紀餘貧病故人踈落落辰參似寥寥楚越如  
空勞三夜夢不辯一行書尚記喬公約垂淚滿過車  
張希元承事挽詞二首

秀髮豪眉覆兩顴身長九尺地行僂楚人尚記庚寅  
日晉客渾疑甲子年批鳳壘書光洗眼刻鳩靈杖穩

隨肩世人欲計吾公事膝上郎君雪滿顛

二

門外魁頭引葵蕭寥寥蕙帳北山椒槐宮一夢驚三  
世冥殿千齡數七朝此夜騎星上南極他年跨鶴不  
東遼摩娑銅狄長安道試問飛車儻可招

提刑郎中范公挽詞

星輅出帝躔光射斗牛邊納陛傾三接埋輪聳十連  
那知憂鵬日已復夢鷄年尚遂班衣戲俄從白布纏  
倚閭心破碎投袂涕潏潏更有門前客愁吟淚滿牋

白布纏根樹旒旒  
出晉顧愷之傳

越國鄭夫人挽詞二首

翁壻相望插兩貂夫人東第閱三朝百年鐘鼎聯雙璧  
一代衣冠繼八蕭盡室全生還帝所先生遺烈在天  
驕家傳故有緇衣在且看司徒首百寮  
舊德遺忠在禁庭天教華髮看昇平兩朝偃革從今  
日百口同袍共此生喜見金葩開大國悲傳玉樹鎖  
佳城魁頭直指西州路獵獵秋風載一旌

吏部張公挽詞

千騎森森擁戟牙鈴齋高卧放朝衙官曹已踐文昌  
省門闕猶傳慶士家天上麒麟新活計壁間蝌蚪舊

生涯一炊未熟成今古零落空懸刺史車

致政中大邵公挽詞二首

四海聲名老鄭虔一時人物敢爭先剖符北道分千  
里擁節東州按十連佳世一丸無大藥傳家三絕有  
遺編魁頭直指山南去昨夜秋風正颯然

憶從少日望前修追數流年四十秋茲轡同游天上  
路連檣共載雪中舟傷心往事千憂結回首勞生一  
夢休見說騎鯨追汗漫只將遺魄掩山丘

光祿董公挽詞二首

舊學江都相遺忠太史家絳帷今寂寞青簡尚光華

謾奏三千牘猶傳四十車諸生半齊魯東望涕橫斜  
二

帳殿旌旗卷轅門鼓角悲江邊五馬渡天上六龍飛  
感憤冠衝髮追攀肘見衣興元戡難日零落寸心違  
董夫人挽詞

象服夫人貴荆釵列女風生兒貞孟母擇壻得梁鴻  
書費囊衣盡極行澗藻豐龍池飛霹靂雙劍已騰空

董令人李氏挽詞

閨苑收花去無心對紫薇寥寥鶴夜悲角角雉朝飛  
石窞名猶在邯鄲夢已非郎君真驥子玉立換朝衣

惠彥達承事挽詞二首

鳩杖尊三壽龜床閱九齡名留高士傳少掩少微星  
圯下無遺躅江邊有獨醒潭潭餘慶在鸞鵠滿家庭  
二

逐客生還後臞翁老及時長鳴風雨夜耐老歲寒枝  
坐閱炎涼改寧隨燥濕移隻鷄澆斗酒敢忘故人期  
大資政張公挽詞三首

大筆文章手飛揚獨妙年判花森玉筍視草對金蓮  
講肆聯重席宮花卧八埒他年紬石室妙絕冠遺編  
二

禮絕迂三顧恩榮閱九遷秉均平似砥履坦直如弦  
晉室和戎日周家定鼎年金甌方卜相颯馭已超然  
三

輦路追高躅聯翩接兩騶猶蟠倚天劍尚艤濟川舟  
元帥俄分閩羈臣亦首丘一杯相屬地回首涕交流

侍郎唐公挽詞

危言屢伏青蒲上直筆猶存白簡中但見剗墓救月  
蝕孰知練石補天空牛鳴尚闔床頭蟻蛇影猶懸屋  
底弓一代風流今頓盡佳城白日卧滕公

洪內翰母夫人董氏挽詞二首

鴈鳩一德本來均七子劬勞詠棘薪種玉已成雙白  
璧起家還見十朱輪鼈扉獨步中興日麟閣他年第  
幾人送客誰為千字誄要看彤筆寫光塵扶子生

二

萬里龍沙擣鼠餘古來忠孝兩全無范滂死去親猶  
在蘇武生還老益孤旄節盡從蠻檄落綵衣重向鯉  
庭趨天教住世如金母一笑迎還合浦珠

簽書胡公挽詞三首

潤色文章手論材政事科補天媧后名却日魯侯戈  
已鬱蒼生望那聞挽者歌堂堂無復有寂寞闕山阿

二

虎穴連三輔狼煙暗百蠻邊風搖馬鬣朔雪點袍班  
委命輕於縞收名重若山遺忠應未泯結草在兵間

三

名字標仙籍貞游迄帝闈一尊無復日百卉自爭春  
井廢無沉轄車懸有吐茵空餘峴山刻千載尚光新

平江太守侍郎王公挽詞三首

燕領封侯相應揚國士風金貂七葉貴鼓角十州雄  
按節星輅動埋輪虎穴空誰令交一臂已失大槐宮

二

東吏重足立無家寄一錐道旁烏攫肉舍下犬生羆  
望絕重臨日哀吟去後思吳兒奉嘗我歌此送迎詩

三

通德門中見長安道上逢虛名慙薦鶚丞相華原正當國其首蒙薦對

喜色看乘龍公華原王之壻流落湘江魄崎嶇楚市春相看

青眼舊獨有後凋松

羸國胡夫人錢氏挽詞二首

大國侯王後高門將相家欲知天佐合故遣壽無涯  
夢澤萍如斗僊山棗似瓜鶴林花老去歸路躡青霞

二

鼎立三珠樹亭亭聳播紳真成萬金產何止十朱輪  
彤筆方紬史芝塗尚演綸徽音千載後不數衛夫人  
朝議胡公挽詞二首

魁壘萬夫雄堂堂望一宗名聯千佛土籍著九闈重  
月旦推三鳳風流屬二龍哀哉埋玉樹一塢闕金鍾  
二

巨室蔭華棖驚聞一柱摧辛勤三世種寂寞萬牛回  
猶抱萊衣泣俄興楚挽哀功名付難弟榮路正崔嵬

霍彥明通判挽詞二首

龍飛第一春吏部冠斯文桂柝根猶在蘭深氣自薰

未成觀驥展已復歎芝焚想像今何處江東有暮雲

二

契闊艱虞地匆匆喜一逢俄驚門上莠已化輝中龍  
手板歸囊褚腰章掩窆封空餘故人淚灑向九泉重

邵令人余氏挽詞二首

身老偕三壽家肥賦萬鍾給扶靈杖穩賜禮紫泥封  
青塚連雙璧蒼精螫二龍春風吹宰樹蕭颯壠頭松

二

金母燕西瑤朱幘翟第朝遺衣尚荆布故物有簞瓢  
鼎立栖三鳳蟬聯數七貂生涯祇如此崛鬱正昂霄

三子七孫  
皆在仕籍

太令人施氏挽詞二首

令人年九十六  
歲家有清白堂

天上駢鸞鶴人中夢虺蛇舒長真化國青白舊儒家  
朝籍通丹地宮衣曳紫霞蓬萊三萬里何處問靈槎  
二

領袖三千指恩斯母德均奇厖五世祖福艾百年身  
零落悲華屋劬勞詠棘薪誰當紉女史彤筆寫光塵

通州太守錢公挽詞

舞鳳來天目馮熊竝海門盡捐牛犢佩爭詠袴襦恩  
鴈塔名猶在棠郊爰故存龍池飛霹靂空記刻舟痕

王廷秀挽詞

朱雀烏衣巷青袍白首郎誰令呼起起便任去堂堂  
急景駒跳隙哀音鴈拆行慶鐘知有在庭樹正流芳

吳令人挽詞二首

誰識床東卧相隨廡下春懸知三復可不恨五噫從  
玉冠螭頭立芝塗玳首封諸兒荀淑似頭角盡群龍  
二

茫茫水東注冉冉日西頽側手留難住揮戈挽莫迴  
鏡分天上月劍逸地中雷寂歷空床夜悲蟲亦造哀  
歷陽通守張文舉挽詞

六雄唐別駕一乘漢題輿自笑儒冠誤誰能刺繡如  
彤襜方首路畫髮已隨車悵望城南陌哀歌淚滿裾  
通守李師稷大夫同年挽詞  
桂籍聯榮四十年萍漂南北西茫然寒暄粗接無淹  
晷生死俄分有逝川黃帝尚傳批鳳詔青箱空掩絕  
常編諸郎頭角皆翁似試看煎膠為續弦

王廷茂挽詞

蟬聯三世舊晚晚二毛侵白壁成長慟青綸遂陸沉  
看雲空有淚聽雨若為心咽咽吹簫送哀湍共一音

大卿范公師厚挽詞

籍甚金閨彥從容玉帳籌垂堂懲後戒從突墓前修  
忽作隋珠彈真成趙璧投寧辭屠武械竟脫楚儀囚  
蹇叔言猶在殺函骨未收云何即長夜不復見焚舟

孫應求承事挽詞

棣萼聯華滿故枝蘭牙競秀藹春菲荊州刺史馮熊  
去吳市僊人跨鶴歸漲綠一支分栢壠遙蒼百疊擁  
松扉儀形故有丹青在想像平生果是非

吳漢逸挽詞二首

臞翁自是列僊儒豪氣駸駸若不除東閣尋梅詩滿  
篋西郊問柳酒盈車竒彊屢訪陳倉鼓古漆空存汲



豕書不信青山解埋玉定應碧海控鯨魚

二

學省追攀四十年故人重見兩皤然艱難共出興戎  
後奄忽安知棄我先北道改轅誰解劍西州扶路相  
鳴鞭傷心一夢成今古恁看麒麟卧塚邊

寶文李公挽詞三首

十道觀風使三朝屬老成埋輪豺虎避檄水鰐魚驚  
丙閣徵書入連成負弩迎哀吟追往事空復故人情

二

絳雪飛丹鼎蒼雲覆茗杯聊從五禽戲空使萬牛回

柱笏看山坐乘桴跨海來仙遊知有在名字記丹臺

三

五紀周旋地欣同七十稀長庚陪月曉孤鷺伴霞飛  
忽位三休去真成一夢非不知華表上白鶴幾時歸

邵久中承事挽詞三首

周分陝右開燕日秦廢侯家從漢年南國棠陰猶蔽  
帶東陵瓜蔓正芊緜蒼波吐月珠還浦紫電衝星劍  
倚天籍甚公孫望千載書藏萬卷有青氈

二

手扶柎杖兩眉厖牀下諸生拜老龐講肆共推三語

妙詩壇獨受百城降  
揮金屢費青錢萬種玉  
親收白璧雙一卧  
遽先朝露盡便隨晨鼓去  
逢逢

三

天書問信墨猶新  
杯酒邀歡迹已陳  
倒篋方追塵外躅  
蓋棺俄作地中身  
濤江滌滌三家渡  
風樹蕭蕭萬鬼鄰  
他日故人千斛淚  
會應灑向塚邊麟

張大資夫人挽詞

早歲乘龍見伯鸞  
賜衣霞爛出齊官  
自從東閣郎君貴  
只位西池阿母看  
紫玉簫吹丹鳳去  
青萍劍合兩蛟蟠  
素車白馬城南路  
愁見春風桂影團

族姪強氏挽詞

少日聲名推大阮  
一時門地數南強  
家肥自稱河魴貴  
廟薦猶聞澗藻香  
羽化忽驚雙鶴去  
巢空不復九雛將  
歸魂無用哀笳送  
彷彿吹簫在帝鄉

夫人一兒一女先

王令人蔡氏挽詞  
令人天啟舍人之女

殿極中台應淮流  
奕世祥佳兒王武子  
名父蔡中郎  
傳業青氈在談經  
絳幔張懸知黑頭  
貴已停白眉  
良顏老那能采  
萱留祇自芳  
誰當授彤筆  
端為刻青琅

少保張公挽詞三首

帝閭謀元帥齋壇屬老儒黃麻予大號阜纛擁前驅  
便合聯黃袞猶應冠紫樞炎炎白晝日奄忽下桑榆  
二

平土竦新渥湛恩洞九泉印懸金斗大冠珥玉蟬連  
墜劍今亡矣鳴珂尚宛然風流春月柳無復似當年  
三

竝轡天街裏聯裾省戶中追攀兩班合醉笑一尊同  
我老猶占鵬公豪正吐虹忽騎箕尾去悽斷白頭翁

周撫幹挽詞二首

手殖千金產情高一笑揮懷竒空老去種德自家肥

聯艦收群溺傾困振大饑誰云天未定一鶚已橫飛

二

誰續先賢傳猶推月旦評命儒通德里聽法梵王城  
除地黃金布帷裳絳帳橫何人追舊事扣角話三生

領省樞相太傅信安王挽詞三首

台路巖瞻峻戎藩閩寄雄九章公袞貴六毒將牙崇  
翊運三階正持危一棟隆帝閑龍化後冀北已成空

二

大號疏廷渙中權秉帝樞槐庭聯上宰芸省冠諸儒  
國瑞麟一角家肥鳳九雛便乘箕尾去彷彿在星圖

三

秉燭聯飛蓋分茵託後車  
兵厨千日酒記室五雲書  
尚想儀形在那聞語笑餘  
龍鍾隨葬後老淚滿衣裾

永嘉夫人挽詞二首

脂田開石窳綸閣演金葩  
綵服聯三組禴衣珥六珈  
行隳九節杖坐駕五雲車  
便佐堂堂去瑤臺有故家

二

蔽芾斗城春平反迹未陳  
神馳一丹旒淚濕兩朱輪  
故物悲萱草哀吟念棘薪  
空傳青簡上千載望光塵

運使直閣郎中張公同年挽詞三首

忽佐霜松折猶殘舊桂叢  
仙山雲閣冷郎署粉闈空  
節蕩函金虎車轆掩盡熊  
淒涼追往事恁看一旌紅

二

門表尚巍昂尊名擅一坊  
珂鳴非故里星聚有新堂  
月暗烏啼夜風高鴈拆行  
吾生如寄耳端是橘中藏

三

學省周旋地三朝四紀中  
同聽對床雨共詠舞雩風  
少日偕千佛殘年獨兩翁  
那知有存沒老淚落新宮

魯國太夫人文氏挽詞三首

席寵千齡盛疏榮一品尊  
魏公丞相婦潞國太師孫

連騎珂鳴里交相戰擁門平生種玉手盡室滿瑤琨  
二

移孝繫慈母遺忠有世臣挺身安國步抗節犯戎塵  
錫壤開東魯持樞拱北辰寧須待彤筆詔墨在絲綸  
三

鼎餗羞嘉饗溪毛薦德馨來符虺蛇夢去躡鳳凰翎  
盛事垂千載華年閱九齡淒涼使塵跡柏壟自青青  
夫人韓魏公之婦文潞公之孫冢嗣樞密被  
旨使虜夫人聞命促行上降褒詔賜號國夫人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罟聖神寬假尚屈刑章俾省悔尤  
止投閑散中謝伏念臣稟生隄阨逢世休明偶誦試  
言叨居冊府旋因錫對參預憲臺黔驢之技欲殫梁  
鷲之譏已至蠢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徃愆噬臍何  
及盍從吏議亟寘嚴科終受賜於併懔得免從於縲  
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  
之所禁而必誅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

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是閔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  
廐而奚傷吾何愛牛以釁鍾而不恐臣敢不闔門悔  
過銘坐圖新受粟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  
懷自獻之心

和州上謝表

愬寘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昇一麾於千里  
戴星就道揆日臨民祇奉訓詞惟深感涕中謝伏念  
臣以口耳空疎之學蚤歷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屢  
玷官榮俄值飛龍利見之辰敢有屈蠖求伸之意曷  
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忌器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

知者消未形之患當劾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  
說之難莫辯東隣壞墻之盜仰恃帝聰之豁達屢  
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陳莫若有聞必獻讒誣  
甚巧不悟鄙生賣友之心耳受輒行遂得汲黯妄言  
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聞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冗散  
之中付以粉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額  
之嬰家人扼腕興嗟遂逐牛衣之泣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顯祖宗鞭笞戎蠻駕御豪傑  
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不棄  
指於一青深念顛僇之守尚叨器使之恩雖意廣才

疎粗有惓惓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赫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竒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屢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偶任言責於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群儉誤國之誅敢有意於舐糠不自虞於投鼠抗孤忠而上列猗斷斷以無他紛衆訾以交攻舉斷斷而不可間關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趣歸覲於清光俾躡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采積凌兢誠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遷令之小嫌不愆於公議則惡盈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工惟布宣難論之情不匿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夙號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疎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迺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收召之獨先進躡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畜或能施用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已試培樗櫟於豫章杞梓之下吹葦籥於黃鍾大呂之間豈

緊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  
恩縷蟻微誠獲致籲天之懇犬馬未効敢忘結草之  
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  
中謝臣聞極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  
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  
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過於片言布宣  
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  
實繫播告之修伏念臣懵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骯

骯久貽醬瓿之譏骨相虺隤敢嘆鹽車之厄壺圖幽  
弄以謝空餐遽頒命綬之新加責遺簪之舊延登學  
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方而給禮登  
內使之贊書三折肱而為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  
而重拜遽叨沐於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  
孚於邦號當有鴻文顧學之士上副屬精更化之懷  
顧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旣愆之力豈足舉明主於  
三代之隆裴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  
誓殫微効上答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蚤汙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未閱學  
上賢之選共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  
娛為文不求甚解偶隨宦牒進冒朝榮竝壘之量已  
盈幾欲飲河而知止犬馬之力將盡又虞填壑以遺  
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護窮厄不貶之  
氣首叨召節入侍辭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  
而自愧僅全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  
歎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人文丕煥邦命惟新敷求  
左右儒學之臣講聞古今成敗之要如臣孱陋亦與  
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  
預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屬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  
都城圍閉至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宣召  
待從入居禁中而群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  
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  
君側兩遇 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  
不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  
招討司凡五十餘日徒至三寨遂止虜酋薩葛母帳

中君臣隔絕不復進見忽於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  
官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  
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貴人高  
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衆直造粘罕帳前抵高尚  
書者亦得縱歸而薩烏母猶可留不遣會使臣持國  
書敷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  
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外冤憤而臣獨得生還豈有  
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  
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  
取朝命督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迹至

舍匿之家惡少年二百輩持白梃執械杻以待拘執  
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邇之餘包羞  
悉耻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  
遂纏悖眩之疴精神惛怳手足顫掉頭目昏旋眇物  
顛倒纔聞人聲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

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悃乞一外任宮祠歸伏  
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

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  
而臣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貪生悉死見辱吏卒之手  
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實難免勉復玷侍從輒陳

愚款上叨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俾  
遠羞辱於十日之上稍弭災患於番盡之年

乞出第二狀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宮祠差遣准尚書省劄  
子奉 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令宰相  
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  
罪謫知和州今 皇帝陛下召綱為中書相而臣實  
預省屬典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泯默不言臣  
為失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愈冥益不安位又緣  
開封追捕憂悸成疾心氣耗敗言語謇諤每行詞命

錯亂失次累日竄定僅能成章以總覈群吏之朝既  
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論刺之  
嫌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除臣一外任宮觀

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紬書又玷高華之選  
叨逾過矣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  
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學之聯浸冒朝榮遂登詞  
禁屬狂寇未即鯨鯢之戮而孤臣已儕鸚鵡之群龍  
闔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  
呼盡解南冠之繫捫心悼嘆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

吟邊游蒐於楚些忱辭屢扣懼遺填壑之羞大恩不  
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仁從欲  
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昇以方郡承宣之寄  
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  
悠遠永忘傾藿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弃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位  
匡洞見讒誣躬發德音投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  
光擢之積垢汚蟻之中復昇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  
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疾所願假餘生於

晷刻審難自効於消塵頃至投誠上扣聰聽臣頃遇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為侍御史方中  
國稔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群姦興訛匹夫  
橫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  
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任意拙輕犯  
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以為謀主  
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  
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  
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宣言

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為有罪論  
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棄  
官得罪既除削矣又傳建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  
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為獨豈不問於是詔  
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行等兄弟親戚賓客之棄官  
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  
死於是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闕李綱不  
忍忿忿欲一戰驅之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吏  
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洎劫寨  
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綱素

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  
以綱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  
是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傍以御前報捷為名又張  
御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殲焉  
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眾為  
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三人流血被道毀徹廬  
舍掠取金幣幾至內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  
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  
其守尉以眾暴寡漸不可長於是太學諸生惟臣之  
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君父

伏闕之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群  
凶懼誅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  
使臣之職收金銀榜以悅衆心開封尹代行誓御之  
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責秘書監詞臣追數其  
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正蕃潛師夜遁  
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  
送家屬之功竟薄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  
自朝廷大臣下至大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  
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時方棄捐爵祿以  
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群嘲聚罵恬不知畏

觸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位  
為痛定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并中  
臣終則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偽官之內方杜門席藁  
側聽威命而轉運司檄州縣拘留不令走透巡尉挾  
帶將吏兩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晝持挺以守  
夜擊柝以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通揭榜千餘遍行境  
內稽察苛繞過於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據進奏官  
報狀遂稱 聖旨施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  
居人駭散臣因得携三十口竄伏草莽中而迎賊官  
吏艤舟臣門指為姦細喉盜入室臣弟峴與之遇拔

朝欲擊得兩夫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生之具攻劫一空雖竹筍葦篋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成壞亦盡書籍紙劄悉投之雨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殆從賊官吏稍稍來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懵學無師剛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於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橫逆卒負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臣自取亦何所恨伏遇 皇帝陛下廊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延登侍從肉再朽之骨收去幹之魂義當勉勵疲駑再勤鞭策而饑寒併

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填已侵尋於暮齒伏望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鑿藥怨仇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蠢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寃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挺擊柝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姦細又探囊揭篋而趨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亡疾

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於城  
旦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橐閭闔驚歎弛拘維之禁  
交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  
憊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  
強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辭上扣全度  
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昇以方郡奉宣之寄重惟  
涼菲彌積兢皇卧漳濱之病尚未逃於鬼責冒鷓梁  
之刺必又致於人言伏望 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  
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  
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綏疏恩忽遘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  
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護  
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位竒禍厚誣若此一死何  
逃尚寬東市鉄鉞之誅永昇昇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  
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寬投豺邊屏於遠方敗獲再升  
於華幄豈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  
於神武純誠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  
臣之橐心勞政拙已憂魏瓠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  
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



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亂之詩深念三吳刈敵之餘改昇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無益於縣官卧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駁給事殿中著名籍於瑣戶之嚴奉光塵於屬車之後冒恩不次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踈議論迂闊薄材綿力用大而不勝懼學諛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祿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疊疊

迫桑榆之晚駁駁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殘息遠叨召節趨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糜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蕭然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渙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淮陽蕭望之之忠亦試馮翊因之重外何必居中矧今潢池赤子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効埋輪弄盜拔薤鉏姦立苗欲疏烹鮮勿擾庶不負千里長城之寄亦少紓九重側席之憂獨在

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召節入侍鎖闈自惟綿力薄材  
必無論事回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  
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  
之弊庶仰闕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以終更少俟  
及瓜之代責其來効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囊封亟上甫拜恩俞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  
憐之眷愚臣知稱愜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屢  
貽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誤以璞而貴烏越犬連吠  
乎十州固非雲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念飛走而欲

逃賜禮召歸屢解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省  
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躊躇四顧俯僂三辭覆車在前  
可以鑒矣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  
疾顛之悔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紹膺寶歷宏濟大  
艱蒐攬衆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必圖新衣敝  
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孱庸雖無用之材  
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隄阨無以喻人涉世迂踈動輒得咎精神耗於  
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  
所願投棄湖海寬閑之地庶幾永保桑榆逢暮之年  
敢冀慈憐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時擢真銓曹  
更叨赫寵念艱難如此豈當以王事為辭而滿溢之  
餘則又以人言為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真  
之河干終負素飡之耻維鷄而不濡味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  
扈恩深厚小已凌兢中謝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  
周官群吏誅賞之法歷時千載分總四銓圖籍浩繁  
官曹猥衆諸郎寄生老吏專家二年干戈倣擾之餘  
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杞推  
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  
書紙尾耳深惟流弊常激孺衆使夫人皆從容而自  
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攬轡而上粗有志於澄清  
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慙綿力實負初心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  
弊一清多士之源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  
之戒矯枉在馴致之功輸夙夜之勞儻遂愚公之志  
効涓塵之報庶逃黜伯之譏

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群胡南牧大駕東巡姦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  
而至千官逃散萬室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繒  
捐於盜賊之手理兩朝衰亂之緒仰繫上智之明振  
一時之絕之憂當重計良之選各有司之出納制萬  
貨之低昂孰能破軋於肯綮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

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本以薄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除俾承人之令廊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崇戎八座之聯中謝竊以舉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

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悅新厭故遂底魴魚頰尾之害馴致牂羊墳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群氓擠壑不糝羨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崇文具圖書冊府當俟太平盡餅空餐畫墁浮食在宣和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顧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嘗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

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位之凶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  
除苛解媯黜聚斂之臣採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閱茲  
邦用深軫聖情夫何么麼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  
刃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則解絃而更張庶有  
足食足兵之望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  
亂所向輒窮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  
甚焉惟命之畸繫天之戮當靖康之北狩西遇諸戎

問鼎之師遽建炎之東巡再見群凶伏闕之禍雖衝  
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作  
洗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  
勤王之績乃獨尸於榮祿浸獲戾於官箴汗浹背芒  
寄顏無所心馳夢羽顧影欲逃重慙區區毀瓦之求  
莫致惓惓戀軒之意伏望 皇帝陛下矜愚護短悼  
屈傷窮許解民郤之官特昇真祠之佚知難之義得  
免於大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塘戎馬之亂梟

雄跋危宮闕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  
殆諸將策勲之日獨無橫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  
上退休之乞虺隤無用猶有望於蓋惟腕脫奚為恐  
遂填於溝壑敢圖恩紀尚闕俞音俯加替復之矜未  
忍寘諸閑散尚有藩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廩卹流  
亡銖鉏乾沒平刑息訟奉法守公備宣夙夜之勤或  
有消埃之補伏皇 皇帝陛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  
不使在梁之鷄食無功之祿庶使乘軒之鶴逃竊位  
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温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効內閣義圖之峻渙寵非常  
聳吏民瞻望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擢  
交中 中謝伏念臣讀古人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  
王之蘧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畸人衆目銜  
於明汙百口咏於造大視搶榆之笑奚為負南海之  
風感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徒  
自覲於心顏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  
粟始冒况有籲天之乞尚依違懷擇地之嫌續奏上  
陳方虞大戾黠聰感徹更冒厖恩聯近臣之籍於殿  
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

存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  
髮種種豈有能為悅其脰肩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  
實異初心辭劇就簡豈生平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  
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龍靈賁冒命服光華四牡倭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儷  
拜舞知榮中謝伏念臣碌碌無以踰人惓惓粗知許  
國牛衣卧泣常抱百憂馬革裹屍願効一死屬上聖  
宵旰焦勞之日豈群臣曳屣間暇之時故褰裳有搗  
厲之恩而着鞭恨功名之晚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頒出笥之珍加賁  
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願希王陽鳴馭之風忠以致身  
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上邃嚴之直全吳巨屏叨居方面之崇  
欣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祇忝  
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闊疎空慙憎學逢辰休顯浸  
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徧塵兩禁高華之選分  
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  
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鄰難



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  
衰病何以堪之訪玄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官人位哲厚下施仁俯憐簪履之遺  
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  
之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  
撫綏凋瘵虎頭食肉敢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  
軀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怒之言溢惡盍從竄殛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畀  
哀矜之典仰銜恩施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許身甚

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衆怒不容甚疾小人更得小  
人之目力排聚歛終貽聚歛之譏事之好還理固如  
此區區本志願効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  
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褫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  
捫心而永嘆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  
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  
之書卒解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真館東喁之失請改  
事於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閭叨榮膺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

太平累洽之宏休不虞遭值家國非常之大變靖康  
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  
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寘嚴科屬  
粟輿方事於東巡而旰食尚勤於北顧仰勤睿斷申  
諭德音凡此誤朝誰為首禍俾二聖辱在於泥塗而  
不問則一時失言於翰墨而何尤卒解免於譴訶尚  
叨塵於器使建明受勤王之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  
步奠安大明黜陟臺諫建白久道誅夷茲謂衆君子  
興邦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褫官  
資薦致溢惡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圖簡記未忍棄

捐擢居嚴近之班復備藩維之託顧疾病呻吟之久  
積罪愆汙累之餘衆人藉躄而無嫌群盜猖狂而未  
已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期豈復富  
貴功名之望伏望 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  
欲之深仁察臣竄墨之量已盈憫臣鍾漏之期將盡  
俾安餘命以就窮途非敢効邵平以故侯種東陵之  
謀不幾乎田橫以庶人守海島之意所有復待制恩  
命未敢祇受知臨安府旨揮亦乞寢罷依舊宮觀差  
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輒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無程到本府  
交割職事已具奏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冒浼  
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剛褊動輒得咎分於聖世  
永為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清資顯秩起  
於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  
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遜避上煩程  
督之嚴而區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鍾噓於  
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  
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得之榮則道  
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推行殿暫駐會稽以

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冰銷火燎滌地而  
盡千創百孔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眛則創殘疲瘵  
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  
致大作謗讟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群小號為剛  
明能以身任衆怨庶幾歲月之內可冀分寸之功如  
臣德輜皇輶起於閑廢通都大邑十日所視吹鑿懲  
沸救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誥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非擇地於艱難多故之時  
閔臣已老無用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際特賜解免  
改用能臣依前宮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於群言驅去復還終未捐於一青  
昇行殿保釐之託躡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  
技矜愚褊心忤物怒每生乎溢惡譽多出於過情繫  
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點蒼蠅於誤  
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遺鹿於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  
紆詔綬又起民編擢孤臣於罪愆汙累之餘付一方  
於兵火創殘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  
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寰中秉智燭而觀天下  
使愚使過丕昭厲世之規佐福佐威躬攬御臣之柄  
故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鍾未覺九重之遠守  
北門之鑰終期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霍雨之時乘虛中  
濕瘡疔大位兩足尤甚不能鞞鞵方欲奏陳乞冥閑  
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累瘡眚事戴星而出雖遇  
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逋寇遠遁一方救寧  
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使客行立趨走  
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失令不治漸至深痼尤為

廢人伏念臣自三月初承乏郟郡庫無錢廩無粟固嘗丐請於朝廷又嘗科敷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謾鞭撻群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尚可以支吾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使淺薄已試無効固不敢求侯於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與區又非尸祿卧疴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賜解罷除臣宮觀差遣一次

臨安府乞宮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今任除一宮觀差遣未蒙施行須至投誠上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六郡顧

吏能淺薄千誠固圉初無尺寸可采之勞而持事艱難避寵辭榮又涉逋慢不恭之罪藩宣大府更歷三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刃於權酷征商之賤劓荆棘於頽垣敗塹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強擲風沐雨疾病交侵道盡途窮咎深謫滿伏望皇帝陛下憐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犬馬之死於蓋帷孰若貸樗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迹籍中俾輸薪粢加恩區內復齒縉紳施重丘山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

回方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夫造訛濟以群咻三免投荒瀕於萬死老妻懼不測病六日而沒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交遂委身於謗數繫刀頭之舐密其獲幾何視井眉之居鉗所喪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聞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搥鼻及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劓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

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  
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跡窮閭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已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西魯參之孰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遽興大謗挾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課無責有驟齒徙鄉之惡旋夷編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諛諛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辯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

實不可欺校郢塢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  
身賈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  
公議既申寃狀自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天  
覆周道砥平殛鯨而舉舉陶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即  
墨毀譽乃公凡籲一時無告之寃已動九重蓋高之  
聽念臣久罹讒黜曲賜辯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  
叙惜羽翰於敗復出芝菌於枯株大恩不貲叨逾過  
矣餘生向盡稱効蔑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為鬼鬼復  
為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孫孫  
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

乞宮祠狀

紹興丙子閏十月十一日吉  
揮復修撰官觀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吉下

臣頃以非才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  
隳除籍為民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  
被誣執滂蟻破壞以致掃地中夜起坐慨然興嘆竊  
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為百王之冠不下堂窺牖  
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實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曖  
昧而不辯明但未死亡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  
發德音位福位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  
二紀積垢汙壤之後刊除囚籍追復官裳志願滿足  
瞑目無所恨矣第頽齡向盡懷恩不復尚圖橫草之  
身

功而老馬虺隤貪戀君軒猶有啟帷之望伏乞  
聖慈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  
遠無復望清光於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閑猶能  
詠帝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屬精更化方臨極辯之朝竊食偷安更冒非常之寵  
中謝臣聞細書秘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伏殊  
庭所以獎一時勲勞之舊直廬地禁真館身閑聽九  
重朝鍾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祝併疏異數  
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瞽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躋

無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秘書鈔繫之勤御史府紀  
綱之寄代言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  
貳選曹三銓之遽進長地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  
華五殿大邦之重據衆人必爭之地貪四海欲得之  
求官謗薦興刑禍隨至投畀麇毚之野永儕魑魅之  
群潦倒半生沂汭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  
誣甄叙崇秩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耽晚餘  
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興念  
青氈之故物爰為白首之窮囚推釁鍾不恣之仁示  
解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徒中晚節末塗徼



榮於望外逮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暮年薦叨三錫  
食芹而美矣豈堪效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翰之猶  
能偕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  
覆育之恩今七十九歲中緣罪累久去朝行遭值清  
明盡從昭洗雖葵藿所向未嘗忘存闕之心而蒲柳  
已衰盍披露守丘之願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尚竊  
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 聖慈許臣致仕矜收簪履  
賁冒蓋惟保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於後福莫報丘

山之大德竊自愧於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  
聵犬馬之力不復自効理合知止伏望特為奏陳許  
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里為農為圃叩轅擊壤歌  
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顙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劾官五紀駕馬戀棧豆已屢貽濡沫之  
譏神虎挂衣冠亦再上先骸之請忽紆詔綍尚軫遺  
簪還畀西清荷橐之聯永為東路角巾之寵念已過



世陳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新豐翁右臂  
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  
避賢者路薦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為土中身祇在旦  
暮之間尚玷臺評盍從吏議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窮豈念舊惡况已奉身  
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為己甚焉何足誅鉏  
姑示鑄褫然雷霆之下寧無失七筋之驚而犬馬之  
微猶有賜蓋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於

屬車之後拜恩不次撫已奚勝中謝伏念臣書元豐  
民版之丁擢大冠儒科之選偶塵薄伎浸冒官榮叅  
從橐之華備藩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陳人際會千  
齡已成大耋聽正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  
世之粧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衆加畀崇資復  
還舊觀雖東海之賜金已盡久矣寂寥而西清之命  
綬惟新足為榮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篤求人之  
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眚尚賜高年之爵况四  
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興哀無用之身捐德不報  
之所獨念戴盆之首顧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

忘於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於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於千載  
高視百王之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賀恭惟  
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慈儉不爭之寶  
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倫  
之貴為天子父奉卮前殿間寢南樓訪崆峒而得聖  
人清築新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畎畝莫預鳧趨蓬  
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  
寧復見羲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歛五福而位辟慶浹寰區  
邦命惟新天心底豫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重華協  
帝下武繼文上漢璽而三辭為天王當楚璧而五拜  
任神主謳歌敝屬歷數自歸紹皇策於千齡嗣無疆  
之服撫帝國於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駕弗洎於駿  
奔而率舞自同於思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  
並照之光扶杖而聽詔書猶能罄萬歲三呼之祝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

書

上 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於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墮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皆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拯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

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為尤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為京條吳敏所逐鑄官褫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群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為魁傑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

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白謾君父簧鼓縉紳更唱迭和相為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舡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劄之屬誣臣入已羅織傳會只用衆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為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滅裂不得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寃則移獄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調留繫不決始用衆證至於命官則又加詳矣雖

因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  
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實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  
問有錄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己名色若  
干追驗贓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生多寡抵罪  
行法自宋興百七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  
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  
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真偽直作  
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  
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  
謀誣陷便用衆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

勘詰不追贓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連坐備嘗  
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  
追索贓證尤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降謫命臣家住常  
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  
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  
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  
嗟至於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  
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  
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償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  
固無不可况此天下多故之時所宜大臣矯枉過正

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彌天變  
而怙亂無稽報怨不忌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眦驚  
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  
如此與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  
司舉按賊罪之人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  
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獄而復釋張說是  
也如臣既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傷乃  
至於此 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  
經聖覽一時之間高下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  
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於蕩然輕臣之罪孰為輕重

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害忠良蓋以百  
數不過散官安置而止殆令餘黨復張又過於京三  
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 陛下左右侍從  
之臣觸忤權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  
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之孰為 陛下宗廟社稷  
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也雖雷霆  
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臣譬之鬼神  
為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 陛下進退大臣選  
用臺諫申列冤濫公議已開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  
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情而不敢復避鈇鉞



之誅臣老夫豈有他望只乞 聖慈矜憐舊物憫臣  
久負大謗不容於群枉之間洗滌讒誣許用赦原放  
還田里收塋已死者拊骨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  
阱之中豈惟愚臣獨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  
平之氣少革群黨報復毗睚之風臣無任

二

書奏到行在已有  
旨揮放還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  
言故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  
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  
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人服則可以

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衆心悅衆心悅則可以勝敵  
矣恭惟 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  
申勅獄吏常恐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恬亂藉公報  
仇思一快於刁劔管筆之間帝閣九重如在天上沉  
寃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府事之後  
適會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觀望風指上  
疏論臣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  
所郡人財物皆有主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  
宸聰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群囂紛然大喧朝聽  
臣亦駭懼不知所為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萬計

死有輦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有司驗治追索賊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彈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於崇寧大觀之間屢起大獄讐復怨憎亦須竝緣疑似誑惑上下豈取鑿空中傷善類况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於前以故偃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暮造私第共謀誣陷械繫數百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忽降謫命坐贓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朝報

所坐乃金銀木植紙劄經文之屬計直為錢一千八百貫嗟乎冤哉 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於臣所止用獄官傳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為贓不經審錄不取伏辯直行典憲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為法姦罔成群縱情妄作不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神不知有賢士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於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有一金之直藏於私橐推治有實无付吏太索暴陳於朝篤終身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贓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以

誣陷於大譴大訶之中必捕逮繫獄使扣頭伏罪永無號天訴地之所豈肯不取伏獄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為民不齒於縉紳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趨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州縣催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寬濫極矣故臣被罪已來交親問遺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子空幻之說與夫道路田野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毀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終見天日所可惜者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集大亂之成遺禍社

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備讐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於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危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自有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西遇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衆賢馳騫賞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於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燒收服衆心以闢國於萬里

之外豈止曹劌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  
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 陛下灼見冤狀斷自  
聖心念臣當衆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  
罪悼鬻履之不售傷畫地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  
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  
言而更論即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  
存育生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 陛下欵刑慎  
罰之仁下申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報復眦睚之  
風稍懲獄吏竒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愚不平之  
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

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上六月  
十二日得 旨復左朝奉郎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於賊汙天下所惡莫過於貪吏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賊吏之籍有如孤負  
大恩苟賤無耻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  
彼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  
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  
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  
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賊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  
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  
之罪獄吏觀望勢不容已但朝詣都堂暮造私第輒

用衆證傳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背頗久之二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既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察言章行出臣察言事雖許風聞盡付有司體量得賞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賞庫金銀錢以數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捕紛然急如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筋卧不著寢不知所為臣徐諭之曰視吾橐中可免憂矣身為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為例不敢支

請乃取非其有而為盜耶俸曆令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譸張為幻鑿空造大群嘲聚訕助作聲勢如臣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於朝以為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劄榜伽經東坡集之屬為臣自盜既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佑直若干計贓結罪却乃追索價錢為贓出於何典命官犯法自一問至三問有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為此也所謂衆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冤稱屈或詆譎避罪近移他州遠移別路差擇官吏參驗考覈罪狀了然尚復謾調遷延歲月以

圖幸免則用衆證近時呂頤浩中子蒸庶弟之母捕  
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置對亦用衆證如臣所坐未  
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衆證  
治賊無一物可追而以價錢為贓公案無書押一字  
而以衆證為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於此責命  
既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  
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逼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  
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遽夭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  
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為世大慘可謂極矣於是泣血  
書詞籲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膈哀憐三朝簪履

之舊動一夫失所之懷許章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  
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  
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受  
無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  
霜雪潛深伏奧息交絕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吊嘗懼  
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 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  
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熊文龜畫刻之金石蓋  
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讒夫  
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  
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

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 仁宗皇帝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為惡言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 仁宗大悟脩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 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賻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家謝景溫為鷹犬攻之耳 神宗亦悟 陛下英黷祖宗如臣么麼豈敢望前輩先遠方讒誣

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為臣開陳感悟 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衆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 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廷群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 嵬瑣進忠良消彌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叙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其澤矣念臣嘗事 陛下於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

皇於蓋帷令雖瘠老尚視息於世間病木觀萬卉之  
春沉舟閤千帆之過念非 聖主誰復記憐化見大  
臣以喪歸輦所藏金過於郢塢臣初無一絲之挂而  
遭罹羅織蒙被垢汙獨為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  
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己然臣老且病矣齒  
髮缺壞耳目昏塞豈堪復為世用第見 陛下開三  
白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絀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  
焦枯而臣猶在涸轍况蒙睿照已灼見姦罔於被罪  
之初哀窮悼屈方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嬰其鋒  
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為臣言者伏望 聖慈念

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  
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同其榮瘵鹿同其樂亦  
不虛為太平人矣臣憂患無聊舊學廢忘詞句俶淺  
不能占叙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  
熏南向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感動萬一干犯天  
威伏俟重誅

與萬侯察政書 紹興丙子五月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疎計拙輕犯衆愠初不謂  
得罪於秦公一至於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  
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



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償  
錢為贓結罪而公案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為罪罪至  
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  
寮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  
某始敢上書扣閣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也悼屈  
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  
還塋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  
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冠樞輔已而復  
相其追懲往咎吹鑿救過杜門屏迹不交人事間遇  
醉人推罵輕薄子擲輸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

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此亦可  
憐也今有祭政秉鈞為天下公議之主自惟曩時學  
校實無他腸而狂踈蠢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  
祭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  
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觴  
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垢三十  
六年竄伏田里舉朝無半白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  
同腐非祭政尚誰望耶其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  
如蒙降黜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  
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

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一  
洗無辜少擴寬憤豈推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  
以占公議之申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一

其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  
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專用老成叅政入侍講帷進登  
政路其側聆除音爵躍起舞不知從齒之折也輒恃  
平素脩一啓事贊門墻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  
念其數竒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以來姦譎成風開  
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為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

相已叅政事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  
而讒口媒藥卒召愠怒大臣得位中外縉紳脩書為  
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風俗之壞逼  
人於噍以為進取之階百端竒詆不肯見恕以素不  
悅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鉄之嫌又成大咎恭惟  
叅政以天下為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  
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劄自以抒下情儻蒙鈞慈  
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駸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為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

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  
皆被甄收追錄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  
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  
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賈恨而死矣  
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嗟枯吹生之意幸甚過  
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閣譎譎烏追訟故怨則不  
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  
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  
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  
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為天下之平終此

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於爨中起涎顛之駒於  
樞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奮力已愆無以酬翳桑  
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衆愠故任中  
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偽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  
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其嘗建言王安石  
常平聚歛之法落職官觀平糴常平者出於漢魏非  
安石所建也任不知止輕近刑禍比守無所怨尤每  
讀書傳見昔人被說得罪死於刀鋸鼎鑊者則欣然

以得此生為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對一詞旋蒙恩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市叙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投灾患俸錢布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誌行狀凡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况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為有不於公得君行道之時莫一言昭雪則知來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

其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  
書贊喜無何觸罪罷去携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  
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  
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  
退藏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於  
三四卒不獲已願効其愚其切觀崇寧以來士大夫  
徇名失實皆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

為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  
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或侵暴群盜相挺而  
起所宜尊寵戰士以効命致忠而賈謹革以言章擯  
斥於清流之外激怒姦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  
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三朝而詹又以括  
退蒙詔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  
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鑑  
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  
置使用帶鈴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

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眎宣和為甚而改  
天長江陰為軍尤為無理兩州䟽失兩縣租稅之入  
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倍聚祿廩荆置公  
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為  
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  
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為戰艦毀撤廬  
舍以廣壕塹斬伐丘墓以荆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為  
大筏率米為糧歛錢犒軍拏取繒帛為袍襖之屬凡  
戰守之備脩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  
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

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大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威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為盜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往之敗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

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群盜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指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誚誅君父謗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訛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為寬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其事言而罷之明日用其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

俄而邊遽上聞則又駸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  
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追其所厚  
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  
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柰何  
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  
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  
問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群臣則踞牀洗足溺冠騎項  
所謂盛服先王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  
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瓜牙  
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於食前或排闥於

卧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如疾痛苛痒切於肌膚手  
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變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勲彼其  
伏青蒲冠獬豸說詩書上章謹諱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  
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  
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死黜之矣  
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  
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謹則  
死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  
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闔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



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去上一旦赫  
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効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  
皂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為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  
之謗訕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  
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  
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愆  
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  
大慰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  
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其官登進臺司兼總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  
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若合符節私心喜  
慰宜倍萬於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于下執事區  
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枚括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  
興庶幾大有為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  
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遺  
書獻言意廣才踈乃與罪人同為一律平生所向輒  
值墻室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  
之意不厭其狂手狂誨飭辭義卓然禮遇有加於平  
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其志節衰落避讒畏譏

茹蕘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為當世用矣獨有峴第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於二湖間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於朝二者惟相公審慶其一成就之為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跡山巡檢鄧士宗今春西過瀆兵據山就糧為盜士宗躬率土兵乘舡戰於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此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其寄家島上親睹西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所以不

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其賦命竒窮遭罹兵亂遂為天下之罪人念舊舜居已絕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思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群言於十夫撓推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貶損誨飭恩言慰籍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飭尉傳稱過使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卷冥妄發馴致紛紛

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  
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効俯  
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其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顧踈拙不堪憂寄之重亦  
耳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  
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踰旬尚闕俞音敢布腹心  
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  
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  
之餘力至其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

尺椽片瓦丘墟如故獨有城上筵籬數千為守禦之  
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於  
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為退保之圖皆茅竹為之不可  
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  
蒸煑者而鈐轄司使臣冗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  
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其屢遭  
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為之心而百敝紛  
然不悉坐視夫又妄作輕犯衆怒以陷不測之罪反  
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  
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其起於罪籍

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踏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  
顛隕不若逋慢獲譴自投閑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  
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  
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  
監王子毅欲用其闕其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為也  
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  
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  
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群文

武官一員某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  
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  
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  
毅子毅罷後其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  
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  
或訴於朝耶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其所  
辟之官參攷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  
以為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  
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  
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遂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

差注之官此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賦  
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嗣等不敢治所  
以避用闕之嫵州縣官踰年不赴於法當罷如趙士  
傳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  
上孤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其之罪在此時  
事多故徂詐成群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為天子群  
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為大臣一妄  
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陞陵夷  
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其起於  
罪籍衆怒未解吠形本出於一犬撓椎遂屈於十夫

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  
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  
誨飭開讀恍然以榮為懼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  
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  
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屢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  
之後含糊模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  
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冗食者二百輩無錢  
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

史謾敗壞略盡不悉坐視駸駸枝痒又欲妄動以召  
衆怨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無不暴陳如其  
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  
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丘山還奉真祠於  
香火南向稽首恭候俞音

與張全真祭政書

某自聞祭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通私書為左右  
之賀日者貪吏暴恣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  
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祭政少如意幸甚伏自大  
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

刀鋸之禍死者蒙斷喪暴骨之辱剗剔孕婦割截兩  
乳以殺為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  
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為蒿萊高門甲舍聚為瓦  
礫此祭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  
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為類皆挾吏卒持柎械操筆  
挺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橐鞭笞  
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周恭  
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  
炮燬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  
吏催錢縛寘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

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燹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壻皆斃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壻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天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

大盜殘燬之餘橫歛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誹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耨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吳中十州又挺而為盜區矣伏望察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於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為草莽如保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為之法官吏坐贓宜如 太祖

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  
村者並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極焚救溺之權除殘伐  
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察政果斷而力行之豈特  
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察政不以位兒為問賜之  
誨飭具諭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  
其踈奄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  
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動王之後獨先衆  
人力請補外察政所見重以 上方宵旰不敢遂圖

便安願試一郡自効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  
人徙去愛戀以紆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  
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  
之乘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西州塗地獨為幸人豈  
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棄衣冠而不敢服減  
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曆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灾  
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於耕農漁釣之中漸  
為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  
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  
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察書



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謫飭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為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里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賊招徠商賈其雖疲孺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尉傳以消彌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

勉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疎蠢輕犯衆恤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察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它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皇恐

與謝任伯察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察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為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陞陵夷踐踏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為門下賀也浙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為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

無所憚畏囚拘箠人不聊生咨嗟怨讟而無所訴  
憤懣不平而無所發其獻書鄉寮論之詳矣凡今無  
州無縣之慶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賊亡狀宜  
如 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  
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群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  
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  
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携數百艘乘時為盜四  
向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楫  
大戰於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耀兵於山上斬馘數  
千級湖水為之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  
無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群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  
中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僭  
易冒免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為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閑正  
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為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  
薦加以榮為懼伏念其所稟賦至窮不可與共患難  
自靖康迄於建炎之末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強胡廢立  
二聖播遷維揚倉卒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闕

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令錢塘以輔蕃為行朝扞蔽遴  
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厯福艾之人如其凶衰不  
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竒流落  
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其憂  
患九死之餘謬當委寄大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  
奉詔旨伏望叅政為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  
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  
致書之意雖未拜賦已極感藏某自鉏姦賊之後群

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  
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謫以為板蕩大壞群偷得志之愁  
何苦與此輩結為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悟日  
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  
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  
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望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  
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  
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藏掃  
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  
之以不能死守者為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

盜錢者五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群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于茲矣其竊料此邦死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螳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為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槩吠聲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其聞之但深

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陽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為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枕潤常秀已經殘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大原定武天下號為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徙避於無事之時

議者以為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  
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  
卒來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搜捕白挺  
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前此未有  
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  
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  
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况初非逃卒宣撫  
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  
析其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抹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  
所為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為開陳改除一宮祠  
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其投畀小邦遂託餘  
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  
本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輾發起壽州團結  
今蒙使司牒問於 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其三  
月出都時見楊楚淦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  
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  
之命其竊詳 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  
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

坐遂併計為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瘡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為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消察本州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戢未形之患則非其一人獨受公賜也借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寃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保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其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保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保所居治喪而保乘其急留執照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僧索元帳召隣比造雨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保遂訟於前守趙子鉉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保既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為勘決兩

牙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為郡太守至決  
撻無事以慰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毋  
投牒訴於使司使司旨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  
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惟  
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生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  
合柱之法而續降亦已衝改侃毋妄訴終以使司所  
與不敢勾勘止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  
不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  
詞古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其獄官職位姓名申  
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

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  
離業兼已遁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  
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  
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直而遽登獄  
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為竦動十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  
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  
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  
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至此紛紛蓋欲徂習吏強之態  
而行其詐也其治此事初不曾寘情見趙守決二牙

人以慰答保意頗寬之既劾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  
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為然尋  
欲矍然自反終是賃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  
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  
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  
議狡吏馮藉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  
措手足不尔即乞稍正亮獨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  
來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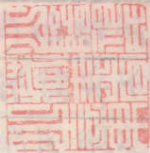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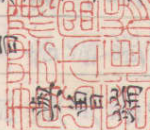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書

與曾端伯書

甚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  
 曰者旌榮南來傳詣合泐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  
 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闔三過何既如之具書即  
 日初暑台候萬福甚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  
 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  
 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種如好  
 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 宋興二百年宗



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贈商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畧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托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嶼家刻方言地志恠竒可喜之詞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授老殘年獲睹竒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

才下為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為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閣肆瑰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得占論交一詩指召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

節生未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  
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  
屬天公不可倩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  
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  
冲卿雪詩比火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  
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蘓黃門詩已不逮諸公此  
歸後効白公體益不遠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  
詩不見前作意謂亦効白公者詩公述潘邠老言文  
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  
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

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  
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  
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  
作江西宗派概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  
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  
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  
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  
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  
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  
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

話載秀老一事其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  
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罵為辱東坡橄欖詩云已  
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為櫻桃又有俗子假東  
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蘓靜如練為蘆菴根者東坡  
地黃詩云崖蜜助其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常用  
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酒時以酥酒遺東  
坡答詩云閩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  
酥為蘆菴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  
目也其觀其公叙諸詩詞句溫麗絕次詳實尊賢樂  
善得詩人本意欵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

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  
然後知公致力於斯文久矣如曹元寵朱元暉殆是  
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  
平丈我久待入紅窓迥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  
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  
修書拜送使者尙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 與蘓季文書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  
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  
耳忽枉誨函存錄之厚慰藉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

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故幼妹逝去  
方携兒姪臨視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  
其喪又經紀其家悼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  
釁傷生鬚髮盡白重以同產零落殆盡顏影巋然獨  
存殊不知有生之可賴也間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  
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  
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  
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  
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  
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竒趣

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  
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覽欣感雖未  
能細讀異時嘗窺見一班矣西臺叙云召試玉堂翰  
蘇公擢為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  
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  
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  
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豈待  
得一畢仲漢而後天下服也澗上叙云文忠公既薨  
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  
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麤本皆是物

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太  
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為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  
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  
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搔首不然  
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詭詭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  
韓公辨博如孟子任伯察來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  
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  
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  
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特  
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

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尚載居士  
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  
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  
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於品題高下當付之衆口決  
非一夫所能柳揚今三叙引殆是出於一夫之口所  
謂齊人之管仲晏子而已聊因書發公一笑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  
矣如狙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  
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聞之往往左右視不能

對每因送迎間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  
近時蠹弊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  
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昧謝夜則群飲倡  
優之家而疲死者梯墻曳出之其家裹飯飲之已四  
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為之酸鼻食不下嚥姻舊赴  
獄掾未別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為偷一日之  
安而縱吏賊害無辜必為子孫無窮之累孝文作吏  
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  
廟食百世更益以於公之報福祿之未可勝計耶

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  
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 太上皇御極  
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  
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親逢一旦得時  
得位固已如聖制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  
今而譽聖德者亦已畢陳於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  
幾有補於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  
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一百州生靈皆被其  
毒而御營使劫寨太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  
其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

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  
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笞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  
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  
豈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  
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  
長挈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  
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  
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  
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  
穀待其富蓄國家閑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夕之所

能辨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遷序進無得君者一人  
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  
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未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  
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  
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  
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  
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  
以啓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  
皆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  
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猶乃死也



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於是幡然趣  
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  
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為強弱抗項羽亦明  
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為良將良請遣使連英分地王  
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  
遷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  
滅楚之記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被知己善始善  
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兢兢獻其愚也他  
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  
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  
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  
橫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  
葬其妻於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墳墓數步間好修家  
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  
絕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  
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隣保且未得令華氏  
興工動工聽候本縣定驗結絕而華生追縣放諱云  
知縣與孫知錄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

然而群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群惡中把持州縣一人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習與孫知錄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經徑趣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遣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冒占絕產則可見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養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僧保見書寫等人

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事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偽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清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合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况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犬牙相入繫繫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義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為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

難死喪義當扶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  
田公私當以契券為證豈謀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  
無賴鑿空造言巧發竒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  
簡牘惟無辜橫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  
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  
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其亦數世婚姻  
宣和六年沈晦榜其備負叅詳官於落卷中取王洋  
與呂憲二人不為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  
所斷為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師之子楊提舉不惟不  
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

氏狀斷還為非是謂某干預可乎某伏遇侍御以忠  
厚正直為天下公議之主每有風聞不主先言必考  
覈真偽為曲直故某得寘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  
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冒浼尚有欲言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  
和未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切審誤國伏闕  
有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踈卷近  
闕輕犯衆怒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 淵聖幸青  
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皆稱病 淵聖召

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  
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漢不敢辭表去  
欲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于都滅我國遂如其  
說叙二事以為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回  
令作四六說未於是宰相何臬刑部侍郎程振起居  
郎胡交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  
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  
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  
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  
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却不是

蔡李賓客乃胡寅所為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  
修恐其他日援引為政某曰衆愠在某不敢奉板板  
公何益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親戚在  
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孫之前者小  
必遭詆罵大必致論訐豈有人臣為人主作文而毀  
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  
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  
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  
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  
年屏迹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

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其始不忍以姓名久汙  
罪籍遂叫閤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  
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  
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茫然  
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為主人有死喪不得葬世間容  
有是事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  
與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  
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倘有一言  
之妄集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  
之說中懷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

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  
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  
傷善良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為浙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為  
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  
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為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  
續添者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  
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官鈔或用見  
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

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况營田減半之後數  
年未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  
端縱官吏為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  
債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  
戴盛德可以相見矣

二

竊見江陰為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  
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  
兵官十數負又摠措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候  
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羅之罷

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  
不可毛舉以為有補邪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艦往  
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為舟  
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垂晉陵武進境上  
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廵檢兵反販賣  
私菜蘿蔔為買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百  
終無一金之入江陰為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  
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為縣但  
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楹寵  
天子興見晚之嘆諸儒艷稽古之榮崑穴增光縉紳  
竦慕共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邃於曆文皆已出  
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  
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之  
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  
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群驚北冀之空繫水運南

溟之化固大矣。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於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閭。婁勤長者之車。輟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墻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早晚。歲功名行見。松栢後凋之操。特迺鞭馭。馳况書勝。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

和州謝寧執啓

百謫已盈。難遁出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蚤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權鈍。豈有能為官

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籲俊之公。十亂興。周一變。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踈挨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阨。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信。遽開使過之科。更累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倘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岐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於深林之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道體為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於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願。投老獲



從自愧亡竒遂占陽城催科之教庶幾未死及見鄭  
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嘆景星之觀一日爭先甚虞製錦  
之多傷猶幸伐柯之未遠共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  
愷悌宜民驥足已超許追叅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  
見於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  
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  
後事之師

回通判啓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  
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臥理之安共惟某官循良  
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  
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回教授啓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閑置散尚何守土之謀  
猥先借譽於書詞尚記承顏於疇昔三毛殊勝識小  
異於千人一鬻可知會屬饜於五鼎共惟某官高情  
拔俗妙語噓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  
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儻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

更令安世誦三箴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啓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墻整聞命之恭而移文有  
勒回之意深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  
榮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之左右  
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閔碌碌未免何哉蓋先  
召節之行入奉受重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  
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  
頌言

謝監司啓

一麾出手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為連更托二天之庇  
踈頑何幸欣踈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  
奏刀肯綮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凋之操  
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  
晚也聾丞相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為知軍張徽猷啓

省戶同升蚤接俊游之末山城盡諾又聞謠頌之餘  
方恢游刃於斲刀遂許借明於鄰燭恭惟某官五公  
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  
風烈尚存願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

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

全虞之計

時漕司以無為上供違限委和州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閔煩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  
風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  
宏毅裕於大方忱恂懋於衆行五朝齊美獨高國士  
之風萬石傳家具載世臣之烈暫輟周行之峻來蘓  
淮右之民今袴昔襦左食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為也  
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竚來思之望  
某樓遲未路投畀小邦仰載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

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愠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  
名之滅架深感戀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黃堂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  
謙冲俯逮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  
刃發矧而迎解雖枝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  
蓋死生驚懼之不入又厭粉闈之直來班皂蓋之春  
坐萎舍於堂陰借餘光於鄰燭伐柯未遠居慙非和  
郢之音擊柝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其為幸會莫究  
名言

平江謝宰執啓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  
望尺五之天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文竊以天下  
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能害正時惟真主  
盡繫群雄大收閱關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踞見  
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於借箸  
之日亦復定三秦於傳檄之中其翫麟餘生漂流弃  
物方上聖宵旰有為之日政衆賢馳驚不足之時俯  
記疲駑上勤鞭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傳之空  
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効竊

幸退藏方虞連慢之誅已備藩維之托恭惟某官得  
君於三顧拔士於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  
愚參魯盡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之惟姑蘓  
之故壤實吳會之輿區軍政壞於百年熙洽之餘民  
力困於一夫貪恠之後浙刀頭之米莫喻其危瞻屋  
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掃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  
之誚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胄循良千里之師  
解十二牛為游刃有餘取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

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繼前躅韓荆  
州鐵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賈  
圃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卧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  
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  
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  
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碌亡竒豈恨  
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  
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  
之桀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  
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獎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  
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憇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  
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  
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鉅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  
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何有方傳聲於十國已託  
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採庶全

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鄰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婁抗投閑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  
一燈分鄰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激  
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  
幕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於三接屬干  
戈之倣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  
之托顧惟末路獲附餘輝唇齒相視以為安藜藿何  
憂手見未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母害  
乞醯之直

賀陳漕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竚瞻斧繡之光  
恭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推斗南萬人之傑  
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毫於百戰之場攬轡車中  
鷹隼殆將繫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  
藩踈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  
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啓

負罪投閑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  
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群虎稱亂頻年為百戰

之場鷄犬不鳴人牛俱喪汚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  
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  
亂屏竄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鯨  
鱓垂涎之口一聞洵洵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  
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孤蹤擢置從班叨塵督府雖  
無收並蓄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  
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上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叩  
閣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之間  
猶能效犬馬之報

上秦叅政啓

伏審叅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傳  
遠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蘓武節旄盡落止得  
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伏忠  
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江敗刃之後膺  
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其以門墻舊  
物未獲申賀履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  
敢圖恩記曲賜優容倘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他日  
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掃真祠房適島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肝食之憂

念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疎庸必與狂狷妄  
行逢時不祥違已交病所願全生碌碌以効竇武子  
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  
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於迷塗遂復還於故  
我不圖流落尚軫記鄰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  
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  
護退循涯分采積競惶比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  
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頃此衰  
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池塘之水之  
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措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厨

與交代李待制啓

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  
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於窮閭復鴈門之騎遽疏榮於  
巨屏不圖晚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  
之從臣悃悃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  
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剪挺一德始終之操見  
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  
有能為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晚臥病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  
敦故舊伐木之仁重父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  
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斷伐柯  
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未弃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  
伏遇某官推心不媿於古人為義獨高於流俗交情  
可見婁動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  
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  
零之久方興遠村三匝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

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  
之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  
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借箸坐籌  
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白歸以一身進  
退之間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  
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  
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於  
適聯蕭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  
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  
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偏囑  
不圖晚遇獲適鄰封終日効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  
釀酒會收徒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疏三  
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  
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鐘而噎於寸莛駕萬斛

之舟而膠於尺水始矣謨於閭陳旋賦命於乘輶龍  
馬負圖聯內閣邃巖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  
餘方賜覲於中宸行函躋於近列益隆雅望免副師  
言某偶叨奉於藩條竚仰瞻於金節尺書起廢固已  
賢十部之臨衰晚臥疴乃獨有二天之庇

謝徐漕啓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  
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才高當世  
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  
樞極南暨東漸之境竚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

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聞之敢先感頌之私  
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侍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其泉從臣之橐首著籍  
於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於南服朝廷增衆  
黨友交欣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  
明而器亡近用夙抱蒼龜之智審依日月之光咸陽  
奉錢獨贏於相國淳沆巨粥先饋於公孫殆茲大入  
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聲名已接  
於千齡門戶八肅富貴可量於異日敢意謙冲之過

遽形流聞之先聞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  
感藏之意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  
維石之瞻八駿之遠遊未還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  
流言既息人皆矜於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  
某官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  
始終一操戡劉大憝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  
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獻左相鼎席  
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蘓僕雲霓之望詔音數下

使駟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  
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  
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於帝籍二十四中書之  
考獨冠於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  
所期某枝盡五窮咎深百謫所宜竄迹於蟲蛇之侶  
尚容接武於鴛鷺之聯夕增蹙於戎塵遂崎嶇於兵  
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  
吊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  
不疑於衆誓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公

回謝宋發運啓

嘗瞻訟愆方受一塵之託循墻避寵莫申三命之恭  
襮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  
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  
墻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悼江海之遺蹤久漂流於  
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特  
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去以為榮欣頌之私  
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晚自笑陳人鷄黍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  
時命世之傑尚詘體諸生修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  
銜袖判群言於三語窺小異於千人公是韓伯休邪  
莫如一覩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恭惟某官從之  
解元背世獨馳收人共弃聱牙和寡礪砢交難空傳  
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  
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

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  
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詛高情如此俗慮  
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周閭愧無窮致  
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為永好

回吉州王守啓

擢湏賈之髮方從溺筭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箠  
之意念孤暗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  
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某官存錄故交恢崇大惠  
方伏枕對懸蛇之俎聊釋未以自娛而函書下羅爵  
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聲諧韶護

之音汰溷濁以揚清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  
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窮途易感沒齒  
難忘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明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  
遂秀儒林恭惟若拙解元文章玄豹之姿骨相蒼龍  
之種籍累世服冕乘軒之貴而自同於韋布起方丈  
列鼎鳴鍾之族而不飽於齋鹽茹秧菊以療肌納春  
蘭而為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群公子之  
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斷獨揮

却日之戈下視槍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  
之徒不數旬節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  
立公門之外孰為魯國之多儒奏篇陳乙夜之觀又  
睹漢廷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重重紆緹騎之臨  
遠解誨函之導其為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鑿然擲地之金  
遠墜珍函俯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  
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  
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間焉計拙幾類於集  
枯書癖盖存乎是古酒舉一尊而共盡待李白以細  
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啓

三世清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  
函書臨授躡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宗切後生之畏  
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揆國華重五十席於講肆之  
聞奏三千牘於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辨  
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  
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於下問欲弘益於多聞  
聆妙寄於哀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於大

既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除守魏寺正啓

戴望天之盆來快昂霄之覩擁掃門之簞空懷按劍之疑遽流問以先之繫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古記堯蹈先民訪南國之棠於斧斤殘敗之餘吊峴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維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額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托屬於不腆之辭若鸞膠續絃之竒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遯東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不近俗雖彤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既惕然為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葉公之陋



田宜黃鄧令啓

自投黜闇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  
識紫芝之眉宇空有此(邊)生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  
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  
得擁紬之佚正容悟物鶚林懷食菴之耳大啓黷官  
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藉藉  
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為多士之儀形猥屬  
庸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  
西之仆碑但臨文而自愧

田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繫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  
歎而海內流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  
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壓於一飽歡呼拜賜  
鼓舞和崇恭惟公序解元經述之邊該百家詩律之  
妙兼七子高深侔海岳懸牙籤三萬軸於胸中幽眇  
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顧屏處窮閭之陋亦  
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於殊方鷄蟹固自有  
同於舊識邊膺大貺遠墜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  
津端若噉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秘驚窺金筵  
之華聯彌明石鼎之詩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

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爾暗投汗集  
愧顏光生莫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髮之士一時人物  
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紗而授業舞雩高蹈跨祥  
鵬八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會曲敦世舊  
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於兩喜實大人先  
生之模範為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  
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屢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  
豈謂莫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閭貧病之餘拜嘉惕然  
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探韋編之邃談端定肉譜  
之評出焦尾之木於爨薪而絙以朱絲起病顛之駒  
於下駟而縻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  
相求一見决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  
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啓

紛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蒲柳殘年獨未書於鬼錄  
况一時之後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

其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呂閭暴公子之義  
空與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深切後生之畏首紆  
高躅申既好詞疊疊如炙輶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  
莫禦老矣無能為也莫助一鳴春馬何日忘之以為  
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閩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  
將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  
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  
適越操瑟求齊據鞍拊兩驥而驚操紙感二毛而賦

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帳功名之已晚  
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於  
一言遂收功於百戰黃麻誕告阜纛前驅草木之名  
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  
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修慶蹟首墜誨函隋珠  
分照乘之光為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  
此之

回周解元啓

誌幽堂之石方懷駝駝之慙墜記室之書遽沐麻衣嘉  
之寵溢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縑而製碑米千

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免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實錄  
繫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為不朽之傳雖兩地相  
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授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  
孝秀之淵獨冠賢書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泊  
御祥琴而三年之愛未忘將永貢於松楸宜大書於  
琬琰願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  
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呂安之駕寧辭千里之遙卧陳登之樓何止一床  
之間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

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叟於堂中  
五馬班春伺陶公於道上卷言貧病已迫衰殘蚤登  
相國之門雖婁擁膝行之躩晚適荊州之願方踞陳  
贄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采極背芒之負高論逼蛟  
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藹然勞謙過矣  
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拔薤本之規繫流年腕晚之  
餘但有分棠陰之意其為欣幸曷究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壑茲惟待盡  
之時屬閭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掃門之意恭惟

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  
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於潭中  
坐致千倉之富曲存留落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  
榮過衮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  
莫戴丘山之重

回強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事大  
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尚存撫奄矜存之意恭惟  
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姿  
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切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

折齒撫箏歎詠殆欲挽頽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諸儒  
談道所願陳盖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  
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

七月到任正大旱中得雨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閭遂編農圃追南柯之  
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盖  
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  
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折中山千日之醒甘  
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紆柔翰申貺好辭擲地  
作金石聲濕紙昏冰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振拔

危蹤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  
侯詎復興鄙夷之歎其為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勾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  
雖爨田也之化滄海之塵而閭闔尚帶松江之水春此  
一都之會介于二邑之間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  
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冠百王之表今耳孫猶存三襄  
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憇之崇沃若九芝塗詔  
三祖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繫白  
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割碧海之鯨一時獨步睹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逮茲  
叱馭之初居有洋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  
群書視草北門卧八埽之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  
秉節遵塗褰帷問俗扶藜來聽空巷相登願執鞭從  
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  
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慰耒思之詠一廛幽屏未降既見之心  
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

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篋之見獨後衆人心渴  
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厦之成固有鷓鴣  
獨喜巢枝之托其為欣悅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鄉月之升  
共興降晚之嗟舉有耒蕪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  
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  
夢協千騎駟耒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  
公之榻誰為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  
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  
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  
世胄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  
百年垂裕千里蒙休輟神館之清資付專城之重寄  
群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追拔薤  
之隱即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蚤紆郡綬尚記褚囊半面之薪晚卧民閭真同夢得  
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苑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

遊之安在茲蓋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別  
乘於一障之間訪故交於百罹之後尺書慰籍里俗  
驚觀雖鴈驚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濕九霄  
之路莫瞻鳧鳥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祕驚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頽然待盡自非素席  
門墻之舊豈敢遂陳竿牘之私茲蓋伏遇某官躬厚  
德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想釣天之夢恍聞金奏之  
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闕管詐償於快睹搖  
旌索極於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竊便當槍酒分

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

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特宰有故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耒慕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  
爭先之睹敢圖挹損尚軫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  
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  
除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同肝膽之如  
屈高誼於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藹藹如雲  
之態度已立見於囊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於  
坐上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觀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翼尚稽贊見  
之恭屬分領於郡條已大謹於輿誦恭惟某官心存  
泛愛義不遐遺訪故侯於廢錮之餘追前哲金不渝  
於燥濕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中箱之  
富一尊燕語佇分燈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未掃  
空懷慙於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  
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寧論枳棘之栖別乘鼎未  
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象成父老歡呼

里閭驚聳據大床而高卧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以  
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

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早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  
碩服膺之已久念修贊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  
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  
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以起廢之文末路  
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於百寮之上固已習於剝聞  
識小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睹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  
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修桑梓之恭  
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為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  
東序蒲牢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  
猶累長民之寄鳧鷖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  
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佇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  
餘生栖遲末路托一雷之士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  
之書更被袞褒之寵其為欣荷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  
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  
居簡臨民推文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  
騎已大慰於遐瞻憇南國之棠宜少留於高躅覩二  
天之風未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  
之地繫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容之下陳自慙  
未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見大面墻而立祇自書空欲詣元禮  
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  
畫龍之慕莫申執鴈之恭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

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  
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聞  
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與璫之器方當待  
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栖乃有分光之幸其為欣頌  
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堦八彩之光親承大閤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  
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思主簿  
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資金薤千萬篇而  
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淵源

之學發為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  
腐之說工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  
遂關一覽榮弁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  
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秘之文而  
徵書可待其為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先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蘓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  
函躋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實鄉枌瞻望  
之華頌敢後於鳧趨將俯申於燕賀第深喜忭莫罄  
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  
疎百城之風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  
者之風名出見大夫之右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  
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輩  
幾盡平頌賦政直持宣威已乞外庸即膺大任某逖  
聞新命倍激歡悰方修贄見之恭函拜函書之辱門  
鵲在望固無千里命賀之遙河葦可航庶有一日分  
光之幸

賀莫守卽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伏老遂分刺史之符  
恭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共歎卽潛  
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歆騰千騎班春  
坐榻崇郊之廡一屢受地方修梓里之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藉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覩眷褒揚之  
非儼頽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稷之  
交詞鋒出筆墨畦迳之外擊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  
從橫盡成黼黻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  
久懷竒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夫之甚難探古

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袂離之臂自喜爭先畫  
渾沌之眉空慙惜重

田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未莫矣里門初下喜聽是然念耳熟於  
百聞會意求於一睹不可尚矣坐尚客儻真是乎又  
何疑焉名下是蓋不虛爾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  
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項於雲夢宵破大觚於霹  
靂手方校官於巖邑已加惠於陳人首墜函書重紆  
衡蓋琢竒句於月脇天心之上駕衆說於金口木舌  
之中遠追二嗟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

增華函牛之鼎烹鷄固已乖於用大照乘之珠彈雀  
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田梁倅到任啓

津亭弮<sup>撤</sup>首紆衡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  
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某官鳴珂里故相之家通  
德門大儒之<sup>曹</sup>收槐堂之劍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  
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暫分半刺史  
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冥擊水之圖題別  
駕之輿方資於只理持從臣<sup>之</sup>橐行副於詳延馳頌之  
私占言難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劍之藏金斗名城今天子股肱  
之郡建雄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地道之輶方疇咨選  
慎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  
材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鈞而六鰲連奏神屠之刀  
而萬牛解蕭<sup>望</sup>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為汲長孺居中  
佇流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苑云初自惟殘年衰  
病之餘况復未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耻金  
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足然擁篲膝行固盍展棠郊之謁衝  
書贄見又當修梓里之恭衰晚卧病椎鈍廢體第聞  
親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  
之榮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之調奏刀有  
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創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  
九潦飢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疲  
瘥五袴燠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  
而增衰病之革十襲藏而益巾箱之富已動千里共  
戴蘓刺史天尚有一屢更為李將軍地

回陳倅到任啓

負耒歸田有愧上床之間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  
故嘗耳熟於百聞今幸日成於一眄恭惟某官太立  
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  
自宰天下之志衆推分社之均褒崇擣黼黻之章光  
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弓兄弟  
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覩角立特出譽髦  
之士結門外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  
賞音之遇

賀劉守到任啓

辭禁禁路歸老窮闔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  
之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  
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  
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刑  
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暉若剗盤  
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  
南渡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耒耜之誼咸快  
爭光之睹自惟悼耄之年垂盡弗泊於駿奔庶幾宿  
昔之契未忘俯深於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啓

田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徭少麻之壁亦復累年莫伸  
與梓之恭奚違負荆之咎茲蓋伏遇某官情高皦日  
義薄曾雲悵墜甌之空已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  
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鈞借重俾蟠  
木為先遊之資一語呖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為  
欣莫究頌言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衆彙  
之興恭惟某官儒學癸身三冬足用靖恭介福七日  
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加惠柔榆之晚甫憐鍾漏  
之餘文擣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懷破散穆如  
負日之溫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  
歡悰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将及老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溫之問  
屬時君子膺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蓋  
伏遇某官利器沉潛聲章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  
於天未濯足滄浪之淵尚從於地控屈臨邦屏分布  
郡條春言一人之餘光賡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  
風揚紈扇之間玉色鵠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萌之動  
頌履一陽之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  
倚蘭旒秀鬱鬱五雲之氣盡隆準之手孫落落萬人  
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義久盡泰天統乘乾出逢熙洽  
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獎尚軫哀遲未日無多  
猶伏一戈之歛溺仄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回西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群陰作沴之始  
已兆三陽交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  
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固應  
紀瑞魯臺之上齋心踞誦稽首拜嘉穆如抱冰有挾  
纒之溫恍若覆盆委分光之照其為欣幸莫究頌言

回強守賀冬啓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羲爻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  
之瑞恭惟某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  
善而齋百神訶護順一陽而復五福朋耒燕寢凝香

鈴齋生嘯顧憐哀謝申貺頌言迎爰日之長已踐化  
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  
學王者之事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  
此作矣李將軍之才氣萬戶侯豈足道哉逮茲淮陽  
卧理之秋又貯宣室受螯之對鳳鳴十二坐迎交泰  
之期鵬擊三千函觀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啓

六琯吹葭嶰簫應律五文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

履七日之休<sup>辰</sup>陪千齡之興運分符共理蚤疏三接  
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之福眷言哀謝首被顧存  
委大貺於窮途抒高情於麗藻黜如逃谷共分一日  
之光迫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吳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水厚繫衆  
陰凝沍之時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  
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萬室連甍擁袴襦而詠千  
畦接軫賣刀劔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謐泰壇展案  
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頒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  
之瑞恭惟某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  
齡之熙旦竒龐福艾擁百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  
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線之長待甘  
雨以為霖行被袞衣之拜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  
撫辰群公受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為時須秀鍾  
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賢如趙成季熙熙冬日之

溫文似張水曹藹藹春雲之態時乘豐大頌履洪龐  
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古仄仰瑄侯葭飛衆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  
名高哲艾文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  
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  
吉祿蔭堯雲之潤寧煩臺榭之占瞻舜日之華奚俟  
土圭之測

四

六氣宣蘇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

身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  
綸閣紉紅藥應五范之妙斗城閭俗彤檐煥三組之  
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興未艾與日俱  
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

仄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緜袍  
之信有踰袞服之華恭惟某官逮牙當七十城剖竹  
猶二千石儲休帝籍挺秀儒林玉具高挂願真江山  
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姿履華但之  
休明悼窮交之獲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

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王倅賀冬啓

惟宮瞻柴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燁離明之旦  
靡鴻解雨之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  
之業密庸姚畫千里仰成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  
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召窮閭掃軌  
空懷賀厦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群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繫  
盛德光亨之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栖

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耒之福吹溺灰於欲死漑病  
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野老負爰日  
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  
某官重學三餘逢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  
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  
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日空遺故友  
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涸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  
秉心有執德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衆謂  
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更遇羲友七日之吉全和  
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寇而來自今以始  
回沈倅賀冬啓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離潛之始繫天心  
顓俊之初恭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  
豫州半刺史素高國士之風魯國一真儒且冠廷臣  
之右逢辰休顯錫羨鴻龐鳴玉趨紫宸之朝寧有騷  
人之感擊鍾應黃公之律佇觀君子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駱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璧之中謹蓋藏  
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於神所授出大  
竒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  
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鋒亟去行超  
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摠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繫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  
之多恭惟某官威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  
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頽仆

履茲陽復生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遙想盍簪之盛卧  
漳濱之疾莫伸賀厦之私

三

斲竹十二筩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  
求地中而綿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韶慤龍  
之旒跨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秉問漢之槎挽天  
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之雲坐見葱  
葱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  
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  
藏地中實奮預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十北人豪  
三令之行凜如負雪之嚴一怒之威若若迅雷之震  
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寢亨且龐禧之攸降  
出分帥闡東大將鉄鉞之權歸護殿巖正析父爪牙  
之命

五

擊金鍾而効氣定五日之中止玉琯以考聲正八風  
之序恭惟某官尊俎厥未行之難辨鍾銘不賞之勲  
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

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鞶而思將帥佇  
觀祈父之歸羞蘋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歷之元招搖紀夏正之日道隨剛長福與  
時升恭惟某官四嶽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  
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實衆正上行  
之日六纛啓重侯之貴已登將闡之崇九芝塗細孔  
之畫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但激歡悰

七

晝參日來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

之室緹縵以候一氣恭惟某官生孟陬庚寅之日應  
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祥擁錫盾珣戈之貴名  
參柱石功載旂裳魁然斗北之豪久摠侵藩之重踐  
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八

距門墻不能百里遠旌榮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  
又見陽朋之復恭惟某官受天大任秉國中權入扈  
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衆出摠戎索陳楚師左右廣  
之容逢寔明寔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祉望青油之  
幕想見元戎壽筆之飛述銀筆之辭聊効野人食芹



之薦

九

黃宮之氣應方調  
嶰竹之音紫壇之燎  
升首被蓼蕭之澤  
恭惟某官浩浩稟  
堪輿之氣英英鍾  
河嶽之靈會天子躬  
三歲一郊之儀而上  
將擁七月朋來之福  
端闈發號宣室頌  
釐鴻名增帥閩之崇  
細札奉璽書之寵  
自笑匏瓜之繫莫預  
榮觀但有野芹之耳  
欲分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  
肇見陽朋之復用符  
剛德之亨

恭惟某官道術通明  
器資淵博兼文學政  
事之選蓋聖人之徒  
歟為循良慈惠之師  
繫大夫之賢者逢辰  
茲始處顯宜先泳年  
光如化罔之長寧須  
測景搗墨妙有郇公  
之體奚俟占雲輿頌  
所同空言難叙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  
陽升諸朋福來蕭茹  
連而彙進恭惟某官  
靖共居位愷悌宜民  
雉出桑間已著仁賢  
之治弦鳴堂上更收  
清靜之功剛德浸亨  
藩釐紹至撫一雷之  
土共觀鳧舄之飛履  
七日之辰佇見龍梭  
之起

回莫守賀冬啓

星圖表端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壇而聆  
鳳吹恭惟某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即斗城  
良牧暫輟遽嚴之直來蘇凋瘵之餘化困舒長逢辰  
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生莫預觴行  
之列其為欣頌曷究名言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羲經畫卦為來復之初恭惟  
某官經濟之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  
華如紉碧而發於莫春露薦降始餌耳而零於午夜

嘉禾合穎瑞麥兩岐屬當七日之休辰通契千齡之  
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婁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就日其為欣頌唯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徽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萬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  
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旃席上過師乃如此履休  
明之盛但介億萬之龐袴疇衛社之勲行布白麻之  
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縵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  
恭惟某官一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胃印金斗大  
珥玉蟬聯累朝閎闕之華奕世衣冠之望來辰赤驥  
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栖屬天公籲俊之初屆  
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大慰傾葵之望其為欣頌莫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羲文占  
七日之祥恭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  
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圉之日長自笑卻戈之陋

仰睇魯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求一陽進而  
道與時行衆正興而福祿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  
綴耳泉法從之眩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  
之籍共為瞻頌難盡名言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冠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朋之復龍離潛而現實  
大人繼照之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  
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倬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  
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美人和政平  
訟息盍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

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於先人弊廬之下莫申燕雀  
之賀於使君燕寢之前第賡擊壤之謠聊效食芹之  
獻

二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惟某官挺  
松栢歲寒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  
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  
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寢傳觴慶蟠桃  
三千年之會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  
壯心空在來日幾何履茲潛陽出滯之辰舉有除書  
布新之喜恭惟某官秉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  
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栢葉之觴  
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於故友久編藉於  
遺氓速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堅上那聞櫪馬之鳴  
駝麟門旁自笑桃符之換

椒盤嗣歲儺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  
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  
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盍趨鸚鷺之行風振紫山高琢  
鸞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  
春之一曲欲回殘稿復被青黃老病摧頽莫預董秦  
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詩感愧交懷占言唯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且群公受祉  
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飾吏順履天正之吉

密迎神貺之休椒頌傳聲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  
佇觀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甲子太歲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  
祥絳人推甲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  
起廢妙語噓枯大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  
屬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春茲衰朽之餘被以  
青黃之飾高懷落落曲敷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  
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眷回北斗又觀椒栢之新  
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  
態每形於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要之情獨  
見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涼猶被顧存垂褒華  
袞之章加賁緋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之  
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強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探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  
魯國真儒漢京循吏特達李將軍之勇一諾可重於  
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百固輕於萬戶蓋聲氣相

求於一道故升沉靡間於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  
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瞻列炬之光分索之之陰  
亦預春班之澤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爲新賢德所臨  
春祺攸介恭惟某官頌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  
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住世摩銅狄以  
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城嘉色欣欣上旄羽之  
塵四野春聲藉藉滿滿耨耨之詠其爲占頌難盡名  
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暖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  
署新挑以禦不祥掀槁壤壤以來如願未能免俗且復  
効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  
蟄於垓土之中老物增華茁九芝於拈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

蓋菲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暄寒之異  
圖鬱壘之象莫驅五鬼之窮進屠酥之極豈恨一翁  
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衆棄矯拂群庸方當嗣歲  
趨新之時獨見懷人來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草之立

巋然烈火流金韞積之藏自若重遺緘翰申貺頌言  
蒲柳餘齡方受之託瓊瑰好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顏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  
方懷鬱壘之來齊釀先春遂解臺鮓之崇恭惟某官  
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鴻文芥藻萬物著槿帽而  
撾羯鼓挑杏鷲開叩羽絃以召黃鍾川池凝潤肇履  
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鑿固舒從公共分一日况復  
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頌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  
躬成明之姿撫休嘉之運九歌由勸每懷天保報上  
之心衆正彙興共享既醉太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  
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  
投璫之忠尚有寸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為欣頌莫盡  
名言

三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畫泰  
恭惟某官介藩均侯祕殿細書頌履三朝親逢一旦  
日月干二會已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椿大

之壽方修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輒垂枯久後卧龍之  
起而孤根故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啟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  
恭惟某官才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  
得賢者樂齊宮之聖道載土牛之出遙知卿月之臨  
門闈權馬之喧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  
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渴心不展莫預西  
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歡其為欣  
頌莫究敷宣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核桃梗以厭天行節土牛以戒  
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衆推慈惠之師治千  
乘之賦而辦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復三朝  
之吉茂迎百順之嘉籍籍郡氓唯懼瓜時之及諄諄  
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龢春元茲始恭惟某官  
躬行古道親值聖方上聖解絃更化之初應君子連  
茹彙征之吉逢辰有傲錫羨惟休黛報省耕益致九

推之助脂車入覲更䟽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繫萬寶化生之  
日兆群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  
端共之德親逢聖旦方與見晚之嗟鄙順履王春宜  
介朋來之祉自憐老去實聳遐瞻千指蒙休竊莞棠  
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以前  
民用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緼氣凝天地之中妙語

春容暖於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  
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貺遠陞嘉音問與人之紀年  
敢冒復陶之寵賦何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  
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  
可對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衆  
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來函書拜辱  
渴心不展空懷賀履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  
但深欣頌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  
百戰之多宜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衆  
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為唐大都督名書鍾鼎  
勲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茂春祺之介倚爪牙之  
衛又外摠於師乎咨帷幄之籌盍坐圖於廟勝其為  
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朋彙進山無紀曆且驚寒暑之更客有  
疑年重起泥塗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長

鳴司風雨之辰特操厲冰霜之節受履三正之吉方  
取新厭故之時獨占一帝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拜  
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椒聲之頌區區微  
贊但分芹獻之耳中忝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生諸福會三朝  
之慶恭惟某官竒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  
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  
建大將之旄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人之頌盡歌  
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藏冰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  
執干扈殿崑之峻建牙分戍閩之雄千載逢辰三朝  
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栢葉椒花壑谷有  
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每敢有圖新  
願締祀戀戀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  
之次有開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密膺  
席賚摠戎旃之重有嚴帥閩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

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嚴行致百朋  
之福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治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  
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秘感鬼神一  
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旦之親逢四德体元  
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疇敵  
愾之勲已紀雲臺之象惚嚴凝之護行資武且帳之  
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  
沉雄宏毅之姿竒龐福艾之相奮空拳而扼虎亢絕  
藝以屠龍入護中宸作朕心膂出膺外閫為國爪牙  
履茲潛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  
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台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於此求端一旦之逢  
自余作始恭惟某官盛德介百神之祉勞謙忘千乘  
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榆之晚暮納履新之慶宜  
同草木之欣榮懇誦拜嘉占詞叙感明月空塵於大

既陽春莫儷於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啟

魯經表首事之年漢儀蒞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  
宣猷恭惟某官德齒為老成人豈弟為風化首親逢  
熙旦生擁龐禧更桃符於兩戶之間所閱多矣飲屠  
酥於衆雅之後而壽莫量馬重勤一騎之臨函拜朋  
緘之辱嘉言慰藉温然如勞酒之醺老語諄諄叢爾  
真茶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啟

孝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辟剛浸長諸福

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蒼艾省臺  
之望風流潘翰之良桃梗効靈藹千門之佳氣土牛  
占歲喧四野之春聲凡附託於一塵舉溷濡於九里  
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  
酥送暖豈復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啟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  
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先安枳棘之栖  
進服迎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紆畫繡  
以疏三接之榮更為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為欣頌

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俄驚一歲之除椒頌薦聲共慶三朝之會  
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陪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  
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鞭而占歲凭熊軋以班春  
咸欣欣聞鼓樂之音與熙熙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  
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  
有倣恭惟某官戰勲出諸將帥之右賀略得古兵家

之流空萬竈之煙已徹秋防之驚按諸營之柳佇瞻  
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寂  
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潭潭但想大賓容盍簪  
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  
會實群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裨身奉天  
時而布法束縛群姦如束濕恢恢無漏網者養護小  
民如養雛洋洋其得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  
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

聊効野人之獻其為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  
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  
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謹頌藹然屬剛德之  
津亨宜春祺之攸介逢車追召已塗芝檢書荷橐聯  
榮行奉綸闈之直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群陰於九地集大慶於三朝  
恭惟某官憑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  
之慶掃遺蝗於積雪之下散驚鳥於列炬之中萬室  
安眠不聞夜吠午門喜笑已作春聲布寬大之條以  
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尊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現  
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贊元之任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啓  
紹興丙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綽西垣仰玷乾坤之  
大造繫昊昊垂精之感實惓惓造膝之陳伏念某謀  
身蠢而愚受性拙而褊旬知寡與見謂畸人卒陷危  
機為世大僂強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  
鼠中人了無預焉而竒禍乃如此舉有竊鉄之態動  
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  
患遽興大嶽首寘嚴科輸之鬼薪論為城旦致之必



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幾之兆無期豈謂一千  
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已老矣空懷伏櫪之恩吳牛  
尚喘焉曲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堂社  
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闢闕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  
反之筆皆為全人一掃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  
於溺灰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黥  
臯金篋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平於  
以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寃收茲不  
齒之身寘諸過之地戴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  
恩願垂盡之餘齡猶欲効搏擊之力

謝万侯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太釣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  
卜之占况茲二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  
念某頃繇學省進武憲臺五號請和戎可紓之時倉  
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群小  
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因為說說異論以冒刑誅姑  
欲効倦患忠以禪廟等算大臣按劍而怒彼游魂之聚  
小醜何為諸生舉幡而未謂中興之佐一變已足既  
大違於國是旋黜守於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  
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沙萬里之

遷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為首端坐自如獨有言狂  
衆愠猶在皇天禍悔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  
亦制辟懲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  
其之不才過乃由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雋老  
一代名臣歷賭群公朋黨讐復之私馴致四郊戎馬  
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橐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疑  
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勝論  
事而猜忌忽生已反眼為讐而免怒不測况於草芥  
殘踏何嫌重以雷霆糜滅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  
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妬賢疾能惡直

醜正之弊與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  
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効茫然班荆履椒  
舉之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役尚圖報於  
九京

謝湯樞密啟

受一壘之地正窮閭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  
聯華之寵大鈞塊北皆被陶鎔莫境衰殘足為榮耀  
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  
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衰樂之情豈謂得喪窮通  
之故某久罹讒黜專在泥塗盡禿官資降為阜隸偶

不至殫<sup>耳</sup>再作纍纍之狀亦未嘗变色愠戚戚之窮公  
伯察之愬季孫其如命何戚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  
也數固必復事有何還治道勃興群賢彙進欣逢一  
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  
言正路宏開群情胥悅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  
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肉分珍之賜重叨投醪共  
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為最幸茲蓋伏遇知  
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  
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  
為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

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為異物祿  
介子弗及矣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叅政啟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綏疏恩更濫褒陞之典  
擢從罪籍加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  
至愚極陋之累無固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  
而造怨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竒禍身  
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  
牛衣之泣空帳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  
此生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群公宰天下之平魯

一真儒覽輝而獨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井壞植散  
群除苛解燒刃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錮之  
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參政氣充剛大性  
極高明關正路而有疾邪距諛之功鎮頽波而厲激  
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  
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與之所系出沉寃於無所告  
攄孤憤於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令小  
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  
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駟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  
言難叙

賀張參政啟

丙子九月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絕廷臣之右歡言溢  
海宇之間恭惟參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  
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傳卧東  
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闕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  
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  
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  
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  
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棄  
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

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壑之時猶及見經  
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思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間  
載通吏籍伏念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於南鄰  
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柳  
榆卧聽廢桑婦之歌起和歎乃漁翁之唱年門八秩  
星度两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絕肆覃茂渥開八餘黎  
訪千樹桃而苔生種一頃豆而箕落五雞二母晷已  
編渤海之氓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祿恭惟樞密

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鴈塔書名極天下倫魁之選鼇  
扉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求分總樞機  
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煒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  
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衆論景從致茲  
棄屏之蹤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  
以為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

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物令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  
一夫無告之辜仰繫善貸之仁茲謂難逢之會伏念  
某許身甚拙涉世尤踈自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衆

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禍為非狂  
疎不切於事情迂闊動乖於時變滑稽玩世且思碌  
碌以全生骯髒倚門豈免栖栖而為佞卒罹大謗自  
抵嚴誅悵來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  
以三熏三沐之慈遂一洗之出於大譴大呵之域茲  
盖伏遇詳定判部尚書以儒雅飾吏事以忠義結主  
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衆威名烜赫京兆之智發  
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破  
律之弊輔成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  
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今知免矣已逃溺竇之誅抑過

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謝馮中丞啟

削丹書於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  
月旦之評實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  
爾餘三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為膏肓不治之疾  
固嘗求福於木居士亦復祈巧於天女孫鬼神惡而  
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歎如過隙星紀之換  
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  
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  
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茲盖伏遇中丞剛大

之氣充塞堪輿謬之聲動搖山嶽靖共好直忠憤  
疾和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撇於淖而濯西江之水傳  
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喑噫腦脂去眼  
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啟

蚤懼讒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  
伏念某自惟孤拙婁致怨憎一哆南箕之成莫障西  
風之汙窮途栖屑何止百懼莫齒侵尋唯欠一死屬  
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騫之初抗議去讒䟽息起  
廢晉履產之乘已老復何為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  
非偶爾茲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沉潛公論倚  
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  
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困老幹雖無意於雲霄哢  
嗟長鳴尚不渝於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啟

衆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魘槩之天下之  
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  
射天之惡欺君指鹿怙衆噬嚙合為一朋興其凶怒  
彼越俎者彈文本自於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  
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

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於迅霆固自  
不知其所以然曷為至於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  
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梃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  
旁觀尚為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為心流落三年阻絕  
萬里旋蒙恩貸歸守故丘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  
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家寸心破碎老淚  
縱橫惘惘可憐奄奄欲盡方群小快一時之怒頌一  
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  
措乃如此第莫追於既往豈有俟於將來不圖餘生  
復見今日大明博照衆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

起幽作匿節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  
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冒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  
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  
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秘殿舌有  
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閭之日驟蒙  
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楮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布  
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  
謂兩禁舊臣而降為阜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  
掖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  
大惠不貲空言莫叙昔也龜固知寡不勝衆之難今



而馬反為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 謝凌正言啓

謗焰有燹天之勢何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於一洗緊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為遇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蚤觸禍機久嬰罪罟兩怒溢惡更謂盜丘三尺深文論為黥布固已悟昨非而白屏豈應頌故怨以求申會上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駟有駟有駟一空冀野之群非龍非螭非虎非羆出應涓濱之下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顯攸歸國人所

慕茲蓋伏遇正言矜愚容衆泛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於鬼錄借之餘論俾復於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於瓦礫何所用之故車猶可備於薪蒸未思棄也

謝凌舍人啟

凌任起居兼  
權給事中

負罪投閑委孤根於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於桑榆竊以聖人戒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流敝之極面謾群囂吠聲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沉於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反於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

方動常違俗蚤罹羅織之枉久從縲紲之拘不自意  
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於重泉起瘠一朝  
可謂逢辰於千載茲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  
批勅之風珥筆殿勅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  
成閱茲溝瀆之餘丐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踞增  
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駮之列其為感悅難盡敷  
陳

謝尚書侍郎啟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洗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繫  
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

鉏一塵之地流年晼晼漏盡鍾鳴病骨支離帽寬帶  
落忽紆宸綬加鼻朝紳願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  
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衰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  
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顯昂悼木偶之漂  
流哀波臣之蕩汨汗青蠅之思慨然有怒劔之揮割  
丹雘之盟行矣見乘車之下

謝榮守太監啟

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  
伏念某蚤居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  
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

州司馬之歸應侍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肆  
開祝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  
薄大度矜愚出名論於月旦之評感哀音於士風之  
操念泥塗之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義  
有解駮之贖其為感悅難盡敷陳

謝孟郡王啟 孟判平江府

蚤嬰憲網遂階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  
伏念某杜門掃軌固已有年對食吹蓬猶懼不免爰  
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讒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  
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冒官榮搔鶴髮

而彈禹貢之冠禡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  
柱笏以肴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  
師判府信安王三朝耆德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  
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辯治長非  
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復被簪紳之寵猶  
涯有醜詠德<sup>知</sup>歸念枯搜沒藜藿之中偶然未死俾  
介鷄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馮慶在士文集卷第十八

啓

後修撰宮觀謝沈相啓

詔綉甫頒方除罪籍思綸荐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翥  
之餘更濫褒<sup>選</sup>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  
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俾竹  
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匝之悲鷓鴣猶有一呼之  
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斲之難磨  
備罄忱辭而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  
而得酒柳又過所望焉茲益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

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  
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  
鱗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闈之邃偶寓直  
其中真庭群帝之祠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備刺史之  
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  
愧號脊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萬俟相啓

陸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  
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為官拓落碌碌無甚高  
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竒連蹇三黜正如羆

師造未偶耳始傳合丹漆於遊戲之間忽若工祝棄  
芻狗然已狼籍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  
存殘敗之餘龍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勝下一笑之

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

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吠畝之餘

生乃門墻之舊物蚤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

莫測崇深張延賞鳥識常臯之貴雖婁罄再三之瀆

而不替終始之恩祕殿高華真祠優悅璽書絢爛印

組光新聚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為衰耄疲瘥之寵息

黥補劓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尚新有期於借一

謝張叅政啓

奏牘昌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  
歲狂踈未嘗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瞻訟愆昨  
指悔過方壞植散群之後雖微投杼之機而臨深履  
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  
寬太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  
劍之疑賜札俯頒遂復木瓜報瓊之重茲蓋伏遇叅  
政禹功翊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兼收掩瑾  
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於百金墜劉公  
之書固賢於十部爓踰布帛施等丘山通書殿之清

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均陶  
鑄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  
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啓

秘殿邇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縲絏  
之餘復囑帡幪之芘伏念某憑愚好勝任己直前適  
丁群仇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微妖聚鬼倡  
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  
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  
衷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閱茲窮閭待盡之身收

於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  
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sup>知</sup>院樞密以孤忠  
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煙淪  
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  
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閑<sup>衰</sup>耄曷為叨逾至  
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  
而効死

謝陳樞密啓

真館就閑方上祈<sup>衰</sup>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  
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

伏念<sup>某</sup>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sup>衰</sup>善變而未免狗苟  
蠅營之態寢驚夢魔而尚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嶠  
之失莫遣悵西崦之期欲盡迨茲晚遇有愧平生著  
籍殿中紬書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  
近秩清官閑祿厚戶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  
梭飛而見蝎亦喜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  
重民瞻蚤發跡於倫魁晚疇庸於政路矜取故物辱  
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陞之典三錫之榮過  
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啓



秘殺脩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  
迨過所蒙蓋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稱兵  
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  
猛之威而不採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  
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嗟蛇莫齒潦倒餘生大  
公之路一開褒復之恩游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  
氣養之浩然犇逸之塵望之矐若聞風而貪懦之志  
立正容而讒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緝  
口結舌無告之狂不勝椎膚剝髓莫大之辜卒解免  
於深文尚叨塵於臚仕追尋已往旣陳之迹疑蕉鹿  
之尚存獨有懷思未報之身詠梁鷄而自愧

謝周殿院啓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  
之寵伏念某孤喑莫和衆林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  
罹羅織之狂命窮而出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  
筋兩踰歲紀六遇郊裡獨卧窮閭永同棄物借齒牙  
之論實有望於至公悼縲紲之非遂卒歸於一洗茲  
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  
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劔倚天而氛祲自消  
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玉路坦然致茲衰

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溲馬勃儻自効  
於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於燥濕

謝察院啓

囊封跪奏竊希琳館之閑賜禮垂褒遂著金閨之籍  
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入佞  
其公不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黜而見盛服以朝故  
能動容正色於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於尊  
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為天子耳目之  
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藜藿之  
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

蓋伏遇之表以法語之言為議論之宗多士具依有  
蒙霧不知之潤一時處躅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  
屏之縱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  
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記

謝凌正言啓

抗言自列願追營香火之緣錫命過優俾接武圖書  
之地竊以毀常生於溢惡譽每出於過情坐虎賁而  
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  
狷妄發出言而逢怒卷愚自守獨事而罹尤怒遷而水  
之蟹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讒夫峻詆酷吏窮探

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夷於草莽豈二紀衰病流  
離之後有望於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水鑑之  
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於衆惡拔士於一言迨茲  
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草之  
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啓

剡奏陳情誤恩䟽寵名標帝所上廣寒脩月之宮路  
入神仙游禦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  
之榮伏念某蠢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  
惟投閑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披冊讀書庶幾求志擁

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對  
賦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琢元都訪挑之  
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地極風馬之殊而聲氣  
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筆垂囊青蒿倚長松本自  
非其偶豚蹄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伏遇侍講中  
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緼高詞雅奧起八代之  
衰重講肆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  
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漑殘朽於流潤之餘出黠暗  
於容光之地圭璋借况蒲柳增花敢緣援手之仁自  
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嘆莫申擁篲之恭

謝兩史舍人啓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群公輸畫瘁之勞  
獨冒素餐之祿豈孱庸之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  
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有留落不耦數竒之相狂  
愚自用謗怒所歸名書饕餮之科罪抵驩堯之比已  
不勝人言之衆孰云素餐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  
始信冶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  
追三代之風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  
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  
索群麋鹿於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皇於雲霄之

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  
已廢十寒之厄策厲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啓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  
富貴非其義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  
兩之綸亦泰矣聽鳴蛙於鼓吹之下立緼袍於狐貉  
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桑樞之非病  
某伐樹削迹久矣弗容囊尾跋扈周知攸措未嘗怨  
天尤人見愠窮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  
上聖求賢如不及知時而群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

磨朽鈍廢收十駕之功振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  
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捫經綸之業表儀一世主人  
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爨薪煨燼之餘被黼黻  
青黃之飾退思所自為幸何多鷄鶩之贄莫陳徒切  
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盡尚思圖報之方

回謝張運使啓

瀝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叢  
爾餘生起於罪籍辯市虎之謗已明矣願杯蛇之影  
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

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茲蓋伏遇運直使閣  
嘉善容衆強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子將  
一言之目墜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  
許延之寵未至君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為  
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重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  
某猖狂嬰憲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悞足一跌之後  
雖縱纜而莫收肱三折之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  
過斷尾求全豈繫躡藉之餘尚玷題評之重起甃浮

圖於講席之上寘木居士於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為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存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闇改觀莫齒增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慙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啓

通三殿之班光膺搢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瘥傷敗之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於憂患未老先衰困於語言無罪得禍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頑疎之敢望茲蓋伏遇知府直閣高明

昭晰廣大拜并包漑病木之根於垂拈脂敗車之轄於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丘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驥馱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寓直廬於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於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甚拜既覲然伏念某漂零三禡之餘顛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曾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卧蕙帳草堂之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

府少卿文學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  
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  
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實踐華途給札殿中詎敢奏  
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授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啓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禮當得謝脩罄忱詞詔許辭榮更沾新渥俯膺大旼  
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仄聆國論尚  
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哀始荐貢首丘之願不虞攀  
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於千里之差永惟頌  
隆寵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  
公金石之堅自不移於燥濕駒犢之細茲有待於生  
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

隍之念眷言末路湮淪之久收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擗楹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藉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莫可勝陳謝諸右相啓

鼎席榮煌未擁掃門之簞大鈞塊北已同在治之金君懷自躍之慙奚遑老饕之誦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為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下來始露乞骸之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

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鞴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旃幪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興大耄之嗟偶還復於邇聯實大踰於素望分賜金而畫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免北壯山之勒其為愧荷曷罄名言

謝揚叅政啓

老去辭榮願受一廬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疎易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拔前胡以板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



滄慶文集卷十九  
疑所願老歸林下為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  
路芻狗已陳於無所用自其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  
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叅政學為王  
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  
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均水鑑司平砥石摩鈍眷  
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於鴻庥保餘生於莫齒頌  
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  
起木卒草亡之歎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啓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

恩踰始願感激衰悵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  
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徼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  
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曷  
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厨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被  
蓋帳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  
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  
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  
人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搖九  
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為欣  
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於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  
徒竦遐瞻竊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自厭伏念某比  
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為笠澤鱸蓴之思  
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  
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鷗尚聯前列之龜茲蓋伏  
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  
大以楙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群臣捐軀徇國之時  
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  
蔬褒獎之恩拜貺以還過顧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  
後扈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謠  
於牛角之上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揚舍人啓

投老丐閑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鸚鵡之班  
賜札䟽榮又玷西掖綸絲之重鞠恭躬拜貺舞手知榮  
伏念某曩落無所取材踈愚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  
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於三竭之餘賜危  
於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楙  
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  
章極潤色之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

朝屬有煩言投閑一世高辭起廢侔朱絃三歎之音  
溢羨過情儷華袞九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  
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為十襲傳家之寶其為欣  
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啓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  
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  
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預讐中祕之書延  
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脩憲  
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

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程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  
六龍之髯而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  
履之遺俾奉內閣龜龍之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  
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碩  
駑蹇虺隤之質久已安於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  
未睹於儀形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  
重六館吹生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興嘆雖無都  
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為欣  
荷曷可勝陳

謝左石史啓

細書祕殿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楫寵若為老退  
尚玷褒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  
緣際會浸冒寵靈咎譎旣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養  
力已愆固不待易簣之時冀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  
故寵實非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群尚通籍廝鷓鴣之  
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  
號邑中黔今為柱下吏眷官遺老久在窮途故園辭  
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採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  
驚聽蛙池中尚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梁司諫啓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貢冒尚聯華貴  
清切之塗伏念某久負空餐恩容佚老方忠義之士  
張目視寇讎之日豈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  
懷擇士之嫌尤極履冰之懼彼去馬來牛之何辯奚  
雙鳧乘鴈之足云肆開寬大之科得追譴呵之域茲  
蓋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  
大納汙之量雖疾邪屏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藜  
藿所恃與念固窮之久曲推善貸之仁涸鮒安斗水  
之栖已諧所望鎩翮就一枝之托尚復可求欣荷之  
私名言莫究

謝杜殿院啓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班俯拜恩嘉實踰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兔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遶樹止欲偷安詎懷干澤之求但貢歸田之乞止恩佚老細札疏榮復寘邇聯收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蓋伏遇某官天降之材神聽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恭而獻其可與人求無備之意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旃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睨柱之憂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察院啓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墻益遠矣匪自通於一介終莫抒於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荐叨膺仕脩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一跌於弓撥矢鈎之後蓋三休於鍾鳴漏盡之餘上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某官以泛愛崇獎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群臣犇命心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繫斷斷無能為也是區區何足算焉遂

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負荆之謝猶當劬橫草之  
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

謝楊待制啓

解章綬之榮甫迫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璧  
之光仰惟 聖恩睠顧之隆實由世論題評之重伏  
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閭飯蔬無怨強弩  
射市固亦有命焉怒劔逐蠅又何其隘也蓋數周必  
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掃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  
歸田之田頭壁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  
詎復跨將軍馬以眩撫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

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上齒之仁體兒崇而躬  
下士之禮方踐<sup>身</sup>享途之始亟躋禁路之華猥以庸虛  
適先相後幸收身於末路已<sup>著</sup>獲麟之書遂接迹於  
下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仕以為貧己又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爵齒  
之尊愧集澤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蟻屈不敢求  
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學國尚齒執醬之餽  
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  
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月三

老粟帛之恩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特操  
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真人頌廉平念脩贄見於恭梓  
之初已奉賞音於懋棠之暇殆茲僥冒又出提携束  
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轅擊壤共賡使君襦  
袴之謠欣荷之私占言莫究

謝邵提舉啓

出絲綸之命方饗君父不次之恩隆金玉之音茲見  
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晚晚病骨虺隤長庚配  
殘月於東隅豔豔之初孤鶩伴落霞於西崦冥冥之  
後駢螿壘恥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

懇亟被恩俞蒨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  
安道上故無革履化鳧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  
鳩之寵茲蓋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  
黨先進之儀蔚為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  
久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泛愛寒溫之間鄭重百金之  
諾清平三嘆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  
嘗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晚歲歸休遂同濠梁游魚之  
樂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宮使巫樞密啓

巫旬客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間猥廁梁園之

上客奚恨登門之晚已同傾蓋之交迨褒復之云初  
知提携之有自伏念某久從幽黜但欲退休每歌長  
缺之歸豈吝短檠之棄聖心獨斷國論僉諧疑絳縣  
老人之有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扎十  
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上大夫內朝之籍為故將  
軍莫齒之光茲蓋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  
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  
蹤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猶  
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遊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  
衣之詠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衰病自陳祈解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笋之華  
俯深附驥之榮架結搖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駑  
緩無堪道盡窮途蒙恥不去齒槎髮脫竟死何為雖  
靡忘<sup>葵</sup>蔡日之傾固已迫菌年之盡願謝簪纓之寵俾  
從田里之歸鬻駱馬而放揚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  
而拂珊瑚樹於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間平政  
侔張趙驚長途如歷塊耳真駸褭披大觚若破竹  
然蓋霹靂手不圖晚遇獲歧前塵著鞭久已避祖述  
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為欣荷難盡言<sup>名</sup>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暮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  
實由群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感深次骨  
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  
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  
角中東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  
騶侏亡益而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  
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  
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  
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

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  
先後比還禁路復厠英躔雖龍猪異閭已不侔而虎  
巖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象固難并常卽白傳之賢  
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百罹荐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  
之密置身粉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  
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  
蹈冰淵深懼下石椎內之溝中每願賜骸考終於牖下  
命畫工圖漢疎傳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慕

鴻慶文集卷第十九  
前修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耻辱焉茲蓋伏遇某官  
博愛而依於仁好直而由於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為  
輕重銓材如水鑑而時涓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  
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迨茲褒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  
携獲有終之吉頌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脩  
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啓

賀張叅政啓

丙子九月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疏絕庭臣之右觀言溢  
海宇之間恭惟叅政學邃六經之醇名冠萬夫之表  
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傳卧東  
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闡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  
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仕得時  
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  
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

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於尊俎其漂流棄  
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因  
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溝壑之時猶及見  
經綸之盛

賀宰相啓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  
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涓濱兆太公之  
望授書圯下為帝者之師豈繫人謀實自天錫恭惟  
某官文鳴木鐸武締珠銓一飛橫絕四海之間獨唱  
桀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君前之愧明天子與見晚

之嗟歷踐邇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驚  
不足之時借箸借籌獨著道德安疆無競之烈誕敷  
宸綽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  
非常之輔四海後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  
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楊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  
彌綸極補衮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  
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鍾之  
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  
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自分陳人退  
藏之久逖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為已迫龍蛇之

歲躍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參政啓

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邇察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暮之逢共惟某官學洞天人精稜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茲久譽處采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形四海出納萬微丕闡帝圖大釐邦采迨茲朞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人奚俟百年已著善人為邦之效某門墻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逖聞休命爵

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鳧趨莫陪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啓

戊寅三月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胄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析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槩之間制梃撻彊秦之兵請纓係單于之頸用宣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

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巖瞻惟允厯未形之  
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佇衮衣之拜某聞  
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  
之禮或以為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己

賀賀叅政啓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大公之望固有待然  
幡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  
以大受學遠於經而不為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  
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鋪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  
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昔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

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  
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為公且建非常之元為第一義  
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隨武子當國而晉盜奔富貴  
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姜掛  
冠於神虎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盍圖像於麒麟之閣  
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悅而遠者來已見國人  
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啓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庭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  
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寮

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  
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為天下君則  
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戒情向背  
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譎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  
夏屋之幘幪大浸稽天獨見鉅川之舟楫方重不移  
翊衛一尊調娛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瞻鼎  
絃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摠陰未徙載新命袞之華某  
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蠡  
測東海之洋疊疊寸誠但能狂芴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啓

伏審寢進台司誕揚顯用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  
千齡生申及甫縉紳胥悅黎獻交欣恭惟僕射沉服  
相公清明冲淳剛毅塞親逢上聖在邇途惟文昌萬  
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竦民瞻果符  
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漑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  
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道清靜王路坦平  
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墻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  
甚於脫驂聞命喜深於析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起  
廢之恩冠已推而莫殫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啓

伏審誕揚宸綽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秋之責措紳胥悅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衆正九重盱食北顧之時鮫鱓垂涎虎狼舐掌群託橫議百惡嘯凶國步阡危衆心惶懼人耳人耳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讐之憤奮髯抵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燒酒木夾傳書曷為兩國怒至於興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

勲入佐垂裳無為之治赫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罹擯斥最荷知憐每懷遠樹三匝之依幸會窺管一班之睹旣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止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

賀葉樞密啓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階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巖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訐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

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  
采一國之慕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  
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  
天子守四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  
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  
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  
而一老門墻之舊已駸駸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履之  
私徒有羨魚之歎

賀陳左相啓

某啓大庭作命撥路陞華鼎絃不移首冠九官之右

台符增煥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  
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亂之弊而  
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堤抉石之憂蔓草不  
圖為錯節盤根之患悼析眩之已語頽反掌而奚難  
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基則勝矣恭惟僕射  
相公受天下大任為國元臣屬當宁盱食之初承前  
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  
之藥而共推鑿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療  
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勲書  
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



樂頌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僇末路久託  
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  
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採之恩而神  
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啓

某啓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  
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  
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霄旻之憂則聖哲之臣馳  
驚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可啻於萬鈞  
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

以有為建非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  
竒策尚謂平平耿侯大言猶為落落必盡破拘攣之  
議乃大收閎闊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  
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老慎之求深惟  
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  
之雄龜蒙魯國之詹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  
事於笑談之頃不作聰明運沉機於禍福之先稽古  
道而思有宜於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  
之佐實為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參文柄窺絕足  
於群龍之廐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願畿疆有百舍之

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  
閭頌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修事天之恭

賀楊參政啓

某啓王言作命賢露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  
鈞璜之小式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葩增繫楚存亡百  
曹參非難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  
昂霄衰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筭又何算  
焉蓋樵邀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  
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蘊集賢學士環堵  
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

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  
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群  
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勲赫建中興之烈某溼  
淪末路潦倒陳人婁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  
間之後所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距諛之  
公廷渙甫傳巖瞻惟允餘年凜凜領不獲執贄以望  
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啓

某啓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享亨獲申舊好比側  
聆於大號回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

聞於左右彌年於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  
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為衆  
人固不識一言懾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  
萬川輻湊而洪河為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為宗剗治  
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頡頑者戎情振疊國步  
尊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  
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茵之願已弗洵於初  
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

賀周樞密啓

某啓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彌楫一望光塵阻關

數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  
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脩辭於  
賀厦徒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  
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因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  
惟一世陳人自耳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  
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游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  
作附蠅俄跌足之顛遂為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  
殆不自於人為又何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說說之  
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  
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

妨賢路以徽榮止顧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  
骨將有俟於真賢為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上沉相啓 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  
絕塵之歎惟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  
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筲器小鼯鼠伎  
窮病鴟欲死而瓦礫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鴈為伴會  
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些逐客之魂矜愚  
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牧曜之光收拭  
垢汙戒除癘疾寓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

理合霸休恩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  
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  
一施善待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為大雖四海盡  
沐鴻龐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  
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敷親  
親愛物之慈九仞為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  
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  
固難逃婁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荅馮解元啓

某啓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劍

高辭辨麗鏘如擲地之金橋首一印拊髀三歎恭惟  
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  
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憫卓爾大圭之質  
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為儒迺  
如此文槁黼黻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  
陽春之曲諸老生歎驚坐上竝舍兒看立道邊大豪  
願薦女而請昏鄰翁嘆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  
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睹俊異  
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  
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為榮

占言難盡

回揚侍郎啓

某啓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為籍  
口猶有孟東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鷄陳祝有  
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  
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廷之  
對而銀筆掃三千之牘讐中秘之書而牙籤懸四十  
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私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  
千載榮動諸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  
螭非池中物也佇膺霖雨之求忽紆緹騎之臨特賁

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賢挾貴挾勲  
勞之驕庶乎有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群之表  
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  
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啓

某啓改畀名城盍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  
之聲驛騎鼎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  
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  
竒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  
萬兵橫潰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群情向背反側之初

大盜革心百蠻面內方用長鎗大劍收血刃之勲豈  
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  
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為占頌  
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啓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  
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輿頌得賢之慶竊以  
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  
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  
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

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  
之際倡大義於群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  
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共惟樞密同知大任  
推先民之覺訐謨為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  
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  
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  
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授  
閑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牆逾二千里曲博故舊於  
同舍游從之末婁訪生死於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  
公之歸實倍周邦之喜

賀史相啓

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覩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  
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武資  
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  
世有用至弱而為強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  
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摧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  
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  
之意趣駕漢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  
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  
智為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天大任乘晉

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道守之賢迨唐明皇內禪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疆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危矣出虎兕於押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蚤圖之未然至一旦有急遂不其所指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發締不恤把天是憂堂陞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効

### 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啓

戊子十二月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錄乞骸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愠見當路宣言以為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違投荒不測之誅惓惓止欲舍坐下之牛駸駸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被中傷茲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權讒慝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



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濕不改殆茲襄復盡出矜存自  
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  
感但有空言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游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它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  
不滿德卒官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  
德文學踐大官為將相曰堯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是為文忠公曰堯佐德特進尚書左僕射  
是為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為  
康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  
踧踏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輦耳姑徐之盡所欲言

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為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魯孫克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廣南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蓋百三十有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群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律頃由臺郎妻將使指竭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

亡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補方書之缺壞者龔于故處即聽事之東闢屋三楹繪秦公文忠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

太祖

太宗提三尺削除僭亂辭

真宗

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驚出依日月之光獨

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  
舍為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  
三鎮旌節相望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為天下  
巨室於虜盛矣王室中微群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  
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相一時社稷之高勳  
於此兵亂倣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軼飲食  
者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  
之以告後之君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  
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處化誘脅衆數萬相扇為亂圍建  
昌不克遂陷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為灰燼部刺  
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捕盡誅夷其黨貸飢役相  
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頭顱相屬於  
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  
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  
至市無雞豚晨夕之湏無所得凡仕於邑者指日待  
更不為斯湏計留也三年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泣  
茲邑鉏治強梗發紆隱拙朞月政成輿人誦之先是  
兩尉弓手怙衆為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

盡甲而出群噪大呼劫請賊謝率以為常令曰是可  
忍邪立捕首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  
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於道者則又脩起學宮立孔  
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其中然後大  
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靖深舍群吏於東西兩廡櫛  
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庾  
庖滷皆具為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  
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  
文為記余曰 宋受天命宇內晏靖際天軼海無一  
夫嘯呼之驚地大人衆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

神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  
林鬼冢浮圖老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甕牖  
繩樞果蔬之壘連屬乎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  
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冰銷火燎無尺  
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畏譏取具臨時雖通都  
大邦侯牧之貴徃徃編竹為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  
江左窮處不足以資進取為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  
壞固宜節令之來以為縣令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  
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之從盜者  
官錄其貲沒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

之凡棟楹梁楠蓋瓦級磚之具皆出於是落成之日  
邑人不知材用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  
樂生與事市區賈肆民間客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  
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有方畧收  
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  
之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  
起學士大夫圖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持之操奮  
其儼於創殘摧敗之餘乘時就功無厲民賦衆之煩  
而一日之作軼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故地可復  
而有也而况於一邑乎鄧令韓庾延平人端友其字

云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 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  
尚書外郎參詳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裘卿中  
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 天子至于公卿左右侍  
從之臣闔寺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目歆艷  
以為寵明年太學選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為博士  
行且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傲擾百官奔走失職  
頓仆道路表卿曰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  
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數百里為瓦礫之場

令丞雜處民間皆夾往荒茅篁竹之間余南遷道臨  
川表卿勞予境上道舊故以為笑樂無戚戚不滿之  
意逾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於丞  
廳於是排蓬藿輦糞壤垣故基而亦新之大屋渠渠  
凡昔所有皆余具聞之太息曰自建隆以來天子  
親視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亡幾耳表卿  
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  
瘡痍塗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  
無四方之物以供朝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筐楚  
間且伐<sup>代</sup>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以遺後之人蓋勤

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殊未可以世俗趣舍量其  
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  
表卿儒先宿學不倦於小官而潔為之所以志夫遠  
者大者豈一不快於宜黃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  
治所廢興之由經落成始之歲月與夫材用之所從  
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所嘆  
慕者為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  
大比丘號元證避五季兵亂頌見此山結屋居之今

為寶積禪院谿谷邃深有泉空然溢于山之腹而附  
右脅以屈梁石為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鏘鳴如環  
珮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水窮壞斷茅  
竹蒙翳獸蹄鳥跡交締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  
故寺之興及今二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  
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佛齋衆嚴整如官府  
會方丈遇隕石震壞衆議相與出力鼎新之了如曰  
寺有僧堂歲久腐撓蛇鼠所穿日星下如風雨之夕  
違濕五遷卧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  
與衆共之於是雜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

言曰此堂居家父祖所營吾當嗣成之不可使他人  
捐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為新堂成雄麗靖深  
為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倍蕞他  
日了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  
逾千年衡岳廬阜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  
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路俵  
俵無所向而偏州下邑山崖水濱仙佛所廬尚有存  
者又懼衆至不能容則啖兩夫制梃立其門以拒絕  
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喙仰  
而四顧惴惴然恐戶外之屨入也了如獨不然瘞身

若志不擇所安更為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  
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  
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  
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謫居象臺容  
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  
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  
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於黃茅  
白蒿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

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  
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  
選而辱居於此無留滯戚嗟不遇之嘆下車未幾黜政  
之疵頌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  
伐木橫亘兩溪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  
世而最爾之國蓋將為嶺右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  
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  
疎輒輸寫臍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  
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  
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者也嗚呼未



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抹過  
不暇低首下氣端懦懦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  
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  
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  
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  
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墍  
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  
從政則約已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  
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  
明之接與鳥獸為群與木石為偶與天為徒與造物

為交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  
貴耶世之君子當為此不得為彼於是併記之以風  
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紹興  
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  
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勾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  
其生子以為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廖廓之見不為小  
利近功徃徃迂闊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

此其妄也而一朝之憂効於數世嘗膽忍詎如此其  
急也而斯須之誦伸於萬人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  
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之畧所以傳世垂後若是  
其巖巖也天地大亂盜賊蠡起鉏耨棘矜長槍大劍  
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為王侯者十八九州  
縣官吏簡科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  
及度外之事今宜黃隸撫州為大邑比屋萬餘家紹  
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者大半延平節侯韓度字  
端友以朝奉郎為縣於此而治其所當先者則立學  
宮祀孔子補弟子負充入之殿寢言言崛起於戎馬

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尊衰  
亂不軌之俗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  
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  
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義之國而止  
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此之而六館  
無受汗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  
乘群惡之鋒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  
勇悻悻然投袂所掌不忍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  
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侯精通吏道飾以儒雅不為  
赫赫名譽獨能綏靜一方於疾痛呻呼之後度長繫

大又進諸生於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隸業之書問  
道之室無一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所謂  
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忠信三人猶有我師况此堂  
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之書學王者之  
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九  
合之勲拔以解中原被髮左衽之禍一王之儀足以  
制諸將援柱劔擊挂之譁此大儒之効豈非學者之所  
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意也遂以為記紹興四年十  
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  
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  
太上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祕恩賚光寵一時歆艷  
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夕游愒於  
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  
文為記曰余屬者夷狄之禍喋血萬里諸戎長驚於  
通都大邑之中官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  
被髮過其夫女齧臂號其父草薶而禽獮之盡矣脫  
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鉤絡張設孰視無所向往往饑  
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

身間行力竭氣窮又踣於中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刃不淪於異域不斃於饑寒不仆於道路閭閻百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萬人蓋不一遇焉頌視田廬已為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為異物矣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無所之於是拙拙然求活於斗升而官冗地徧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闔何之不幸而立於爭地則推而納之甯中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兵火被四海衣冠僵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

不見一夾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氏謂所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地而中有黃公綺季之閑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為景帝畫梁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辱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刼質之害溝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朋

深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俛仰遯世遠俗患坐視猿  
猱顛倒置網中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為  
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  
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言也他日造公  
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  
請老自號機山閑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 荆谿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慎求樞密二十年矣余  
守抗時卜葬亡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  
方議予直會余南遷不果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

始往觀焉實銅棺山之麓而靜樂院之右臂也義興  
多山而銅棺特高大築出諸峰之上自山之脊脊分為  
兩股隱隱隆隆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右可葬如所聞  
者而寺僧不如書有難色方求售於當世貴人余亦  
弗強也明年三月更卜地於山中十六日癸未繫舟  
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於符塘胡氏冢舍肩小輿入  
廩城酌族子信壽提舉新家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  
次公給事之瑩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  
於中道屬日旰食未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  
地地平平而水於音姓不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

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荆谿泊塘口觀張子  
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滄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不  
屬入市求之穢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兒矜  
嚴想見斬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  
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後泊臺李乙酉犁明入山徑  
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不合入胡狀謁  
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嵒地所在彥達云神龍所  
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於龍  
山侵曉偕祖燈赴約飯已造覘所謂白靈嵒者在沈  
和中資政墓之後下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

磴道艱險十步一謁至嵒下龍穴正踞其右斬絕可  
畏旁行里所投田舍乞漿班荆坐大召上命車亦至  
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  
穀堆山為梭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  
可葬無害余亦記晉周訪葬毋陶士行指牛眠地葬  
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即彥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  
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可材矣彥  
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狀有頃張彥深  
之子子為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於阜  
蓉寺之側聞余携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

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蓉佳山水欲一至其處於是  
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具還途又嘗卜烏龜潭  
地於湖泐之北葬亡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為浮言  
所誅又不克葬既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  
己丑戒兩夫除道偕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憇王氏  
瑩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現旁三山鼎峙秀出如  
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間道踐出背出大松徑  
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冗遂返是行也諸  
涉經家丘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讎賈不  
相中或憚遠不能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蓑以至

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小詩示祖燈云來間  
松間路涉頭繫小舟閑携水上坐看盡土饅頭詩成  
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  
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  
間溢流為池味其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餅  
罌負檐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群盜嘯其中汙壤  
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  
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疏請於朝追

助冥福詔從之賜名旌中薦福始命寺僧法皞主其  
院法皞氣氣不凡以有為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  
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勤大屋窮<sub>窮</sub>窟  
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  
腐敗又斥其羸撤而大之廣深豪文曠焉四達遂與  
泉稱請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皞獨  
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間  
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盱無行迹遊  
客莫夜無詭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  
士大夫如富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

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  
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皞者不惟  
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後  
語刻留山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  
奉佛齊衆興起頽仆潔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  
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  
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期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  
不織不耕訾警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日夜淬厲其  
材振飾<sub>飾</sub>壘壤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度  
矣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



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留置子舍中性柔馴不敏於捕鼠而孝慈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同棲而食飲卧起未嘗一日相舍間從食安投魚肉飼其母輒不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又生子日徃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三則銜其一之尚乳者就

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六子於是盡御其子置奴棲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夭而從其母之利也公遂易天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卧護之交相乳焉夫貓之哺子也他貓至則噴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不及顧視徃徃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爭不已則聞聞凡天下之貓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徃就之十

一子施施然混為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歟某嘗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言不出墻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子

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過人者而無  
桀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留數日蓋五年而內外  
侶偶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  
兄弟之祥又賦雞犬相哺以為董召南孝慈之應今  
公二貓之異異世同符天其或者俾公推其法於天  
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為蒼生之福或  
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閻丘叔智泣官之明年其  
子某年十九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燁然名

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呼稱說以為寵宜興距州  
之南北二十里縣據治荆谿上游為橋數百步橫絕  
其上屬之南山即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  
北隅有亭三閭間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鞭  
扑之聲皆不接於耳目窻戶低深恍可人意叔智命  
工輦除蕪穢一室翛然晨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  
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於爭先競睹夸雄鬪麗之  
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贄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  
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  
巢鳳而叔智以書屬余為記余聞朝寓物於人而慕

取之有不可必者况於數百千人逐隊而趨裹飯待  
且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間故有操瑟於齊鬻璞於鄭  
以暗投人按劍相眄而有二鳥之感懷璧三獻負鼎  
五就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十上之勞或年少狂  
勇率意而言如泛駕之馬詭轡竊銜不如司之尺  
度而雪窓短檠之下兩目眊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  
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其難如此也  
閻丘氏世為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 宋興凡五世  
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  
遂名其家更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

凡羨少年之難能豪傑之士乖於時而不遇老師宿  
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無有之追取  
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迺祖朝議公鬢頽方半白  
翁媪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  
字之祥也若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為瑞則楚狂之  
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  
智敏於為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有鵲棲其衙  
雉馴於野為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  
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籍田書記

上即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辭仇玉帛交  
贄四鄙廓廓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逋作而相  
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柔緩求課農  
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春秋之月師三公九卿  
大夫親駕於東郊緝轅黛耜躬御帝籍三推一撥竣  
事而旋彌文閣典創見一時煒煒煌煌震耀耳目民  
大和會闡邪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  
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僖公遵伯禽之  
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劬農  
脩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興一州

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留田積穀塞  
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  
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  
家未能有舍此而為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為縣山耕  
而水蔣延袤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為  
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於  
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藝桑麻  
畜雞豚而無閭民廢壞上下與足興于行誼庶幾稱  
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  
羨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

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龕於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朋谿雙蓮記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與下汙荆谿水漫而為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為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交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蓋雲幃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羨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竒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

未之竒也越明年復生駢頭竝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衆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結茅宴坐山靈為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嗥群鼠盡不出得須臾寧焉公世家青社名園甲第為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縣其女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鬱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亭於舍旁手藝木芍藥衆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師諸右奉板輿以遊太夫人欣然比嬉笑如故過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以為常北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

發一花千葉重附累萼艷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繫公隱德高行不愧于屋漏故溪神士伯相為守護呵禁不詳祥草木効靈間見層出真家庭之盛事現不可上已昔周公得禾異畝同隸類以名其事至於芝九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班班可攷皆非偶然者公圖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記

思樂齋記

余歸田五年始斥舍旁地數十畝除灌莽植藩援築屋居之營一齋廣深尋丈度可容膝以朝夕從事於此名之曰思樂思樂者嘗安於樂矣而不自知也一出而櫻世患憂懼萬端險阻百態如蒙壞絮啞蒺藜而莫之勝脫於是悵然思平居無事之可樂而不得也余嘗絕涼江浮長淮泝汴流而上北至於京師又東航太湖出苕霅竝桐江下三衢歷撫信洪吉二江

之阻直抵衝<sup>衡</sup>湘踰桂嶺南至象江上山行海宿水陸  
萬里具高緣絙而上與猿鳥爭道於垂崖一髮之間  
其下衝波急湫以入於龍魚之宅爭一旦之命當是  
時也則思平地之樂夷狄不道以殺為嬉毒流四海  
幸而免者又窘於他盜寔後跋前顛倒失據如觸藩  
墻如蹈坎井如探湯沸鼎而無所寄焉當是時也則  
思太平之樂學迂材下婁竊非據於衆人必爭之地  
以和戎緩兵為是以伏闕首亂為非衆怒不容聚而  
見訕椎撓於十夫杼<sup>投</sup>於三至獨持一喙終日號鳴  
大吒以自解說卒莫能勝遂陷於不測當是時也則

思居閑之樂也而觸罪竄投嶺海蠻蜚雜居鳥言夷  
面鬼嘯于梁鵬集于舍下榻畏蛇對食懼蠱嵐薰瘴  
染意象昏昏然颶風忽起吹簸天地江翻海渾仰屋  
四顧若將壓焉當是時也則思還鄉之樂今幸蒙恩  
還復故栖先人之弊廬與童子時釣游之處皆在焉  
去國十年名不著吏部之籍毀譽不挂於<sup>縉</sup>紳士大  
夫之口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四封之內推理<sup>埋</sup>群剽之  
姦剪除殆盡南北之使已議息兵江干徹警千里晏  
然朝而出藜杖幅巾與田夫野老相爾汝於東阡西  
陌之上暮而歸折野蔬酌秫<sup>酒</sup>飯脫粟老稚圍藥哇

咲相雜挽須問事足憇目前凡吾昔日無事之樂舉  
集於此矣夫天之樂無窮而意適則為樂吁嗟其所  
不獲則不樂也呻吟其所疾痛則不樂也今無是一  
者也行歌坐嘯汎若不繫之舟而無所係焉何為而  
不樂雖然世之君子有以功名為樂者為天子操尺  
董筭兵萬里外一取單于否則馳一粟之傳折衝口  
舌之間此將相之事非吾之狂所敢議有以貧賤為  
樂者簞食瓢飲餐糲齧雪茹草木之實若不堪其憂  
而氣塞天地足以易窮餓而不怨此聖賢之事又非  
吾之愚所能及特以桑梓之國丘墓所寄閑門高卧

日晏而起無愧於中無求於外無畏途風波之虞無  
徵呼發召之警無罵譏訕笑之辱有田以食有屋以  
居憂患已空吾心翛然了無一事犯人奚懼而憂偃  
師奚傷而怒拔劍逐蠅奚誅具獄磔虜奚懟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然後知余之樂有在於此也尚恐習性  
易流操之不熟一為外物所誘而立於爭地材不足  
以堪富貴道不足以安貧賤幸福而禍悔不可追故  
名其齋以自警云紹興九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 靜治堂記

昔曹參以百戰百勝之功佐高帝定天下相悼惠王



治齊七十城舍蓋公問焉而得所以治齊者後九年  
伐蕭何為丞相又以所治齊者治天下畫一之歌至  
于今誦之方參起沛中小吏杖一劍征伐四方定諸  
侯為一時功臣之最其相齊也是宜舉賢尚功變法  
定令以鑄磨鍛鍊其民如素所治軍者參始憐然因齊  
人厭亂之心絀諸老生異同之論專用道家清靜之  
說一切反其故順民之欲與之休息而無作焉齊以  
大治蓋治軍如御猛獸也擾龍伐蛟絡馬穿牛要使  
不能為暴而虎豹噬人則殺之養民如牧羊也去其  
敗群者耳若堯牽而舜驅之則羊之死者過半矣參

為將相一弛一張文武之異用達乎居重馭輕之權  
而不膠於所蔽故大儒之效炳然為漢開基之冠而  
高后惠帝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參之功為多也今  
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天下有無窮之事循於道  
而泛應無方者天下有不易之理撥天下之事而以  
一理貫之則居簡可以臨民正容可以務物儲精獲  
濩之中可以逆螫三神談笑尊俎之間可以析衝萬  
里而世之君子好喜奇事不安於其故始於獨言異  
行以駭天下簡髮數米問羊知馬先事候情機開捷  
閉設為鈞距以示神明民之視其上赫然如雷霆鬼

神莫測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常古毗陵郡也茲  
楚之衝濱吳之要為東南舟車走集之地素號樂土  
自建炎被兵之後伏尸流血者十五年屬者聖心悔  
禍屈己銷兵南北解仇江臯徹警及是創夷呻吟疲  
瘵之餘始一榻焉而檢詳陳公適臨是邦乃直守居  
之北墉闕而為堂名之曰靜治取蓋公所謂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者所以宣布上之仁禁暴戢兵與民  
息肩之意為吏守家法過吏有愛利未嘗輟答辱邦  
人安樂之無失職之嘆今猶未盡也知去後乃見思  
耳余觀西漢文景武宣之世寂稱得士而班固傳循

吏不過六七人渤海盜起宣帝召龔遂為太守而問  
以屏盜之方遂曰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  
賢良固欲安之也夫治盜賊猶欲安之况吾赤子安  
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今公以寬厚清靜為一州率  
民不見吏吠犬生鰲真得古循吏之遺乃書而刻之  
堂中以俟後之君子庶幾相循如古之召杜為民父  
毋云公諱正同字應之故靖國名臣諫議大夫了翁  
之子也紹興十三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靈巖智積善菩薩殿記

梁天監中以吳王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寺成有異

僧負鉢囊以入愒殿廡下長身鰲面梵相竒古其徒  
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於殿之東北壁而  
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亡幾有胡僧顧見  
其畫喟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是於道俗  
奔走來觀稽首歸依擎瑟作禮鼓舞拊蹈歡喜踴躍  
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

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  
疾象先引至卧内索杯水啜之一啜而病良已象先  
篤謝出金幣數床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  
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

即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含無有徧

訪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殿壁所畫像

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羞

齋供僧作佛事裴回數日而後去其事載於吳越沙門

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哀乘經菩薩品

云惟靈巖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改賜

秀峰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

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

在寺之東廡庠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

意長老妙空佛海大師智訥師饒其徒妙機浩乘惠珍

冲正者募衆力大之高臺巨楠雄視一方像設中巖  
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繞梵唄之聲震  
動山谷涕慕感泣又如師始云於是訥過余於是晉  
陵求文以爲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沒生死  
莫覺莫悟諸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  
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塵而雨  
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後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  
五濁如燭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云亡子見母如瞽發像  
如迷得路發菩提心脩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  
百世之後陵谷變遷蛇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

照耀大千一睹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  
今雙林大士泗州佛僧伽灵巖智積皆是也訥公福  
慧兩足爲世導師常以去驕吝破貪癡合於吾儒之  
說者輔其教議論偉然有過人者自王公貴人大家  
巨室搢紳士大夫皆尊異之故出世三十年說法行  
道化服編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棲築閣宇堂廣  
宇幾編編淮吳豈止智積一殿而已余嘗謂訥公才不  
減澄現屬時多虞可以馳騁一世列於功名之士今  
老矣凡五至佳柱灵巖前後二十年又築堂於寢廬之旁  
榜曰五至云柱灵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八月日晉陵孫

其記

臨安府臨安縣學記

三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序遂序皆有學自幼  
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  
去於學養老勞農鄉社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  
皆出於學而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  
當是時也王道大洽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  
自朝廷之上以至四方萬里閭門側陋之隱君子宿  
道向方小人脩慝徙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  
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如見恠焉固已不容於其間

弦誦之音洋洋然所謂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  
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  
夫說客擊劔扛鼎鷄鳴狗盜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  
館於上而王者之迹息矣間有豪傑特起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一世者道雖不明乎天下  
必明乎已道雖然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子孝弟者人  
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獨行而表  
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義也太史氏得一人焉  
以為竒節而列於傳唐有陽城隱於中條山而遠近  
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門太宗以一旅定

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令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舟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令蓋嘗改寓西郭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即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進子弟於學者

相與圖之恐不及於是門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士之舍庖湍庫庋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巍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大山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之迹俗恬殺牛更十令峻笞扑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圖法舉而燔之侯

教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  
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此齊魯焉凡為屋若干  
楹經始於詔下十之二月而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  
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  
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  
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  
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息其事雖圻者  
不敢一日捨慢而嬉况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  
忽焉不省哉居相群出相友鑄磨考鍊以充其材窮  
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化天下無愧於中而已紹

興十六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楓橋普明禪院興造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  
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逮乾符光啓間大盜  
蠡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盡  
有浙東西地五伐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常順事  
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  
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  
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吳太伯廟棟  
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錢鏐姓名書其上可

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四<sup>時</sup>民廬一夕為灰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sup>都</sup>圖經實妙利普明禪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維<sup>繼</sup>張祐嘗即其處作<sup>詩</sup>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龍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佑中改賜普明禪院而繁雄瑋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顏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索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

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顏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靖深龍象所栖升濟幽明婁出灵響尤為奇勝而塔之後<sup>役</sup>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恠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被吏介胄而卧士大夫毀車殺牛以食而吾民則輸家財助邊率常脂脂然舉首蹙頞<sup>疾</sup>病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指金帛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



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余觀遷老積精練學若  
空幣故衣糲食不以一豪私其身日以飭蠹壞起顏仆  
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鉢扣門或持簿乞民間日  
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改故一方之人向慕之凡所欲  
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  
百吏唯一堂之上赫然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  
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  
堪仕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  
戚共為一體人人觀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  
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

無間然矣故著余之所款言者以為記使歸刻焉紹  
興十六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 興化軍仙遊縣香山記

興化軍仙遊縣之香山唐末時九座菩薩大弟子志  
聰者頽見其處斥芟地藩之覆以茅竹行道其中未  
幾遠近化其德除治灌莽斬木陶瓦築屋廬其像設  
爭勸成之咄嗟而辦地產香狀類薰陸而不常有乾  
寧賜額因號香山院而邑人朱氏允崇向之世世相仍  
作佛事以薦冥福至給事公與其子大卿公又斥廩  
稍之餘扶顛補敗撤而新之凡門廊殿寢齋宮客舍

庖福庫庾皆具余聞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性至命以參天地之化育是故古之人心以為法練精養志專守一道不雜他術此聖人所謂誠而佛謂之一念是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精誠之至神凝意消一真湛然不如諸相故有儲精九重不下几席而天地位四時行鳳凰儀百獸舞者用此道也故有履石壁煙燼之中而不焚蹈吕梁懸水之下而不溺矣注眸子而不瞬疾雷破山烈飄海而不驚者用此道也故有老矣之松肘回生公之石首肯者虬伏猛獸鱗弭耳於跏趺之坐者用此道也大哉心乎自一心之變而

為千百億身塞天地

海此理之必然無足恠

者至於孝子之念

日月逝矣叫號神天出

生入死不可復見

之夜夢之其曠然遊於

逍遙之鄉乎或滯於陰幽冥漠之間皆不可得而知

也於是祈向佛乘齋心歸命念念不住惟有一誠捨

所甚愛惟有一施小者一訶黎勒大者二珠瓔珞富

者布黃金貧者施一錢一誠所寓一施所加如愚公

移山更無委曲間斷之相凡皆為此故能以正信心

發大願力感通佛祖升濟幽明夫銅山東傾洛鍾西

應一氣之感旋若影響况吾血氣之屬者哉給事公

以忠孝正直稱天下而大卿公又能以行誼世其家  
自香山經始父祖子孫以心傳心追助冥福殆二百  
年至今不廢故所就如此一日大卿之子元飛過余  
言曰先君嘗欲寓書求公文為記伐一石書而刻之  
以示子孫不幸被疾棄諸孤遂不果今元飛來請幸  
公許我地下有知殆為慰焉遂著余所聞者以告之  
紹興十六年歲在丙寅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永慶禪院興造記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晉陵張公建炎  
紹興間擢任樞要進參大政始用故事追贈三世又

表請能仁故刹為祖禰崇報追福之地詔賜顯慈永  
慶禪院院本唐正勤寺隋司徒陳大帝故園地所營  
五季時有異僧韓公行解通脫為衆導師一日示寂  
飭其徒具棺衾以葬未幾州刺史誅於浮言伐冢斷  
棺出而燔之膚爪如生須鬣長數尺益薪熾火不能  
壞道俗奔走作禮為具湯沐塗髹漆為塑像置屋以  
祠水旱疾癘有禱輒應 宋興賜號承天又改能仁  
訖今二百年州人嚴事之如初宣和中 詔天下建  
神霄玉清萬壽宮於時常州改築能仁如詔屏除佛  
像斥遣僧徒而韓公者亦不容其中徒寓他所靖康

之亂群盜蠡出州縣方修戰守備而神霄廢還昇能  
仁官吏乘時毀宮之十七以佐材費比公得請獨有  
三門大殿一法堂巋然出草莽中齋廚摧敗井滅竈  
夷僧堂僅存四壁如逃人家公推選名緇得智妙覺  
大師法緣者主其院法緣學道有力氣質偉然稍募  
衆力排蓬藿葺壤補垣墻之缺常為人所徑者以  
杜往來䟽廢井治煬竈歛薪米葺一堂居其徒然後庀  
工鳩材為重門步廊寢廬方丈營大文藏聚書五千  
四十八卷而積藏之考韓公之室逆之以歸築祠堂  
一區繪張氏三世之像以祠旁置水陸院以薦冥福

為堂二舍群僧之焚誦與僮奴之備使令者為寮二  
以待四方之游者休者宿之勞於戰事者廩庫困序  
列兩隅各有攸處又塑佛菩薩羅漢像數十軀金碧煥  
發極相好之妙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用俱全嗚呼  
盛矣哉自夷狄橫而窺中國金遷梵帝龍象所栖燔  
滅塗地蓋亡幾矣一時僧尼安於其故收合餘燼葺  
苑竹自覆而羈客遊士又紛然雜處其中椎牛釀酒  
群飲聚博若市區然雖大叢林號稱領袖往往占一  
席於偏廡下以苟朝夕顧視橐中貲聚足以易蓋地  
望豐報而神馬尻輿已坐馳於南北東西數百千里

之外以故鍾鼓不鳴蓋障不蔽風雨圖像丹青之飾  
暗昧不~~不~~蠲冗衣礪飯芑莧之美無以繼今在在處  
處皆是也緣老精練有智畧奮然矯群庸以破苟且  
之俗積二十年之勤起廢刹於戎馬蹂踐之後凡昔  
所有皆具故所無也今始有之可謂能矣一日緣老  
過余言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而廢興有命顯晦有  
時亦無必成之理酸醎異者丹素相訾常有時而貴  
屨有時而賤蠅以誤墨而成蛇以若足而壞故廢興  
成敗之際雖聖賢以為難也張公不以法緣於不肯  
見錄於稠人之中法緣感公知己攻苦食淡銖積寸

累不敢以一豪私其身緇素悅隨鬼神幽贊有賢士  
大夫借重齒牙之論無寓公寄客分占叢席之擾為  
屋二百楹食粟餘千指故能成就如此法緣老矣則  
又懼夫來者之不吾繼也余於是喟然感其緣為之  
著其成以告夫來者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六月日  
晉陵孫某記

平江府吳江縣無礙院普賢感應記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外累數十  
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  
起遂換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余嘗過松江無礙院兵

火凋殘寺之入于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菩薩一堂  
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  
宋某者營築此堂為翁媪追福之地已而夢一大士  
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媪導其前神  
情蕭散自得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悟  
嘆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  
其像於家尊事之益虔晨香夜燈寒暑不解一方道  
俗咸共瞻仰故能如此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  
說鬼神之精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嚮昧昧然不  
知其所之也然後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

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脫解門破十  
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  
報無足疑者荅曰如是請畫其末紹興二十年歲次  
庚午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疎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曰  
了如領疎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  
樓桀閣相望以百數疎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  
衆香黃金百寶創一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  
入之縹帶穿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于

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蠻君神伯地行空飛之  
衆穹堂奧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  
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  
余以書復曰請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  
授以心為法故大士拊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  
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籊雲追風一  
日萬里矣今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帝  
上語連榻累笥子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  
虛空入者童子畫沙累土足以得道承蜩意鉤履狝  
畫墁足以得道屠兒賣肉妓女唱歌亦足以得道今

大藏所傳載大乘諸經皆佛菩薩語有能於此得一  
句一偈神而明之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所住心亦  
復如是奚不可耶了如又曰自吾營此藏凡壞材巨  
植級塲蓋瓦塗墜丹釀資糧錢用之費以二千萬皆  
出忠信仕捐棄所甚愛成此一大因緣類有以相之  
者作始於紹興甲子之冬而以明年十月斷手規模  
矩矱宏大莊偉炳然煥發照耀大千龍象歸依緇素  
悅服是不可無傳也昔余南遷道臨川如老嘗館餘  
於曹山方丈是時新築一僧堂屬余為記刻之未幾徙  
住疎山而道日益尊學者日益衆名譽日益聞凡舉

意造事事無劇易遠近響應不唯妙道至言足以啓  
悟後學而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惜乎隱於浮圖中且  
老矣而不列於功名之士也紹興庚午十月日晉陵  
孫某記

滁州重建醉翁亭記

文忠歐陽公慶曆中嘗謫守滁陽直治城六七里得  
琅邪幽谷之勝有泉全然溢于兩峰之間斗折蛇行  
流出平地蓄為大井築一亭與遊人遊榻其上仰矚  
青山俯聽流泉泉晨煙夕霏開闔變化爭效於左右名之  
曰醉翁亭蓋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處晉琅邪王嘗國

於此遂名其山山舒水緩年豐事少公曰從寮吏賓  
客倘佯泉山把酒臨聽樂而忘歸於是望清流閔吊  
古戰場而川煙谷變不可復識矣登衛公懷嵩樓酌  
庶子泉觀李陽冰小篆而筆畫雄恠號天下之奇蹟  
記菱谿石徙置幽谷中以遺好奇者洞心駭目之觀  
穹林巨植干霄蔽日曲欄幽榭隱見木杪泉鳴澗中  
乍細乍大若奏琴筑嘉葩異卉紅紫低昂百鳥相命  
鳴聲上下千品萬壑迴巧獻伎意其天造地設以慰  
夫賢而辱於此者當是時功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藹  
然被於淮濡楚甸間一時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



相求大篇傑句發於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荊公  
皆賦醉翁吟以不克造現為恨曾南豐記醒心亭以  
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為榮東陽沈遵不遠千里援  
琴听泉馮其聲為醉翁操而蘇東坡為之辭又伐石  
為六碣刻公文為大字列之亭上公去郡久矣邦人  
畫公像借王道之號二賢置屋二祠李邦直來臨州  
視府舍凡公朝衙夕坐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為  
琅邪記遊龕于廳事之壁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  
為文以際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以尚德也  
故自慶曆祇今百餘年富貴磨滅不可勝紀獨醉翁

構思如新而琅邪山水自公表發之亦遂為冠世絕  
境何謂盛矣建炎初大盜起黃巾赤幘群嘯于山區  
海聚通都大邑之中而亭廢於兵火更二十年草木  
生之牛羊踐之為州者積十數人支歌柱壞趣了目  
前日不暇給今太守魏公博達古記尚友千載所與  
交皆賢公卿而當世名士多從之游嘗佐廷尉議獄  
問三尺何如無所徇竭來滁陽政平訟息閑閣坐嘯無  
餘事矣公曰此邦雖小文忠公嘗辱居焉而醉翁亭  
者蓋嘗與民共樂於此比經寇暴頽基巋然父老過  
之有出涕者會寺僧請建亭踵智遷故事公喜從之

俾引其徒以自度剗剔蕪穢治泉石具木瓦庀工徒  
作而新之大屋數楹盡復醉翁之舊於以慰滁人之  
思而移書屬余為記余曰文忠公道德三朝之望文  
章百世之師忠言嘉謨峻功茂烈載之旂常編之簡  
冊煇煇煌煌與日月爭光矣固不繫夫一亭之有無  
也然好古博雅之士師慕賢達尊德樂道聽想風聲  
恨不同時殆欲騎雲氣跨汗漫追絕塵於八極之外  
固有抱烏號之弓藏曲阜之履以為寶者固有聆優  
孟一之諧笑覩虎賁之容貌以象賢者固有愛南國  
棠而賦詩過西州門而慟哭者誦其詩讀其書畫思

之夜之如出乎其世如見乎其人則是亭之作也所  
以表斯文於不泯蹈先民之高躅考引盛德垂之無  
窮而一山之阻一泉之涯又以著見夫仁智之所樂  
有在於是也公諱安行字彥成官為左朝散即云紹  
興歲次庚午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

宣和六年吾州夏旱州將率寮吏奉牲玉徧走群祀  
不見答適有比丘尼悟空師法堅自錢塘至曰吾能  
為公籌致雨即日詣城東資聖寺佛殿闔扉趺坐晝不  
食夜不寢凡三日而澍雨沛然州人驚異請留師曰

吾奉詔住臨平之明因院不可輒去有請請智大師  
普璿者嗣吾法而召而至也於是州將飭僧尼治舟  
楫具書幣卜日以請資聖寺者按圖經實唐咸通中  
所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敗屋旁穿上漏數尼舍其  
中以刺繡織絁為衣食業普璿既至始改號資聖禪  
院故時諸尼庖割席別居異處女工婦事各自為家  
至是一切罷去稍募衆力斥舍旁地尋丈積累三倍  
於舊蒐採巨植培治故基築一堂居其徒而為說法  
已乃營一大庖東西望高深與堂稱然後聚佛書為  
高屋建大藏棲甌兩輪間俾出而讀之舊有佛殿庫

陋迤隘棟楹撓敗塗槩頽落始撤而大之以至法堂  
寢廬方丈兩廡困倉之屬皆次第修立高明碩大丹  
漆相照傑然視一州為叢林之冠可謂盛矣世遠道  
散汝墳之婦人江漢之遊女曠千百歲不可復見矣  
間有節婦孝女卓然自拔於庸衆人之中高風絕塵  
表見一時而史官傳載其事以為天下後世之勸蓋  
亦幾人而已普璿者自童幼時固已穎悟過人一旦  
辭親而去曰我不能以此身膏面作容姿事悅己者  
遂棄家祝髮已壞色衣學出世潔法間身厲行飲水  
食蔬自幼壯見老如一日道俗尊向自將相侯王賢

士大夫大農富工豪賈之家瞻依作禮金錢粟帛之  
施無虛日振飾盡壞故剝一新青黃黼黻魁竒偉麗  
之規言者不能稱也聽法坐下率常數十百人無嬉  
容自佚者嗚呼以婦人女子之勢無蚍蜉蟻子之援  
獨以鉄心石腸茹荼齧雪奮然發私願於百難之中  
鑿空造大課無責有積三十年之塵無一念間斷而  
後能有所立如此雖一世智謀功名之士亦以為難  
也余嘗過謁周覽而歎曰松隋時而回石點頭而應不  
吾欺也於是為記普璿姓呂氏錢塘人物號清智大  
師云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四月日普陵孫某記

常州無錫縣開利寺藏院記

無錫縣之北少西三十里有大佛剎曰開利寺寺之  
興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即中林咸德  
所為記至和中有長富長者大即寺之西南隔除隅蒔地  
撤敗廡數楹始改築焉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  
名僧開演教乘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入歲廩米  
數百斛俾曰有餘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  
亂官軍舍其中不戒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累塊  
為丘阜草棘出入不見垣端客至無所舍則雜處市  
區民間之下寺僧普能者奮然欲募衆力起廢而引

其徒了源以自助日持簿問走人門不避勞辱有得  
輒記之居士中幾齋宮宿廬庖湏皆具至者如歸然後  
鳩材數千張斂錢數十萬營一大藏殿殿成以黃金  
丹砂留玩真珠旃檀衆香創寶輪藏浮空湧地間見  
層出若化成然龍天擁衛鬼神環饒遠光明晃耀如百  
千日道俗贊嘆以為未曾有也迺龍一石求余文為  
記當是時戎馬喋血之後人食半菽頻呻為塗中瘠  
者相望也普能耿然一比丘無宿資蓄貨方持鉢丐  
食飲以卒日迺欲張空拳以事所難余易其未易得  
所欲也而秉公端嚴無一念住相且且而作夜而息凡

皆為此間遇群魔出而為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於  
是翕然擅於大集而毗耶城淨名鉢化出於荆榛草  
莽莽之區祇陀林大法幢崛起於狐狸鼯鼠之聚百寶  
莊嚴如登兜率宮兩輪互轉如聽海潮音凡吾願力  
所加捷逾響報若有相者噫嘻盛哉余問之曰德猶  
如舉毛也禮易如折枝也道迎如見睫也而人猶有  
不能為者今二人者圖難造大左提右挈一日而就  
成佛得道必自茲始是不可以無述也紹興歲次癸  
酉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和州含山縣學記

善惡無二本而狂聖出於一念厲之人有夜半生子者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然則苟知所謂性惡者其果然歟人貧則欲富賤則欲貴天下之所同然也夏桀商受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矣有號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怫然而不悅人得食則生不得則饑而死亦天下之所同然也至於蹴爾而與之雖乞人亦不屑矣厲人也臧聚也乞人也而有羞惡之心焉故孟子以謂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自其不欲為而充之塗之人皆可為禹學禮學詩茲為儒矣一念之差而大儒小儒有時而為盜是故學者不可

一日而忘於天下先王抑詭類扶正道張皇大中表數萬代以為世準黨有庠遂有序鄉有校家有塾居則相群行則相交所守者一理皆克舜文王之道所傳者一說皆詩書執禮之言凡異端曲學餘言贅行恠竒可喜之論皆不得入於其中陶濡淳懿化成俗厚譬之嬰兒無古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楚人而齊語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也人果不可以無學豈不信矣乎含山江淮間小邑也舊有學比更建炎戎馬蹂踐之後今為墟矣積二十餘年當紹興之壬申章侯來涖茲邑據案未幾政平訟理縣以無事始建

學以祀孔子斂材庀徒垣故基而新之自門祖堂生  
師之廬祭養之器皆具又推選一鄉之望如崔君擘  
者為之率於是弦誦之音洋洋明年諸生群試於有  
司而選升於禮部者二人邑人歆豔歎息以為未曾  
有也章侯喜而來告曰士之學固不止於應有司之  
問而名譽以崇之豈可少哉請余文為記余曰鄭人  
游鄉校議執政之善否東漢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  
公卿以下屣履到門夾族談聚議非上之所建立非  
吾事也嘗聞唐何蕃和人也德成行尊為諸儒之冠  
太學諸生將從朱泚之亂蕃起而叱之六館之士卒  
不從亂無一人受汙者韓文公書之以大其傳至今  
照人耳目赫赫然如前日事今諸生讀右書作古文  
詞師慕古人於千歲之上古人與不傳者死矣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庶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日晉  
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記

黃林墓記

曾祖職方沒於嘉祐壬寅明年癸卯葬武進縣懷德  
 南鄉黃林之後署於是作室塚旁自門袒堂凡為屋  
 八間命僧守之距紹興庚午八十八年矣孫氏世家  
 金陵江右國除五世祖諱潭始避地武進葬於縣之  
 山林祖母陳氏不附葬今後署其沒高祖職方高祖  
 母崇德將太君朱氏曾祖職方曾祖母嘉興縣君芮  
 氏先祖二秀才祖母張氏先考通議先妣淑人姜氏



凡四世皆祔陳氏塚塋相望遠不過百步嘉興曾祖母先崇德高祖母一年沒既葬從其姑祖父先曾祖職方四年沒既葬從其父後十九年祖母下世別卜地而叔祖從旁占留坤艮向一穴不果用亡弟縣丞峴每指示覲曰他日幸得歸骨於此見考妣於地下則瞑目無所恨矣曾祖生五子九孫食貧無生業家舍歲久摧敗殆不庇風雨曾孫覲中秦侍從三典大州屢欲改築而拘諱陰陽家之說久不果一日守塚僧命工登屋補罅漏而桶瓦破腐陷一足至股髀皆流血覲兄弟聞之始決意改造歲次庚午鳩木瓦雀

工徒盡撤而新之為一廳一堂一龜頭兩廡庖厨之屬二十餘間三倍於舊堅壯深穩可支十世又即旁近買田百五十餘畝歲入可得米八十餘石具齋粥輸稅賦有贏矣後二年壬申亡弟遇疾不起不忍負其言舉以葬祖母之次即叔祖所留穴也故事寒食掃除墳墓五世父祖凡九塚其外叔祖十二秀才祖母尹氏有二孫皆以貧困流落他州亡叔廿七秀才廿八秀才孀沈氏十五秀才孀王氏皆先考通諫同產之弟亦無主後又七塚當展墓時次第供祭無豐儉小異竊懼七塚覲身後兒姪輩以不逮事之故馴

致廢弛今以塋田未給諸費外專治上塚茗果牲醴之具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第縣丞亡女安人凡十八位合食一堂上巳事遍詣諸塋酌酒茗從俚俗所尚繫楮錢於墓樹而去永為定式切惟孫氏起家自曾祖職方始曾祖生丙申纔五歲而高祖蚤世去陳氏三步別為塋以葬陳氏卒葬年月已不可考計高祖之葬於今百五十六年矣孫氏中微塋屋敝漏廩給不繼塚前石具亦已頽仆子孫困絕往往不能自存然未嘗斬伐一竹一木以資衣食之用以故百餘年大松數十株翹然出於林表至是築室

買田追塋香火增修故事殆數倍於前而嘉祐所營梁棟楹桷悉以朽腐不堪為薪樵尚餘四窻兩門四世故物不敢加塗漆留示子孫俾加愛敬知事親念祖之意於是礮一石叙本末書而刻之是役也田廬器用之費為錢四千餘緡皆亡弟一手所營僅償素願而沒悲夫子孫視之當念百六十年墳墓父祖凡六世皆在焉中更百難不絕如綫蒙天之祐憤而復起松楸鬱然延袤百畝垣屋當興葺不可占居器物當加護不可移用草木當封植不可剪伐田園之入專留贍塋不可分豁墳墓四旁籬落內外當種蒔不

可開鑿殯葬教之戒之有一於此長幼奉先訓聚而  
詰責之至於再至於三又不悛悔則持石本以告有  
司州刺史縣大夫風俗之首也家有惡子不畏官法  
不顧義理不遵父祖之訓固自不容矣

不濁堂記

紹興二十七年春石通直郎曹仁叔知常州晉陵縣  
縣治之東偏舊有屋六楹為令尹便坐之所仁叔乃  
命工稍加塗墍闢而為堂吏退則休其中榜曰不濁  
貽書道所以名堂之意屬余文為記仁叔博極群書  
自六經百子太史氏所記無不讀文章工於造語不

豁化前人一言一句必自己出簡古竒峭自成一家  
而尤長於詩筆力雅健句法刻深類唐詩人之工者  
素貧久矣視財如糞土故所蒞皆以廉稱為小官二  
十年心平行高恬於所遇無愠色今天子厲精更化  
拔用文武之器於疎遠側微之中議者謂仁叔嘗為  
勅令所刪定官政堪一時儒林學省郎官御史之選  
而吏部法改官已當為縣不補他官仁叔用舉者改  
秩遂得晉陵晉陵視他縣為劇朝衙夕坐朱墨茫漫  
吏挹牘魚貫以進鞭朴之聲簿書幾穀之間俗物滿  
前無一不敗人意者小間則解衣脫冠危坐一室取

舊書讀之洗滌塵勞收復舊觀茲所謂撓之不濁者  
歟余聞天下有至清渭貫淫濁而不亂天下有至淨  
濟涉河渾而不淄君子之心湛然如水大可觀天地  
遠可鑒古今酌貪泉而不能易其介飲狂泉而不能  
改其度衆人皆醉我獨醒舉世尚白我獨玄不與時  
湛浮如叔度之量不隨俗奢儉如徐公之長群居不  
倚燭力不懼燠寒燥濕更代於前而夷險一致仁叔  
有焉仁叔字也名囊維陽人亡歲次丁丑十二月十  
一日左朝奉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孫某記

芝亭記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  
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葬者藏也古之葬者北方  
北首未嘗擇地擇地下日蓋出於近世葬書淫污瞽  
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葬者  
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彌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  
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葬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  
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  
之制也吳興陳公今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  
震天下王荆公當國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

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葬而地學者以為不利遂改  
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  
雜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  
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大夫湯求力排群議  
斷然不疑乃即故基琢石為柱旁累塼甃以取固一  
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墓公掃除布几  
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楸徘徊瞻顧  
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新亭甃甃  
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創見一時奇形異  
狀皆應圖截父老縱觀太息以為未曾見也大夫公

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擊之謬固已追配  
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於群疑衆  
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  
歲強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  
之瑞有蘭有芝福壽固未艾也某與公為同年進士  
公之子文璉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嘆  
遂書之卷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燕香堂記

唐韋應物刺蘇州時即事賦詩有兵衛森畫戟燕寢  
凝清香之句詩律精深音節平緩流傳海內為古今

絕唱更數百年一時賢達聽想風聲行吟吐思而以  
不與之同時為恨左朝奉大夫倅真太守董公彌大  
以文學政事之選入為尚書吏部郎出為州刺史風  
流儒雅談笑多聞有古循吏之迹倅真為州並長江  
濱吳帶楚實東南舟車走集之路追胥蕞召之後我  
殺甲兵之問朝衙夕坐臨聽之勞凡吾心累於萬物  
之自外至者日夜交於其前緣督而應無留事矣於  
是除至一堂度為高明廓徹之觀退食之餘焚香危  
坐表裏修然遺溷濁於人間而放神於八極之外因  
取蘇州詩語名之曰燕香以見其志余聞近賦則受

汗而逐臭者與之俱化古之人以葯為房以蕙為帳  
製荷為衣紉蘭為佩芳菲滿堂香通一國屈平著離  
騷經以比賢人君子用煎澆俗棗膏昏鈍沉易和而  
盈斤麝多忌而過分范<sup>畢</sup>著和香方亦以比朝士以  
至燔柴燎天鬱鬯裸地仙葩開鶴林之花佛香滿毗  
耶之鉢對紫薇賦紅藥誦嘉橘詠白蘋椒塗芝泥芸  
籤桂籍自天地之大仙佛之衆朝廷之貴山林之士  
所以神明其德者或播馨烈於當年或流芬芳於後  
世者也世有李赤之徒喪心病狂廁抱壘陷面滅頂  
而不可救藥輸西園之銅室東海之瓠轉蠅娘之圓

守鮑魚之肆嗜痂腊鼠遺臭千載可不為之大哀乎  
公清真冲澹蕭散簡遠迢然抗志於埃壘之外與天  
為徒與造物為友而獨有羨於蘇州者蓋欲推其所  
同者以自託焉植德本揚仁風沃腥臊化神奇出十  
丈之蓮於泥塗蒺九莖之芝於朽敗蕪華璀璨人所  
服媚雖有厲之人三沐而三薰之可羞王公而薦上  
帝余所謂有右循吏之迹者其在是與其在是與董  
公名將稱大其字云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六月  
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堂記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  
興二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于可食矣  
忽蒺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  
末莉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葉之中碧色  
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嘻亦異矣夫草  
之英鍾天地之美蒺為精華竒姿狀千變萬化固不  
可勝原如姚黃魏紫帶靸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  
理並蒂之竒九莖三秀之瑞亦踴希世之珍或朱或  
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佛國有青蓮仙山有碧  
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外世所未睹梅者白而

五出為百卉先今獨蒞於暮春之月跗萼相重其色  
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此踰月天微暑公褰衣步  
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洒面若微雨者仰  
視梅則葉端花炯燦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琲味  
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為  
州人洞心駭目瑰竒瑋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  
棟桶朽腐甍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度  
而為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鼎  
實也濟百味以為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為澤人有  
無告之寃而吏弗省吾降色辭而尊之使言茲所以

為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  
通茲所以為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教易帑廩  
空虛仟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  
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歲之入  
以校一歲之出室姦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民  
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己出而  
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舍不為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  
踴公蒞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回歸按堵  
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  
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



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稔之交捷愈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狀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為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為右朝奉郎八月日具位孫某記

梅露圖後記

毗陵府舍舊有梅數本分植正寢之兩旁吳興莫公為州時東北一梅開碧花甘露降其上余嘗記其事越明年西北一梅實已團矣忽開四五花其一特大三疊而六出瓌姿絕艷不與他梅等固已驚異後七

月又發一蓓蕾於枯槎之上一夕浸大翼日向公便坐而開重跗累萼狀如千葉碧桃光麗非常一時特勝不敢獨享方饒吏卒汎治階庭約日命客置酒其下晨起視之已不知所在獨故枝存焉耳余聞汝陽王打羯鼓曲終而桃李盡開鶴林寺有杜鵑花有紅裳女子收歸閨苑而去凡天下之名花異卉固有神物司之而珍木効祥特為使君一人之玩義不及賞倏然而來如聞羯鼓而開忽然而返如收閨苑而去斯亦竒矣公聰明練達守鄉州二年群吏不能得人一幾里中惡少皆屏迹植善柔賑貧弱蹈德泳仁上

歌下舞以故去郡之日州人空巷追送涕慕悲泣數  
十里相屬不絕雖古循吏不能過矣天道不諂以德  
為符神聽其值鬼福其讓於是奇祥異瑞表而出之  
以為異日富貴功名之候

魏彥成湖山記

鄱陽山水名天下而龍停谿最勝介於德興餘干二  
邑之間衆山面內環擁林立層巒疊嶂煙雲相連蒼  
藤翠木叢絡搖綴如坐九疊屏如行五十里錦步障  
而大谿橫其前衆水入焉旁有湧泉至溢四出高有  
懸雷滾瀉而下奔雲濺雪雷輒電散跳波急狀千態

萬狀既停既平循山而行大者瀦為湖小者聚為潭  
井如曳練如臥白虹沉沉無聲盡水之變而魏公彥  
成築一茅據其上為門為堂周以兩廡閣以望與曠  
宜有高明廓徹之觀室以處與奧宜極窈窕幽深之  
趣左修梧右叢桂藏書之府舍客之館供佛奉道各  
有攸處然後跨兩涯為閣道於重門內以便往來開  
雲扃抗水榭直欄橫檻朱薨素脊高者出林抄下者  
附山趾花竹映帶隱見明滅望之若化城然每遇勝  
日或命車或杖策披風松下待月竹間觀瀾石上行  
吟坐嘯縱意所如鳥獸垂魚之遊遨舉熙熙然相忘

於物之外雖桃源之勝不過也於是彥成以書來告曰吾觀王公貴人厭軒冕之樂一朝幡然思欲振纓上之塵於清泉白石之間而不得去則畫寒林雪竹黃廬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而寄意焉今吾卜一區獲此奇勝而書不能言大畧載於壻曾君某之文幸為我識之余曰彥成名在文學政事之科任重道遠可屬大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也豈山中之人手書未復已擢守廬陵矣居數月奏課為天下最召為尚書郎今以直敷文閣為淮南轉運副使方為世用余固知非龍傳一壑之所能留也

雖然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出者徇於利而不返非也處者安於故而不出亦非也彥成得位行道進而處顯列圖像於麒麟之閣官成名立老而退休侶鶴猿於蕙帳之中得於水者乘流而行得於山者遇坎而止吾豈瓠瓜也哉隨所寓則無不可也紹興庚辰正月日晉陵孫某記

周氏十公記

十公者信州弋陽周氏諱文坦字履道古者天子之三公稱公諸侯入為王卿士出而就國者稱公而羊高德邵為一鄉之望者亦稱公十公無爵位而以年

德為閭里所宗者也十公生於淳化甲午沒於熙寧  
戊申年七十有五嘗礮一石厲諸子孫曰周氏聚族  
數千指吾事尊拊幼舉訢然如一人吾闕田殖其家  
專用一誠未嘗以詐力罔人秋毫之利自幼壯逮老  
如一日後世子孫將有大吾門者則書吾行事誌之  
石吾豈好名者欲使汝等知為善必報以自勉焉耳  
公生三子曰僅曰汝諧曰備汝諧始以儒學為名進  
士九孫曰宗武曰公才賡曰存曰宗懌曰孚先曰知  
雄曰通曰安在曾孫三十人玄孫七十四人知雄隨  
計試禮部不合後以特奏息主韶州樂昌簿子曰庭

右朝議郎致仕賜服金紫庭俊之子曰執羔宣和末  
徽宗皇帝策士於廷擢第二歷事三朝被遇 今天  
子拜吏部侍郎以忠厚諒直稱天下今以左朝奉大  
夫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朝請公以侍郎貴九封至  
今官年八十七神明不衰飲食臥起如少壯時壽祿  
未可量也十公五世孫曰閻右承奉郎監康府行宮  
雜買場曰閻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皆饒州子也  
一日朝議公謂侍郎曰十公下世九十年汝以遭遇  
入持從橐出總藩符 天子疏恩自汝父母妻以  
及諸子皆有祿位一門光顯矣盍奉十公先令書而

刻之石乎於是侍郎以書抵故人孫某請為之辭十  
公生十歲而喪母吳氏不食肉飲酒哀號思慕已如  
成人嘗從外氏卜葬地夜夢人謂公曰翼日山下有  
雉飛出即汝母葬處也黎旦以告外氏行次范橋果  
見一雉決起草莽中衆驚異之遂葬其處事繼母至  
孝意所向輒逆知之母喜而稱之曰吾兒不逮也諸  
弟治私橐公曰吾號家督不可為此弊衣糲食不以  
一髮私其身居亡幾貲聚沛然三倍其故遂豐其家  
它日分財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以奉二叔每市田  
宅未嘗賤取皆予善賈意滿而去有傳程者鬻田牙

僧胡滿已評直若干矣公詣田所視滿所估益吾之  
一書券給直程驚謝大過所望山田高仰率瀦水為  
塘以備旱多寡先後有約公命先溉寡婦者餘田以  
次受水如約田客牛羊化人禾稼田王踏門詬罵公  
戒物校甚者償之又書一紙家訓凡田園耕歛子孫  
問學公上之輸賓祭之具吉凶慶吊之儀皆有法至  
今世世守之而行事終始距今五世獨傳於父老之  
口故所次止於如此余聞古語曰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盛德之士積善在身不  
食其報留為孫子數世之用垂裕延鴻挺生賢佐出

入將相冠冕蟬連為天下巨室如于公之門閭王氏之三槐封之殖之責報於百年後若孚契之合十公者種德藝善具一石以待後世之興更四世而侍郎公以儒學起家決殊科登法從奉使典州方為世用咸曰耿耿社哉書而刻之章示祖烈不可誣也十公娶樂氏先卒比諫葬有地學王九臯者卜一穴於前田原口掘地深尺餘瘞一木識之以告公不謂然九臯嘆曰惜也公之子入白何憚一行公行至其處周覽四顧曰此是耶發地視之得九臯所識木遂葬後三年當熙寧元年正月十日公卒以其年十一月合

祔於樂夫人之墓嗚呼善惡必報如影嚮一善言千里應之一善行十世宥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必矣世之人登龍斬爭錐刀逐利目前朝不及夕汎馬如浮漚聚沫曾未轉盼已不見蹤跡十公以孝事親以息睦族以廉治財以信待物以儉持身以仁恤下皆士君子之所當行固無獨言異行離世駭俗之事而待天之報如取諸囊中故自曾玄至五世孫殆數百人周氏之興蓋未艾也書之豈特示子孫為善之報又可以詒其鄉里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二月日

捨田記

晉陵丞趙若拙捐其翁大夫公為常州兵馬鈐轄寓城南之佛舍壽聖院始從余游若拙

孫名不拙時年二十許被服儒素如一寒士而讀書綴文辭強記廣覽語出驚人則老師宿儒有不逮嘗隨計試禮部不合再試遂收其科授換左承務郎大夫公清修好禮不問生事不幸遇疾沒於太平州官舍若拙臥苫塊中凡一時游士僑寄異縣逐什一以紓目前之急者皆不為往往日盱矐薪不屬若拙閉戶治書自若也里中賢父兄相視驚嘆悉遣子弟從之學於是諸生具贄見之像執經坐下率常數十人

若拙襄大事供薦祭有羸矣又斥其羸買當塗縣沛國圩田二百五十畝比免喪携孥去墳墓謀斗升之祿念無以申罔極之痛遇大夫公諱日悉以所買圩田捨入光孝寺具笋蒲之饌以薦冥福而後赴晉陵治所余聞之曰若拙少年時以宗室子襲布韋茹藝鹽誦習群書於瓦燈蔽帷之下而不命於所習嘗見於余文矣夫人莫不欲愛其親也而妻子具則奉親之養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惟通經博古之士輔以學術而後愛親之孝純而固佛說捨施必所甚愛若拙素貧無聚廬托足之地偶有田二百五十畝即

先大夫塚塋所在盡供佛僧永為諱日追遠故事可謂捨所甚愛如佛所說則一念專精俛仰之間感通佛祖升濟幽明也必矣余於是又表而出之以為天資之孝必輔之學力然後純而固蓋如此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記

顯忠資福禪院興造記

古者宗廟之教諸侯以五本廟大臣褒顯其親亦上至於三世蓋隆名盛德既集予厥躬則原大推功必有所自於是追崇位號起幽作匿以慰夫孝子慈孫愛親念祖之心亦以所尊獎臣鄰開示在位以勸

天下之為人父祖者教孝移忠之雅墓有誌焚家有廟享衮衣赤舄貴極公師考地按圖胙之大國猶以為未也又即墳旁建佛刹度僧尼以薦冥福息禮之盛古所無者今始有之太傅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和義郡王共國楊公自年少時剛塞沉毅有將帥之畧會靖康建炎之亂中國但於久安四境無藩籬之衛大盜乘之天下之勢如瓦解然無一人效忠效命之士當是時公起行間提孤軍鏖大敵於百死一生之地唯上之捷威名嚇然不數年秉旄鉞位上將揔禁旅宿衛殿中遂兼將相始䟽請建刹如故事



詔賜顯忠資福禪院公并伐人先世墳墓在鴈門數  
千里外此公正室楊國夫人下世卜葬於吳興武康  
縣金牛山之趾乃即旁近翠平山市地八十四畝衆  
山環合如立掌如植屏左右相蔽無虧而一溪橫其  
前山高水長氣象深穩真金仙梵帝之宅已乃計工  
賦材剪棘除地並水兩涯伐石梁其上疏為大達屬  
之寺蔣嘉木兩旁彌望鬱然重門外啓殿寢中嚴層  
棲對峙如翬飛長廊四周如繩直齊宮宿廬分列兩  
序廡庫困倉庖厨之屬各有攸處又置祠屋於法堂  
方丈之間自五世祖至楊國夫人同堂異置廟食其

中塑佛菩薩像數十軀金碧相輝食衆曰千餘指命  
住長蘆正祖師法永主其院更號妙覺圓照為屋椳  
三百二十區始事於紹興二十一年七月而成於二  
十九年閏六月宏麗雄深為一方壯觀如佛經所謂  
化城者余聞之禮以義起至後世而彌文致治之主  
因時制宜三稽古之道以為經常一定之法斟酌今  
之宜以為制世御俗之權質文迭用不主故常惟其  
稱而已唐田洪正承季安得襲之後籍魏博六州之  
地止之朝烏重嗣平河陽盧從史之亂不戮一人顧  
指揮而定二人者以大勲勞賜旌節立廟於京師雖

祭三室而褒封之命止於其考為尚書惟本朝大臣  
祖稱追贈三世極一品之崇由漢以還二代之王與  
將相名臣之墓得置守塚者或五家十家至二十家  
而大將軍大司馬霍光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著於  
令韓信葬其母亦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冢者惟本朝  
大臣墳墓得建佛寺追營香火不計其世蓋上之施  
手下者不次之恩度越尋常自我作古下之望乎上  
者湧泉之澤俯及幽潛以適其可願名以功章禮以  
事稱亦古之道也太傅以社稷之高勲進位師傅爵  
命三世建上公䟽大國已極於尊榮而歲時饋祀又

得用諸侯五廟之禮可謂盛矣舊制建諸墳寺率改  
畀故刹以賜惟公自度地至營築盡發私錢以充土  
木工徒蓋瓦級塼髹丹之費積十年之勤而後成所  
以侈上之賜飭稚昧於長久不可以無傳也昔趙佗  
以南越王奉貢職為藩臣文帝詔佗親象在真定者  
置守邑歲時奉祠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古扶風修  
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夫一丘之土而能致天子  
降詔令給吏卒奉蒸嘗禁樵牧亦榮矣今公即仙佛  
之廬列置廟室奉先追遠尊名顯號表見於一時而  
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以責冒於九

原者垂裕延鴻與宋無極於是屬予記其成刻示子孫俾世世為孝為忠以無忘上之賜紹興二十一年歲次辛巳三月日具位孫某記

靜素法師鄭君祠堂記

政和八年有旨下平江府以處士王允之故宅建崇真壽聖宮命道士冲和靜素法師鄭君知微居之宮未成者十五會靖康詔毀天下神霄宮與凡圍室仙佛塔廟土木營造之工皆罷建炎三年余守平江出錢使客還過其處入門而斧斤丁丁然大屋數十區高明鉅麗雄視一方余四顧而驚問費所從君曰宮未成而中止橐中有賜金盡出之以佐材費一簪不

留也即之移時神宇澄穆意象灑散有出塵之姿固余異之明年大盜入境州人犇散群弟子亦糶被請行軍君堅坐不動言笑如平日是夕解衣就榻晏然而逝越日倉皇製一輅藁殯西廡下而盜浸逼遂棄去不復顧比亂定訪故宮已為墟矣而君一殯巍然在灰燼瓦礫之中獨無恙道士葉宗妙者改棺易衣以歛而舉體如生後二十二年知臨安府延祥觀通妙大師劉宗亨過余知其為君之高第也余曰大觀政和時海內無事天子輯瑞應興老子諸祠為百姓請

命上帝而其徒怙貴驕奢犯法州縣吏不敢誰何士大夫遇之如避垢汙然衆不可蓋乃有鄭君者一段奇特見於死生之際吳門父老至今能言之於是宗亨曰方師解化時適當兵亂焚剽中不克志其葬今築一堂畫像祠之公知師者願得公文識其事歸刻之君字先覺處州遂昌縣人鄭姓知微其名也自童幼時端默寡言已有出世間意當是時妙靜先生項舉之以法籙符水治疾病人趨歸之君曰是吾師也遂從之不去大觀初偕舉之被召至京師一日入見內殿問治道之要君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微

宗異其言賜號冲和靜素法師知九城宮不數年累遷紫虛大夫葉珠殿校籍知上清保籙宮晨夕燕見春禮息遇寵絕一時而君性冲澹不樂居京師故詔營別宮於平江以便其私嗚呼人貴愛其身如金玉而無主於其中於是忽焉與髮俱白與齒俱落與草木俱腐矣君視財如糞土視死生之變如夜旦方衆人逃死犇命顛倒失據之時而泊然委蛇一榻之上而去非有道者耶宗亨亦靜者也學道之餘嗜古法書圖畫尤得琴中趣終日撫弄不知向人所在蓋進手技矣它日得道必自琴中入紹興歲次辛巳九月

日具位孫某記

華山天池記

東坡先生嘗語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手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漁父所嘗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俗士之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崑穴之勝在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弱水流沙萬里之隔而雲物遮藏鬼神訶護惟幽棲絕俗遁世之士之所獨得雖將相王公之貴金我可以用編馬埒明珠可以用照車乘而一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

壤雞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菜五穀之壟相入也故舟車所至杖屨所及自闔閭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巖雲崑虎踞之丘西子響鞞廊吳王試劍石靡不觀松江笠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游山中草木魚鳥往往知名與夫仙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由絕嶺而上有大池晉太康中嘗產千葉蓮華華山得名自茲始而榛莽翳蹬道險絕樵牧所不至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翹然特出衆峰之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雜輿草剪惡木剗

朽壤而群石砮然䟽沮如而鳴湍潄然升高而視鳥  
背臨深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  
効於左右於是負產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  
執菊玩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  
不能求獲奕碁而度長日不能求勝或命舟或杖策  
意適則行興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  
往而不自得焉宜乎南面之樂無以易此也張君始  
作橫卷命畫工圖其跡又自為文以傳於世山容水  
色了了如在人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  
絕處而得冉谿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恠特以為向未

始游游於是始也余雖老矣欲卜一日泛輕舟從張  
君歷覽華山天池之竒庶幾得所謂未始游者紹興  
歲次辛巳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 崇安寺五輪藏記

常州無錫縣崇安寺有大比丘義深為善醫名吳中  
其學自黃帝素問神農本草肘後方枕中書難經脉  
訣無不讀其藥物自中州至萬里海外蠻夷異域金  
石之英草木之華實無不售其交自公卿大夫名人  
勝士豪宗巨室窮閭委巷無不游凡有疾病扣門者  
不避風雨不擇貧富貴賤不以在亡為辭赴人之急

欲救存之如在已周走塗巷對病為藥人人意滿積三十年無一點怠惰相見於言面以故道俗尊尚如大醫王一方依怙餽謝日至一日顧謂其徒曰吾釋迦來舍征後祝髮為浮屠盍知所事矣故治方藥以待病者病者得吾藥往往全濟金帛之事又當歸之佛藏私室非是吾欲營一大藏經為此方種善集福之所計其費視吾橐中纒十一以吾蕘大願力作大因緣必有陰相之者已而果然自樞密巫公而降皆其檀越也崇安者東晉時興寧寺歷六代跨隋唐至五季因之不改 本朝太平興國初始賜今號無錫

為東南大縣而寺據上游廣袤數百畝穹堂奧殿隆樓傑閣屹起相望一大蘭若建炎之亂廢於兵火表裏洞然無尺椽片瓦之遺至是義深除地西南隅營所謂藏殿者縣人承信即樊仲方施巨材數千文為幾一千萬又聞晉漢間馬氏王南楚時有胡僧室利縛羅劫五輪寶藏於長沙閭福院規模宏麗為天下最好事者圖其跡以傳義深訪得之殿成伴圖命工建大軸貫其中創五機輪湧起於地黃金丹沙明珠大具旃檀衆香百寶裝嚴極色身其足相好之妙諸天龍衆地行空飛諸化菩薩恭敬圍繞丹碧相簇震

耀大千人天鬼神所共瞻仰於是右承直郎高鳳印  
施五千四十八卷納之匱中錦囊象軸寶奩貝葉無  
一不具為錢亦八百萬嗚呼盛矣哉古人有言論事  
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在昔有志之士撫劍抵掌  
羨憤慷慨笞兵大漢一取單于或欲請長纓係其頸  
或欲折尺箠笞其背顧不壯哉而終不見於功名則  
作事之難也有為之士愛日競辰悼修名之不立聞  
雞而舞感二鳥而賦觀金城之柳而悲然廢興有命  
非智巧果敢之列故有攀分寸而一跌千丈差毫釐  
而謬以千里則成事又難也如義深一沙門無尺寸

之柄無族親扳聯之勞無相先相死之友徒以挾方  
儲藥救療一切諸病於呻呼疾痛之中也世人之貪  
皆無欲於其間盡破背聚作大佛事如愚公移山秉  
持一心不入諸相感通幽明一時王公大人巨富長  
者揮金幾賬粟助羨勝緣以成就最上第一希有  
功德凡土木之工級埽蓋瓦墜墁丹漆之費為繕錢  
一萬萬作始於紹興二十八年十月以三十年九月  
計日而成不愆於素論必作作必成功緒卓殊雄奇  
偉麗為三吳諸叢林之冠其材有過人者余不欲其  
無傳也義深賜紫號妙智大師三衢人云隆興元年



歲次癸未六月日具位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外制

謝克家除吏部侍郎

朕惟名器不可做人爵祿所以厲世流品清濁各有攸歸不次而用賢能雖一日九遷不以為疑積日而叙勤勞則差之毫釐勢有不能得迺者官不宿業吏操其柄賢愚同滯賊謝紛然敷求哲人以靖流弊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強禦代言兩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効薦揚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并往貳太宰益修

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  
欵哉

給事中譚世勳除禮部侍郎

宗伯與朕三寶禮兼伯夷后夔之事國有大議罔不  
責成然姦諛便文俗學是古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故  
雖籩豆司存之守而有樽俎折衝之功具官某為老  
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辯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  
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滋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  
位次八座必能据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於甘寢  
秉羽之間制功臣於醉手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

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左諫議大夫徐秉哲除給事中

朕以天下之事付之二三大臣同寅協恭左右厥辟  
而中書政事之本東臺論駁之司耳目股肱共為一  
體誅賞群吏翊贊萬微出號令於片言閔盛衰於百  
世必有論事回天之力見於還詔批敕之間則人無  
間言以至大治具官某履道純固秉義直方兩朝名  
臣六任言責息邪距諛不憚權強壞植散群如救焚  
溺召從西省給事東臺任參黃散之間罕見責成之  
重母縱詭隨以干予正母事矯激以協厥中時乃之

休嗣有褒寵

侍御史范宗尹除諫議大夫

朕承至尊獲奉宗廟選建群辟綏靖地方而宵旰之  
憂懼不下寃則芻蕘之諫壅於上聞開受直言優養  
正士極陳古今治亂之迹坐見輿衡紳帶之間知無  
不言職固當爾具官某昔奉大對名振京師愛君莩  
自至誠排姦綽有餘力憂深思遠皆慟哭流涕之辭  
心醇氣和無迂濶難信之語召從憲府進陟諫垣竚  
聞嘉猷以對休命宜因施置予奪之際救之於已失  
深明吉凶禍福之先論之於無事茲惟稱職時乃之休

吏部侍郎馮澥除禮部尚書

崇寧之初權臣擅政盜用名器倡導邦朋誣害忠良  
蔽昵私黨士無特操靡然從之有能奮大節以化群  
邪之絳建崇諫以抗流俗之表授閑寘散一斥不還  
肆朕纂承延登法從進位宗伯罔有間言具官某經  
術邃深器資宏毅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寘諫垣首  
開正論入陪經幄屢告嘉猷進陟天官未寃其用典  
朕三禮僉曰汝宜庶幾變色之間自有折衝之効括  
古持議恢張四維使敵國不敢謀而四方莫予侮服  
我休命永肩一心

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

漢博士秩六百石得與丞相議可否今司諫七品官亦為天子之爭臣慨然忘軀殉國之忠固無位卑言高之懼爾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者蔽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効百世可知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

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義肆志無憚權強俾人主無為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徃致哉  
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

朕綏靖四方選見群辟中外執事膂力畢陳如牧萬馬於冀北之郊制其街勒疾徐應節無泛駕之患此予責任風憲之意也爾聞望之美蒞自妙年儒術之優見於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朕心擢為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敗度化禮以干予正所望焉

御史臺檢法王俱除監察御史

上詞爾學問精博智慮踈通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屬此  
同前疆場未寧之日任予耳目所寄之官或吏墮而不處  
或民冤而無告利澤或難於下究休戚或壅於上聞  
毋諱有司悉以告朕

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

士不羞貧賤然後可以共爵祿不畏強禦然後可與  
任言責故大人為能正己而鄙夫不可事君矧予左  
右諷諫之臣當用廉退無求之士具官某志大而有  
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

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荐更衆職  
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玆聞嘉猷以對休命  
毋悼後害毋諱有司毋同於流俗毋迪上以非先王  
之典以稱朕意

監察御史元當可司諫

忠臣愛君樂告以善固人生之所欲聞然志大論高  
才踈意廣則相聒於按劍之間而儒者之功遂不見  
於世以爾議論不撓風節有闡蔽自僉言擢登諫省  
毋甚高論令今可行如五穀可以療饑針石可以伐  
疴蓋卓然有可用之實乃稱朕意

國子司業黎確除殿中侍御史

昔周昌強直敢言由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叔孫通習於寢廟由太子太傅復徙奉常忠臣愛君義無所擇如有用我而豈徒哉以爾孝悌稱於閨門行義信於朋友橫經學省士論偉然擢升憲臺助予政理朕之用汝蓋賴其言扶遏忠邪明辨得失嗣有褒寵以答再庸

校書郎胡唐老除殿中侍御史

朕惟君子小人不可並進於朝稂莠不除行將害稼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必有善善惡惡之士非其種者

鉏而去之以爾端靖不回莊重有守事君以道非法不言任予耳目之官庶幾得聞天下利害之實再其深識朕意盡行平日之言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左司諫李擢除太常少卿

朕初嗣服權臣懼誅汲引私人亟躋政路交通詭秘愚眎朝廷爾時一二言責之臣首蒞其姦疾趨競前排沮不撓謬邪得志尊諛日聞敷求正人莫如用舊具官某養氣剛塞秉心端亮事朕艱難之際屢陳社稷之言屏惡昭姦效見今日召還諫省進貳容臺重以旋觀歷試之祥以待不次非常之用益堅素守嗣

有寵章

右司諫李會除秘書少監

朕綏靖四方眷求多士惟中秘藏書之府實一時  
翮俊之躔御名搆杞梓於明名堂薦璫與於清廟異時將相  
皆出此途具官某氣質恢宏志節剛大任朝廷之言  
責以天下為自憂首斥姦諛不憚強禦奉身而退廉  
靖毋求風節凜然老而彌篤召還諫省擢寘道山祇  
服寵章益隆雅望懷松抱槩博觀未見之書潤色論  
思行有非常之用

御史中丞徐秉哲司開封尹

漢治京師分別三輔本朝開封獨置一尹物衆地大  
闕市紛然自非殫効積威之餘孰能一變流弊之俗  
具官某才高政事之選名在文學之科三列諫垣四  
更御史危言正色不憚權豪之宗激濁揚清可立貪  
懦之志輒自憲臺之峻擢司京邑之繁治忽所閱委  
寄尤重毋率流俗毋諱有司毋使功名減於平昔服  
我休命光昭前聞

開封尹程振除刑部侍郎

君子法之原所以閔盛衰之運儆者民之命所以寄  
生死之權任法而不任人則惟法之從而殺不辜任

人而不任法則惟人之聽而釋有罪朕若稽古允執厥中必有忠信慈惠之師體予惻怛哀矜之意則人法兩用罔有間言具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蒞紆於賢蘊浸服采於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楸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蒞紆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謀汝往欵哉惟刑之恤

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

學校所以明倫善俗而人材之盛衰風俗之隆替實繫一時帥師之官故北方之人皆見許行而大說而

六館之士亦畏何蕃而不為好惡相師捷若影響具官某文辭辯麗有聞於時志行直方不流於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召自遠方典領中秘易寘學者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諭障江河非一篲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菴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資政殿學士馮澥除尚書左丞

朕修身承列聖之統虛已聽四輔之賢而天不靖民敵未悔禍匹夫橫議以訕上群寇長驅而亂華謀臣猛將有致身効命之意而不見於功名仁人君子有



忠憤感激之操而不救於患難思得兩朝耆艾之老  
共圖一時開濟之勲國其庶幾乎何疑者具官某慷  
慨大節名動朝廷正直敢言偏倖侍從罄忠嘉而來  
諗悼國勢之陵夷循三命之恭力辭樞筦馳一乘之  
傳深入虜庭身任安危義同休戚是用延登左轄進  
貳文昌凜然大臣憂國之忠輔以古人責難之義尊  
獎主柄宣導王靈四夷懷德而畏威百姓回心而向  
道力行所學以底太平

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

帝王之制所寶惟賢儒術之衰不造於用朕率是道

申勸百工遴簡真賢圖書大治才兼將師之選名在  
文學之科凜然中興之功茲見大儒之効具官某高  
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荐更中外懋  
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  
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橫潰之衝挺一身以化犬羊之  
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  
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綏帶臨戎兼資文武之  
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兵部員外郎司馬朴可右司員外郎

具官某盛德之士百世興起國有巨室天下慕之楚

相已沒而想像於伶優詆笑之餘中郎未亡而坐見於虎責言貌之際矧予天下之大老實為一代之宗臣風烈固存典刑具在既推行其德業以稱朕懷人念遠之心又隸其子孫以嘉汝崇德象賢之意擢升卽者未究其能延寘宰寮庶盡其用勉服朕訓光照前聞

路廓可虞部卽官

具官某尚書卽天下之高選也晉宋迄唐率用第一流為之本朝登正官名增重卽位異時卿相多出此途爾以才能荐更任使詳練政事究通物情則山川

虞衡之司鳥獸魚鱉之治宜所優為者汝往欵哉

少府少監鮮于可左司員外卽

君子難進之節所以伸道人主責實之政在於知人既考所譽於已試之間又聽其言於行事之實雖復堯舜何以尚之以爾靖無求強毅不撓闔臣擅國薰灼四方抗一節而不回遭三黜而愈厲肆朕纂服延寘周行侃侃自將靖共匪懈擢升宰屬朕不汝私益尊所聞以永終譽

詹大和水部卽官賈若思主客卽官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天下有大疑法理之士

州縣之吏不敢專必上之朝而閔決於六曹之長爾  
為即亦有事於其間矣或以才諳聞或以文學進各  
共乃事勿但書紙尾而使吏操其柄也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

婦人張氏等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  
常春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庸祇德  
以裕厥躬肆䟽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

張果落致仕西道副都總管

京師首善不以兵強屬時承平軍政墜壞肇開四鎮  
總制萬兵如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會東海外總齊

於千列中翼衛於一尊布宣道德之威共注安危之  
意具官某器資強毅識度精明以肅敬捷身以忠忱  
衛上踐更衆職屢以能聞起於閑廢之中分總兵防  
之重汝其感厲將士以鼓三軍之氣申嚴紀律以制  
四夷之強永肩一心寬予憂顧

朱勝非直龍圖閣東道副都總管

朕分道置帥靖衛京師總制萬兵環列三輔無事則  
養威厭難有猛虎在山之防有事則卷甲而行無市  
人鳥合之衆故茲慮始爰屬能臣爾以儒學蒞身以  
忠義許國踐更衆職屢以能聞進升延閣之華分總

戎防之重汝其訓練軍實著之風聲疲瘥老疾不得  
冗食於其中而勇夫悍卒無矯蹇不用命之意汝之  
責舉矣尚勉之哉

中書侍郎何梁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

君子者法之原允迪隆儒之効大臣者民之表丕昭  
厲世之規時予股肱實首風俗屢上蕃宣之請懇辭  
機務之煩宜疏寵章以詔群辟具官某博學高明之  
學追配古人雄深辯麗之文鼓動當世徧儀侍從參  
秉國鈞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方深荷注共  
底丕平敷露封章願還政吏朕念君臣相與之際固

無纖芥之嫌而明哲保身之難宜申大雅之志升華  
秘殿切尖神庭進露門之讀於禁中示巖石之瞻於  
天下留以自近庶其輔予得賢則能為邦家朕無愧  
知人之哲乃心罔不在王室汝勿忘告后之誡抵迪  
訓言益綏慶譽

尚書右丞陳過庭除中書侍郎

朕以天下大器屬在眇躬兩河名御兵聲振三輔民言  
不靖有朽索御六馬之憂國步方難如抱火厝積薪  
之懼不有君子孰成厥功具官某體道靖深秉義莊  
直學貫六經之蘊為時儒者之宗器涵九德之純有

古直臣之烈屬紹休於洪緒益尊顯於老成擢升憲  
府之嚴進貳文昌之轄正諫而守死節屢陳社稷之  
言博德而難任人宜示蠻夷之服蔽自朕志延賓西  
臺益博大政之元式慰沃心之望單于畏漢相之風  
采必有萬里折衝之功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幾三  
年有成之效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兵部尚書孫傳除尚書右丞

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恐不及  
朕紹隆聖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岳之臣圖畫二  
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而得

之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造自  
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  
蔚為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  
叢叢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  
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絃而更張固非濟水之  
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旣一心服我休命

中書舍人耿廷禧除龍圖閣直學士

唐元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鶻於萬里海外而  
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嗣服申講大國之好  
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之良選任之艱視唐為

重矣具官某疏亮雄博清明冲溥典學足以擅多聞  
英辭足以鼓群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  
書修復兩朝之好惟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  
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  
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膺之憂以靖干  
戈之難毋忘勵翼嗣有寵章

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忠臣愛君有犯無隱聖主御士觀過知仁昔唐太宗  
破高麗帳然嘆鄭公之已亡而歸其遺忠魏武帝勝  
烏蠻翻然悟諫臣之愛已而獨見褒賞夫上有戰勝

攻取之畧而不自矜其功下有失言過舉之責而不  
得罪於上君子有所恃矣治道於以興焉具官某聲  
名蕞自妙年儒學見於已試徧更言選以直諒聞度  
越稠人下次而用中緣論事免所居官人才實難不  
忍終棄紬書秘殿訪道真嗣朕推內恕務全終始之  
息汝慎厥修以恢遠大之業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刑部侍郎宋伯友除徽猷閣侍制與郡

內閣寶儲上應圭璧丹青炳煥日月爭光延登一時  
髦俊之英增重千里名城之寄具官某強毅不撓風  
力自將以忠清持天下之平以明恕司萬民之命存

揚滋久蒞問罕休入參侍從之華出殿藩維之重助  
予政理綏靖一方除去煩苛蒞紆無告佇聞報政嗣  
有寵章

樞密馮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爵祿所以磨鈍而端方無求之操處富貴不能淫刑  
賞所以馭威而剛毅特立之姿蹈禍難而不慄眷予  
者哲時乃真儒正色立朝忘軀殉國踐艱危而無甚  
難者履高位而若固有之具官某宏博有任重之才  
直方有養義之氣踐更華近備整純忱屬疆場之多  
虞抗精忠而益厲慨然單車入不測之虜欲以片言

折無厭之求風采著閭貪懦興起方崇登於宥密用  
注意於安危陳意甚明抗章自列夷險莫能踰可久  
之德寵利不可變無欲之剛載陞秘殿之華入侍儲  
闈之邃式隆雅望增重本朝庶伏猛山林之中遂折  
衝樽俎之上往服休命奚煩訓書

秘書丞何常持授承議郎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群吏褒善  
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甬以  
學問蒞身於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  
有司茅勞進官一等夫仁人志士為善不求其報區

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祇厥服

耿廷禧充康邸參謀補子又若承務郎

侍從之臣宣勞萬里持一介之傳修兩國之好雖人  
臣之義不以家為恤而願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能  
自拔於賢閔禮儀之地又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  
試一官以為爾寵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外制

种師道贈開府儀同三司

充國已老能固守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庶頗未衰卒  
瘞於衆謗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出授  
律於齋壇入參謀於幃幄安危之意注想尤深死喪  
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沈鷙而善謀早  
疇辟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意屢陳徒  
突之言釋委款而弗誅莫救陸臍之悔追懷前識進  
貳本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効慙遺之嘆邊



驚一豨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教申  
勸遺忠錫晉琯戈畀元戎之十乘衮衣赤舄煥命服  
之九章終始之間哀榮斯極俯惟英爽歆此寵靈  
述古殿學士通議大夫柳庭俊贈正奉大夫  
左右侍從之臣持橐內朝通班秘殿割符享專城之  
奉蓋棺有飾忠之典哀榮之極可謂無負具官某以  
孤遠自奮浸服近班出殿大邦以死勤事惻然嘉嘆  
方謀追寵而言者文章論汝罪惡交通讐御產怨一  
方毋足矜者朕興哀矜於既往悼流死之不藏深抑  
人言超進位等尚其不昧歆此寵章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  
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  
蹈古人種學績文推重當世荐更中外風績藹然肆  
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憖遺哀  
歎何及飾終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尚書右丞孫傳除同知樞密院

昔單于入朝於漢遇宰相王商卻立而不敢仰眎晉  
人觀釁於齊憚晏子退舍卒不敢加兵蓋賢者在朝  
人氏忤恃不動聲氣自然折衝故能正容色於一怒

之間而愴滅稜於萬里之外具官某宏毅而任重博  
洽而有文陰夷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  
夷無厭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隣交侵之耻顧疆  
場安危之未決而羗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  
右轄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  
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  
耳目之寄紀綱所司惟議論慷慨足以感厲特立不  
欺之心惟志行直方足以振竦苟賤無耻之習則風

采所繫朝廷自尊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  
世之要務徧更言選以直諒聞情世疾邪無所回撓  
召從諫者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  
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於久成毋廢壞於  
一青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毋窮極於已甚之地  
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詹事

朕惟太子天下之本而賢者為邦家之基思得直諒  
多聞以為益友庶幾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故茲一時  
端尹之臣率用兩朝髦俊之選具官某學術之茂幾

於先民行義之修信於當世懿文華國亶居俊譽之  
崇正色立朝屢効排姦之力踐更衆職夷險一心肆  
因殫總之餘入侍儲帷之邃倚典刑於老成之重崇  
道義於爵齒之尊式資調護之功副朕責成之意

中書舍人安扶給事中

朕初踐服屬時多虞寤寐雋賢當覬興嘆想望老成  
於典刑之重登用世臣於故國之遺大儒之効固存  
君子之澤未遠具官某四朝名臣之後一時耆艾之  
英聲華發自妙年功名見於晚節詞垣眎草渾然深  
厚再雅之文經幄告猷信矣直諫多聞之益服勤浸

久羨問罕休惟是東臺論駁之司實予萬機出納之  
地延登茲位貪曰汝宜施置或未叶於人言選任或  
不孚於衆聽守正不撓維是之從毋諱有司追配前  
烈

黃敦書京畿提舉

輦轂之下惠澤宜先而五方豪傑之林儒俠雜居化  
法者衆必有部刺史戢姦禁暴以謹毋良庶幾千里  
之畿靡有一夫之獄再以制行聞於朝廷凡案之才  
綽有餘力必能深識朕意綏靖一方察其廉貪以詔  
賞罰尚有褒典以俟爾庸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

大鴻臚天子之高選也在廷之位至於九列者寡矣非資高望重不得任此具官某以經術中第以文藝知名感會休辰踐更衆職載疇雅望進列九卿益堅厲翼之心以待非常之用

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

國家太平無事兵不釋翳垂二百年軍政隳壞士卒無伏節死難之意將吏無干城固圉之功望敵驚奔靡有鬪志朕初嗣服選建忠賢延登宥密之司漸復祖宗之故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貌

歎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為厲群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辯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厲翼之心以尊獎主威鼓三軍墮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徽猷閣直學士通議大夫何志同知穎昌府

朕臨御以來加惠四海貴德尚齒黜聚斂之吏除苛解饒崇寬大之息而臨穎天下之郊儒俠雜居沃野千里思得大度長者以以護之具官某學問識古人之大全諫論有宗臣之遺列起於散地出殿大邦吾

之股肱徒得君重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吏民瞻侍  
從之華嚴市兼容載以清靖政成民悅朕不汝忘

監察御史宋齊愈著作佐郎

御史以言責辯賢佞於一時史官以直筆信褒貶於  
後世必有剛毅篤實之操輔以雄深辯麗之辭庶兩  
得之乃克任此具官某行義潔修志節端亮踐更言  
職以直諒聞延寘道山復畀舊物按善惡見聞之實  
撰次序法度之章使後世得以考焉益修厥官毋愧  
能言之効

朝奉郎傅貽度將作監丞

朕臨御以來示敦朴以先天下卑宮菲食不敢有加  
焉再庶靖無求莊重有守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往丞  
共五無乏吾事而已

朝奉郎馮沆宗正寺丞

司宗置寺不列於九卿而介乎奉常中秘之間選高  
秩清專用一時儒學之士爾以文行之美有聞於時  
其往佐之益思厲勉

沈與求太學春秋博士

春秋之學廢固已久習非承誤無識真者矣朕閱右  
學之壞選建賓師爾以儒學之茂冠於東南延寘茲

選爾其茂明之勿謂游夏之倫尚不能措一詞遂使  
區區守一經者至老死而不悟也

晁公邁開封府尹曹掾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而公孫丞相亦以文雅緣飾吏  
事故知儒者之効不獨載之空言爾學問能世其家  
議論不流於俗尹正京邑四方所瞻汝往佐之勉行  
所學

持服入前朝奉卽向宗博入幾助軍特起充  
京城東壁守禦

具官某身執親喪心存帝室蕝輸藏錕助濟軍興起

於枕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往祗新渥益務顯揚

大理司直王忠臣在任

朕哀矜庶獄以重人命常恐疑似陷於非辜故明試  
之再才以重大理而讞議精覈動無過舉肆加因任  
以用所長無替厥修勉行所學

張叔夜男承直卽伯奮將仕卽仲熊改合入官

風俗之衰姦諂成群高論大言不適於用而挾情用  
詐實為全軀保妻子之謀再父子提孤軍轉戰賊中  
慨然有見危致命之意往膺楸寵使士知所勸焉

馮時舉官已足奉 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卽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於朝而部刺史得以名聞於上爾以才諳練更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今為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舉所知者

翁挺少府監丞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辭辯麗譽喧一時占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武功大夫安州團練使徐衡提舉京畿保甲兼提點刑獄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康隨提

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

朕嗣位以來閱仁元元去薄從忠施舍已責而闕門之外海隅之遠猶有不得其平者吏擾之也以爾衡器資強毅可以濟煩以爾隨吏道疏通可以從政各服乃事不侮鰥寡無擾獄市稱朕意焉

開封府佾曹劉嶠少府少監

群胡化順民不奠居朕處深宮坐不安席櫛風沐雨徹膳避朝冒矢石以乘城甘藜藿以同衆爾由推擇進貳尚方屬予側身修行之初不厭菲食卑宮之陋毋事改作稱朕意矣

朱震秘書省校書郎

中秘讎書極天下豪雋之選異時貴臣用事至參用醫卜之流牛驥同群可為大息嗣朕初載遴東儒術之英爾以文藝有聞首寘茲選進與群髦之列益觀未見之書三篋已亡且詢安世勉思刻厲將有試焉武節大夫中州防禦使樂忱落致仕

士大夫以官為家久矣所以貪得患失至於老死而不知止也爾乞身強健非告老之年屬時艱難就里居之佚後其君非義遺其親不仁人謂斯何為朕強起往祇新渥可不勉哉

李冢大理寺丞

廷尉天下之平而獄者萬民之命朕躬垂明聽不忍誣誤之民陷於大罪故慎揀良吏其務平之爾特與茲選其明察寬恕無縱吏謾以羅元元之不逮稱朕意焉

徐嘉問大理正

制刑以禁強暴而狙詐或遺於漏網聽訟以申無告而善類或罹於深文朕所以慎簡官僚佐廷尉之平而汝以才能達於朕聽往踐厥次毋縱吏謾使人自以為不寬乃稱朕哀矜元元之意



沈友直開封府刑曹掾

典朕三輔物衆事叢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命汝為之屬夫蒞官如製錦治民如牧羊去其敗群勿擾獄市飾以儒雅稱朕意焉

葉植改合入官開封府掾

屬者盜起東南爾以才力自奮輸財募士扞衛一方幕府止功序於庶位而抗章自列求試有司進錫官榮以成汝志可不勉哉

李柄開封府士曹掾

京師郡國首也地大物衆獨以一尹治之掾屬雖卑

亦有事於此矣爾以才諳達於朕聽勉揚厥職毋忘詞言

顯謨閣待制江常知福州

七閩之會地瘠民貧姦利之臣掎取無藝搜原剔藪禍及雞豚產怨一方遂殘其師必有循良之士副予共理之求具官某風節有聞強毅不撓代言西掖早以文鳴給事東臺屢以忠告必能深識朕意崇德靖民撫疲瘵之餘察聚歛之吏式遏寇虐以謹毋良時乃之休尚有巨用

向滌應天府少尹

朕開四類於天下之郊尊京師以萬兵之衛屬茲慮始慎簡官寮爾以吏能效於已試通都大彛姑往佐之益修厥官無替朕命

徽猷閣待制盧益轉朝議大夫

朕承至尊綏御群辟籲俊以尊上帝作民克先大賚以富善人自國貴始具官某以文執之學連中兩科以政事之材延登八座踐更中外光顯有聞肆予纂承並受祉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嘉謀嘉猷毋忘告后益綏慶譽嗣有寵褒

中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磨勘太中大夫

舜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群吏貴賤無間邦典有常眷予通臣在法當陟具官某器資沉毅風力敏明勤勞百為游刃裕於餘地夷險一致剛節効於後凋追恭侍從之華託備藩維之寄有司會課於法應遷俾增重於吏民往輯和於疆場尚有褒渥以俟爾庸

張著開封府少尹

國有姦民猶山林之猶猛獸也虎豹犀象驅而遠之各有攸處而已苗孳而髮櫛之則無是理也開府典治京師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號為難治汝

以政事之選往佐而長誅其尤無良不聽命者勿為已甚稱朕意焉

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闕三時而禪佐以卻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

從義郎致仕姚慶長落致仕轉修武郎

爾以病告致為臣而歸屬時多艱心在王室請輸金幣以佐軍興起於燕間進位一等以為爾勸往其楹哉

武義大夫東壁統制韋知機武顯大夫

強虜內侵四郊多壘忠臣義士膂力必陳以爾雄傑超萬夫之英慷慨鼓三軍之勇陷堅破敵奮不圖軀斬馘執俘遂著奇績進官二等以勸爾勞往圖厥終嗣有褒寵

張淵武經郎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以賞進秩一等以勸爾勞益修來效嗣有寵章

俞倬補承信郎

忠力之士以身殉國而歸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

天下之為忠為孝也往祇休命無忝前人

党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賻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於寵祿

保義郎何文寶叙舊官

爾行已不靖嘗坐譴呵深自刻修乃能補過復叙爾位往圖厥終

下班祇應張顥保義郎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司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

承節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勇氣闡於西陲邊檄未寧思效忠力寵爾一命勉圖後功

承信郎效用空名告

爾以才自奮而求試於有司肆加一命之榮往其祇服可不勉哉

進義副尉蘇子震承信郎

爾不愛軀命間閔賊中褒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息休

張仲剛補承信郎守禦司準備差使

朕設武爵以待天下豪傑之士親御便殿考覈其能  
一甄之士皆在所錄寵爾一命為朕干城益修厥官  
勉思報稱

閔維轉承信郎

大將乘邊群才並驚審於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  
以圖報稱

河北路都統馬忠降一官

朕以疆場未靖不忘顧憂而將吏懷安莫肯用命縱  
敵為患謀法當誅爾奮身行間躡寘華近提兵乘塞  
捍禦一方巽懦自營遂深寇患稍降黜以示典刑服

我寬恩毋重來悔

宣贊舍人王孺弼轉遙郡刺史依舊句當皇  
城司

朕臨御之始屬時多虞忠勞之臣武功之士獎樹王  
室宜有褒升具官某沈鷲善謀強毅能斷事朕艱難  
之際具宣夙夜之勞知無不為久而受報疇庸渙渥  
式勸具僚遙分刺史之符總進嚴凝之護往祇休命  
永肩一心

武功郎焦廣年祖母封太孺人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

率德善慶種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益綏壽祉膺  
此寵榮

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錄善  
邦法有常爾祇畏保躬庶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樹爾  
勞往踐厥官無忘恭慎

承信郎李裕軍前有勞轉一官

艱難之際文武吏士膂力畢陳爾奮自小官慷慨請  
行宣勞萬里進官一等庶幾忠力之必報

鄭元亨承信郎

纂承之慶覃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懋  
厥勤往其祇服

武德大夫張偉武功大夫

褒善錄最天下至公之法也此飾使輶將命萬里之  
外足未越境而賞先之其悉乃心以稱朕褒勉之恩

武德郎劉士達忠翊郎王允各降三官

某等智効一官各有常守畔官離次逋慢勿處諫法  
當誅止從降黜往圖來効服我寬息

左良辰承信郎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

之進官一等益肩忠盡服我恩榮

承信卽閣門祇應种宏轉兩宮

朕初嗣位京室多艱一時禦侮之臣具著勤王之効  
進官二等以勸再勞祇服寵章往圖報稱

尚玃轉兩宮

肆朕初載屬時多艱中外之臣獎衛王室論功考最  
當時叙遷朕命惟休往欵乃服

薛安靖奏對可采除閣門宣贊舍人

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開廣言路芻蕘之賤不以遐遺  
爾才諳有聞達於朕聽召對便殿占奏詳明升止進

閣之榮式厚諸臣之勸勉於自竭以稱異恩

武功大夫王孺弼知東上閣門

閣門置使地近職親肆朕纂承選用良士具官某以  
將家子習知軍旅之事以勲闕進又識朝廷之儀憂  
勤百為慷慨自許比疇勞效屢進官聯載升上閣之  
華式厚諸臣之勸益思勉勵以稱恩榮

武德郎雲茂誠贈三官

爾以戎虜盜賊奮不圖軀力竭勢窮以死勤事傷居  
爾體朕甚悼之宜䟽異恩超進位等庶其英爽歆此  
寵靈

醫愈高仲謀額外醫痊賜緋魚

士惟食功然後無竊位素食之罪爾以方伎自名為賢王所薦服勞既久序進一官往其懋哉以稱食功之意

趙邦補承信郎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滅無餘爾以勞能止功幕府進膺懋賞汝往欵哉

焦詔補承信郎

渠魁授首於今七年矣異時將師猶以未錄之功請於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為後來之勸

問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具官某將帥之臣虎賁之士出治邊檄入總管屯進有干城固圉之才退有折衝禦侮之效褒功錄最朕不敢忘爾拔於戎行沉毅有守服勞歲久忠力有聞祇慎一心效於已試超進使號以荅爾庸往圖厥終無乏吾事

單宣龔廣轉一官

具官某等迺者軍政不修兵驕卒惰朕親駕勞軍考覈能否而藝能精練繫爾之勞進官一等往其懋哉  
起居舍人許亢宗與郃



具官某爾以州縣之小吏寅緣恩幸躡登用府馴致  
卽吏一有所試其效皆無足言而以朋附權邪達於  
朕聽右史訛言之高選不可叨居稍從降黜尚有民  
社益務循者

中書舍人劉珣落職宮觀

廼者大將誤國罔功群議沸騰理直譴斥爾於書命  
之職當暴具罪狀明示四方苟懷貳心是辜委任具  
官某自朕初載擢寘詞掖不惟喻德之義依違固望  
首鼠不情始言踴躍自奮有嘉報國之忠卒言輕率  
無謀宜正誤朝之罪操兩可之說無所折衷職在論

思不信若此聊從薄罰免所居官退處真祠以訟其  
過

林積仁落職監當

朕以敵未悔禍兩河騷然不忍坐視吾民於塗炭之  
中廢食屢嘆爾為守吏當以身殉國寬予西顧之憂  
廼者上書教以病告冒榮祿於承平無事之日圖便  
安於將士效命之時深惟積辜宜竄遠服姑奪近職  
往臨閔市益務省循毋重來悔

陝西五路制置使魏益降授朝奉卽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

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擾邊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寘近班屬三陟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邊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涇原路經畧使席貢降授朝請大夫

將帥之臣出乘疆場官顯祿厚無尺寸之功而以廢事失職聞於上竊位素食之罪不可以無責也具官某奮由小吏擢寘近班夏童跳梁專制一面覆軍敗績當即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勉思補過服我寬

息

范世雄落職宮觀

朕以邊遽屢聞推擇將吏固嘗拔士於行伍之中而妄言無行之徒穿窬為盜議法當誅具官某乘時艱難挾教用術崛起小吏遽登近列詐窮力屈迺以病辭公議沸騰彈章交上謂小人得志倘容佚罰則義士解體無以勸忠尚屈典刑姑禡近職益思循省毋重後愆

王以寧送吏部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謾以事其上懲勸已行

而為姦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刺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於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徐惕落職追兩官勒停

具官某爾頃奉使廣南姦偷化法交通權倖莫敢誰何今有司言汝罪惡有狀請加寃治投竄遠服以為貪吏之戒朕重寘汝於理姑奪近職退處散地益務循省服我寬息

勒停人辛興宗復遙郡防禦隆德府路鈐轄朕以疆場未寧不忘憂顧思得瓜牙之士宣力四方

而一二將帥之臣嘗挂吏議肆加甄叙以圖厥功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邊事慷慨自許沈鷲善謀屢効戰多亟躋華要中緣坐累一斥不還肆開使過之科進陟兵防之要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內侍謝琢遠小監當

朕事親之孝雖極天下養猶懼不稱爾以龍德小使給事官省弗祇厥職申救屢不遵慢自如稍褫官資投之遠服益務循省

劉覲降五官

全晉之郊犬羊大入邊城畫閉矢石交攻疆場之臣

其忍坐視具官某早由推擇浸被使令盜發所臨漫不加恤乃進繆愆之說實懷顧望之心公議不容當寘顯戮止從降陟服我寬息

### 傅廣降官

羗囚化邊一方騷動將士用命庶有成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便文自免有司議罪當伏軍法朕重寘汝於理止從降秩益圖來効以補厥愆

### 葉夢得落職知杭州

矢人函人初無大相過也不慎用其術則仁不仁相去遠矣昔王述不肯以女妻兵而降宣不肯吏朱雲

古之士不輕用其身以許人如此具官某失於甚慎不自晦藏一陷朋邪之中投置閑散二十年而言者猶不汝置也雖削名於延閣尚分職於藩符益修厥官朕不汝棄

### 戶部員外郎樓炤放罷

具官某迺者老姦擅國嬖孽弄權嘯聚群憐塵汗者戶炤其一也投閑未幾朋類復還公議闕然尤不汝置姑從罷免服我寬宥之息

### 康愿許觀並放罷

天下有道貴賤履位各有攸處然後人無覬心爾等

嘗有位於朝矣人品凡下不可以汙省守之選免所  
居官畀爾所當得者以稱朕激濁揚清之意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外制

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源賢者邦家之基茂建  
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庶邦炎正中微國步孔  
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勲進陟五臣之  
命具官某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淵博  
而足以識古人之全蚤服采於禁塗浸宣勞於外屏  
胡塵侵化都邑震驚塵氛侵於九重接腥膻於萬里  
立轅門而左袒倡義旅於南征間關百難獨見松柏  
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勲是用蔽於

僉言擢升右省忒慰沃心之望益博大政之元爾惟  
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  
之生益懋遠猷以對休命

汪伯彥徐同知樞密院

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洽軍政隳弛將帥惰驕胡寇  
長驅京邑震擾博延群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  
之兵士無鬪志卒罹變故幾至阨危肆疇佐今之功  
共濟經邦之業具官某學貫千載知出萬夫沉謀有  
先物之機居簡得預時之望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  
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義肇開幕府爰整師干豐

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勲是  
用順考僉言蔽自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  
膺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勅臻奠枕之安保  
大定功共享猶兵之福往成茂渥永底丕平

呂好問除尚書右丞

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於有政莫先  
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水  
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隸  
之華鞞鞞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  
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

篤備儀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  
言綽有回天之力陰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  
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  
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  
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  
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辭

馮澥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州府

朕奉承至尊綏御群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  
謀有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贊  
書具官某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莢有望道之

思至大至剛得養義之氣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  
續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屢行封奏祈解煩機詔諭  
數頒懇辭莫奪念崇寧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  
舊臣留之未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  
得淮陽之重而遠敵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寵章  
益綏壽嘏

李回依舊延康殿學士知洪州

入參樞筦久資帷幄之謀出殿大邦增重藩宣之寄  
眷予哲艾為國老成懇辭機務之煩用錫寵光之祉  
具官某受才宏毅秉義直方正色立朝屢劾排姦之

力懿文華國尤高潤色之工權自憲臺入司兵柄處  
形諫奏欲遂便麾屬予訪落之初參倚守藩之輔撫  
綏疲瘵慎固封圻仍書殿之隆名鎮南昌之臣屏周  
旋中禮蹈古人難進之風明哲保身應君子有終之  
吉服我休命永肩一心

范宗尹除右諫議大夫

靖康初政廣開言路日昃延群臣之議夜分覽四方  
之奏異論螽起序奪相乘故雖屢勤側席之求而終  
不克享貪賢之利肆朕纂服登用正人苟一言可以  
興邦則天下如指諸掌具官某志節剛大識度精博

頃在宣和以布衣蒞策力陳時政之害逮事淵聖以  
諫臣抗疏獨累宰相之非雖圓柄方鑿勢有不容而  
曲突徙薪効見今日復畀奮物進長諫垣挺一身之  
安危為藜藿之衛折衆言之淆亂制樽俎之衝貯閭  
嘉猷以對休命

翁彥國除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  
西路經制使

楚漢相拒棗陽百戰不殆而蕭何獨全關中為漢開  
基之冠安史拱陷河洛赤地千里而劉晏營治東都  
佐唐中興之業肆朕纂承之始未堪多難之憂選建



臣工鼎新邦命必有中外文武之選副予厲精宵旰之懷具官某智術踈通風力強銳爰整勤王之旅益肩衛上之忠進陞內閣之華益壯大邦之翰命徒作室揆日相方母從乾沒之姦以蠹邦財母容聚斂之吏以耗民力母張空最以銜虛名母急近功以貽後患益思刻勵追配古人

張深除龍圖閣直學士京兆府路安撫使

秦地被山帶河持戟百萬陸海之富甲于四方矣正中微小雅進廢國步日蹙強虜扇行申畫郊圻責在將帥具官某剛毅之氣足以任重忠信之行足以鎮

浮歷事三朝夷險一節中分邊瑣首忤貴臣風績凜然老而彌篤進陞內閣鎮撫大邦為朕長城折衝千里貯聞報政嗣有寵章

王庶除直龍圖閣權蕤遣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具官某山西古秦俗也扼虎命世之才裂眚決習之勇常雄視天下屬時承平氣節衰矣而故家遺俗猶足甄羗戎於萬里之外以爾忠信之行事上不欺剛健之才臨機克斷踐更庶事風績藹然進直河圖往治西土追還故俗著之風聲使齊人歸我侵疆汝亦與有亡窮之聞

范致虛知鄧州

朕承至尊綏制群辟而三朝元老四鎮大師越在外  
眼想見風采肆頒陟典以示寵褒具官某高明敦大  
之資辯麗博通之學夔紆賢蘊服在通僚肆紬秘殿  
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  
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  
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宋齊愈起居郎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九之厄臨朝願治  
當饋思賢稽合庶言登用正士寘諸坐右其永無愆

爾以藝文冠冑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  
徧游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宣一時想見風采  
擢升柱史供奉殿坳君舉必書毋悼後害

蘇逢除右司郎官

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想方深慙遺興嘆  
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臯陶之濟美  
以爾儒術之妙似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  
康之初政褒元祐之名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  
續紹想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  
前人

楊淵除工部員外郎王起之除屯田郎中秦伯祥除虞部員外郎

具官某等尚書政事之本也朕初踐服天下觀政一有備差之累浸成蠹害之原爾等或在文學之科或居政事之選首膺任使延寘中臺毋縱吏謾以慰民望

李祐除京東轉運副使

具官某青齊之國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干戈未靖饑疫相薰申飭使輶布宣德意勿謂海隅之遠在予庭戶之間以爾慈惠有循吏之遺風謏論得世臣之餘烈荐更任使強敏有聞載疇爾勞奉使一道助朕初政益修厥官達於歛散之權不失綏懷之体上下與足時乃之休

周望除考功員外郎

具官某一介之士資適逢世皆能自致於顯庸而中臺望即獨高文武一時之選爾以忠義之操間閔賊中幕府咨詢又著婉畫擢升郎省將有試馬行其所知以赴功名之會

黃彥除京畿轉運判官

具官某闕門之外惠澤所先強寇內侵赤地千里人罹塗炭禍及雞豚乃飭乘輶賦命之臣体予哀矜元

元之意爾由推擇奉使邦畿尚有遺民往喻朕意如  
烹鮮勿擾知製錦勿傷手摩拊之裕其衣食宜体任  
官之意勿懷擇事之心益勵厥修美成在久

劉參除直秘閣知鄆州

滎陽大异國之藩維靖康以還守將三易士無特操  
寇至輒奔肆朕纂承尤慎推擇以爾器資深厚風力  
疆明慨然請行寬予西顧墮若長城之寄忍為襆被  
之謀中秘紬書坐鎮千里亟聞報政嗣有寵章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劄子

侍御史論和戎劄子

臣聞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  
於鄉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陛下即大位  
坐席未暖而強胡化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  
櫻其鋒者中外之情孰不欲一戰驅之以為快然茲  
事体大 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  
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侮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  
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嬖書邀大名

以恕朝廷規欲譴絕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蒞  
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承平日久將不知  
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  
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  
未有以蒞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城銳器  
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吾戰守之具  
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  
心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  
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  
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

敝天子厭兵卒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今女真暴  
起滅契丹為北方大種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  
直抵京師又非元昊化塞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  
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  
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度廢缺  
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  
強胡乘勝屯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苑囿  
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  
堅壁固守不施一髮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掠然後  
與之議和群胡竦然聽命捲甲而歸足以為德矣以

其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成中國  
安疆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 陛  
下受 太上皇授難之託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  
小不忍遂校勝負於一擲之間耶伏望 聖德以趙  
元昊校北胡之強弱以寶元康定校今日之盛衰臣  
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於吳育特  
賜采納不勝幸甚

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  
而為柔識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乘百  
戰百勝之威合諸種控絃之士超邑越都鼓行而至

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  
議進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虎狼貪暴之  
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  
之計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蹙項  
以定天下而冒頓亦崛起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  
遺嫚書出惡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時謀臣猛  
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儔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夷狄  
如禽獸耳得好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茅當自計利  
害何足與論是非呂后翻然稱善詔大謁者張擇持

畫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閩中一言從容消彌兵端貸兩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撫劍疾視斬頭危育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後諸道兵大會行任虜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率之臣平居無事瞑目抵掌欲赴

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輩情狀乃相為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為何如大將劉廷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退人馬相藉躪蹄踵交道委棄金帛穀粟如山積虜人長驅萬里無所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之興受命而帝群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殺其驍將撻覽兵威大振之時尚不忍計校一時小利推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諜諜竇亂聖聰而予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女真大酋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犯京闕  
忽睹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歛兵不動遣  
使議和將相大臣盍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閑  
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  
去此萬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  
下駭群情為之柰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  
挑蕞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為  
攻劫之計藉令出於虜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  
以誤朝廷而任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  
以入空寨虜圍四合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

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  
裂以殉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  
衆伏闕鼓倡群小妄謂宰相連結強胡開閔延敵欲  
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楹登聞鼓呼聲  
動地手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  
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  
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  
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  
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過裴延齡不得為宰相  
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



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閔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  
重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  
屬博士掌訓導正隸掌規矩息禮深厚教法明具士  
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  
變蔑視官師不告而出怙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罪  
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  
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  
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殘害將  
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茲矣臣  
承乏國子司業時童冠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  
諭議率同列獻書童冠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  
遂至謹諱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預太學有亡頃者  
乘輿幸大學而武學生例被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  
之議蓋東任生不守分義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倡  
任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出為惡以階禍  
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  
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諭起居即胡交修為臣言虜

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閔之地將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今日得三閔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卽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雀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閔蓋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閔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強胡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

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笑出於劫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強胡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閔以要吾君宰相旣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來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豹吾

悔也寧忘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  
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強雄尚割河東以  
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  
王剪之徒起而用事遂并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因  
敗為功轉禍為福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閔河朔重  
地舉而棄之則京師無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  
高枕而卧矣狂士劫寨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  
無大嶽三塗崤函之固獨特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  
胡塵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倚違畏棄地之責將  
帥驚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強胡舉國而來屯兵

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閔而已  
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  
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  
生伏闕鼓倡群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寨激怒強  
敵以誤朝廷計拙言任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  
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閔  
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諫割  
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  
擇如巨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隱其為任愚死有餘  
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與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夷伏驕橫乘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  
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倡任妄作挑釁兵禍以遺國  
家手足之害 陛下當亟去之去之不果為腹心之  
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  
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  
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関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  
聖用事者仇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  
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

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関之地不得不予  
也非不知予三関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  
覆轍在前孰肯復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  
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  
區之愚以為割已之援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  
之頃扶顛持危以強國勢選將厲兵以固邊圉興衰  
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列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  
為悔追責有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竅裔臣甘之如  
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  
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

京師孰重 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中書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 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 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今春幹离不推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強圍之臣州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効命與之校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

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姚平仲跨一駿驃遁去群胡初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技止於此也今聞幹离不將由河北粘罕亦由河東舉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於前日 陛下宿將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逗留督戰日受三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於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捷統制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疏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

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紿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授六甲兵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要它給番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番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愠怒黷赤是時翰林學士吳玠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李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厝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一聞盜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群趨疾走以舒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况今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至進無禦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芻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掃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闔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 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虜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辯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冰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耻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良三陰在內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也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機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

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辯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編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於唐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勳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按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遇邇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

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群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小伏闕下請用事網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茅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緣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

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倚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在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耻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教世之憂寧舍垢忍耻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



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况無將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其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為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持上下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群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網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茅以為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亭俊堂陞陵夷難手其為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离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之意盖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閔以為疑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化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事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守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強寇於城隍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嫁怨使某復為一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

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群黥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趕巡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勾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

免致將來虛負罪責某論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并於廷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教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諭今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誑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不了某日與汝判送監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太學門律學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以處遂携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面覆相公亦未有所處

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許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齎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齎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齎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於賈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子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盡且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勇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為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効如此某以謂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齎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輪齎僕打更看守免致群僕紛然訟訴謹諱以為口實為學士大夫之辱

給事中止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 神宗皇帝修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

法於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備  
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後法初行取  
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  
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  
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  
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  
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  
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  
資橫費三十年所喪十八通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  
邊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  
且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  
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  
無一金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  
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  
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  
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遍馬催業  
網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  
已也伏望 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  
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  
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馬進士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煙宛在鼉鼉之窟  
 鳴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宮偶避地於兵間  
 遂問津於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救過  
 吹齏悼心喘月平生許國卧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  
 巢在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  
 之群共集鷄豚之社半山御日落帆影於半中萬壑  
 留風過樵聲於枕山蓬茅不剪春鍾自隨遮開白板

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誓門  
那聞轆釜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祀之恩悵昨  
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老水居士安能為福亦又何  
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烏是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  
一笑之懽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澗草不鋤隨意綠  
崑花無主為誰紅

拋梁南鼻息鞦午醉酣一筵筵清風吹酒醒槐宮不見  
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皺墮魚跳

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山舟到復回山人俗  
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怨鶴驚  
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厦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蓋  
頭筇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鷄蕃息野蠹大如甕盎  
禾困高若坻京遇桑間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都梁  
上之君子大千之劫無因允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殘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  
桑麻接畛鷄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鵬之憂遂諧韓公  
見蠋之喜富陽故候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蟻虱之臣  
屬聞晏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繫蝸盤兩角  
已同墜甌之觀貉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  
咄咄擊缶而和烏烏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  
迺占吉日爰舉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  
之助地偏壤沃井冽泉甘豈徒戀三宿之桑固將面  
九年之壁老蟾駕月上千崑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

萬木丹青之表黃帽釣寒江之雪青巖披大澤之雲  
行隨烏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  
如柱九節之筇送鴻而去里閭緩急皆春秋同社之  
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床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誼  
拋梁東卧占寬闊五百考一榻清風殘酒裏半窓花  
影日曛曛

拋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繞樹時聞鳥獲獲彎弓莫  
向虎眈眈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棲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鈎新  
月挂簷低



拋梁北一取單于老無力且令斗水百憂寬莫遣家  
書萬金直

一拋梁上萬壑烟雲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蘿光芒大  
一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龜魚作玉人更伐豚  
羔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餅解崇三楫送窮人面看年年歲  
歲之同花枝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  
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  
地僊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紹興甲戌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剝踵梁陳  
之舊肇新蘭若寅奉金僊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  
現宰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茲勝地獨有顏基  
鍾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仁妙高  
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囿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  
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僊  
聖之宮一鷲飛來四大海神龍之會迥起諸天之上  
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北  
海若之難窮永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修梁

之舉共賡擊壤之音拋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  
彤雲竟大起六龍推出半輪紅

拋梁南一勺中冷乳水其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  
雨落毵毵

拋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  
上雪平堤

拋梁北北戶星光珠的藥夜鶴體林驚蕙帳空古佛同  
龕有彌勒

拋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  
天盡回向

拋梁下二士三生本同社庭前古栢自長春袖裏靈  
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思擁佑十力護持萬德從衆香之  
鉢面來群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羨百順人康  
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  
之盟允在見聞共茲快樂

###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闡同登覺路共惟資聖  
堂頭圓明大師悟寂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  
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

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遺雄視一方叢林  
文冠乃消穀旦爰舉脩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  
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關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  
衣中穴癡蠅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集而睹天大  
盍申善頌用佐歡註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卧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  
夢履聲申

拋梁西道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  
拍佛肩齊

拋梁南待試曹溪一勺其嶺上伽黎拈不起憑師更

說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  
婆話銅欣

拋梁上寶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  
寶光明藏

拋梁下地布黃金光不夜湧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  
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恭階調玉燭之  
和寶歷驗蘿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  
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錢交代趙朝議樂語

朱幡皂蓋方班楚澤之春錦纜牙樯又泛秦淮之月  
簞壺填道簫鼓沸天紛然卧轍之氓居有挽須之意  
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推北斗之一  
人來擁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  
楚臺之風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東移牧通都五馬  
攢花難駐雲霄之步九芝塗檢貯霖雨露之新知郡  
侍御風陳燕豆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  
調絲長歌牽獨蠶之繅百柁倒瓊艘之淥渭城朝雨  
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渺愁心於碧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月墮空畫角孤吹千嶂  
曉綵舟橫曳半江紅啼粧盡帶梨花雨舞袖猶翻柳  
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堂陰繞屋自籠葱

平江燕張節使樂語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阜蓋迎門大啓賓筵之盛  
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蓋諸公壽謀參玉帳之籌妙  
東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諭兒弄兵  
草莽之中析筮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  
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  
暫駐旌麾歌鼓干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

茵生羅韞之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綠河傾月  
隨十葩摧蠟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忽忽唾手平笑倚柁樓天上  
坐卧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選追鋒去千里謹呼負  
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昏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  
羔鴈旅陳伏承某人太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  
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於  
齊楚餘生何幸門墻遂接於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戶之光已屈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繫  
閤之闕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靡  
遠而其姪女遂依名藻以亢衰宗坦腹踞床已見出  
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  
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  
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  
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迥若星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針芥之校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紬書延閣蚤陪鸞鷲之聯寓迹窮閭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竒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姆傳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勸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管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効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僚賤貧可以執箕帚而奉洒掃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修之告遽遂獲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昏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

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蒯管發幣孔嘉貽者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歛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為好也

### 超宗求昏

賈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慶敢忘修贄之恭以某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同茲益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昏姻庶乎相依唇齒之間可以

盡索形骸之外

### 強宗求昏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強宗適契有冢之願命龜馱卜執鴈告慶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交斷金之利式佇於報瓊

### 伯宗求昏

手足之情鍾木相求於原隰昏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盍申執鴈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侄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

間應緣兩喜之言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  
何足道哉繫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昏

訪故家之紉悼既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  
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侄女宛  
如衛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其中子介宗者端若  
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葶於葭中更欲施  
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昏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間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

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襲宗此者伏承總幹學士  
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  
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  
師範敢聯姻媿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  
之籍其為欣喜難盡名言

宏宗求昏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  
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  
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為農為圃方續父  
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



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昏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  
消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孌有容德門之胃  
而某小 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  
適際有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崇謝庭玉樹之芳猶幸  
同聲庶聞羸氏鳳簫之應

代答

闕夫子之墻竊有執鞭之慕掃相居之舍尚懷按劍  
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聞下走抗鹿之賤伏承  
令嗣學士議論猶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郗鑒之  
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  
何貺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蚤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婭之聯  
集盛禮於一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某承人衆謂恂恂  
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詒父母之懼重勤  
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母廢窮牖管削  
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漚

代求楊氏昏

一塵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迥結絲蘿之託  
伏承某人汾陽鼻祖號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  
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澗  
蘋之采望塵矐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歡然遂  
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昏

扮榆同社藐然鷄犬之間羔鴈旌庭端若駟蛩之應  
遂徼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  
祖之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  
樂悅而婦儀也習榛栗棗修之贄以辯男女不敢過  
焉蘋蘩蒹藻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答昏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  
趙璧之歸族黨交驩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勲烈名臣  
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  
後凋之操某縣丞第次女復嗣奉匱之薦庶幾舉按  
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應  
宜同白首之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答昏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傳孝簾之室久虛

輒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  
許之故家以某云宦冷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  
三繞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雝以雙飛屬商絃之婁而  
雙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濕太真豈所  
望者雖重奪流舟之守詎敢忘舉按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牡之路莫窺墻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  
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旣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  
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  
乃眷女孫粗閑姆訓謂昏姻之好莫如魯衛之親而  
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  
伏承令女巨慶喬選慎云初而某云西巷諸生攀  
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  
為好也

答李氏問昏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  
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  
學詩學禮襲方治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長羞

巖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為一朝附託之因  
粲然鴈幣之陳過形於襲衮叢爾棗修之贊殊異於  
報瓊

師夔求昏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遼吳楚殊方東西山有  
洛鍾之應實繫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贊幣  
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  
某姪孫師夔窮巷鰥生初無它技儻遂蒿倚青松之  
上宜見鳶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  
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四六雜文

代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罄籲天之禱自中原稔  
夷狄之禍而一方纏蛇豕之妖劫火熾然彌滿萬里  
胡塵瀕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  
醜血沉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  
覆春秋奠餽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曠劫嬰釁之深丁  
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  
備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游

集黃冠之勝侶琅函葉笈藏室弘開絳節朱蒙靈符  
來下哀憐多罪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  
神馮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道進  
游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恍然精祲之交歎如景響  
之捷捷洪惟靖康鳶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  
之初臘火炊天胡騎滿野頭顱系道慟哭干霄眷茲  
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橫潰老稚驚奔深虞  
玉石之焚久軫淵水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

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繫鴻造大庇群生安天  
步於九重廓妖氛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圞一視  
寃親普加慈愍逮此疆場救寧之日用申葵藿頌向  
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薦集羽衣之勝侶誦葉笈之  
祕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壁  
星珠所臨必照伏願俯憐么麼大界鴻龐洗滌塵勞  
永依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真游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栖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曉晚流年未就一靈  
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

木之悲遂諧脫免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窓之下坐  
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花千萬間之  
意諏龜視日除地庀徒䟽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虞  
戕害一時昆蟲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迺即  
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葉笈之真文  
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蠲除差癘應受福祥  
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胞之兄弟共臻黃髮之期  
遂徼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花群生螻蟻么微上千洪造伏念

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冥行妄發觸罪南遷仇  
怨滿前竒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稅駕老幼百口狼  
狈無歸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煙上薄煬突  
爇燥歆焚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  
焚弟婦胡氏猶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効賴天  
之祐得保餘息嬰兒壽老免乳之夕母子貼危亦獲  
忘恙皆臣弟峴齋心啓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媿  
劉氏頃緣幼女蚤逝願追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  
老臣行年懼挺灾於惡曜建茲穀旦祇奉靈科虔誦  
祕文熏脩菲薦誕惟僊聖靡隔塵凡哀閔手足

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  
之門蠲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  
弘願俯輸危懇用伸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管窺而  
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歸命稽手投誠誓畢餘生  
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  
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蝼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  
所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  
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

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草履糲食藜藿相與終  
自今猶在耳已乃觀兄蚤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  
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  
絕旋蒙解網獲遂首丘誓上躬耕不復求仕體於是  
粥於是無一日不從歌於斯哭於斯蓋二紀于此云  
何不淑奄而先念其忍死之言固嘗有宿昔未償之  
負逮此卧疴之日亦婁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汛掃  
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爽初心高誦靈篇躬修  
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誠懼其多生身口  
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



矣俾從逍遙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  
三熏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  
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  
水火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閣曲軫鴻松俯從  
人歆蠲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戶清寧田園登稔養老  
慈幼有團樂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  
實繫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獭之祭物有  
固然爰即家庭恭修報禮固不敢以貪嗔癡僥求無  
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游垂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死生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  
駒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哀伏念某亡女小師自  
天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于嶺表母懼不測  
憂死於辱中以玃玃童孺八歲之餘而呱呱號慕三  
年之久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  
私門之降戾致釋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  
免水火永負九原沈痛之寃示見神通獨仗諸佛慈  
哀之救是用集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

盡之燈彌滿衆香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翳空并濟幽  
明歸依佛祖伏願亡女流心償一念之債彈指斷三  
生之緣降伏衆魔戒除諸障觀一切有為之法悟  
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證無漏

薦亡妻淑人章氏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  
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  
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  
來歸死生契闊屬臨諱日祇叩真乘弘宣貝多葉之  
文瞻禮青蓮花之座龍天釋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  
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姓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  
非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神  
弘願俯罄一哀伏念某人六妾所纏十生相續屬免  
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暴亡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  
一夢已隔九泉念茲齧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  
歸依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佇佛來應千燈

普現八鏡交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  
娑婆之界伏願悟三生之宿障洗曠劫之塵勞破煩  
惱濁為解脫門斷生死根為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在  
天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  
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遙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說佛子墮無始劫久住輪迴  
閱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斷輪之  
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  
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群迷之領袖墻壁  
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床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貳門貞心本自  
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持大乘之器圓明後學  
之宗晒鼠矢之汙羨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  
言詮有情無情已證未一音演暢四衆依歸水鳥樹  
林悉念僧墻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蓮  
開葉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黃林菴請疏

種時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評公已潛

九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  
踞地磨磚不妨禪坐

龜潭菴請疏

丘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  
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竭來給孤祇樹之園而債達  
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般柴自  
可優遊卒歲

牛山菴請疏

百年休歇田大本空一念歸休三生不昧某人追營  
香火升濟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育九泉之室即  
諸緣而應佇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一殿祀於  
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菴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  
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四壁仰勤  
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毗耶丈室之中庶幾容  
膝於彭澤南窓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捨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  
分二珠纓絡為具足法施無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

兩困何其多貧女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歆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  
會世世受當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  
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宰堵波人依十力  
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栖止百寶莊嚴劫火洞然  
一爻煨燼仰勤檀施共締鴻因歸然三百尺之高湧  
青蓮於地上矚若千萬人之衆標白月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寶只是閑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  
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  
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盡增於妙果弘用益於當  
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麥丘人賤金玉視諸涕  
唾願積太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勝  
緣故應喜捨

請妙印火師正機住龜潭菴疏

一世解鑣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  
舍衛國之比丘祇陀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

九節烏藤去作閑雲之伴一丘黃壤佇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  
號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  
之地爰因廢刹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  
世世為善知識共修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  
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見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  
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栖適踞通津戎馬荐至  
迄今起廢九屬當仁百堵嗣典千金樂施善根堅固  
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  
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瞋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  
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盡資衆善  
普證大緣由進篲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  
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九伐華嚴界中共證然燈  
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產五十年為昆為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  
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任世隨在杖緣  
經行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庶憑十力之慈  
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乘輿濟河鄭僑之樂施  
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澗水之衝冰雪之辰風雨  
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舟挽葛捫蘿爭一線之路  
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共寘此坦途  
之上雖道路橋梁不治盍現宰官身而山河大地皆

平實行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鍾疏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鍾而聽  
鑪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僊之籍實嘉平臘著內紀  
之謹念久闕於鴻音當仰資於衆善百求百得聚千  
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鄴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水居士  
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  
之相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啓發真心極種種相

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黃林西菴請朋老疏

一杯壠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  
之供肆崇善利充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  
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蓋一把茅結跏  
穩坐雖云無任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  
九年之壁

虎丘修御書閣疏

曾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  
熒長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搖日星穿漏眷吳門

之奧境占淞水之上游歆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  
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楠穹崇共看龍華照  
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脩具足相惟有莊嚴戒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  
越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  
供毗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具葉之文開大旃檀  
林建寶蓮華坐娑娑世界內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  
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光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  
養應獲福千萬億劫不可稱量况毗盧藏所傳大乘  
經皆釋迦文所說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  
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  
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  
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  
門推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椽援苦海之溺爰因勝  
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  
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  
更脩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鍾無辜就死杜工部解衆鷄之  
急縛不忍遭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  
盡藏閔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俎  
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曷  
曷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達三門疏

布黃金為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說法之座况諸善

薩現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利方興重門未  
立盡資具足布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  
果及今住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來圓滿  
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  
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  
勝緣儻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它日攢軀報  
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  
天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挺災巢木  
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老幼驚奔

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蠲除逋負  
荒政舉而廩恤流亡賢士大賢固已分顧憂巨富長  
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啓盜奪之變歲飢將稔疫厲  
之虞欲備非常盡申善救是用發弘願致籲天之禱  
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以  
佐香火瓜華之具天道不誥神聽無私共罄一

誠宜蒙休應

天申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明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  
是日俯申洪願仰扣真乘伏願維明知日之升立極  
配天之大獻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之壽不騫集何  
闡若之妙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弦以開受命之祥  
玉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修供萬德同音伏願追五  
帝之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黃河千里一  
曲之清受祿無疆聽嵩嶽萬歲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生商立子  
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祿之盛如川方增  
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  
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子齡之會祇園薦祉罄萬國之歡伏願  
大寶齊斗極之高王基侷磐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  
莫大之功勳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堯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候  
牢詞錫羨倚蘭開昨漢之祥  
允在照臨舉同慶頓伏願  
予棗戈戢粟腐錢流驗泰階  
六符之平畀彛倫九疇之叙  
農桑三萬里而永燕蘿圖之  
固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  
之長

二

離重踐運震出膺期鍾鳴歸  
誠鼎年獻卜戴天所逮擊壤  
惟均伏願 皇帝陛下寶祚光  
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  
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  
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  
壽無疆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序一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 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旄節奇龐福艾獨殿諸老享壽八十薨于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銘碑制誥冊命書奏議論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凡若干卷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內又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以斷天下事而稽居不至秦漢以

上天子慨然振千歲積壞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王之  
治尊經崇儒宗玉賤霸張皇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  
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  
臣非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以潤色太平者皆不  
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召見擢侍講帷幄內外制錄  
三司使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為世大儒一時學士大  
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然後  
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  
者也自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恠竒可喜之  
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

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曰卑  
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  
挾者莫不歆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沉落  
不遇伏崑冗以死無足恠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  
於絕學之後續微言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  
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勸講論思典冊施諸  
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挾敝尊生庇民之言豐財  
裕國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膠於古推  
原道德之旨不悖於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  
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嚴義密追古作者如

彈者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大音  
希聲震越渾錚知鈞天之奏撞手石之鍾振萬古之  
簾也公之文章用於世傳於今覺於後迺如此非所  
謂百世一居千載一時者乎雖然公以大臣踐歷中  
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辭氣浩然折  
而不衰至一觴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必貶  
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於經義非玩志於文辭以徇  
人年日之觀美而已也 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  
詞宗賜禮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曾孫右  
通直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

從余游一日出公遺藁請余叙而識之甚為書生時  
誦習公文知敬慕公至於今老矣儻得以姓名託於  
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歟公所著書又有孝經  
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著老  
子道德經莊子內篇凡若干卷皆不列於此而注莊  
子方盛行於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  
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  
書郎立柱下為右文遂贊書命入翰林為學士蓋

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  
所為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谿集凡若干卷公以  
書屬故人孫某為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  
難工繇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闔  
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立於不朽者蓋幾人而已  
杜子美詩格力白天椎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  
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  
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  
取馳騁上下歆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  
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

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  
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  
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閱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者  
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請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  
如啗土為嗜昌歎為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  
穿百代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  
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  
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  
於咏嘆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  
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伎

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鍾大鑪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深醇雅健追配前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 祭政兄內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於言語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賦上林記雲夢夸雄闔麗調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俚儒俗學詭詭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烏烏以自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遇主擅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為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絕徼屈強不臣之虜征誅所不能加者



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劔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万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袞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顏不違只尺而文章之功盖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孝號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即復入祕書為少監盖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為主所識

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慙未除群盜相叛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參政為丞輔矣

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於是為盛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杼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况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於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

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無  
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  
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如  
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  
賦於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  
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鏡冢刻方言地志  
浮屠老子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  
無虺豸神林萬里海外荒恠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

禮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  
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說固無金華露門諸儒進讀  
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  
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  
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  
辭宜略識古字而士溺於所習屢常蹈故讀書綴文  
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臘侍郎弄麈宰相貴  
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  
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為迹之遺趨高  
領妙自謂入神房通曲暢律度精密難自過日無復

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玉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  
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職高下抑揚自中律  
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揚公博極  
群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寧中嘗召  
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衛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  
用為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願也明日有旨  
還復東頭供奉官進閣門祇候始見疏斥天下至今  
稱之今老矣強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蓋未  
衰也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樂於學者共之昔  
仁皇廟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崇增韻學自

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類篇集韻而以賈魏公王  
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職書成上  
之有詔頒為今揚公又即其書科別戶分著為十條  
為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  
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  
異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  
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自靖康之亂中秘圖書之  
府與夫私家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為灰燼無遺者學  
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墻面  
之嘆得公此書可以窺是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

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於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變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于臨川之宜黃地偏俗美千嶂林立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雖鷄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皙美須髯如世間所畫墨仙劔客酒酣抵掌論事酣練明達疊

疊可聽盜據臨川群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扳而起澤民馳一介召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群偷城上以狗無脫者少年感悟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揚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百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槌鼓譟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懷竒負氣耻於

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  
蔭可籍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  
老焉於是各賦詩一章以俟其成澤民豈終隱者乎  
雖慶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  
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  
善本勝妙獨出而不錄於大藏歷年浸久時見於殘  
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壁者遂著論以黜其  
偽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壁之書

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行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  
名而護聞異說往往竊出於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  
疑其真况佛菩薩語涉流沙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  
而後與華言通籍令喜事者崇飾妖言疑誤後學乃  
託於梵唄不可通之語豈理也哉於是博採傳記得  
唐人勸善錄三卷而尊勝如句實佛馱波利舊本全  
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轍與慧琳法師之文  
紀次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  
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壤積衆口之傳字  
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壁以贗本黜之

誤矣按轍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吊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即轍也然文公生於大曆戊申其云當年喪乃吊之耳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群書訛謬雖吾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考次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質齊璧之妄推見至真開示後學以日證耳無可疑者乃序而誌之俾刻示其徒亦有驚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誥命踐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為吏宣和中

太上皇召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卻使者皆有名蹟建炎之亂盡載其孥南走閩中居間無事除治一室悉取衆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人文

陰陽律曆卜筮占相兵農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  
方言俚語浮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手抄數萬言  
至連筒累榻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立言皆有所自  
博採傳記掇取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  
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  
利市公答曰說卦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  
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蓋始於此公聰明過絕人  
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公名顯  
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崑居野處無所寄  
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緝舊聞各從其數

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離為二  
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  
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賈聲名於天下扣之空  
空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  
而和之將焉取於斯也嗚呼閭龍圖公之風亦可少  
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

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有二十  
矣居亡幾公之皇考以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二奏

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  
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  
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  
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  
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樞紳間益自  
重澹然無所諧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桂下史且大  
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已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  
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  
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玉履道翟公  
孫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遇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

屬余為之叙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  
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  
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  
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  
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莫行萬里風動草偃山  
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  
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空  
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  
四方傳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  
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



徽宗進二婕妤好會公當制是夕御禮趣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且無逾某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田公適入對

淵聖嘉嘆久之總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

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甲戌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術於斯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鍾氣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文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

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  
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  
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桂一名其中有  
榮輝馬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儒字以汲少工於詩  
語出警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述數十語  
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  
稱是筆力雄贍掠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啓記序銘  
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  
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  
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

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  
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爰得疾遂不起悲夫  
公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慶州樞  
集公詩文為一十四卷以書抵先友孫某曰先君與  
同公朝為侍從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  
繼出江右為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  
子元澤魯南豐之弟子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  
儒碩學相望三四州不過數百里之間今胡公又  
出而與諸作者為並江西人物於是為盛

### 丹楊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楊葛公自髫髻以竒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

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菟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笈皆出公手瓌竒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嘆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寔諸法然後簡節踈日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析微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徃徃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

泣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後詔州縣率免夫錢而  
以之軍興侯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  
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于政事又如  
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日文安樂撫民  
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  
卒不大用可為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  
哀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楊集自天德地  
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  
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為詩喜  
怒窮泰悲憂偷佚陵高眺迥飲酒歌呼雜然有

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  
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  
里視公為前輩盛德而與公群從游最久故蓄公詩  
文為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  
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  
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鄉  
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序二

送王子欽歸夔子序

王子欽本將家子高祖太師克國被遇

真宗號

十節度克公其一也靖康國破子欽從兩兄避地襄  
漢間未幾襄漢亦大亂子欽遇盜幾不脫盡亡其貲  
羸身獨行浮湘江竝橫山少留桂陽道遠吉遂抵江  
左會予得罪南遷又從予走臨川涉塗水復繇衡湘  
路踰桂嶺出象江上子欽慨慷有氣節喜讀書尤  
長於詩轉徙六七年不知家在亡徃徃縱酒歌呼自

遣余不肴酒亦復歡然竟日而不知身在客中也居  
久之蒙恩北歸又携以俱北至晉陵從余殆千餘日  
也至是其兄以書自夔子至一兄與子欽同時遇盜  
以沒而子欽之婦與子俱無恙夔子在西南距晉陵  
五千里子欽貧無以歸乃飄然徒步而往一夫荷擔  
以從余不能留也乃舉酒屬之曰大丈夫資適逢世  
當折尺筮管兵萬里外一取單于不幸志不就則捐  
軀戰場以馬革裹屍而歸者有之矣或馳單車絕大  
漢使不測之虜齧雪餐糲扶節海上而其婦已更  
嫁者有之矣或遭遇到明主置諸左右不幸小人居間  
中以危法則投畀嶺海之陬侶蟲蛇禦魑魅而不得  
歸者有之矣今子欽久客不遂而困垂橐以歸跋履  
山川蒙犯霜露不為將不為使不立於爭地而有兄  
弟妻子相見之喜一日入竟顧省其家嬌兒稚女天  
吳紫鳳顛倒短褐之上叫怨索飯問事挽須在昔人  
不堪其憂而子欽阻絕於兵亂六七年之後一笑團  
樂乃可樂也然則子欽去之果而不能能留也豈不  
宜哉

送方嘉謨判官序

崇寧元年秋故司業方公自安吉宰持漕抵祇常州

考進士試今平江守大學士張公褒然為舉首而  
余亦在選中時吾州之士群至於有司者三千人鄉  
老儒先以經義授諸生為領袖者蓋以百教余少年  
貧甚居間碌碌無可稱道一旦被蒐選薦名於禮  
部閭里宗姻往往驚眙改觀余亦感勵自奮讀書屬  
文不專治舉子業未幾踐西科登冊府隨牒推移遂  
忝侍從而以剛褊自用婁觸罪畏流離蠻獠瘴癘  
之鄉崎嶇兵火盜賊之際齒髮缺壞志氣衰落野  
處一廛學為農圃遂將老死泯沒於無聞矣以是  
有愧於公紹興丙辰公子嘉謨顧予田間追惟平

昔執手出涕嘉謨仕州縣二十年猶未脫吏部選廉  
介少與舉朝無半面之交予亦擯於時不用西窮相  
遭孰視而嘆嘉謨又將卜見於平江幸一遇焉余曰  
張公巨人長德中外望以為相部使者爭欲出其門  
儻發一言之重出子於銓曹冗散之中非有挾太山  
超北海之難也人情不堪相遠以予懷方公之德悼  
吾子之窮豈得藐然而已矣嘉謨曰大臣之度以天  
下為公進不私其親舉不避其讐豈譎譎然記小惠  
以出於常情之隱度乎故書成輒毀已進復卻未敢  
前也予笑曰子第徃人言第五倫無私然第五倫又

安能無私也

送鄒次魏序

余友鄒次魏宜黃人余貶官象江道臨川識之比余蒙恩解囚籍賜骸骨以歸盖五年而次魏亦再至焉次魏強學博記非古聖賢之書不讀朝吟暮誦尤喜左氏太史公班孟堅韓吏部之文溢為辭章俊壯豪健意與古作者並嘗一試禮部不合初持一心不為寵辱少貶以求助於悅已以故學益富文益工而道益窮臨川距晉陵水陸二千里余方追笑前謬開門面壁自足於一丘一壑之中次魏橐其文數萬言

裹糧襪被不避風雨不求當世名公卿有氣力者發揚褒大以光輝於一時而汲汲焉求余如恐不及氣類金火識趣卓然不與今之君子為類而獨以余為可紹興十年春天子詔求天下士次魏奉親命將獻其所為文於有司而告余以歸余舉酒而言曰古之道無所用於今今之有司歛群材而槩以一法銖銖而稱之一毫厘不中程雖有怪奇琦麗驚世絕俗之言往往棄不錄次魏讀古書學古文擇交取友所謂陳人非時俗所尚而近迂闊子行矣余未知今有司以為不可也



送祝得之序

戶部祝公初以進士起家上饒紹聖中繇尚書郎出為部刺史道過光黃間顧見林壑深茂意欣然樂之既老倦游買田築室居焉聚百口為寢丘大旋今臨川教授文林居得之公第四子也靖康建炎天下盜起得之兄弟携挈官四方皆遇盜以沒而得之獨無恙然幾亦不脫於虎口得之泣曰吾不幸一門殘於盜吾不忍獨生於是徒步間行絕江竝長淮抵淝水上即其兄若嫂與其兄之子遇禍之處卜地葬焉又循淮址走荆湖披榛莽沐霜露觸虎豹踐蛇

虺冒萬死一生之地訪其兄之孤於澧陽而得二雛於民間捐重幣贖之與俱還蓋周走水陸往返殆六千里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也已乃詣公車上書具其事告於朝譜錄其孤二人者而得之訓導拊養積六七年皆為成人男曰某今尉常之晉陵女擇士歸之而昇以所命官於是得之亦赴臨川而過余別余曰得之負高世之行卓為縉紳標表公卿大夫舉知之又嘗以文辭射策中甲科且十年方仕江左以經術諸生而未進於朝為可恨也余聞漢盛時置三老孝弟二千石而賜爵為父後者至舉直言必求

於悖樸信厚有行能之士以故妄言無行假仁義探  
囊誦詩禮發蒙而以矯妄欺世取名者皆擯不  
用故功利之實著見於天下而孝宣總核之政致  
中興焉今豈不如古耶得之必不久留於大江之南  
也

### 送鄒志新序

某以紹興二年負罪貶嶺外道過臨川少留志新自  
宜黃馳二百里勞余於曹山佛舍一見如舊識未幾  
志新之子次魏亦至次魏少年有聲場屋間袖中出  
所為文清雄雅奧有作者風而執禮恭甚如見所

畏者四年某蒙恩北歸抵臨川志新父子來逆於竟  
上余感其意枉道二百里相隨至其家為治具三日  
時送客皆止於宜黃獨志新進路至城東角上歲一  
遣介持書餽問安否又四年而志新自臨川至志新  
剛介少不與交世事屏迹杜門雖鄰墻不相請謁乃  
獨顧余於櫛棄流落衆人藉躡之中別去數年相  
望二千里外一日具輕舟臨門墮刺驚眎且喜倒衣  
從之執手懽然秉燭相對接語通昔恍如夢寐蓋  
留十日而後返也某謂志新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  
者必於市今天下之阨窮遺僕而車轍馬跡不接乎

朝市如吾志新者幾希矣東馬梯山乘桴蹈海探穴  
將猛虎之須泳河嬰驪龍之頷雖機穽當前抵冒  
而不顧然後入乎爭先有力之強者志新惟無所求  
也故千里命駕不於朝不於市而過余於羅爵之門  
促席晤言不及榮利興盡而反翩若虛舟此天下之  
奇男子非世俗之所能量也余何德以堪之酒行書  
之以識別云

送剛定姪歸南安序

惟山川清和淑靈秀絕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  
之間常為一時高材勝士騷人墨客攬取以為文章

翰墨之用唐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  
一山之阻神林貳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  
往往遊焉故其為詩踈蕩有奇氣張燕公以大手  
筆擅天下左官岳陽而詩益清婉人以謂得江山之  
助某族兄參政公之子曰大雅自少時已有能詩聲  
句出驚人無一詞常談陳腐之語會參政公謫泉南  
再徙江右而置家於溫之永嘉於是稍出而涉世周  
走數千里外踰閩嶠泝劔川竝潮陽南海之涯出慶  
嶺下已乃泐章貢奏廬陵道臨塗水以望豐城繇  
撫信衢嚴入于吳中少留錫山冢舍航漕渠瞰澗

江之濤窺禹穴徑剡谿循天台路以還五六年輒跡  
半天下山行野宿登高望遠慨然想見古人而尚友  
於千載膏中浩浩為與曩者異矣一日畫橐所為詩  
數百篇出而示余清新綺麗姿態橫生如煙雲之吐  
吞草木之華滋山水之奇秀間見曾出靡有定態信  
乎所謂得江山之助者也頃參政兄以文儒宿學命  
一世躋顯仕為時宗公至是闔門却掃焚棄筆硯  
不復為文乃有子嗣守家學而潤澤之學成行尊議  
論日新峴峴犖犖立乎聖賢之途遂亢吾宗余三  
復其詩嗟嘆不足將行矣迺遺之以言俾持歸以

以為親壽

送張承祖赴嘉興掾序

大理寺丞贈正奉大夫張公以廉靖清修聞於天下  
司馬溫公特深知之崇寧初沒於鎮江之金壇寓舍  
既沒而家益貧正奉生三男子獨好謙為壯子慶文  
仲誠尚幼也於時里中長者篩子弟從好謙受業者  
數十人而慶文從其兄學尤俊異日以有聲未幾好  
謙策進士第稍遷太學官慶文亦中甲科試詞學兼  
茂又中之擢升冊府入尚書為郎歷左右史試中書  
舍人而好謙通判祁州不幸遇疾以沒慶文方迎孀

幼以養會靖康建炎之亂奔散四出處文寓晉陵婦家得疾又不起後十七年余送處文之葬始識好謙之子超宗者美秀而文進止占對皆可喜余歸謂舍弟季益曰好謙貧教二弟處文遂以文詞中兩科躋法從為世間人好謙官止朝奉郎又不幸蚤世今見其子頭角峴然余固知好謙之必有後也時季益方為幼女擇壻遂以歸之好謙沒時超宗方在襁褓中安人孔氏斷然守義不嫁蓋有得也安人知古今善談論前言往行歷歷可聽超宗讀書識字皆安人手自教也超宗亦孝謹食貧如其翁時日孳孳營

一味之甘唯其意之適今將赴嘉興掾喜而告余曰栖栖法曹掾韓吏部嘗厚居之在超宗足以貸負米之勞矣余亦為之助喜且旦天定勝人此古語也好謙高行著於家閭德不滿德奄忽下世今有子矣姑勉之以待其定超宗將別出絹素也余書遂次其語為序以送

樵居集序

樵居集者故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平江章公之文公沒後三十四年公之子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縣萊次公之藁為三十卷公諱綜字子上皇考太師莊敏

公以智略功名稱天下率官右府尊顯三朝公少讀  
父書俊偉辯博過絕人莊敏公以郊祀恩奏任公辭  
弗就試太學為舉首一上中進士第主河縣簿洛戶  
忠宣范公一見以為國器薦諸朝當是時莊敏公帥  
涇原嘗出奇兵生致兩大酋威振西州戎人懼逃不  
敢竝塞有奏議數百篇皆山川道里城砦堡障莫府  
文書芻糧器械選任將佐蒐簡士卒攻戰守御示之要  
公時主機宜文字離為四十七門著小序二卷其後  
入尚書為郎進起居舍人且大用矣會蔡京復相  
讒人中以飛語抵罪去國已乃上書謝事歸老于家

直舍南營一堂聚書萬卷集古金石錄千卷闔戶垂  
帷不問家事積思於經術常病諸儒傳注之說是非  
頗謬於聖人與夫史氏異同諸子純駁之辯為訓義  
七卷發明奧旨推見行事得失之迹多先儒所未達  
其外有古律詩表啓序記碑志銘贊又數十萬言其  
言質而不俚辯而不華卓然有濟世之用非若前世  
一徧一曲之士畫脂鏤冰角無用之空文徒為耳目  
之觀者也公剛明精練長於治劇發摘隱伏號稱神  
明某嘗銘公墓槩見一二矣今不復傳載獨論公之  
文以為書首

送刪定姪倅趙序

聲律之學盛於楊劉號西崑體一時學者師摹駢四  
儷六枝青配白撚須鬣琢肺肝鐫磨鍛鍊以求合均  
度故有言浮於其意意有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  
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  
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  
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  
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於是天下翕然以  
為宗師刪定大雅姪余愛其尺語詩最工邇來作箋  
啓它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乘携文過別詞句溫

麗不類舊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  
態音指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乎技矣熙寧初曾南豐自  
冊府出為越倅類藁中有云卧龍齋作者即越倅  
所為文也其序鑑湖數千言引古知今盡德得一湖數  
千載利害之實議論詳博文辭雅健如西漢一志  
今刪定姪亦踐此官退食之餘盡讀未見之書資其  
博以與古作者並余又將觀其文以為探道淺深之  
候歲次己卯十一月

谷盈通說序

余友呂叔共有聰明敏達精練過人之材可以治劇

任重而投閑不用歸治一室取舊讀書之自號谷盈  
子叔共故觀文東平公之孫自少時侍父祖觀道德  
聽教誨博考傳記得古聖賢行事之迹與夫一時先  
生長者縉紳大夫之談浮圖老子方技之衆說凡可  
以本人情輔世教為日用常行修身治心之要而不  
入於罪悔者集而錄之為一書號谷盈通說叔共  
曰士有採薇茹芝餐糲齧雪掘鼠餘而食者有  
衣破肘見履敗踵決懸鶉百結以為衣者吾不以望  
於人以此望於人則不通矣士有脫驂指困捐千  
金以周人急者有嬰龍將虎伏劍以死王事者吾

不以求於世以此求於世則不通矣吾所著善言  
非驚世駭俗之言皆人所當言者吾所著善行非崔  
岸斬絕之行皆人所常行者所歆庶者非不取也取  
其所可取則謂之公庶所歆儉者非不予也予其所  
可予則謂之恭儉好名非也吾與之好名無欺愚惑  
衆以干名求富非也吾與之求富無勞神苦形以聚  
富持數珠者記善也胡不記惡記惡則成吾善矣營  
貲產者治生也胡不治死治死則善吾生矣聞人過  
勿怒修慝以致吾義強辯以立我者理必屈莫若從  
衆勉強以從人者勢不久莫若任運以至事君親治



官府居鄉黨正階門交朋友奉祭祀遺子孫御僕妾  
一皆出於帝道坦然明白易知易行無甚高難行之  
論無迂闊難信之語斷斷然如五穀可以療飢藥石  
可伐病茲所以為通者歟叔共又曰貴者稱君子賤  
者稱小人此其外也勿視之為輕重余觀優人被衣  
冠而坐指揮叱咤旁若無人忽然褫去為牛童馬  
走則懾而受笞此一人之身耳貴賤何以異此叔共  
又曰譽者為佛菩薩毀者為禽犢非其實也勿  
聽之為喜怒余觀兩手拱而揖人則欣然而喜  
戟而詈人則怫然而怒此一人之手耳毀譽何以

異此是書也可以書紳可以銘坐可以終身行之而  
立於無過之地是故不可無傳也叔共名靖官右朝  
奉郎叔共其字也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  
叙

### 押韻序

王荆公讀眉山集雪詩愛其善用韻而公繼和者六  
首張文潛雜志載東坡論韓公詩七言有上六字為  
韻設者居不強起時難更是也五言有上四字為  
韻設者桂一念萬漏是也惟桂子美語韻天成不見  
牽強之迹則作詩者以用韻為難盖如此李師武得

官建康家居待遷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錄之以類相從。辨李杜韓柳押韻凡二十四卷以示余。余曰：詩自蘇李更號抵建安七子晉宋鮑謝之作至唐極矣。而李杜韓柳勝妙獨出格力自天凌跨百代為古今絕唱。本朝王荊公蘇東坡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詩律精深句法高妙固以追配商那魯頌。而其著論尤難於用韻。師武撫取四家韻語類聚群分會而為一不待勞搜博采開卷了然盡於一睹。如觀武庫之兵宋廟之器粲然畢陳于前矣。余觀昔人即廣賦競

病二韻率然而稱工。終日琢句擬推敲二字而書空畫肚不能定。則是書也。騷人墨客得之。推見古作者措意立言於用韻之間。以助發妙思。可以得師矣。師武宣和丞相少宰之子。好學彊記。讀杜子美古律詩十八卷。通念不遺一字。學春秋尤深。於左氏為文工於詩。官右朝散郎。濫行在糧料院右濱。老師武其字云紹興。歲在庚辰五月日。晉陵孫某叙。

曾公卷文集序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審國公韓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島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

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韓易占能傳父學著時議數十萬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誌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為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勲有勞在受之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慶大節與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

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於天下分可省學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溫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教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瓴水踈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它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昭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

朋附刑怨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  
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修故怨公父子皆  
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  
一人仕於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  
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為真州通判時  
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  
又免所居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去云內府兼金何曾  
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妾廟堂傳笑  
以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人  
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純去刀尺有古詩之風

黃庭堅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檄書事二小  
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  
以書典冊公文之詩足以配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  
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為說以自恕  
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即興化  
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詒書先友孫某為之序宣  
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邵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  
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棲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  
張志慶文舍人三讀稱嘆其辨言章一啓乃與范  
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

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葬故不著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跋

書泉山贈言後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為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稽字林宗少年時以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饘於是粥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學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

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為記刻之其  
略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昔谿之上有室數椽先疇  
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室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  
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  
也已乃出佐閩船於泉南官閑事必益務記覽博極  
群書文辭燁然與古作者竝所與交一時名人善士  
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泉象  
犀光恠溢目視之無如也歲滿代國囊中無南方一  
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錄之為一編  
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

方州或刺一路比比焉出為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  
碩實在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繇宗司丞擢  
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  
友蓋實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  
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  
佐白居易李景儵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  
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  
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祕侍殿  
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於時世俗言古今人  
不相及今林宗取有必端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

詩唱訓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異天壤而竝處者也隆興歲次甲午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書莫守思濟記後

大理少卿莫公彥平以政事稱天下號一世吏師宣和末奉詔守永嘉抵紹興壬午蓋三十七年矣治迹炳然稱思治今公之子某字致道繇尚書郎出守毗陵再鎮永嘉繼公後州治有堂未名之曰思濟云毗陵余所家也致道臨州時最長於用法每折一獄聽一詞如破竹矣而斟酌輕重必以以情不

為已甚宿姦老吏斂手仄足不敢出一語鉏治惡少年之亂群而發紆隱誦之無告者未幾一境翕然稱治而後興崇庠序賓禮師儒接對賓僚尊俎從容風流醞籍常有餘日永嘉之政固不待見其能濟先人之美必矣尚致思為况如毗陵距行殿一水實江淮冠蓋走集之路視它州為劇致道外交人事朝出莫返退而據案披帙印導窾百節鬬解庭無留訟去郡四年士民追懷宿惠如前日事今守一藩於海上如割鷄耳方且訪求遺蹟增修故事猶恐失墜先訓書榜揭之於倚衡銘坐之戒昔強諫有後如臧孫戎公是

似如召虎繼衣好善鄭司徒皆以父子之懿著之詩書流傳千載今致道以致德高行踵先大夫之遺躅而潤澤之為一代衣冠之標表永嘉固多知名士當有援筆頌使君濟世之美作為聲詩追配前烈以俟風人之採某辱貽書以堂記見遺開讀數過三嘆之餘遂書其後隆興初元十一月日具位某書

跋呂吉甫與外曾孫李皜帖

余里人康棣初釋進士褐主河朔一縣簿時呂頤浩為本路提舉官棣嘗獻書詣頤浩為宰相是時徽宗臨御公卿侍從皆極天下人物之選而頤浩

兒寢陋山東敢棗栗一氓爾然明受之亂頤浩遂相時余領戶部工部尚書王綢唐公詣府白事棣亦自泗州司錄罷還在坐頤浩顧棣昌言曰公在河朔遺書願浩以宰相見許何以知之棣恍然不復記者徐起曰相公才堪宰相天下之望非某之私也頤浩大喜旬日間棣凡三遷至提舉官余間語唐公曰公聞相君棣語乎曰然書生為佞擬非其倫縱口而如夢中語耳而相君記憶以待今日之驗正恐後來相師成風將得罪於賢者此觀東平呂公翰墨之餘書數事遺外曾孫李皜中有書問褒稱之詞須近情實不



可太過太過則人以為誦近於侮玩不可不知也余  
三復其言俾錄示子姓書諸紳以為法紹興庚午三  
月二十二日晉陵孫某書

題秦會之跋後山居士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  
叔為 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  
至邢乃遭橫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著七兄行  
述而南豐嘗為

英宗實錄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藁藁  
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

毫六州九十三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  
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  
集元祐蘇東坡卒諸侍從薦無已繇布衣特起為濮  
州教授則無已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  
為檢討官不踰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  
餘年陳無已始入仕南豐墓木拱矣會之乃抵如此  
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有編修官以首相監  
摠一代大冊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  
也試官老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橫筆  
邢和叔造

宣及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曾之為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闕既知尊稱南豐無已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鷄唱寢不寢書付墳堪余曰幸付墳堪若以示識者則橫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讀臨川集

本朝鴻儒碩學比比出於慶曆嘉祐間而莫勝於熙寧元豐之際王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南豐曾子固二王深父逢原四人者發六藝之緼於千載絕學

之後而自比於孟軻楊雄允前世之列於儒林者皆不足道也荆公當國二王已下世獨有子固以祕閣校勘在京師便當引而進之致主行道以共功名乃擯棄不用通判越州而去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熹占論交詩指呂吉父而二人者如水火矣夫道一而已此不可曉者一也公為小官時已負重名於世及召試館職累辭不試除集賢校理累辭不受其後擢脩起居注允以十二疏辭而名益重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尋拜參知政事不逾年

至宰相位極人臣例用故事三辭而止此不可曉者  
二也公既得位罷黜詞賦崇尚徑術盡革故時聲  
病彫篆之習天下翕然以通經學古為高而公所  
為文凡有韻有聲律者皆妙絕一時此不可曉者  
三也

讀唐鑑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起戰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一  
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具載一  
書總三百五十四卷靖康中余侍適英每進讀不  
過二三板而已一日留身奏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撰唐鑑十二卷以謂唐三百年治日少亂日多其治  
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布在方冊顯不  
可掩明皇開元後始相李林甫楊國忠憲宗平蔡  
後始相程异皇甫鑄遂不克終德宗惡直好佞喜近  
小人婁致播遷卒不悛省凡此類纔三百六篇任賢  
必至治任不肖必亂判然如東西黑白可比附通鑑進  
讀不過歲年盡見唐君臣善惡傳失之迹實有補  
於治道 淵聖欣然嘉納方議施行旋被夷狄之禍  
後十餘年三衢鏤板巨編大字老眼豁然會故人張  
翬作州椽遂馳書乞一本得之嗚呼公倦憂國愛

君之忠以為天下治亂之幾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際故表而出之以為後王之監後有侍講帷之臣欲孳孳納誨者莫若陳此書曰誦數百言無嬰鱗化雷霆之怒而有陳善開邪之實矣

跋戒酒帖

某竊讀國史去王審琦不嗜酒一日侍宴 太祖皇帝滿酌一大觥舉酒仰天而祝已賜審琦審琦一舉而醕於是偕諸將連飲十數觥至酒罷亦不醉他日家人置酒飲少又醉已復侍宴劇飲如初蘇公喜飲酒

太宗皇帝示大用之期面敕止酒公首書謝表遂不復飲一飲一喙皆天色也聖王造命與天通矣至此而益信

跋朱德固所藏先世往來帖

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公師實贈右太中大夫宣政時以政事之材稱天下漕京西最諸路尤有能名徽宗皇帝召見進內閣賜三品服眷顧甚寵享壽八十以紹興癸亥終於華亭私第其子右承議郎宗縉閣故書得諸公往來帖自唐丞相以下數十人皆一時貴達聯為一大卷出以示余曰先公為部刺史時某

方在襁褓所交名公巨卿高人勝士皆不及見也  
先公捐弃諸孤冢土未乾二兄亦相次下世距今二  
十五年圖書散落僅存十之一二而筆墨之糟言語  
之妙猶足以想見風采故命工裝標積藏之以遺子  
孫何如余曰昔撥子厚記先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  
焉謂今世之言交者以為端故悉書所尤厚者于石  
表之背今承議公錄藏先友片紙尺牘無遺在其意  
豈異也古人師慕賢遠聽想風聲故有存昌敬以追  
嗜好懋崇以誦遺愛而况先朝宰執侍從手澤之在  
竹素者墨色粲然如出其時如見其人者手乾道歲

次戊子重午日具位孫某記

代劉節使跋

御筆手詔

建炎二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劉正彥伏闕稱亂懼罪  
而逃臣從韓世忠奉

詔追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上諸蒙恩獎擢超進  
位等出分師捆入扈殿巖歲月推遷遂秉旄鉞而臣  
德輶材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報無塵露  
之微咎深責滿荐致人言全度務容貸而弗誅止授  
閑散于時屏居念咎飯蔬飲水誓畢此生豈敢更

有榮望伏遇

皇帝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故臣於罪籍中  
救<sup>拔</sup>械汙累還畀官資復授兵柄責以來効親御翰墨  
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  
詔憾悻繼之以泣訓詞教戒尊嚴如父師聖語褒揚  
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噓枯吹生雲漢之章起幽作  
慝顧臣缺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單平出自行伍  
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無族親扳聯之勢無左右  
游談之助而聖主特達之恩實萬世旦暮之遇詔音  
初下臣跪讀於軍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

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  
死於戰陣之下况臣么麼被此大貶若為稱塞生當  
捐軀戰場馬策<sup>草</sup>裹屍以歸沒而有知餘忠未泯又當  
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子孫俾世  
世著忠孝節與宋無極隆興二年四月日具位臣某  
謹記

跋陳道士群僊蒙求<sup>己卯</sup>

今世道士能讀醮儀一卷中字歌步虛詞二三章便  
有供醮祭衣食足了一生矣然猶有不能者常州天  
慶觀道士陳君葆先好古嗜學蓋超然出於其徒數

百千輩中者讀道藏通儒書與夫傳記小說靡不記  
覽著書二十卷號三洞群仙錄貫穿古今屬辭比事  
以類相從雖老師宿學者不如偶儷精切協比聲律  
悉成韻語維章句之儒有不逮余讀其書而異之夫  
道家者流清淨無為也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彈  
琴圍碁以自娛或鍊丹藥以玩物之變或治符籙以  
訶百鬼療疾病固賢於其徒矣如葆光者博極群書  
上自千載之前遠至六合之外條分彙聚配合奇偶  
相比成文自為一家此余所謂超然出羣其徒數百  
千輩者也

跋朱藏一丞相帖

丞相朱公登庸財數日遭明受伏闕之亂不持寸鐵  
調御群凶弭耳帖然有取日虞淵之烈久之讒忌交  
愬上獨明其功而後群邪氣塞不敢出一詞公薨後  
十余年族甥司理出公手迹開讀三過生氣凜然而  
一時讒邪之徒與草木俱腐久矣

跋吳省元真贊

予讀大藏諸經惟楞嚴之文維靡之辯勝妙獨出而  
振噐推鈍不識其趣第時竊取言句談空說有始然  
終眼禪為游戲耳吳公前輩盛德予宿昔所敬慕製

一獨自贊皆佛菩薩語啓誦三過敬下一句而家有  
識真者恐得鼠屎汙羹之誚

王龜年跋

亡叔以女歸中谿大姓王君蚤世生二子長曰龜年  
為天慶觀道士幼子者從其母再適高氏亦沒高氏  
二子析田宅為三以一奉其母而王氏幼子破蕩盡  
其母恩絕不能自存予飭龜年歸養龜年脫道士  
衣娶婦斥奩中所有得數十千買牛躬耕以養政苦  
食淡遂有田數十畝而幼弟恃母愛不事其兄龜年  
分田分財予之屢矣而悍益甚龜年語予曰幼弟悍

悖不可耐盍告有司而毆詈乃兄無管杖之法又不  
忍也予聞其言而善之歲次丙戌其母年七十八以  
病終龜年具棺衾葬歛皆盡力予又愛其以母故而  
能容其弟也書數語勉之龜年余改名遇去乾道丁  
亥正月日某書

與吳世範帖

予元配淑人吳氏故朝散大夫廣南東路轉運副使  
四名吳公之女年十五歸予明年大夫公沒于番禺  
官署又七年予為祕書省校書郎淑人年二十四亦遇  
疾不起建炎中予自戶部尚書除龍圖閣學士知平



江府故事又得封淑人凡更五命而賜今號淑人入  
孫氏時予貧甚住村舍小屋數椽茹蔬食糲如僚貧  
賤者比予登侍從典四大州則不及見也淑人三兄  
皆仕於朝不亨壽第三五子威之子隆祖一日自上  
虞過予蓋距淑人之沒五十年矣予飭小兒具舟同  
載入宜興山中省淑人之墓墓旁里所巖穴高絕處  
有大潭井廣<sub>袤</sub>數畝水色正青如磨銅竹樹藤蘿連  
絡蒙翳如植屏如張帷濃陰四合坐不知暑號玉女  
潭予方歆難捧菴䟽道路面潭度地結茅三間以供  
往來耳目之玩隆祖曰某無妻無子飄然一身如寄

耳公能招此無家一方客否手諸郎視某為母黨見  
遇良厚又時得備亡姑冢舍掃除之役矣予欣然許  
之以來草草菴成成即移書詣上虞馳告

吳氏沒後七年予再娶章氏亦沒於壬子歲歲  
次丙辰予自嶺表放還啓二淑人之殯合葬  
于宜興縣湖沈鎮龜潭築室聚糧命僧守之距  
今乙酉三十年予年八十五方歆結茅館吳子  
其中可謂不知命矣予八十三歲一齒脫今復  
生髮亦未全白儻未死而有以處吳子吳子往  
來冢舍瞻省墳墓按視松竹在存沒為兩得之

也

### 趙善發字說

太宗皇帝七世孫名善發晉陵丞若拙之子也余過若拙若拙置酒酒半善發歆出見而遇疾方愈不可以風乃出紙索予書余已被酒不果它日若拙以書來請命善發字而為之說余聞之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則反求諸已請字曰正已夫射之為勢當正已而發一不正則失於邇者在毫釐之內而差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契吾子識之異時出而從事發一念發一言發一政沛然如機括之行不可回止必正其身而後發則春秋十二人之徒也

### 書章邦基藏東坡畫古木

東坡在黃州時以書遺王鞏自言畫得寒林竹時已入神品草書益奇詩筆殊減退士大夫聞而疑之余曰公詩舉天下推之而書畫則世人不盡識也故有此語杜子美詩亦云已知遷客意想親更覺良工心獨苦古人用意深處而世人莫識所以為獨苦邪晉陵孫某書

銘

徑山妙空佛海大師塔銘

紹興二十七年歲在丁丑徑山妙空佛海大師訥公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閩師名具伊蒲之饌卜日馳書以請公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就法緇素咸會有僧出膜科問生死根本公訓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菴相登讚歎作禮如佛滅度於是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歛舉體如生以十二月十四日葬公全軀於寺之白雲菴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子路問

死而孔子不以告彼上人者常住真心入涅槃正路而四大無常之身視如棄屣一彈指頃危坐而寂斯亦竒矣靖康初余守歷陽被召過儀真公時任天寧寺營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又建一大輪藏壯麗甲於淮海余歎曰公才吏用不下澄觀方時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堂於方丈西偏余榜曰五至賦詩刻之至是公之高第大梅山長老德寂過余泣曰公佛海三十年之舊且厚善宜得銘公其勿辭遂授銘公名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縣人方在母夢一婦人着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

生而穎異年甫四歲事其兄慈相師道孜十四得度  
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父之悟歎  
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  
禪於桐川天寧寺一日度間有文書出流水中公攬  
取視之即心經也讀至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於心  
者當是時姑蘇瑞光寺淨照師崇信以道學為一時  
所宗公往從之淨照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照徒住  
真州長蘆寺會學去來率數百公學成行尊齒其高  
第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手延住  
天寧禪寺恩賜妙空大師儀真二江三吳舟車之會

擅施大集罪新一剎幾至萬礎建炎初住杭州靈隱  
昭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公弁坐賜號佛海明年  
金人陷錢塘公被執軍中大酋解縛置一榻尊事之  
比去飭十騎送還咸安王韓公世忠表請平江靈巖  
為公德院薦先福命公主其院已去復留凡五更住  
持前後二十餘年取後奉

詔住徑山能仁禪院遂示寂公儀狀奇龐容止端點  
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  
施歲一出之橐中無留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  
浸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扣磬聲

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孥籍日珥之屬盡歸孟氏可  
斥賣一二召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  
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公公至王氏憑附一  
女子立公側說法竟王氏歡踴跪謝如生後數日見  
夢曰我已別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時徐偃師川  
書其事為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老宿  
皆會前一夕夢人告曰誥朝有騎赤馬衣黃褐土至  
者辟支佛也齋明物色求之而公裘馬如夢所告者  
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巖寺據絕頂而井飲  
不給蓋數百年矣公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

其人病汲今號佛海泉云公又嘗築室十數楹於  
府城之北為退休之地信安王孟公忠厚為請於朝  
賜名慶恩公既歸白雲矣公沒之歲偶脫一齒至是  
群弟子併飲公爪髮琢石為浮圖即慶恩之寢蘆瘞  
之詞事焉公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得法淨罌為雲門  
六事孫住叢林四十二年度弟子三百餘人銘曰

四大無常名為幻身續息已定菴為空雲性  
覺妙名如古井水一真湛然不受生死有大  
比丘號佛海師不起于坐隻履西歸本自  
不生今亦無滅我銘著之如指標月

長蘆長老一公塔銘

紹興二年六月余南遷次臨川道過踈山長老善清領衆出迎余於稠人中見一人小異儀狀翹秀有貴介公子之風問知為善清之高第今一公也已而與之語談詞疊皆自經論中來聽之彌日不厭又問其世出實章懿太后家故彰信軍節度使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襄陽王生子曰璋武城軍節度殿前都指揮使曰瑋尚兗國公主為駙馬都尉曰瑊宮苑使贈金吾衛大將軍之曾祖也處平百餘年中外安富李氏以勲戚之貴振天下築大第建苑節

粉白黛綠充滿後房鳴鍾列鼎而食子孫奉朝請者數十人朱輪華轂相屬子道豪者以馳騁射獵為事謹者亦累勲闕踐華顯世其家師獨奮然舍去入山林踐荆棘茹蔬食糲晝夜持膏火給薪水事佛祖修無上道為天人師非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師諱法一字貫道開封府祥符縣人祖儼朝奉大夫父某某官方在其母也夜夢一老僧梵相竒古如世間所畫羅漢像而師以是父生比成童見群兒噉棗栗跨竹馬為嬉弄皆不顧年十七試太學為諸生被服詩書侃侃然寒士從其翁仕淮南大夫公欲

任以官不就請詣長蘆事慈覺熙公為比丘其其  
翁難之母曰此宿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願公沒去  
禮靈巖通照愿公得度受其足戒是歲大觀元年也  
愿公徙除之琅邪又從之凡十年迷悶不能入益刻  
苦奮厲剗心練形至不知寒暑之變時圓悟勤公住  
蔣山見師書一偈以大法炬許之圓悟奉詔住京師  
天寧師又持鉢而往會靖康之亂圓悟還蜀聞江  
西草堂清公坐踈山道場間關兵火徒步數千里而  
至一語之投忽有所得如金篦刮膜表裏洞然紹興  
七年泉州太守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子羽聞師名具

書幣馳請住延福院開堂說法緇素咸會至無地以  
容丞相張公俊師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公汝嘉守  
四明又挽居雪竇於時公卿大夫想見風采爭先邀  
迎惟恐不及天台萬壽寺在山谷窮處其徒數犯法  
不能禁有司奏改為禪率選用一世名緇衆所信服  
者為領袖又徙萬年積六十歲淮南轉運使蔣公瓌  
以書抵師曰長蘆大叢林公棄家道推論於公瓌一  
來乎師欣然許之居歲餘如有所不樂辭歸萬年  
觀音別院財浹日示微疾索筆書四句偈跌坐而寂  
實紹興某年三月四日也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白

塔成去寺若干步余聞佛說諸富貴人具大威力發菩提心難造種種業易如一滴水流入地中五濁惡臭便成生死大海師生於戚里長有華屋玉食之奉而天資絕人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跳出苦海直登彼岸為大善知識世緣已盡振衣東還奄然而化雖古佛滅度不遇也褒禪山長老寶餘過余曰公知師者宜得銘銘曰

三生了了大摩尼珠出光明兮剖書甕中一笑相視過去僧兮苦海無邊作大橋梁度衆生兮死而不亡耿耿如在傳一燈兮

### 徑山照堂一公塔銘

徑山有大北丘號照堂者諱了一姓徐氏明州奉化縣人方童幼時遇群兒嬉戲隅坐旁觀似不言者忽聞梵唄之音則躍而起立其父曰必法語也當令事佛生十四年大雲寺祝髮受其年十六從廣壽梵光法師習天台教讀經數萬言窮日夜不息已乃悟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吾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矣當是時詔住相國寺知海院妙湛師思慧者具正法眼為世導師道俗宗仰如佛出世一時叢林之盛聽法坐下常數百人師從之數年獨能



盡其學為高第於是下汴絕淮徑吳中浮淞江上天台入雪峰徧見耆年老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泣黃蘗師亦自雪峰至學成行尊衆為上首居亡幾亦坐黃蘗道場領衆說法維妙湛後而學者倍其故師姿相竒麗寡言笑危坐一榻然如古井水有來扣者雲涌泉落愈出而愈亡窮性介特務自閑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峰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師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為已納箇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蘗上首故是強將之下即日移書遣騎迎師師謝不願使者至五反而後受

他日公過師師出恬書且致不即遣之意公喜曰韞櫝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師賓主無愧矣居三歲改泣聖泉會左丞葉公夢得來守福曰黃蘗古佛道場今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而闔境緇素奔走出迎歡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真乘啓悟後覺人人向道以佛為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場置諸禪師一夕捨去歸卧雪峰故廬泉南葉守庭珪尊德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伐還師亦反西湖雲峰菴即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

莫見其面若將終為俄被盲徃徑山能仁院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徒數千指師入據方丈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趾師嘗指其處願謂其徒曰吾將築室居焉其徒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飯僧翌日丁卯黎明索筆書四句獨投筆而逝跌坐如生俗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度弟子四十人得法者七人乃即芝巖建窠堵波舉全軀其中門人正文等因妙空佛海師訥老請余志其塔余許之而未暇文三過余而請益勤乃授以銘俾刻之銘曰

徑山之陽龍公所家聽師說法諸天雨花相彼幼身如空中雲蛻骨芝巖夫豈其真道處現前而作佛事與龍為友亘千萬祀

### 薌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祕閣修撰何子諲博極群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衆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薌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裴回玉筍之下塗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執蘭九畹采芝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盖真得所謂薌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

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為  
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  
容自言終老薌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薌林二大  
字賜之龍文龜畫妙絕一時群公在廷驚顧動色於虞盛  
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為之銘

銘曰

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鬪蚍蜉  
井帶蜣螂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  
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為佩手援紫藟掉芙蓉  
旂蕙肴蘭籍飲芳食菲芳菲蒲堂薦馨在德葵

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闈九重孰播厥芬神交夢蘭  
井餘獻芹扁榜莪莪來從天上壁月珠星窺臨  
蕙帳天命不諂惟德之符車過必式于公之間

御書扇銘

故刑部尚書胡公諱直孺紹興初侍講禁中上以  
所御白團扇親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孺十字賜  
之後十七年公之子右承事郎桐廬令臣樅屬臣孫  
某為之銘銘曰

天厭隋亂唐室代興於赫太宗大人繼明手持  
三尺除殘禁暴日月宣光風霆布號功侔禹甸

德配堯天卑宮菲食吾無間然賢路宏開正直  
是與儒先首首御于帝所著為世準聖聖相因  
稽經問道如出一人偉歟胡公萬夫之傑耆儒  
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始  
宛若龍鳶壁月煌煌光燭鄙室子孫視之稽古  
之力

清和堂銘

涇濁河渾跳波伏礫俯而視之昧昧不覿吾知其中  
至清者出陽驕陰珍火旱水毀鑠石流金折膠墮指  
吾知其中燧和之委云何鎮木出火自燔螢燭不救  
燒空燎原若海彌天五濁流浪孰能離垢不入諸妄  
不磷不緇匪通匪介大千一如無有雜壞光塵離合  
涇渭自分茲謂清和衆妙之門

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花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  
銘曰營巢幕上炊黍劔頭棘刺之端可以刻猴螻蟻  
之穴如聞鬪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  
上浮一慙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因達人  
大觀跨海乘桴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瀟風追汗  
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鷲鴉駕言從之忽焉在後

耘業齋銘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  
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當治一  
齋聚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  
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膺膺蓬生艾之化生為草莽牛  
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  
乱吾苗非其種者滅裂報予固其所也我有  
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田無年大哉心乎  
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

聖之書逃揚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闕之歛華  
撫實采采斯田有苑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  
困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能衣寺鐘銘

太平吳國之初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  
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伍拾年當建炎庚戌四盟  
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而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  
和募衆力更鑄鐘成為銅萬二千斤晉陵孫某為  
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

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  
矯亂顛倒忘認前鹿色聲交驚不守其真粵有  
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水華金  
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古之鍾蛇以目開猪以  
足聽水鳥鳳林更相和應除龍聾破牘一擊  
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  
相凡厥聲聞俱證無上

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味磔鼠湏汗綠竹編青蒲紬金牘論石渠記先  
友讀父書

切皆妄如小兒觀戲初無所覩忽聞人笑亦復大笑  
互相欺給如是而已以故士大夫鄙夷其說以妄疑  
真莫肯信人有圓悟禪師勤公者具正法眼為世尊  
師余見其住天寧時梵相奇麗神守澄穆隱几嗒然  
不知何人所在已乃據坐說法現句文身旁引孔孟  
詩書之言合而為一詞辯鋒起遡物綏解以目證耳  
無可疑者於是一時公卿侍從富室大家與夫道德  
才智之士翕然宗之遇休沐日寢門未闢而履聲蓋  
駸駸矣建炎初

詔住金山之龍遊會判兵趙萬據京口聯數十艘奮

棹掠而前遇風輒返終莫能犯久之過長蘆而大賊張遇奄至闔寺逃散攻剽一空惟師鉢囊獨亡恙又嘗蓄一筍諸上方賜物自隨抵儀真徒步不能將盜平得煨燼中封識尚如故通俗驚嘆以為未嘗有也乘輿狩維揚召對行在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始賜今號改住廬山之雲居雲居有安樂神者據方丈前往時人皆避不敢居師居之自若三年奏乞養老還蜀

詔許之再住成都昭覺院凡六年而寂比茶毗齒舌不壞得舍利五色無數今丞相張公德遠銘其塔余

贊

葉夢錫貞贊

葛製練巾義皇上人名登千佛現宰官身欲玉立堂堂王國之珍金甌獻卜銀筆書勲袞黻貂冠圖象麒麟氏而不名有宋元臣

唐李衛公畫贊

予友張漢卿博覽尚友千載屬時多故尤慕李衛公之為人得南徐州甘露寺畫像命工圖寫揭于坐右夜夢晝思庶幾得見如公者晉陵孫某見而為之贊曰

唐季諸蕃悍驕不臣有來衛公河嶽之神巍巍堂  
堂若鳳若麟不動聲氣獸伏鳥馴安史首亂兩河附  
起群吠呌牙窺墉瞰壘叩眷諭之不用尺箠一麾而  
散毛群掉尾道大名播蔚為臣宗沒有遺像太山崇  
崇有如公者執御以從庶幾一睹葉公之龍

圓悟禪師真贊

佛之道難成阿難七徵而不知真心之所在菩薩大  
弟子皆不任問疾其難如此固非下愚凡夫之所敢  
議而世之學者託佛為姦規以射利爭談禪悅問東  
說西指空畫地如醉人說夢狂藥攻心謔言嚙語一

在京師時嘗從師游僧宗達者已能傳其學裛然為  
高弟今住平江虎丘雲巖院一日過余出師畫像請  
余為贊贊曰

樛木捩革偃師之戲相彼幻身亦復如是四  
大假合妄認為真薪盡火滅奄為空雲云何  
拳拳寫紙上影是耶非耶為倒為正有大比  
丘僧中之龍具大圓覺徧滿虛空巍巍堂堂  
遺像在此一切人天見者作禮

僧智標真贊

一袖蒙頭三椽容膝卧枕布囊行住柳栗祇陀徵心



毗耶問疾畫時薄相疑驢點漆妄見影事依月澄出  
即女一身應成兩佛

長老端裕真贊

龜摺床鵲巢肩鶉百結芋火然貌堂堂人中火師子  
吼遍大千

妙空佛海大師智訥畫贊

眉覆顴耳屬肩大比丘老臞僊五葉換一燈待天雨  
花地湧蓮有畫史幻朱鈿具相好普現前清淨日光  
明拳如說法常熾然

月堂僧惠山畫贊

犀顛哆口月面秀眉具佛相好真天人師有言皆幻  
有相亦非躡風系影作此兒嬉隱几嗒然南郭子綦  
吾今喪我問汝為誰

楓橋長老法遷畫贊

本來面目非汝是冷暖自知如飲水遍滿十方現一  
切畫師分身蓋其戲

僧法臻畫贊

四大假合前身後身以身為假以畫為真真心常住  
不依一塵應量無邊是真老臻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馮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家致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

朱公墓誌銘

故實文閣待制朱公綏建中靖國間任 太上皇位  
給事中以論事切直黜為州一時號名臣生子曰宗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字成德又以  
高行剛節維公後以紹興九年九月甲子遇疾卒于  
家其孤元飛走介馳告公之友晉陵孫某某發哭已  
具書弟其孤而許以銘余曰建炎初天子御戎衣南

守淮海上屬精旰食博乘<sup>采</sup>群議如不及而北閣小吏  
往往起家至大官者世之君子方懲尚賢任智之弊  
操區區老生常談陳腐之說為抹焚拯溺之方以故  
積亂十六七年兵連盜結財匱力屈士大夫未有以  
功名著見於天下而光明雋傑有如公者懷竒負氣  
挺立人上剛毅沉塞持一意無所牽隨可以屬大事  
而投閑不用至於死可為流涕太息者也公興化軍  
仙遊縣朱氏其望在沛國而不知始所以徙待制公  
斥為州時以郊祀恩補公太廟齋郎待制無他子弟  
且老矣公不敢言仕待制捐館舍已卒喪公猶不忍

去墳墓政和二年始調穎昌府長社縣尉長社田園  
極膏腴豪吏多殖產其中縱其奴侵暴閭里為姦利  
有誣鄰翁盜犬訴於公者公曰汝守舍亡犬又誣人  
以盜耶命拘之召其孥與之期三日戒日期而至大  
不獲且併接汝已而大得叩頭悔謝請後自改公許  
之自是其徒相戒不敢弄以事守將營厨傳檄公屬  
民涸西湖水為田耕之公曰屬民自養非為民父母  
之意即日反其檄守初怏怏無柰久乃已五年捕盜  
應賞改承奉郎授信州司錄事未赴除司農丞秩滿  
改太府遷駕部司門司勳吏部員外郎司農少卿鴻

臚太府卿皆有能名其為吏部司農杜吏謾決稽壅  
無留事尤有能名 太上皇尊寵潛藩之舊併錄其  
子如何志同溫萬石傳宜夫之傳皆超進大官待制  
亦舊學之臣公不自言亦無為公言者太師蔡京與  
公父子同州里持國秉逾二紀貴震天下車轍填門  
公獨無一跡故徘徊省寺十五年視富貴寵利澹然  
不干其心而以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靖康初政  
近臣薦公才堪治劇 淵聖召見欲用公為開封尹  
而公奏事觸宰相命遂止 今上即位大臣除不附  
已者多被責徙公亦免所居<sup>官</sup>建炎三年提舉南京鴻

慶宮紹興元年召還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 上飭  
制置使發兵捕誅而帥屢出無功 詔選部使者除  
公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越公入對公曰愚民窮  
困亡聊弄 陛下兵延一旦之命而將吏養寇弗除  
誅斂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 陛下第追還制置  
使首臣綏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皆世務  
之要 上嘉納付公施行而制置司方議募兵檄取  
錢米數十萬公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傳餉  
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能為公下石公  
自為之會 朝廷更遣他將而盜平如公策公家閩

中一時官吏才鄙皆聞知之歲竟取衆所推以為才者第其能為一書上之朝不由紹介皆被慰薦而勢家子怙貴為不法者飭免歸於是閩人新困於兵公所興除人皆以為便而言者復論公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公亦薄其官家居十年不復有仕進意享年六十積官至右朝散大夫曾祖榮不仕祖端贈朝議大夫父待制公以公故贈少保母劉氏福國夫人繼母留氏慶國夫人公妻宜人漳浦留氏通直郎鎔之公前卒四子元熙右從事郎泉州惠安縣丞元悅右登仕郎元飛右迪功郎泉州晉江縣主簿元輝右迪

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元熙元悅元輝亦皆卒五女長適右迪功郎劉廵次適左宣教郎尚書吏部員外郎黃祖舜餘尚幼嫁劉氏者亦卒矣孫男五人曰沆右將仕郎曰澤曰演曰滂曰澆公志大才高遇事蹇蹇有立常病天下苟且之俗勝而中都官為尤甚便文全已僅同寄生公九為省寺官樂職喜事如一日省文書辨施舍一切以法令從事遇不可陳義凜然視權貴無如也大率為人好直尚氣以不同於俗為主衆棄我取彼圓獨方以故不能取容當世公事親孝所生母太令人湯氏年八十三自公官長社登九

御晚食祠觀之祿未嘗一日輒去侍旁孫曾盈前虞  
侍樂飲惟其意之適不幸公屬疾棄而先太令人哭  
殊悲行道為之出涕此其可哀也元飛以紹興十一  
年某月某甲子葬公縣之南塔山之原上書來徵銘  
如約嗚呼靖康末二帝幸青城群臣皆從居亡幾  
虜酋擅署置縱遣馮澥曹輔等二十餘人盡集端誠  
殿下獨余不在遣中有小胡教余以姓名屬胡人用  
事者亦得去已覺寤飭使追還余獨余孰可扣緩急  
者乃即今旁從刑部員外郎張卿材自匿又聞行詣  
公越七日虜使坐部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

卒質明造公家余自度不得脫顧謂公曰虜騎且行  
矣第為我一日討公徐出石府吏曰某官嘗抵此又  
他適矣吾自使子弟訪求之求而不獲吾與之代往  
音吐鴻亮吏卒竦聽不敢動翌日虜騎引去遂免嗟  
乎方強胡得志凶焰赫然公一言折衝遂紓朋友係  
累之禍使公得為將相踐艱乘危解紛排難致君臣  
之義必不使之盡得志於此時固無疑也銘曰

欣欣巧夫舐痔得車乞祭之餘衆顧慕以趨而  
媮其孥公奚不如寧蟻懶之與居而曳尾於泥  
塗以全吾軀左詩右書言息其廬拊缶而呼烏

烏有御不祛以闕于幽墟

宋故左朝奉大夫提點杭州洞霄宮章公墓誌銘  
公諱緯字伯成姓章氏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南唐時  
公之高祖曾太師諱谷者以文辭舉進士第一而官  
不顯江南國除太師之子孫又以儒學大其家而雄  
俊魁磊豪傑偉異之人出於是宰相郇公申公樞密  
秦公仍世為將相高牙巨戟尊顯三朝百餘年間  
章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或以文章擅天下或以才  
能任事於時比比有為公故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  
中大一官使贈太師秦國公諱崇之子禮賓副使贈

太尉諱訪之孫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贈司  
徒諱頰之曾孫太尉公又徙蘇州之吳縣人平江府  
也公生而累世富貴獨簡儉守家法沉厚寡言笑怡  
怡衍衍兒不自待至於循道守官則未嘗屈意變節  
於一人蓋矯然壯者也公仕為尚書郎與二弟中大  
公綜修撰公綜同時奉朝請一日宰相蔡京召公兄  
弟過其家京曰秦公忤邊威名震西州凜如也上方  
謀帥有事於靈武募父之業將在諸郎矣公笑荅曰  
越人善泅生子方醉其母浮之水上而責以父之能  
未有不溺死者也戰危事也當屬能臣非某兄弟所



敢知也京始不悅其後提點淮南刑獄權揚州事時  
朝廷鑄大錢當十已而改當五旋復為三令下之日  
市門晝閉人持錢求束薪斗米至日旰莫肯售者公  
飭市易務出小錢納百賈之貨又檄庾官糶倉粟以  
大錢售之盡十日止州民相視以手加額微公吾屬  
亡如矣權貨務更鹽鈔法以籠天下之財而錢聚於  
京師至不可校已而新鈔出則舊鈔棄不用一時豪  
商大賈索然為流丐至有赴水火而死者時公兼領  
鹽事行次儀真王中立而下四十人遮道泣訴公按  
所持鈔為錢以千計凡三十萬公哀之奏言鈔法誤

民請如約以示大信書上降兩官衝替與遠小監當  
差遣會公弟緹中飛語逮繫詔獄部使者承指劾公  
嘗奉行錢幣不如詔者併以公屬吏又追三官勒停  
公之言行遇事乃如此而世方槩以文法操切群下  
以故坎壈不得意遂至於老死為可惜也享年六十  
有六以宣和元年三月甲子以疾終於平江府之私  
第明年十二月癸未葬於臨安府臨安縣國昌鄉前  
同村之原後二十二年當紹興十一年公予之從政  
郎信州上饒令芑狀公官壽世次來請銘其念方抵  
罪癘錮而銘卿大夫功德宜屬當世有名位能文章

者以傳信於後遂以辭而五反不獲命某頃嘗讀公  
餞校書郎龔况詩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  
相迎之句欽誦三嘆以未識公為恨後修撰公以女  
歸某而公下世久矣內外屬人猶能道公行事如狀  
所云遂序而銘之公少穎異不類兒童年甫七歲秦  
公得古碑數百言口授一舟公已成誦既冠入太學  
文藝燁然最其列時中言侍郎張公璪判國子監得  
公周官議十六篇讀之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中熙  
寧九年進士第調衛州汲縣主簿汲俗陋不喜儒公  
佐其令立學興邑民之秀者而汲人好學自公始以

最升堆州防禦推官知恩州錄事叅軍郡掾綦君以  
事觸部使者將抵罪屬公傳致之公白掾無罪使者  
怒欲併按公公持之益堅遂而已元祐三年用舉者  
改左宣德郎知邠州三泉縣秦公為陝西轉運使以  
嫌自列改知越州蕭山公治縣以愛利為主教條寬  
簡不為表暴以峙聲名殖善柔戢姦暴視遇皆有理  
久之化服爭訟幾息公嘗疾病邑人犇走佛祠炷香  
於臂為名請福者不可勝數太守錢勰上其狀會秦  
公守越遂不報謝景温帥涇原秦公幹當公事紹興  
年范純粹帥鄜延又奏公幹當公事紹興三年除高

密郡王大小學教授宗室召燕飲獨不往執經據一  
席容克矜嚴誦說有法宗子尊悛之遷宗正丞太  
上皇御極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奏對稱旨留為開封  
府推官以秦公薨去位卒喪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  
遷戶部郎中出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公由是得罪  
公學博而辨於文自少年擢名第益自負不肯碌碌  
初主汲縣簿文潞公一見器之范純粹一世名臣亦  
扳公自助許將輔政議欲薦公公以申公當國辭不  
就其厲志如此至崇寧中始進位於朝而蔡京擅事  
稍樹黨排恨異己者公獨巍嶷自立不少貶中書侍

郎劉逵尤喜之會京免相凡所興除不便於民一切  
疏罷而公從旁贊其決逵秦公壻也已而京復進遂  
誣紘以中逵公又羈置秀州交親唁之公曰道固如  
是無怨悔之色政和元年復故官提點成都府路刑  
獄公以母秦國大夫人和氏年八十五丐近地詔徙  
京東東路而故相余深守青社深京所厚也公益不  
樂明年丁秦國憂憂除請奉祠提點江州太平觀秩  
滿再為杭州洞霄宮自是不復言仕閉戶治書絕口  
不談世事間從嘗所往來賦詩飲酒自娛晚年詩律  
益高清淳雅健有唐詩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於

官積官至朝奉大夫娶何氏尚書也田員外郎辟非  
之女封同安縣君新制行政宜人生二男子曰芹朝  
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後公八十三日卒次郎芑也  
五女皆嫁為士妻孫男三人曰承道右迪功郎徽州  
績谿縣主簿曰漢壽曰渭壽公事君親友諸弟待宗  
族朋友一出於至誠對吏民必稱名子弟候安否不  
正衣冠不見未嘗以細故答責奴婢故當世推為鉅  
人長者外氏十二喪在殯貧不能舉公納何氏數月  
盡斥奩具以葬司諫陳瓘以言事切直觸權貴人怒  
貶通州再貶合賓客不敢過其門公馳輕舟逆於道

為其裝進餞出境嗚呼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孔子以  
為盜公大度恢然無適莫若可欺以其方而見義勇  
往所謂天下健者其能過也銘曰

大儒小儒禹行舜趨陵麥青青甚口詩書黔驢  
孔碩慙莫測一怒而蹠虎搏而食孰如公賢人  
鬼而天抑首吐氣似不能言裸頰裹方不耀其  
光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其剛烈烈以節自發屹  
若丘山萬夫莫挽尚有典刑厥聞惟馨刻銘著  
之以詔後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誌銘

建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 仁宗為宰相聲  
號顯融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 五朝踵相躡為將  
相寵祿光太為世聞宗而徙平江者尤稱於天下大  
丞相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兩第屹然輪奐  
相望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  
子多知名公第三子諱綜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  
敏有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屬文辭典麗有古風秦公  
任子次及公公推與其弟而束書詣太學受業食淡  
攻苦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於有司元  
祐二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學者尊其文傳

誦以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時范忠宣公尸洛  
一見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於是故相韓  
公汝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  
於朝就除京兆府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  
機宜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 太上皇即位推恩遷  
奉議郎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  
兩州築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  
虜出塞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選後多為顯人而幕府  
簿尺籍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 太上  
皇臨其喪敕中貴人錄嘗為機宜者姓名以進免喪

召對 上顧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  
帥無以易卿也除密書省校書郎居亡何以為陝府  
西路轉運判官會五路漕臣分摠邊計而公適當秦  
公舊治手疏便宜數十條鈎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  
姦偷罷不急以紓縣官餽輓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  
相方除不附己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  
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縉以飛語聞  
而章氏一網盡矣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彗  
出竟天 上感悟免京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趣  
中書亟罷之中書侍郎劉達奏公壻也京懷之未發

它日京復用諷御史誣奏縉盜鑄為姦利以併中達  
於是 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  
較州縣發卒護送鈺鼓之聲連晝夜不絕捕繫累月  
瘐死數百人考驗無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  
史蕭服沈疇代往獄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  
傑必鍛鍊如章乃止縉坐是除籍為民徙海上兄弟  
皆坐非有理得罪公又免官羈台州歲餘 上辨其  
誣罷者皆復復公故官通判秀州實大觀三年也已  
而又坐陝西漕事奪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黨朋  
交讐相謂伊周意直不平斥為莽卓天下聞而壯之

四年後召為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  
宰相張商英言蔡京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  
姦罔非先帝本意建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臣范  
鏜劉拯纂集為書黜其妄 詔公為編修官御府出  
筆墨端溪硯以賜後嘗奏事 上追懷秦公且問秦  
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臣等幸因先臣蒙記識不  
幸屢遭讒慝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幼弟續臣母憐  
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陛  
下幸哀憐孤老舐犢之愛加惠續等復還仕籍臣昧  
死自言罪萬死 上為動容即日詔復續官而公終

無一言自及秦國遇疾移告馳告而蔡京復相同列  
有檄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以危語會遭秦國喪喪  
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  
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即舍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  
萬卷凡國子中祕所有皆具集古今石刻千卷手編  
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奏議者涇原山川要  
害行師制勝營陳出入之法公以類分卷每一事為  
序文識篇首可備乙覽而不果上有所感遇則為敬  
詩音節平緩無戚嗟留落不偶之歎八年落致仕以  
朝散郎知解州轉朝請郎朝奉大夫宣和二年選部

使者去為均州三年提舉兩浙常平未至改提點刑  
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新蹂於兵 詔  
并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兼管浙東安  
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蒞有名迹束縛姦吏重足  
而立愛養百姓則唯恐傷之解州神霄宮成廉訪使  
者劉偉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  
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下會其徒入居  
之事訖驛聞偉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  
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於轉運使以屬公公召  
詣庭下不以屬吏鑄諭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

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有故怨聞方臘之亂  
誣之為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  
平江長洲縣陸氏恬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賂吏執  
平人代己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謹  
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  
往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  
於是勇敢卒謀為變公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  
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於幕下欲請  
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楨為  
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



山撫路宣撫使司參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  
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閔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  
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稹怒欲盡戮其孥公曰若  
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稹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羗之請  
割畀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  
歸我夏人駸駸向朔州境上稹次河東 詔稹發兵  
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包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  
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  
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  
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今

困竭天下盡於燕山訖無善後之策况議雲中乎退  
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  
之決趣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  
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為稹極論數日稹不  
得已據取一二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  
宣撫使童貫出師遂隸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郎與朔  
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圖閣  
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  
少年負所學不繇勲闕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即為  
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備將帥繼秦

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媚  
不容將起輒仆遂棄官老於家宣和末天下多故  
詔起公再仕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屬時久安軍政  
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  
衆以僥倖於一試公於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  
就命矣夫諸孤以其年葬公於臨安縣橫谿塘頭塢  
之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頰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  
史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棗  
故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一宮使贈太師秦  
國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

康公之曾孫先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  
堯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  
浙江稅女嫁晉陵覲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澤曰潛曰  
澥曰洵曰澮曰淖曰汧曰洋曰淖曰汭曰洞滂曰濛  
潭潛並右迪功郎汧右將仕郎女適右宣議郎新秀  
州嘉興縣丞陳文蔚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剛  
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之  
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糞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辭  
居官矯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家  
無聲妓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書

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嗚呼公之女擇所  
從而歸覲四年而公沒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亡又  
八年而覲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縉紳士  
大夫所共聞者皆不論著故所次止於如此銘曰  
讜讜章宗維宋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  
地走不可係羈籜雲追風一秣萬蹄視天尺五  
可階而上登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篲  
倚旁矯矯介居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  
方備而振又以讒黜孰愠孰懟至神孰尸謂當  
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蓋棺未已魁名揚厲

表表逾偉天定勝人德遠而興蔽蒂如林視此  
孫曾

宋故左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銘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渚縣開國男食  
邑三伯戶致仕柳公諱瑛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滋載其柩歸平江  
以十二月庚申葬於閭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  
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州事張公彥狀公爵里  
行治屬余銘以閔諸幽嗚呼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  
而誌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公綽以功德

河原下自卷之三十三  
十七  
顯於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京兆唐末子孫散  
處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  
累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於廬州合肥今  
又為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  
帑杼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聲場屋間舉  
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蘇州  
觀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尹而宋康年代為  
州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寮不悅公者陰誅章以康  
年所為多公助之章怒翹於上有旨移公泰州  
司儀曹事 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

當公事尋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改奉議郎除  
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故時閩陝以解鹽鈔權鐵錢輕  
重百賈欣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  
民之費自博折務增收鈔賈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  
解鹽之入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  
錢又更為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創平貨務法益密而  
物賈日以騰踴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  
公第請干上出片紙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  
然徒紛紛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  
入對貫始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

所宣和四年除知濬州河朔盜起洛州不治 詔公代之公至則繕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籌食彌月而辨岩賊張迪者聚黨數萬人掠雞澤進薄城下度不可攻遂引去 手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馳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級以捷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噪譙門下公大驚悉歛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解惡以屬吏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

官自是官軍過州境歛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州兵聞公病唱言食粟惡遂庾官嗾聚為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亭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卧承勳逢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勳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人莫測其故久之始悟承勳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故官當靖康元年遂告老以朝奉大書致仕建炎二年詔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 行在又以疾辭差主管台州太

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刑獄未赴改兩浙東  
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官至中奉大夫六年  
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公邁爽開濟  
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時利害論人物臧否  
詞辨鋒起聽者踈立居官任職有所施舍問義如何  
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童貫被斥朝廷聽其諒  
而貫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  
輒與之遇故終徽宗朝留落不偶命矣公娶章氏  
故相申公惇之孫奉議郎持之女封令人恭儉守家  
法生一男子即滋也監饒州商稅務滋幼時令人手

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自標顯年五十六以  
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正月甲申祔于中奉  
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楸右登仕郎公弟珉家淮陽建  
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公公時方上書以郊  
祀恩任子斌至遂改薦珉今為文林郎徽州軍事判  
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達遇古法書圖畫至  
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顧見唐進士題名人  
物風流筆迹竒麗慨然懷想至徘徊其下不能去遂  
捐橐金命工刻石屬隱士王持第其歲月離為十卷  
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炎南渡圖書燔滅公

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之外兵火戰場中祇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嗚呼世衰道喪兮閹人用事指鹿為馬兮欺君之不忍讐讐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於險兮又推之於將墜懷竒負氣兮百不一試埋玉樹於土中兮賁恨永已萬本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兮子孫受祉

宋故左朝請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孫公墓誌銘

建炎元年冬大駕巡維揚一時文武吏士上書陳得

失累數十萬言納匭中以獻三年春朝奉郎知徽州婺源縣事孫公亦獻書論五事一曰戎酋不道雖戴天履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昔項籍背約分王諸將不平高帝納蕭何之說即日趣駕漢中用張良之謀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而蹶楚誅秦於此在矣二曰宣政大臣建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憚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譏盛德傳言四方以為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

四曰兵將驕蹇祠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晉謝初度縱騎八千破符堅百萬之衆宋武帝興江左長驅中原秦人壯士健馬弗能當也兵無常形其權在將孰云吳兕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書奏會近臣有以公名聞者 詔公馳驛入對未至而 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父之請祠宮因絕口不復論世事矣公平生無所嗜惟讀書至不去目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翰林子墨之文章傳注箋疏之學浮圖老子之言

靡不記旁穿獨驚馳騁上下務為深博無涯涘屬文操紙立就雄深辯麗頃刻千言至於感微託遠論美刺非則寓於詩今參知政事張公守吏部尚書孫公近交薦公可備文章翰墨之選而公病矣以紹興七年八月戊戌卒於家嗚呼公之學足以命一世而不遇於崇儒右文之時公之辯足以謀一國而不用於用智尚賢之日官不過七品仕不出州縣幸而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之庶幾遂奮拔以見於世而又遇疾以死悲夫公諱杞字德發常州晉陵縣人曾大父居約大父宗伋將仕郎許州長史父暉以公贈朝請大



夫母張氏封宜人公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主濟州鄆城縣簿秩滿調太原府文水縣丞遭宜人喪去位服除改從政郎商州豐陽縣令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實宣和五年也七年轉奉議郎淵聖皇帝即位遷承議郎今上即位遷朝奉郎賜五品服紹興三年轉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五年轉朝請郎公在鄆城嘗權左獄囚抵罪論死者十餘人公訊得其情曰囚罪應死原其情可以不死卒全宥之十餘人皆不死豐陽小邑在山谷中會州將多顯人以得公為喜檄召詣府置公客右吏退設酒

食接對移日至終更不得還婺源之劇百倍豐陽俗喜告訐持吏短長為姦利公至則指取其尤一二人實諸法縣人屬焚剽之後卒用葦竹茨為屋又燥則焚公命陶瓦易之至今無火患狂賊倪從慶嘯聚境上吏民洵懼日三四驚公籍丁壯為兵日臨試之以示有備從慶率其徒引去公試於事大槩如此公器資沉毅寡言笑與人侃侃然安言徐視惟恐傷之其論古人成敗之迹聖賢窮達出處之際援證古今蹕厲駿發一生傾聽居官任職据法持議不阿所事必得其所守乃止館寡婦友諸弟恩敬甚備女姪幼而

孤調護若已出治命飭具裝選所歸不及其他享年六十有五妻安人凌氏男曰廓曰虞女嫁將仕郎李褒餘一人在室孫女二人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縣之新塘鄉百瀆山之原上公弟曰彬曰樵樵從公官四方未嘗一日去公側集公所著詩文以類次之得三十卷彬為公買田築室治其家於是過予而泣謂知公莫如覲也來徵銘覲曰自太宗小宗之法壞而族散忘其祖喜不慶凶不弔相視如塗之人矣杜子美詩寄族弟唐史君以俱後於陶唐韓吏部序送族兄毛仙翁謂同出於文武覲與公同孫氏同州里

同出於南唐侍御史潛之後而服盡於五世不相聞既冠始見公於鄉校後為同年進士而公長覲八歲魁壘辯博實克元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離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無間也今不幸棄予而先矣銘其可辭銘曰

行直而方學博而藝言不違道交不就利追配古人莫逆其趨舟其轂大塗方軌一時同升公視無愧不羸其身一病而蛻惟其不朽亘千

萬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宋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銘  
國朝主計之臣以轉運使分隸諸道而戶部領其要  
異時廷議遣一使自天子至二三大臣旁諮又察  
必得信厚敦敏精練兼人之器然後授節以出故選  
任常重於他司然天下幾道使與二凡幾人或張空  
最以術虛名或便文自營趣了目前或急小利近功  
而害大體其能以行治勞烈赫然著稱一時號為能  
臣者蓋一二數也有名使者朱公諱彥美字師實智

略輻輳足以表萬夫忠厚老成足以首風俗任歷四  
朝在事五十年五持使者節皆有能名而漕京西尤  
稱於天下京西治河南摠十八州介居國右守將類  
多顯人怙貴不奉法至輦金幣署別籍儲之部使者  
造郡上謁辭而去無誰何者而大河之防陵寢之奉  
視他路為劇往往丐請於朝或移用他司錢佐其乏  
而以負殿免者相屬也公曰轉運使操一路之贏而  
倒持之吾不能嗜噫以為生即日乘傳詣所屬州按  
簿書窮株穴得匹貨百餘萬釋逋負之在民者勿徵  
量緩急輕重所宜為施舍費出之節於是上下贍足

貲聚沛然歲竟奏課為天下第一錫名延閣擢升三  
路名動朝廷矣公秀州華亭縣朱氏故左朝散大夫  
知隨州贈少師諱伯虎之子贈光祿大夫諱約之孫  
贈太子少保諱承進之曾孫朱氏自官保以氣節蓋  
里中為豪長者至少師繇進士起奉使典州有名元  
祐紹聖間遂大其家少師任子授公太廟齋郎調郴  
州司理參軍年尚少也而摠法持議已能使老吏憚  
驚當是時少師提點淮南刑獄公以親老在數千里  
外不自克移病去久之丁母吳國夫人孫氏憂又丁  
少師憂憂除授杭州於潛縣丞秩滿監磁州裕民監

不赴監編佑折鈔香藥局積功次改承奉郎充制置  
發運司幹辦公事發運使龐寅孫被旨斷臨平蔡  
氏墓而寅孫以屬公蔡京復相罷送吏部知杭州仁  
和縣籍記兇惡束縛姦吏所禁無不改凡徵租不遣  
一吏大署其門予之期期至人趨令如水赴壑無一  
人後者歲滿監在京雜買務就除通判階州未行政  
杭州杭為數郡湊西湖號天下絕境守將領客出遊  
相踵為故常而委事於其副既得公喜曰仁和遺誦  
謳吟至今吾事當屬之子矣第留一諾待我畫也公  
不辭夜漏欲盡起秉兩炬據案閱訟訴數十百人立

盡日出從寮吏詣府白事造請賓客從容如平時一  
府翕然稱治代還會宰相華原王鄭公當國方更置  
天下事以復祖宗之故而公陳便宜十餘條多世  
務之要華原稱善以公名聞徽宗召見賜五品服  
除措置河北路雜便尋除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制置  
發運判官祖宗時據淮海走集之地置倉號轉般  
受東南八十四州之粟發運使具千艘歲漕六百萬  
斛輸之京師蔡京用事罷轉般為直達盡培藏錢廩  
粟為羨餘以獻而六路漕船浮長江絕淮汴汴累數  
月而後至吏卒冗食其中度不能償則穴而沉之以

險為辭甚者至委空舟逃去戶部校經數歲亡十二  
三而中都藏粟費且盡公受命已華原召公詣丞相  
府出御札趣公具所以救治施行之略公曰京師無  
高山大河之限聚重兵以為險而太倉無旬月之儲  
此直達之誤今轉般倉法具載有司第付臣推行無  
使讒人興詛誅其間豐財裕國歲月可俟也公退而  
考故事著科條蒐獮脫遺鉏治乾沒得緡錢累百萬  
公曰可以有為矣會華原以憂去位京黨復進改除  
兩浙路轉運判官未幾提點江州太平觀而直達如  
故識者恨惜之是歲政和八年宣和二年除京西路

計度轉運副使諸郡漕錢送吏率貿易取贏又遂成  
俗比公至而錢不輸於庫者八十萬往往懼罪自匿  
公飭錢所過州縣隨所見存者受之不幸而廢於水  
火盜賊者聽吾命於是送吏歡呼以手加額曰吾屬  
背賴賴公復完更相告語犇走閭閻徵逋貸之未償  
轉宿貨之未售者居亡幾盡輸所謂八十萬者無一  
金之負中貴人李彥更稅為租而妄言無行之徒縱  
慝以僥進有皇甫生者建言伊陽天荒地亡慮數千  
頃可屬民肆耕其中歲得錢以千計可二百萬時未  
勗方率主其言已乃傳 詔屬公公驗之皆磽瘠不

毛之地嘆曰此伊陽背脅疽根也秦斥其妄事遂已  
奉先軍士因刈麥恃衆而剽有毆人至死者捕繫獄  
連逮六十餘輩獄具當論死會公攝府事公曰可殫  
誅耶殺人者死如律令誅三人而釋其餘一府稱其  
平五年除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未行進直秘閣  
再任六年朝廷拜免大臣易置諸路使者公例罷為  
提點南京鴻慶宮靖康以還天下多故凡三請祠觀  
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積官至右中奉  
大夫職直秘閣爵文安縣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三年  
五月乙酉感微疾若將寐者遂瞑享年八十心醇氣

和渾渾不見圭角而長於治劇遇事奮發勇不自恤  
吏牘盈前迎見立解拔根槲節無所漏商功計利不  
以一毫加賦於民而明於開闔斂散之術科別戶分  
有倫有要可為後法以故尤為當世大人所器擢於  
郡丞進領六路遂超其匹議者不以為過逮炎之亂  
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兵賦最為當務之急而公卷懷  
利器編手袖間旁觀血指汗顏之斲不復為世用遂  
老於家可為天下惜者也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  
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  
有賢行年七十二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丑以疾卒葬

於縣之脩竹鄉福全村官山原上後六年公沒諸孤以遺令奉公柩合葬於令人之墓即其年八月丙午也三男子曰寬右從政郎臨安府昌化縣令曰宰右迪功郎監行在編佑局曰宗右從事郎監秀州都鹽倉四女適右朝奉大夫知登州梁慶祖右從事郎莫侶右朝奉郎通判衡州陳祐進士謝邦直其歸莫氏者再適右脩職郎洪時孫男五人祐昌世昌壽昌士昌阜昌女三人壻進士胡公望餘尚幼華亭據江瞰海富室大家蠻商舶賈交錯於水陸之道為東南一大縣胡馬南渡所過燔滅一空而華亭獨亡恙公歸

休十五年除地舍東築一堂居之疏鑿池沼累石為嵒阜松竹蒼然得林壑之勝幅巾藜杖徜徉其中親客過逢擊鮮置醴吹竹彈絲歌呼樂飲窮日夜不厭不談世事不問家有無怡怡如也友諸弟甚篤遇郊祀恩分薦弟姪時公之子猶有未仕者館發妹拊孤甥視遇宗族交鄰里鄉黨恩敬甚備不為翁翁然久而加親故屬纊之日縉紳士大夫內外屬人與常所往來哭之盡哀無一人恣議覲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為兒童時立先大夫側聽公談既壯又從公周旋至於今老矣寬等謂知公終始大節宜莫



如覲來徵銘銘曰

世遠道散士失職兮毀瓦畫墁志謀食兮吏鉗  
帑尾進刀筆兮曰此當署莫致詰兮西秦東越  
望兩國兮孰瘠孰肥匪忻戚兮視廢以偷不謀  
夕兮矯矯朱公表獨立兮聳然抵几吾黨直兮  
櫛風沐露戴星出兮蹈河履薪不焦溺兮老姦  
縮頸吏屏息兮機張鍵閉吁莫測兮搏風九萬  
我奚適兮止或尼之道絕塞兮投袂而起全吾  
璧兮築室反耕老空寂兮一寐而蛻反其宅兮  
凜然如生尚不沒兮銘以著之此其躅兮

宋故左中大夫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郝公  
墓誌銘

建炎丁未秋八月錢塘戍卒夜中起為變囚守將殺  
轉運使據城以叛書聞詔遣將吏捕誅行次嘉興  
衆大譴盡甲以出逐其帥領辛道宗者又叛所過焚  
掠州縣官吏逃匿莫敢誰何當是時左中大夫郝公  
以通直郎知常州無錫縣縣無城郭甲兵守戰之具  
而衆奄至公跨一馬挾以二卒直抵賊中大言曰  
車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曰不知也公曰若  
等幸無他轉禍為福於此在矣衆相視矍然斂兵不

敢動公即日具酒肉糗糧勞送出境縣以無事士民  
感悅相與傳載其事書之石以示子孫俾世世無忘  
公之德公諱漸字子進姓郝氏大名府臨清縣人聰  
明敏博疆記善屬文政和間州縣學推行三舍論士  
之秀者而公裒然為諸生冠同郡李奎嘗以文詞魁  
天下高自標致少許可讀公文喜而稱之願謂里中  
諸老曰忽見驕驕一骨於此下駟中非十駕所能追  
也君有頃試禮部有司書其等為第一遂收其科賜  
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博州聊城縣主簿公雖試吏而  
朗練已如素官部使者班教條辨爭訟決稽壅悉以

屬公公一出輒持數檄眠事劇易揆日淹連次第裁  
遣無留事甫期歲連以最升承直郎夜行遇盜刃傷  
公敗面 朝廷聞之轉通直郎知無錫縣是歲靖康  
元年也兩遇恩遷承議郎言者譏公李綱免相歸公  
率察吏迎謁道上治盛具張聲樂逆其至一方騷然  
入之法除名久之公上書自言曰宰相罷歸次鄉縣  
縣令佐郊見禮也設欲具燕飲網嘗為天下宰負貴  
張甚非一縣令所能折簡而呼也可見言臣者之妄  
矣 上是其言 詔復故官磨勘轉朝奉部通判常  
州隋司徒陳大帝嘗以陰兵助破黃巢廟食一方至  
鳥

于今不廢歲時合數百人設大祭會祠下是日社  
中馬逸闔城驚呼以為寇至有狂走溺死者州將洵  
懼不知所為公叩閤入見曰此必訛言也褫帶就坐  
笑語如平日有頃州人已按堵矣公遇事於皇遽怵  
迫之中多類此功次遷朝散郎李成寇江州就差江  
南路招討使隨軍幹辦官寇平進官二等遷朝奉大  
夫明受勅王幕府上功再遷左朝請大夫呂頤浩建  
言鄱陽置監牧馬除公提舉饒州孳生監牧事馬性  
利高寒而鄱陽地旱暑顯馬以連斃公負殿免所居  
以歸辟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兼提

點營田公事改除參議官宰相議大征伐都督諸路  
軍馬又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軍還知江州未赴  
差淮南西路宣撫使司參議官宣撫拜樞密使又改  
樞密行府參議於是積官至左中大夫除直秘閣知  
宣州公曰南北解仇遂息肩矣無錫吾之桐鄉也盍  
往家馬上疏請宮祠得提舉白州明道觀凡再任買  
田築室營一樓於舍東高明壯麗望西山草木歷歷  
可數間從常所往來飲酒歌呼若將終焉秩滿知蘄  
州纔數月遇疾卒于州之正寢實紹興二十二年七  
月丁酉也享年六十有二公少力學問獨步場屋文

章深厚有氣如其人東平呂公吉甫鎮北門月詣學  
校所第諸生試文署板楫之公率常中首選東平公  
曰却君之文豈止一名第他日必顯於時東平通儒  
大人三朝之望公以一布衣延見命席與釣禮學者  
欣慕雖常袞遇歐陽詹不能過也屬時多故豺狼塞  
路公挺身入朔卒數百人中視群偷若孤豚然不用  
尺董驅之出境一時將相聞其名爭欲板以自助入  
參謀畫出將漕輓治邊臨戎屯田積粟勤勞二十年  
所涖皆有名迹遂為當世功名之士位上大夫著籍  
中秘封臨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而議者以用不

極其才為公恨却公故高平金鄉人東漢御史大夫  
慮四世生鑒為管司空侍中丞相孫超皆號名臣世  
遠族分有籍于大名者不知始所以徙曾祖昌祖文  
父寶皆不仕寶以公貴贈右通議大夫母王氏贈碩  
人所生母張氏贈令人妻同縣傅氏封令人前卒河  
朔陷覆衣冠多走死公治次舍分廩稍館三族之無  
歸者生養死葬恩敬甚篤里儒聞逢者嘗授公學其  
子流落行卜道中公與之遇館留於家不可斥厚幣  
賕遣喜過所望而去市書數千卷迎師教子皆彬彬  
焉以文行世其家五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曰嗣武右從事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曰紹宣  
右從事郎徽州歙縣主簿曰景平通侍郎餘一人尚  
幼宗簡亦前卒矣一女適右迪功郎湖州德清縣尉  
李端友孫男女八人男曰重營登仕郎諸孤以其年  
十二月壬午舉公之柩從傅氏令人葬於無錫縣開  
化鄉長泰里黃墓之原上紹興初余守臨安抵罪遷  
嶺表敕所屬發吏卒護送公時佐常州無半面之雅  
一再過余傷屯悼屈陳義慨然坐客皆驚竦又選取  
吏卒之謹厚者三令而遣後二年余歸宿田里而公  
已出為世用詒書勞苦如平生歡歲時間饒既久而

益厚也蘄春之別余自計先公生十歲多難早衰齒  
髮缺壞見無復日矣不謂公棄而先也悲夫嗣武等  
書公世系爵里卒葬歲月來請銘銘曰

猗歟矧公河岱之英蚤以文鳴吐辭為經一世  
儒先相視嘆驚策名為吏目以有聲于時與戎  
喋血千里豺狼塞路磨牙厲齒公探其穴視若  
羸豕一言啓悟折其脊尾徐行驅之不用尺箠  
訛言朋興狂走驚仆守將震怛方食失箸公獨  
巋然屹若砥柱笑言未卒按堵如故功大名播  
慕者興起將相侯王迎門躡履待置一榻絕席

異礼條變畫竒効於屈指大塗九軌始驟而馳  
富貴方將孰盛與夷不究于行止或尼之中道  
而隕誰主誰尸西山之北樹之松櫟鬱佳哉可  
置萬室公所息焉車過必式

宋故左朝散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其先著望太原曾大父璉大父仁諒家常州  
之無錫縣以財傑一州為大姓父軾通奉公恩備有  
智略大破貲聚築室舍旁儲書數百千卷千里迎師  
教其子種德藝善所為過絕人號里長者未幾公以  
進士起仕 三朝為世聞人天子䟽恩大賚四海以

及朝士大夫之親凡累十二封至通奉大夫而無錫  
王氏遂稱於天下公諱岡字壽基通奉公之中子也  
少時已嶷嶷自立讀書著文出語驚人它生不敢齒  
既冠得太學上游所為文章讀之曰吾可以一試矣  
則羸糧往從之閉戶治書未嘗嫚戲燕游以棄一日  
積六七年遂大發於文清淳溫麗不見圭角如其兒  
然有司第所試言書其等為第一元符三年解進士  
褐主睦州清溪縣簿以通奉公喪去去三年召詣都  
堂除編脩國朝會要所與故資政殿學士蔡靖並命  
有忌公進者讒公為太學生時錢鄒新州逮赴 詔

獄斥居自訟命遂止差克台州州學教授改通利軍  
積勞遷從事郎克京畿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俄徙  
京西北路秩滿用舉者改宣教郎是歲政和四年也  
除睦親北宅宗子小學博士北京國子司業三舍法  
罷改判國子監代還通州揚州建炎三年權叅遣江  
南東路提舉茶鹽未赴除尚書全部員外郎召見擢  
御營使司參議官四年請宮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  
興二年召為尚書北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討諸房文  
字遷左司員外郎公蚤以文藝遊場屋為名進士故  
終 徽宗朝五更內外學官之選而未嘗任事於時

建炎初 乘輿狩維揚 詔以守臣呂頤浩兼戶部  
侍郎頤浩既居中不復省府事揚大州也豪吏大家  
喜犯法號難治會王室東遷諸將兵暴集官事滋出  
矣公始據案見吏民於千兵萬馬之中與之辨施舍  
分別可否疏為一書曰諸頤浩白遣之無留事州人  
不知自公出也頤浩德之化日入相公亦召為尚書  
郎意公復助已公循道守官不為翕翕然心平氣和  
自得理所言者以宣政誤恩不厭天下公議請稍損  
其太甚者 詔屬左右司領之謂之討論頤浩當國  
時有所貸舍公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也  
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中絀三官且至  
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後諭丙如甲公秉國均於天下  
其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素  
敬愛公不以為懟公之遇事時有弛張蓋如此公嗜  
書自幼學至老雖舟車鞍馬行役間未嘗棄而不讀  
尤長於易嘗著論以黜先儒之謬晚年深明春秋左  
氏之學考翼諸侯卿大夫功罪以推見當時得失理  
亂之故傳經為說反復貫穿切於世務之要一日奉  
事殿中上曰屢讀卿奏指事據經皆本春秋之旨又

曰呂願浩治維揚有狀繫鄉之力天語一聞衆謂公  
且光顯矣居亡何又引疾丐去除直秘閣主祭臨安  
府洞霄堂六年提舉台州明道觀願謂諸子曰吾起  
白屋仕四十年三入尚書為郎佩服至五品更十六  
官而不挂

嗚呼公之巧足以中人之眉弗卓鷲以為奇善  
刀而藏之公之智足以察淵之魚弗皦皦以明  
汗韞櫝而藏諸<sub>之</sub>我者希有畜弗施奉吾身以  
歸為後人之貽

宋故右承議郎吳公墓誌銘



王荆公自丞相府得請歸鍾陵獨喜為詩又出新意  
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酒燕笑之適而以屬吳顯道  
者凡十餘辭余生晚不及識顯道矣味其言則魁壘  
辯博蓋世之豪而官不踐卿相之位名氏不列於太  
史之書此何故及是左奉議郎知興國軍陳君最為  
書以右承議郎吳公官世行治來請銘而顯道蓋其  
父也顯道江左知名士蚤從歐陽文忠公游與其弟  
子經俱以文學稱天下與荆公曾魯公有連二公相  
繼當國族姻之賢皆不得與寒畯齒當是時太學陳  
于等疏言吳其學成行尊願得為國子師俾學者有

所矜式荆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於是江淮間久  
爭欲以為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率常數十百人所  
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礱成就以為士君子  
之器甚衆而仕不充其志以沒顯道生三子而公為  
中子諱慤字德毅少詳敏已能讀父書而傳其學屬  
文辯麗俊壯有家法屢試於有司輒不售荆公越國  
夫人公諸姑也荆公薨越國以遺奏任公調巴州軍  
事推官歲滿監秀州糴納倉以最遷黃州黃岡縣令  
不赴監潭州南嶽廟遂請老以右宣教郎致仕實紹  
興十二年也公既得謝退處一壑不御冠裳不詣城

府間從常所往來幅巾藜杖徜徉川谷間極欲而後  
返福艾尊榮考終大耄見其子梟擢進士第繇尚書  
郎立柱下為右史今為左朝議大夫知楚州而吳氏  
浸大矣公資孝友慈祥樂易不立崖岸慨然長者也  
兄官遠方病沒以喪歸公力貧辦葬送事寡嫂拊諸  
幼恩敬甚篤公在秀時歲大饑民墊於水詔州縣  
發廩粟賑之為吏者視遇無狀流逋紛然老弱相枕  
藉欲死部使者檄公代往公為治次舍視燥濕進淖  
糜旦旦撫之蓋活數千人云一夕夢至一官府有大  
吏據案謂曰是嘗食餓者當獲壽祉之報已而果然

享年八十二以子貴封右承議郎妻宜人彭氏有賢  
操喜讀書尤熟西漢史能言二百年間君臣理亂成  
壞之故燕居如齋據一室列群經于前諸子以次受  
業日夜鐫切凜如嚴師之坐其旁已中程然後解顏  
一笑以至浮圖老子之書陰陽卜筮之說章通句解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其聰明過人如此凡三命得今  
封於是縉紳嘆慕以為教子者當以宜人為法紹興  
十四年九月八日終于子梟之官舍諸孤護喪次毗  
陵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亦遇疾不起明年二月  
某甲子合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李莊村原上三

男子棐承節郎次今楚州也次察舉國子監進士蚤  
卒女適進士江邃孫十人男燁燁煥炳燁燁右迪功  
郎兩浙轉運司催促行在物斛官女適右宣教郎權  
監登聞檢院章錫進士楊好問承務郎胡濬右迪功  
郎管錫餘未行曾孫男女七人吳氏世家鄱陽五季  
兵亂徙撫州之金雞以儒名家凡五世為望姓曾大  
父敏故尚書都官員外郎大父藩故不仕父疇即顯  
道也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贈通直郎元豐中從  
荆公於金陵遂家焉今又為金陵人銘曰

金谿徂遷兮自鼻祖奕世名儒兮望南楚石鍊

五色兮天可補叫閣欲上兮闖九虎幡然脫巾  
兮挂神武索身歸卧兮環一堵東阡南陌兮澹  
容與樵漁爭道兮莫適主秀眉皓髮兮須鬣古  
委蛻若遺兮夢栩栩有子簪筆兮侍 帝所富  
貴鼎盛兮沛莫禦萬室旁園兮一丘土贈印建  
榮兮系三組

宋故左承議郎權奮遣和州軍州事傅公墓  
誌銘

余政和間蒙恩校中秘書而傅公冲益亦以編脩九  
域圖志寓直省中與余為同舍郎相好也當是時海

內無事 天子輯瑞應興禮樂以文太平蒐攬天下  
儒先宿學一時髦俊知名之士列於儒官學省以待  
任使冲益居閒儀狀魁偉面目嚴冷不妄笑言落落  
難合即之既久而後稍稍出其所有於屬辭紀事議  
論相可否之際愈出而愈無窮其學自六經太史氏  
百家諸子浮圖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  
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而彊直任氣負  
所學未嘗以一言徇人故徘徊於小官益自重無躁  
戚 徽宗皇帝召見言治道中 上意擢為尚書郎  
行宜用矣而遇疾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五年當紹

興十二年公之子承事郎知太平州繁昌縣事鞏始  
集公詩文為二十卷具書抵公之交孫覲求文識公  
墓余不敢辭遂次其語為銘公諱諒友冲益其字也  
姓傅氏其先自光州避廣明之亂徙閩中今為興化  
軍仙遊縣人曾祖偁不仕祖滋贈朝奉郎父楫朝散  
郎充龍圖閣待制仕 徽宗為中書舍人以清明諒  
直聞天下累贈少師公以紹聖元年舉進士賜出身  
主蘇州吳縣簿歲滿陞瀛州防禦推官鄭州州學教  
授遭少師喪去位卒喪除辟雍錄又丁母越國夫人  
憂憂除為詳定九城圖志所編修官未幾例罷書局

調宿州蘄縣令蘄故多盜公嚴保伍之令使相推逐盜不敢發發輒得無所漏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縣大治諸公文薦之改宣教郎再除九域編修官是歲政和四年也五年車駕幸秘書省遷奉議郎六年除尚書祠部員外郎俄改膳部七年遇疾請補外以承議郎知和州未赴八年正月十日卒於京師年五十二嗚呼崇寧初鉤黨之禍作異時元臣故老之子若孫門生故吏昏姻之家皆被禁錮少師既下世大臣猶以嘗任事於建中靖國間請置籍中徽宗記其忠獨不聽公少師家子益務晦

藏不問權貴人所含闔戶著書澹然無求若隱於吏者讀書一過目輒頷其要論古人成敗事當否如出於其時文章閑麗可著乎典冊以施朝廷詞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而不自標飾以求聞於世宰相華原鄭公深知之薦其才可用徽宗亦悵然追懷其盤之舊延見問勞甚寵於是名實暴耀賢冠一時將遂施傳所學世其家而公病矣治命載其柩從少師以葬諸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於常州宜興縣善權山之原去少師墓若干步妻孺人方氏監察御史家之女生二子曰庠曰鞏孫男三人公素

貧耻言利既死橐中無留貲以歸庠少年有奇操護  
公喪浮汴涉淮間閩二千里以遺令歸葬冢土未乾  
而庠得疾又死革尚幼也其家益貧老妻幼子幾不  
能自存更十五年革始及祿迎其母以養廉直有父  
風所涖皆有迹公社所施庶幾在此銘曰

讀公之文蔚若武庫魁竒瑋麗九鼎千鼓聽公  
之詩隱若大呂震越渾鏗歌周頌魯胡不卑之  
天子之所帝制坦然常楊燕許頌詩穆如奚斯  
吉甫百禾償一齎恨入土天造茫茫孰知其故  
吾豈草木而與俱腐遺書爛然昭映千古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誌銘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群惡亡命相嘯聚為寇於  
是環四海為盜區矣 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  
禁暴除殘拯溺吊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  
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  
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 詔令往多出公手凡 上  
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  
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 而  
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  
士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者公亦抵罪斥居永州

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履登西山循鈎鐏潭入愚谿立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竒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鄉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考毅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

好之銳意欲與之竝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方待次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官制行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德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

喪除秘書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再遷符寶郎是歲政和八年故相王黼項與公為太學同舍生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彊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恠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為詞章明於道德達

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嘆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懃須琢句以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



郎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大駕狩維揚 詔中書後省試澤州進士何烈烈對策稱臣臺疏論烈非所宜言公與滕康衛膚敏三舍人俱罷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 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 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繪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嘗論疏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

富貴之欲而振振盤豆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幸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視 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有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駿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摠國之重事願留聖心 上欣納翌田輔臣請擇所付 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湖州顧曰曆如故公蒐攬闕文參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註解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間可降詔令依舊纂集為一書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祭藥二銀合進官

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異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虎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十種冊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

以白金致覬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  
金適至已付諸生今并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  
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  
司大校蒐選禁革之佞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  
州竝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  
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已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  
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  
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  
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  
詔書使者曰官軍張願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

群黔饑餓 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  
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已  
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  
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  
積官至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  
百戶實封一百戶公沒後二年 詔復顯謨閣學士  
官其二子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  
職則矯矯然不侵為諾然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  
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耆書  
學古老且病猶不去年大當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

目為隱相武人兵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内  
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  
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  
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  
耶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  
堪鑄三之一而上書自劾 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  
旨降水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  
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  
可復受賞耶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  
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卻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

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卻也公飭送公幣一銖不取公  
於辭受如類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  
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  
者指公為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  
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闕然曾未轉瞬  
已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  
並列於圖書之府 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  
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於  
世後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錄三卷青唐錄三卷古今  
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水用筆

意先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  
宜興縣陽泰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  
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八人男曰恬右從事郎  
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曰恪右承事  
郎曰愔曰懌曰禧並右承務郎曰愔未仕文適右迪  
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臯舉賢舉  
女適右奉議郎嚴康朝進士莊震莊需餘尚幼新安  
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  
學中進士第而公遂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  
推予其兄以郊祀恩任其弟之子怡而公子至今有

未仕者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坐後  
六十三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  
昔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公  
始生之所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  
炳然監于二代儒先首首光明碩大偉歟汪公  
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媿皇墳芸省讎書螭班  
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鞞北扉  
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

名臣右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  
途誅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遂投畀荒裔一斥  
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  
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  
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  
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

宋故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墓誌銘

左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李公諱謨字茂嘉實南唐  
李氏國除族散有徙常州之無錫縣者公其後也公  
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為養始感情讀書曰惟是足以  
亢吾宗記誦日千言下筆語出驚人既冠束書詣鄉  
校從崇安先生受詩時學者數十人與余為同舍生  
穎異秀發治經章解句達文詞聚進不類舊常一試  
遂收其科任州縣如素習遇事明辨未嘗讀律令而

斷治皆應法尤為當世大人所器 徽宗居見擢部  
使者歷事 三朝涖官五十年刺八路典四大州秩  
上大夫著籍內閣遂為一世功名之士享年七十二  
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卒于無錫之私第諸孤  
以進士陳瑀狀公世系爵至行治年壽卒葬之地從  
父黨乞余銘乃序而銘焉公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  
調通州司法叅軍歲滿升文林郎調江州軍事判官  
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南康軍建昌縣未赴通判信安  
軍䟽治城整荆置樓櫓招選禁兵先期而辦連進秩  
遷承議郎代還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入對奏

言豪民率以田園分寄官廩之家而貧民下戶一畝  
之宮數口之聚皆受役力不勝則逃去告賞之法著  
于令甲可詔鑑司督責州縣推行以紓百姓之急又  
言吏部注守令不計能否一切以格令從事而貪鄙  
無狀居其半偏州下邑窮民無告宜 詔大臣更制  
立法甄別人品蒐擇材能黜去貪懦以惠天下 徽  
宗覽其書留弗遣擢太常丞唐宰相李紳短小精悍  
世號短李嘗隱無錫之惠山立祠在焉公長不滿五  
尺而精神滿腹或曰李茂嘉殆是公垂後身也言者  
論公年兒貌未應居禮樂之司公笑謂客曰吾生壬戌

言章尚云乳臭手差高陽關路安撫都總管司主管  
機宜文字河朔盜起亡命嘯聚所在千百為群帥欲  
閉關以虞變公曰姦民竊發當飭將士以示討除何  
為遽如許也帥悟即日授甲于庭令曰具糧糗視吾  
旗所向軍聲大振群盜奔潰境內無一跡除京東西  
路提舉鹽香茶礬事移河北東路再徙京東進直徽  
猷閣知平州改營州又改河北西路常平公以平營  
新疆蒙恩進職今易地河朔還所賜告上之不拜除  
提舉措置河北燕山府路糴便公事 朝廷餉新邊  
歲糴粟麥七萬三千三百萬斛率用度牒香藥鈔充糴本

實不持一錢而州縣未堪為民病公曰度牒閤鈔大  
商賈之輕資也稍下其估售之為增穀賈以受糴不  
使一吏預其間未幾粟麥全至三百萬斛無斗升之  
負而民不知勞 朝廷嘉之進直祕閣除兩浙路轉  
運副使以邊餉方賴公也留再任糴使置司在慶源  
府虜騎大入守將懦緩不任詔公就節制府事公檄  
召所屬兵民官吏昏入保而臨城尉黃諲將部曲仿  
徉境上獨不至公得其文書已署虜中年號陰遣壯  
士執殺之以徇高邑務官與縣人趙文炳有邪謀文  
炳踰城數出公捕繫獄驗治有狀文炳懼誅請以妻



子為質斬捕同惡自贖公許之文炳出而務官者方會其徒縱酒大醉文炳就席伺其寐刺殺之提九級馳還一府大震人人如公坐視其旁矣事聞朝廷除公直徽猷閣知慶源府改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司叅議積功次六遷至朝請大夫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覃恩遷朝議大夫御營統制官王亦者駐兵建康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公覘知之馳告守帥弗聽公飭兵將官率所部圍民伍伏塗巷中柵其盜夜半天慶觀火起諸軍譟而出所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遲明訪守帥則縋城宵遁矣已乃除簽書密

院江淮兩淞路制置使呂頤浩兼頌建康府項公提舉常平頤浩為河北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頤浩以經制便宜起懷衛二州常平粟輸濟州倉以備軍餉公曰濟京東也燕山軍士張頤待哺而輦懷衛之粟繇京東轉河北兩路二千里漕之燕山雖三尺童子知其妄矣必有他圖奏罷之頤浩固不悅也會明受政號官吏請赦皆失色獨頤浩怡然自若公曰樞省大臣盍徵天下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公曰王室在難如救頭然之急公豈應躊躇在衆人殺之頤浩唯唯方議行而御營參贊軍事張浚

檄書至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公歎曰群凶  
稱亂全軀保妻子之臣握兵坐視相顧不發幸諸將  
讎復王淵梟首之禍而因人成事者遂至宰相而浩  
聞之益怒秋八月上幸建康詔公主錢糧黃敦書  
主橋道大駕次張橋山水暴溢隄齧橋壞頤浩通劾  
之公與敦書皆罷丁母永嘉郡夫人憂卒喪主管台  
州崇道觀紹興三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入對行  
殿奏言人主欲知天下利害之實而九重阻深吾人  
疾苦壅於上聞則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今者  
法駕時巡所過郡國延見父老特降清問則守令貪

蕪法令廢舉民之休戚事之利害一見勝百聞矣敗  
兩浙路轉運副使五年轉左中奉大夫知鎮江府乘  
輿幸建康兩駐京口公每入賜對甚寵進直顯謨閣  
兩浙路轉運副使方聞命遷直寶文閣知臨安府比  
入對上曰臨安之命出自朕意公頓首謝曰臣與  
大臣無一日之素知事陛下而已七年再知鎮江  
府時都督府統制官种潜屯江上軍民不相中人情  
惴恐公次丹楊或勸公軍騎獨進嚴兵而後入巡尉  
部千百人執戈以衛公視而笑曰設有急若輩足恃  
乎亟去無留乃命老幼數百指造官涓田視事廷見

民吏賓接將佐如平時一府帖然潛見公至感泣公  
兩守鎮江屬兵火創殘之後重兵屯聚其中繕治  
乘輿巡幸屯舍之所瘠十官萬兵供億之費隨宜區  
處上下贍足不擾而辦移牧臨安百姓遮道而泣公  
舉手謝曰不久當從東已而果然州民罷市空巷來  
逆歲大旱公率寮吏禱長山之白龍池香火未收雲  
起池中一夕雨足遂稔於是宰相當國官職除授以  
苞苴豐儉為左公因退食語家人曰吾跳兵走馬燕  
趙之地不自意全歸掃墳墓盡少休矣上書請祠宮  
提舉台州崇道觀時年五十六意不復言仕矣官左

中大夫職直寶文閣服三品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公林高識明長於治劇御史民不以小法微  
文佐喜怒以故崎嶇兵亂反側之中發舒隱詘鉅治  
彊梗聽公一語而決無後議者慶源被圍虜人檄守  
將高景雲而口語藉藉指景雲為姦細衆怒欲起公  
馳詣景雲所諭其衆曰朝廷屬我節制府事高公無  
預也檄書具在未嘗開發索火焚之衆遂定通判許  
和卿與添差通判歸明馬觀國不相能因倡言觀國  
交通虜人為內應衆起圍第欲屠其家公面詰和卿  
曰艱危如此吾曹未知稅駕之所公首為亂階行且

及矣揮其衆使去曰城中動息吾自知之後公使江東忽見一人衣紫佩金拜庭下公驚曰吾僚為公耶覘國曰慶源之圖微公一言骨已朽矣願効一死以報父之虜中檄還北客之落南者覘國在邊中過公別曰銜恩未報死而有知尚當結草也涕泣而出公曾大父勤大父度不仕父景芳以公貴贈右光祿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妻戴氏封令人有賢行竇文公起徒步為閭家擊令人之助四男子時澤右宣義郎新知平江府吳縣事時習右文林郎前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時後右修職郎揚州泰興

縣主簿時庸右從事郎新江州觀察推官四女彭慥俞氏從戴必先張采其婿也從右文林郎采左朝奉郎孫男九人杞榛柵並登仕郎樞朴桴梯拱餘一人未名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壬午奉公之喪葬縣之鄉青山灣公所自卜也公生十四歲

而光祿公下世後十年起家筮仕始迎母夫人就養自佐信安參高陽機幕奉使典州皆在河朔戎馬內侵大盜群起將母其間踐艱乘危數矣若有相之者建炎初將漕江左使奉安車以還考終大耄哀榮終始遇郊祀恩任兩兄之子時哲時修者中外宗姻喪

死嫁孤力不任者皆倚公以辦公已丐開闢舍北地  
營一大圃面西山枕長河穹堂與宇曲欄幽榭疏沼  
泚蓺花竹環之日具酒茗命客吟嘯其中延接後輩  
不以爵齒自高與釣禮既屬疾曰河圖七十二數若  
藝語者即所享壽也崇寧中公婦翁戴君築大第壯  
麗為一州之甲縣人數見夢曰李運使宅也翁除地  
又獲一金魚以為子孫之祥大喜翁沒而諸子瓜分  
不數年卒為李氏胡馬南牧一大酋燕人也集群胡  
舍公第中揭篋見公畫像而驚號其徒曰李徽猷也  
皆以手加額問公安在守舍者懼不敢告辱炊而行

秋豪不犯且大書其壁曰此李徽猷宅以曉後至者  
嗟夫始公食貧為布衣而戴公以財雄為大姓自崇  
寧距建炎蓋一世由幽燕抵全吳僅萬里而公姓氏  
官稱宮室證兆之應如啐啄無毫釐之謬世人乃欲  
以智力取非其有豈非惑歟銘曰

治道之行文武二柄孰強弗友孰弱弗競孰致  
予武徙木以令俯僂循墻若兵在頸孰振予文  
執鐸以徇噓枯吹生析醒愈病矯矯李公德配  
前脩治軍牧民如農一丘磔其梟狼以殖善柔  
惠立威振兩取其尤百大吠聲衆狙皆怒舉臂

一揮掉尾而去三窟狡兔兩端首鼠鑄切弗喻  
夾以砧斧文馴武克左右具宜如牢圈虎如乳  
哺兒詩書之帥慈惠之師不配其有孰主張之  
河圖告終乘雲跨箕嗚呼已矣次有銘詩

宋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  
祐治平之間 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  
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 五朝百有餘年公  
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  
諱豫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

府陽武縣尉以最升温州永嘉秦州隴城二縣令隴  
城竝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  
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  
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按堵  
如故縣人為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  
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  
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  
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奉議郎轉承議  
郎經略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  
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蒞皆有名迹西

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竝緣為盜軍無宿儲  
士有飢色公問弊知其故出金繒下其估而增穀賈  
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方而至  
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  
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據賊衝築一  
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  
費則百世之利也 詔從之築軍賜號威德陝右歲  
籍邊民為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為保伍人得占田  
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人皆精練  
為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

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  
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  
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  
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繩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  
材留不遣移書屬鄰帥善遇之大中挺身搏賊勇冠  
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鬪數犯法當伏誅  
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寇至盍令當前斬捕  
自贖而殺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裒貴  
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手擒  
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公公

四任開塞僅十年錄機幕至部使者累功代之遷至  
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  
究於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思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  
曰又任邊州且走矣乞東方一郡自劾得守濟州會  
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  
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譙門徧走群祀伏地  
賴賴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却蓋不  
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螟蝗一流無噍類歲大熟獲倍  
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  
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子卒於其子通判

沂州机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  
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  
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  
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誼盟不敢犯斷治自己  
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束芻為人執一  
牌立閭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  
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以為法輕財樂  
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已始赴拓城  
舊令戶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  
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



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經  
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  
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  
其費贖遣而去祿賜所得拊養孤嫠收恤宗族有秀  
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第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  
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婦族子師尹游太學不遂困  
而歸見公曰儒冠意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  
試劔收一戰之勲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  
命少安無躁為其裝資勉收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  
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璿舅姑憐之命改適

而守節自誓久益困頰於飢寒矣公周其乏絕又教  
畜其孤進於學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  
族黨感歎以為榮璿後以才選荐更任使將漕帥邊  
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贄  
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先配令人徐氏賢  
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今配令人  
馮氏贈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  
厚之妹有訓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中奉公孤立一  
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聞享  
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

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  
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  
男子曰机曰模曰桴曰桶曰四文武學生翁亶朝奉  
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弼朝奉  
郎朱棫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  
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輿迎還沂水官下  
疾稍侵親客詣卧内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  
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己亥四子者机  
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桴故右奉議郎桶右朝請  
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

郎曰岳右承務郎曰岷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  
矣夫嗚呼君子種德藝善積之躬修之家貴報於天  
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  
強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少師母夫人進封大  
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  
葬其母荆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為秀公薨  
又祔荆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  
于五州不獲一夕薨公刺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  
生黎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它日行焦  
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曼衍相屬卜者曰吉問

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媪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於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悸寤而諸居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奉以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數文公詒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數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巨公具著顯庸揭諸墓某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摭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

以銘銘曰

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婉畫儲癘欽然公預其責千箱相至曳踵頰眉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鼓大袒高驤馮河暴虎螟蝗全起彌滿一圻電掃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柔武克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歟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女親汝簞羸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予多有嘉者手持橐入侍紹闕殿家戎公是似

宋故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致仕孫公諱畋字無逸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戊子感疾卒諸孤卜以明年三月丙申奉公之喪合葬于宜興縣居山鄉甌山元配蘇氏宜人之墓又以公歷官行事年壽卒葬月日為書抵族父某請所以誌其壙者孫氏世家金陵宋興王師下江南公之五世祖諱潭徙常州之武進縣家焉生六子曰詒與其子立之俱以經明高行為一州之望里人不敢斥其名號大小先生以別之於公為高祖次日諷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於覲為高祖故覲視公為同五世

祖兄乃序而銘焉曾祖貫之封朝奉大夫祖昌齡由御史府出典三州提點兩湖路刑獄轉運副使當是時大夫父尚無恙父子白首官號亦同佩服皆三品所部十五州安車往來賢士大夫咸賦詩紀其事父昇和州含山縣尉以公貴贈右朝議大夫母宜人邵氏朝議蚤世且人守節自誓三男子曰畸田曰畋與公方在童卯中願見里巷群兒徵逐遊戲無一人讀書受學者亟提諸幼還且興依外氏斥賣簪珥求師教子夜治絲枲坐其旁勉之既任戴冠遣詣庠校從先生長者游未幾文藝燁然秀出一時公與畸相繼占

上第起家畛亦貢禮部而以奉旨其營教百指之養  
不果卒業德齒俱尊名善士於是中外宗姻歆慕稱  
嘆以宜人教子為法公學尤邃於經危坐覃思至不  
知向人所在讀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則拊  
樓起立胷中洞然如咽去鯁屬文辭典重不浮而辯  
於說理政和二年試上舍第五人中第授登仕郎泗  
州司工曹事七年升文林郎除鄭州州學教授宣和  
四年用薦者改宣教郎監太醫局熟藥所坐小法貶  
秩一等六年知宣州南陵縣丞 淵聖皇帝 今  
上登極遷奉議郎紹興元年以承議郎知臨安府錢

塘縣公居官侃侃然謹身奉職未嘗出一語諂事其  
上以求悅已在泗州同寮爭進取忌公名第出其右  
則誅即將以聞染公公笑曰一薦狀於我何有縱所  
為不問後將至察其妄首薦公劇賊張遇兵壓南陵  
境上吏民驚騷空縣逃去公與令坐聽事相對終日  
賊規知無所掠由池陽路而旋劉光世奉 詔追討  
聞公名檄主軍鑲賊平公有力焉 上移蹕錢塘百  
役毛起府尹治次舍符縣鳩材數千章甚急公請撤  
湖上廢寺十數區可不勞民而辦已而千艘浮江而  
下尸席益病其隘檄公與仁和疏漕渠以納之公謂

益曰治溝洫備水旱縣令職也而兵火創殘疲瘵猶未堪事今遽興河役以稱使過客非急務益慙沮而止戶部侍郎胡世將言州縣不時之湏皆非經數姦吏並緣人不堪命可枝一歲用緡錢米帛若干均之兩稅而盡罷無名之斂公曰兩稅既增他日牟利之臣暴斂復起自我作俑而民益困矣議遂格中貴人詣公請事公不答俄領皇城司喉邏卒摘縣吏之受賕者以聞欲併中公詔送廷尉卒不得公毫毛罪猶免所居公議籍籍訟公非罪差建康府糧料院未赴改知湖州安吉縣丁母宜人憂卒喪簽書鎮江軍節

度判官就除提舉江南東路茶鹽事前使者歲除奏課例張空最上之朝增秩賜金無虛歲比公上計吏抱牘請循故事公驚曰使吾罔上僥賞耶一毫不敢欺也其以實奏寮吏驚服每行部延見吏屬治有狀或得於一言不由紹介皆被慰薦有鬻爵為石埭尉者屢請貴人書屬公薦公曰石埭不惟汙吾筆而同薦之士必以噲伍為耻矣代還請宮祠歲滿上書納祿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十八年也積官至左朝請大夫享年七十二公性冲澹寡言笑承上接下心卑氣和不見愠喜至守一法持一議如山岳然亦不可

移奪平居察人材鄙不肖甚詳而臧否不出諸口少  
孤事母六十年心意幾微輒逆得之救水歡然雖五  
鼎之養不過也事寡嫂拊養妹畜孤甥恩敬甚備廉  
靖寡欲時問遺非親友之饋不受嘗困窶矣凡有稱  
貸不以久近戚疏必盡償乃已江東代歸某往候公  
以杜門高卧為終焉之計某曰兄以晚遇方為世用  
何遽如斯也公曰弟叔子勲名遠今照人耳目且云  
人生不如意事十嘗七八在世諦中固然頃令錢塘  
忤中貴人幾陷大罪比使江左石埭劫請卒不予又  
觸權要之怒吾懼及屬不去何待非事高蹇者某太

息久之曰非所及也公晚喜讀莊列佛書晨暮不去  
手其視得喪寵辱如此蓋所謂得其所以言者八男  
子曰仰右從政郎太平州司法參軍曰份右修職郎  
平江府司法參軍曰侷將仕郎曰僚右迪功郎楚州  
鹽城縣尉曰佐曰儒曰傑曰偕孫男女十八人男曰  
庭玉庭珪庭秀庭揚庭詢庭玘庭操庭誨庭老女適  
柴餘尚幼公初感風痺卒間自飭後事棺衾之屬顧  
謂諸子曰非謂汝等不能辦也第恐喪死過厚不副  
吾平生簡儉之素屬纊之際無一語謬亂某少兄一  
歲仕亦竝時而學力不足以禦外物數蹈危機竟書

罪籍兄材大而氣剛志得道行奮明利器豈止一部  
使者而意有所不適遂投綬以歸高風絕塵可為世  
範書而刻之豈特以慰孝子之心銘曰

寥寥孫公廊廟具兮發迹儒科踐祖武兮別吭  
一鳴鴻鵠舉兮排雲直上天尺五兮酸鹹殊嗜  
若丹素兮適越鬻髻薦章甫兮畏途如漆不容  
步兮蒼莊無形眩海賈兮滔山觸天 疊萬鼓  
兮屹然中立獨砥柱兮駕言歸與卧 環堵兮  
瞻彼西山頰笏柱兮流行坎止適其所兮脫冠  
不御桂神虎兮笑視金玉若糞土兮家傳一經

自鼻祖兮蟄蟄誦誦豹隱霧兮旁營萬室識公  
墓兮

宋故左朝請大夫李公靖之墓誌銘

元符末余始著籍鄉校識靖之與其兄宗子學博士  
相之為同舍生是時方尊王氏三經字說之學學者  
數百人手抄口誦連榻累司非王氏之書不讀也靖  
之兄弟魁壘豪健有氣節彊記洽聞不專事舉子業  
問出東坡先生詩文為余讀之音節謹亮耳目醒然  
如挽天河覆八溟一洗先儒箋注蟲魚之陋而一時  
諸老先生往往竊笑其迂遇休告則出從所厚善抵



江原之傳卷之三十五  
掌劇談縱酒博奕歌呼竟日而後已真天下之奇男子也後數年余與靖之同登進士第宦遊四方不相聞又數年余以御史斥靖之亦歸平江後事代還相與握手談笑道舊故以為樂靖之意象索然無復故時俊壯邁往之氣而相之亦病矣余固怪之靖之曰平江大都會而未劬以婁人子為蛇豕侵暴一方奴使將佐與之驅除惟恐後吾如彼何哉已乃脫巾几上怒髮竦立推床大叫又復悵然以悲自是湛浮里中逾二紀不復有進取意嘗一佐永嘉郡以避建炎之亂秩滿徑歸築室田間不交人事益復飲酒時有

感遇作為歌詩以自娛戲卒不究所施遂膏志以沒沒於紹興十一年六月辛巳年六十九諸孤抵父友乞銘識其葬而以屬余嗚呼余與靖之游四十年見其盛而悲其衰又哀其死是不可以無銘也靖之隴西李氏諱端方今為常州武進縣人靖之其字也大觀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注海州沭陽簿用舉者遷通仕郎又以鹽最改宣教郎調平江府司士曹事抑鬱不自得歲滿家居久之折資監沂州酒稅不赴遂致仕建炎初近臣薦其材召赴行在除鴻臚寺丞不拜紹興元年通判温州人年除知韶州尋請宮祠主管

江表文卷之三十五  
台州崇道觀積官至左朝請大夫靖之學博而辯屬  
文辭清麗有典則而長於詩樂善多愛尤喜誦它人  
之工者得一言一句手錄藏之累數十編而探求猶  
未已見其人則未始出一語稱善或問其故則曰吾  
惡其近於諛也平生故人去為公卿不不及門不通  
餽問若不可以親疏者居官潔修自好願以所涖皆  
丞佐不能獨有所為以自表見於世至於循道守官  
則未嘗屈意變節於一人自謂責育不能過也未劬  
用事負貴驕橫士大夫獻讒諛備使令以濟其惡靖  
之如避垢汙不忍開眼視之以故出任常欲去而無

留心惜乎仕不逢時不得使其身一日立於朝廷之  
上故文章不大傳於世行義不博聞於天下而獨為  
士友所記可哀也已曾祖中立永州零陵縣令祖士  
宗贈承事郎父鎮奉議郎贈宣奉大夫妻余氏馬氏  
皆封宜人生五子男曰長裔右迪功郎前監潭州南  
嶽廟長茂將仕郎女適右從事郎監臨安府龍山稅  
務施培次適登仕郎吳萃餘一女在室孫男女二人  
長裔長茂卜以其年九月丙午葬於武進縣懷德南  
鄉朱夏村之原上靖之晚喜誦佛書不囿於因果名  
相之說遇佳處則據榻卧讀之客曰奉佛當如是乎

靖之曰禍福竟何在通其意而已一日忽書辛酉四月某日獲麟於所居之壁纔逾月遂屬疾不起嘻亦異矣銘曰

倚歟靖之瑚璉之器以抵鵲而毀以腊鼠而棄秦柱睨而起楚門撞而逝嗚呼已矣與瓦礫異

### 亡叔墓誌銘

君諱稷字農先姓孫氏聰明博達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平居抵掌論天下士雖將相大人名號聞四海若未可吾意蓋欲奮其能以自表見當世而屢試於有司輒不售建炎初天子東巡蒐攬群策片言投

匭往往起徒步至大官君慨然自喜庶幾於一遇而單游孤立無黨友之助故卒於無所就以死悲夫將葬諸孤走泣而圖所以詔後世者乃叙而誌之孫氏望富春而世家常州武進縣諱諷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之曾大父也諱夷清君之大父也諱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君之父也宣教生四子長曰穆以儒學起家典兩州刺一路卒官朝散郎曰穢曰積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君其季也君少長嗜讀書尤邃於易不守先儒傳註而以莊周列禦寇浮屠氏之言合於經者佐其說推原性命道德之理幽明之故鬼神之神精

狀迎見立解超驚獨出一時老生宿儒歎譽以為不  
可及文章能傳其學而辯於說理辭義精確不為空  
言嘗一試太學遂超其列會朝廷更三舍法而君之  
親老矣三兄相次下世闔門僅千指冠昏喪祭衣食  
之具皆屬君歎曰吾道盡矣遂束書不覩而治其家  
間從里長者劇談縱譎以為笑樂性夷曠洞見肝膽  
胷中有所懷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面刺人過盡  
言不諱或從旁竊聽他日記疏以為口實君蓋忘之  
矣疎財樂施一語之投捐數千萬無所計意所不合  
一錢不分也疾革後事皆有宿戒至屬纊無謬語實

紹興四年九月乙卯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強氏生子  
十一人男曰好謙好大好脩好遯好謀女適右宣教  
郎新知紹興府會稽縣事余衍左宣教郎新差權通  
判無為軍劉彭年左迪功郎新授太平州蕪湖縣主  
簿席畸右從事郎新監温州鹽倉施增左迪功郎新  
授台州司法參軍祝求仁餘未行明年九月甲申葬  
於縣之懷德南鄉鄭莊原上某君之從子也兒童時  
出所為文辭見君君喜而稱之先大夫命某師焉中  
間宦游四方離合不常而視諸族子獨親且厚也某  
守臨安觸罪遷嶺表君曰嘻此南柯太守夢也一切

世間共一蟻垤况身履而親見之耶於是欣然悟笑  
遂別別三年蒙恩北歸而君沒矣銘曰

魏瓠五石大弗能容不龜手藥一戰而封孰哲  
孰愚祇繫其逢銘以著之闕此新宮

宋故文林郎梁府君墓誌銘

府君處州麗水梁氏諱固字達夫曾大考健大考納  
皇考佐三世無爵位而皇考以詩書教授鄉里為一  
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燁然踐魏科登臚仕多  
為世顯人故相太師清源郡王何公則尤顯而名世  
者也府君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束書游四方聞一善

士徒步千里從之嘗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  
不得已於此而今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  
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有女頴悟過人讀書通訓  
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為擇所從曰里  
中之賢無逾府君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實  
大觀元年也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為  
汝州司法叅軍以最陞從事郎調陳州節度推官又  
以功次遷文林郎監在京編估局方待次以政和四  
年三月十八日遇疾不起年四十九夫人婺居十年  
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太師奏封普安縣君再

封令人二男子曰汝嘉通直郎曰汝諧未仕四女子  
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濟南府朱琳朝奉郎通判潭州  
水輓從事郎常州晉陵縣丞宋翰其婿也餘一人  
在室孫男三人令人享年五十八宣和六年八月三日  
卒于京師明年汝嘉舉文林之殯與令人之喪行次  
常州卜地於州之南武進縣諏龜視日皆吉遂以其  
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於懷南鄉梅莊里之原嗚呼  
政和中權貴人擅天下寵煽一時族黨姻婭相牽聯  
徼恩幸以進朱輪華轂分據要津而慕羶逐臭相扳  
而起者又不可勝數府君亦宰相之子壻也廉靖有

奇操更五官不出州縣莞庫視窮通寵辱接於其前  
而不置休戚於心頽然而已通直君積習名教力學  
問自立既壯益底厲以材能自奮於稠人中公卿大  
夫皆論以為國器然則府君雖不躬榮祿而傳祉于  
後克有賢子將大其家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賢者必貴人者必壽孰擅茲器不配其有天不  
假齡又將誰咎令龜告祥羽翬南首旁營萬家  
置此大阜君其息焉以燕厥後

宋故從事郎涂府君墓誌銘

余聞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尚矣然以言取人雖

孔子之聖而失之於宰我人心難知甚於知天聖人不得已而後以言求之拔十得五蓋庶幾焉非悠久可恃以為不變之法也西漢之世取士非一塗公卿之貴或起於刀筆或擢於行伍或拔於芻牧或用於夷虜其以文章策高第如晁董公孫之流蓋亦幾人而已故宣武得人之盛後世莫及建炎之亂環四海為沸鼎當是時寇卒乘治兵賦增濬城隍捕逐盜賊如救焚拯溺之急而禹行舜趨之狀紛然出於其間往往迂闊可笑涂君子野精悍有膽略遇事無劇易唾手立就可與共功名而卒以他選進遂紕於世議

而不用以死為可恨也君諱大向子野其字也姓涂氏撫州宜黃縣人曾祖智祖翊父固本三世為縣富姓至君始出而求仕宣和末以迪功郎尉筠州高安縣縣令懦緩廢事州所下書專以屬君君應之無留事靖康元年冬諸道分兵勤王守將檄君詣州凡軍興所須資糧靡屨之屬皆倚君以辦軍行挾一馬率所部先驅人壯其誠兩遇恩循右從事郎秩滿紹興五年淮西宣撫使司奏辟准備差遣辭不赴十一年八月丁亥被疾卒于家明年其孤將仕郎駒卜以四月庚寅葬於縣之待賢鄉龍江原上又屬左奉議郎

國子監主簿王湛狀君官壽世次為書來請願有述也余紹興初南遷過臨川境上少留曹山佛舍邑之賢士大夫不余籍轉不遠數百里過余相勞勉於羈寓留落之中子野其一也子野一日邀余過其家堂戶清深占林壑之勝聚書千餘卷迺書教其子而寓公壽客滿坐上擊鮮置醴談燕日以為常無厭怠之色縣大夫時時詣舍次問所疑里中聞訟不得其平君一言折衷人人意滿而去間召吏有所屬則具衣冠抱牘趨而至惟恐後所舍一大聚落百賈所栖凡市井無賴屠沽駟僮兼并之豪唯唯聽命不敢輒忤

目指氣使欬然響應殆古任俠劇孟季心之儔余寓宜黃時目睹其如此方時多虞盜賊半天下區區之言已窮於無所用而材堪治劇如子野亦卒無所就悲夫君娶張氏生五子男即駒也女嫁進士鄒宗臯右從事郎監衢州都稅務劉彭老餘二女在室余去宜黃時駒始九歲穎異不凡有成人之風後八年君沒里長者以書來悼不幸又稱駒喜學問自立可寄門戶者也銘曰

魂與陽浮超然遠游颯逝莫留地載其魄拂龜端策卜此玄宅龍江之涓逝者如斯其孰能追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龍江之阻琢石其處以識君墓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

來敬特進觀文殿太學士河南郡開國公致

仕贈少師萬俟公墓誌銘

紹興乙亥冬十月太師秦公檜薨天子慨然收威  
柄為治道之首屏遠佞驛召故老於湖海數千里  
之外於是右丞相萬俟公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燕侍讀道進左通奉大夫賜札趣還閤資甚寵越  
明年三月公自沅湘至翌日入見除叅知政事當是  
時天子屬精更化一時丞輔諫爭侍從之臣皆

上親擢公被讒斥去國十五年上詔其忠即日馳召  
既見條五事以獻曰綱紀曰人材曰財用曰軍政曰  
風俗其畧以為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  
有上故相舊弼擯斥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為險  
膚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以目貪夫暴吏接取無  
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窖金穴至不  
可校軍政墮壞士不知勇將師參養於富貴之樂一  
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避讒畏譏襲常蹈故  
隨波湛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陳義凜然皆世務之要  
不旬月拜左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縉紳相慶大賢得路必將盡行其言副 聖主  
倚注責成之重而公病不能朝以二十七年三月辛  
卯薨于位嗚呼命矣方公以病告也上飭 中貴人  
挾太醫診視親御翰墨諭以調護之宜尚方名劑遣  
騎馳賜相屬於道公頓首表謝曰臣不幸徇馬之病  
浸革自度不能復任 陛下致仕矣頓上還印綬乞  
骸骨 手詔慰諭還其奏章再上除特進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制甫下而公薨聞 天子震悼輟視朝賜  
東園祕器龍腦水銀以殮賻金帛六千贈少師官其  
子孫十二人又授二子夷中致中直秘閣勅內侍副

都知衛茂實典護喪事賻恤加等勿拘令式諸孤撰  
日奉公之匱歸葬衡州又詔兩浙轉運使江南東  
路總領司具舟護送所在官給塋費隱卒崇終恩禮  
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尚字元忠姓万俟氏有歸晉者  
與其子洛俱為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顯於後魏北  
齊之際其後有籍於開封不知其始所以從公實開  
封陽武縣人曾祖琰贈太保妣盧氏福國夫人祖敏  
贈太師妣楊氏衛國夫人趙氏楚國夫人父湜太中  
大夫致仕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侯氏冀國夫人  
公幼奇韻有大志讀書屬文自刻厲至忘晝夜寒暑

而語出驚人太師異之曰吾有子矣政和二年試太  
學上舍中乙科調恩州司法叅軍未赴選授相州州  
學教授代還授潁昌府府學教授用舉者改宣教郎  
除太學錄建炎二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遷尚書比部  
員外郎時兵交江淮間即盜蠡出焚剽州縣無寧歲  
公不自克請官祠便親養得主管亳州明道宮丁冀  
國夫人憂憂除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又丁太師憂  
免喪提點荆湖北路刑獄秩滿造朝除荆湖南路轉  
運判官陞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兼侍讀是歲紹興十二年也公好善惡惡出

於天性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驕蹇不奉法澧州名賊  
伍俊者殺其酋歸 詔授秀州兵馬鈐轄遷廷不赴  
貪暴為閭里患公語荆南帥曰俊不就官變生肘腋  
不可悔已可辟置麾下徐觀其所為乃可制也帥曰  
諾表其事於朝改授副總管俊喜而受命未幾謀據  
城以叛捕寘獄遂除之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  
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富  
貴之欲盍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  
知懼劉光世建請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  
兵其中為藩籬之衛公言光世以五州為根將乃斥

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僭恃之逆岳飛議棄兩  
淮地專守大江以南公言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橫草  
之勞但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夔路漕臣  
李炯奏劾知萬州馮時行跋扈遂起 詔獄捕擊數  
百人公言萬州一障塊然在荒茅篁竹中僅比東南  
一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抗轉運使誣以跋扈遽與  
大獄連逮士辜豈宜付外臺耳目之寄又言柳韶泉  
普四川官吏鬻獄受賕執殺平民縱釋有罪當伏重  
誅以謝天下又言使相遇郊恩奏任子孫盍循舊典  
今邊虞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蹇張超距之

流而專補文資非是公在臺諫論事如此於是上  
聽其言皆以為善而公由此大用矣 徽宗皇帝梓  
宮還 詔公為永祐陵殯宮按行使竣事還奏拜中  
大夫叅知政事俄充金國報謝使 上顧公曰使事  
言旋復有此授以卿體國勉為朕行公對曰陛下屬  
時艱難嗣承大統 上皇陵廟之奉 太母東廟之  
養 聖心焦勞固非一日日者獨斷屈已消兵以交  
隣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 聖志臣  
誤蒙識擢叨塵二府躬持書幣 命萬里絕域實預  
榮馬行次京師奴隸輩有為人致書訪其子者虜使

以為言公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  
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耳發書視之如公言次涿  
州又以南官毆檐夫告者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  
復調夫矣公曰毆檐夫者請得主名治之不調夫則  
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語塞遂已使還提舉詳定一  
司勅令書成遷左通奉大夫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  
假金人誓已數十言傷公始 上公退而嘆曰丞相  
誅我面謾吾戴天履地忍為此乎卒不從他日議政  
意象愠怒聲色赫然無復同寅共政之意一日奏事  
退坐殿廡中批 上旨輒除官以私所厚者吏鈐帝  
鳥

尾進公拱手徐曰偶不聞聖語卻之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談而言章亦踵至罷為資政殿學士除即公入辭自言曰臣無他長孤立一意事陛下而已天日在上忠邪自見庶幾異時復望清光猶有以藉口而上眷公之意未衰也天語從容間勞朶厚且諭以賜環之命公曲謝至六七檜意公議已愈怒章復上奪職提舉江州太平宮論奏不已降授中大夫歸州居住公杜門屏處人莫見其面者七年己巳郊赦量移沅州建炎之亂公避地沅湘間安撫使用便宜檄公攝州事會劇賊曹成擁衆數萬奄至城小而

惡太師年九十歲在馬太師曰沅人視吾為去就吾去則牽而潰矣堅卧不動公晨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具矢石聚芻糧閉壁以老其衆凡二十七日成食盡引去沅人曰生我者万俟公也及是公來者壯歡迎數十里不絕又將除地築室館公公笑謝不願得官屋數楹居之不蔽風雨又七年召還復知政事遂當國公忠信以事上不敢欺平恕以待下不為詭激之行三任內外學官尊獎賢能士有片長寸善如在己汲汲然惟恐不聞於時四為監司即太守有惠愛評刑議獄傳經據古誼多所平反徧歷臺諫不營

黨援自結主知遂參大政權臣擅朝朋姦罔上公  
獨持一心顛頓困窮債而復起公獨守一道天子虛  
已聽公公亦奮然任天下之重以就功名而天不假  
齡俄以病告百不一施費恨而沒此有志之士識與  
不識莫不咨嗟太息而至於流涕也公嘗提舉實錄  
院皇太后還御宮寢纂次回鑾事實書成進左銀  
青光祿大夫又以刊脩貢奉條法進金紫光祿大夫  
封河南卽開國公食邑四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九  
百戶享年七十五配侯氏故承議卽廌之女封同安  
卽夫人先公卒贈榮國夫人五男子曰夷中右承奉

卽直秘閣曰致中右承事卽秘閣曰居中曰有中曰  
粹中四女右修職卽李翹右儒林卽吳銓其婿也二  
人在室孫男女九人男曰俶曰傳曰倬曰侶女尚幼  
公姿度夷曠胸中無疑事交朋友待僚吏恭謹恂恂  
護其短而樂道其善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皆得其歡  
心至於處決大議志守端直果敢明達亦不苟止而  
妄隨權門如市氣燄熏灼可鑠金石公如砥柱屹立  
於回波急湫中不可移奪蓋古所謂大臣者在事五  
十年起布衣至宰相進登廟堂退伏田里盛衰之變  
備矣而奉身清約如一日無小異危坐一室左右圖  
鳥是言人真高二二



書究觀古聖賢窮達出處顯晦之節為修身之法而不知富貴貧賤之可擇而取也太師素貧不治生事至公益務施貸所得俸賜分贍族黨任子思先兄弟之子比公薨而二子四孫皆未仕諸孤以其年十二月已酉塋公於某縣某鄉之頤原宣和末某領國子嘗與公同寮矣公匱次毗陵亟其小舟馳吊已而二直閣泣請銘某辭不敢又曰先公每得公文開讀三過稱嘆不去手先公平生大節皆可考信幸公書而刻之納諸壙中地下有知殆為慰焉某曰公負王佐之學出陪典運雖剛方難合屢以讒蹶而先甲之言簡

在上心十年後有符節之合道遠年徂竟以申身狗君臣之思有始有卒可以褒勸後世故如古詩書所載銘曰

彼小人儒甚口詩書蠟言樨魏堯舜之徒既適

可頤盡反其故芻狗已陳棄不復顧孰如我公屹若岱嵩巍巍昂昂萬物之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時止時行允蹈一德公丞御史督制廢尤耘之耜之以殖善柔公長諫垣三友之益造滕陳謨夜半前席炎涼百態覆却萬方匪通匪介徐公之常朝四暮三輕愠易喜匪戚匪欣令君

仕蹇一節不欺為忠踐艱履險誼不營躬誰私  
黨讐一日三褫曲突之驗債而復起帝曰歸哉  
栢車崇崇如左右手以訖爾庸道遠年徂命  
也不淑殄瘁之哀百身莫贖訃聞震悼胡不慙  
遺閔有加錫天子之恩公則逝矣易名有謚追  
榮有誥議行有誄又將有史以詔無窮相以銘  
詩閱于幽宮

宋故楊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  
郡王韓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沂江鼓行而  
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胤伏草莽間  
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  
節度使咸安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  
子之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其器械進泊金  
山下連艦相銜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  
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  
千舟譟而前先是公命工鍛鐵相照為長綆貫一大  
鈞徧授諸軍之伉健彊有力者比合戰分蠻舶為兩  
道出其背每縱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馬江

上既為救孰視蹂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立城西南隅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風縱火千餘棹抗吾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贖遣吾人之被絲執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獻捷行在所是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楊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臣綏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過絕

人不用鞭轡騎生馬駒挽疆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治繩檢間從人贊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擣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卻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首金甲朱旗其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訪知貴將駙馬郎君兀諤者大師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怒不先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

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淝河。別將王淵駐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柰何？淵矍然問曰：汝謂誰？荅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哭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即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崑谷。多者萬計，少者千百，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捕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

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勝捷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彊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洶洶，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公晨夜兼馳，至宿遷，單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肯作賊！此李公繆妄使若等求活於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護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

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  
臣勸進公借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  
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貧橐鞬以從建炎  
二年統制官苗傅劉正彥扈隆祐太后駐蹕臨安府  
明年春乘輿亦自維揚至傅正彥輒起異圖擁衆  
伏闕殺樞密大臣與中軍統制吳湛通為囊橐裒凶  
聚慝視君父無如也於是觀文殿大學士特進張公  
浚以禮部侍郎御營叅贊軍事檄召諸將除君側之  
惡公時以所統軍承宣使自淮陽繇海道來舟次平  
江境上檄書適至公讀之怒髮衝冠椎床大呼雪涕

誓師共除凶逆人人感厲爭先請行遂偕丞相張公  
故太師張公俊故少保呂頤浩合兵倍道而進苗傅  
弟翊伏赤心軍伺擊於臨平山下公曰乳臭兒敢爾  
耶一戰驅之直抵北關而傅正彥已拔柵宵遁矣越  
日公入見曰主辱臣死臣誓不與之俱生請縛二凶  
以快中外之憤上壯其言酌巨觥勞遣公即日就  
道至建州浦城追及之傅等陣而待正彥突一騎拒  
戰其鋒剽甚公手格正彥擒之吏士譙奮傅亦就縛  
卒檻二凶以獻如言上親御翰墨書忠勇二大字  
賜公制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兩鎮節度使四年

金山捷書至除檢校武師改武威德軍節度使制  
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大羊震  
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金人退舍群盜尚猖蹶  
如故時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友李橫衆數萬轉掠  
湖南北而劉忠者冠白氈笠自表最彊盛上面命  
公副參知政事孟公廈為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  
撫使公次建安傳城而陣汝為雖不敢出一甲而嬰  
城固守弥月不下公周視城堞一日伺其怠梯而上  
將士隨之盡夷其黨而建州平遂卷甲循江西路入  
湖南公語其下曰成等烏合無聞志非汝為比追之

則併力玩之則生姦一諭以招撫一戒以勦除俾自  
擇已後其徒更相猜毒倒戈相誅或畔散或伏降惟  
白氈笠者負出阻水旅拒自如欲老我師公曰忠作  
賊耳欲何待一夕却勒諸軍分數道並進忠大窮馳  
小舟跳出有頃徒中持忠首至湖道亦平旋師建康  
是歲建炎四年也除淮南東路宣撫使方宜和末金  
人犯京師議者皆謂彊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  
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大慙慙然莫相知而五路之  
師日至間其疑懼壓以重兵而與之講廢幾景德澶  
淵之盟足以為德無何劫寨一跌始有輕視中原之

意積五六年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累南至  
潭湘東暨吳粵皆懼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  
公自負其能獨與虜確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  
士健馬被鉄衣數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刃不能傷故  
常以騎兵取勝公在建康蒐東惡少年敢死士為一  
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如古羽林飛射聲  
越騎之儔獲鋒鏑蹈水火無不一當百於是胡馬牧  
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索董捷也擁  
鉄騎奔突而前背嵬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堵而進上  
楨其胸下捎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

意剗剗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鉄馬  
一發應弦而倒虜大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長萬  
人長鎧甲器械甚衆又轉戰至高郵卒擒捷也等具  
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再敗衄稍知沮畏雖  
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進少師橫海  
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事而  
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到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  
造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  
壘屢戰破之嘗乘勝逐北踰淮泗並箭離徑淮陽之  
宿遷豫亟召北軍四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

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按轡而旋公曰虜易與耳益治兵赴利進  
攻淮陽虜酋捷里孛董者驍勇蓋衆獨出挑戰不勝  
而逃有馬大師亦號勇將欲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  
而出亦重傷敗去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  
捕首虜過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孛董來  
聘請以太上皇梓宮 皇太后鸞駕來歸除前事  
復故約 上曰誠如書吾能忍詔以從使駙五反歲  
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徹警公自山  
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舄入侍帷幄極人臣之選

閱數月思避時柄 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  
臣蒙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  
輔樞極進陪國論實懷危溢之惧所冀天慈俾解將  
相之官以祠宮奉朝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  
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  
觀使咸安節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此公受命已杜門  
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杖操  
酒壺為西湖山水之遊解衣藉草命酒獨酌興盡而  
返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  
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三方公被疾 上飭



太醫馳視問病之使相屬於道疾益侵始用公請用  
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加等遣中貴人護喪  
事贈通義卽王官其親屬九人嗚呼靖康建炎戎狄  
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首渠犇命  
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  
時也諸宿將徒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旁  
無虵蟻蟻子之援蔽遮淮江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  
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  
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鉄戣亦未嘗有所私貸故

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許國杖一劍  
戡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始終  
官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  
號揚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實封五千  
九百戶澤流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哲可謂賢也已  
曾祖則贈太師國公祖廣贈太師 國公考慶贈太  
師 國公元配秦國夫人梁氏今配魏國夫人茹氏  
四男子彥直左朝請大夫行光祿寺丞蕪權尚書屯  
田員外郎彥朴右奉議郎直顯謨閣彥質右奉議郎  
直徽猷閣彥古右通直郎直徽猷閣克兩湖西路安

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八女右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霈  
左迪功郎充廣安軍務授馮用休左迪功郎充詳定  
一司勅令所剛定官王萬脩左迪功郎新授福州懷  
安縣主簿劉莒左迪功郎新授婺州東陽縣尉胡南  
逢右承事郎充祕閣脩撰張子仁其婿也二人奉道  
為黃冠孫男四人挺右宣義郎直祕閣杖右宣義郎  
直祕閣格右承事郎擢右承奉郎公御軍嚴而有恩  
紀律脩明不以賞罰佐喜怒藜羹飯與衆均士以  
故樂為用摧鋒陷堅百戰不殆威名凜然天下想見  
其風采 太母行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

太母坐帷中顧左右曰韓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  
而嘉嘆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老幼夾路倚春釋  
擔聚觀太息 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奎壁之  
光粲然集而錄之為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  
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疾卧内公曰某  
歷事 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  
癥疾尚存發衣視之拳體皆是賴天之靈得全首領  
卧家簣而沒諸君尚哀其死耶彥直等以其年十月  
庚午舉公之匱合祔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崑山  
秦國夫人之墓于是寺丞過余請銘某曰太師咸安

王中興名將盍奏乞本朝有名位能文章銘公卿大夫功德者為之辭以詔後世余方以罪斥辭不敢距今七年韓氏書謁無虛月請益堅會余蒙恩除罪籍遂不辭乃即平日所見聞誌其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炎正中否有來天驕將羊之首墳大為妖萬騎控弦鼓行而至諸將按兵拱手坐視豎豎韓公山西之雄赤心許國誼不營躬辟泉譟謹伏闕稱亂奮挺一呼奉頭鼠竄手格二叛檻載而歸磔之東市封為鯨鯢胡為飲江千艘北渡公提一身塞其歸路大旱膽落江水為涸電掃霆驅

威愴八蠻移屯楚甸坐鎮千里長城隱然疆寇氣死釋兵十萬歸居廟堂玉帶金魚異姓之王麒麟圖像中興第一巍巍堂堂莫與公匹國恩粗報哿矣歸休奉身而退以老菟裘大雅君子明哲是保一馬二童檐夫爭道嗚呼逝矣生雖有終與宋亡極惟公之功閭闔之西靈山之麓有墳巋然過者必肅

宋故太子少師巫公墓誌銘

故太子少師巫公諱必字子固建康府句容縣人也曾祖遜不仕祖褶故太子少保父峻故太子少傅公

有五子及最幼紹中被遇。今天子擢諫官御史言治道中上意遂躋法從本兵柄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始用故事褒曾祖禰為東宮師傅而向容之。巫氏始大公氣質沉毅有大度以博學善屬文知名里中崇寧初州縣學推行三舍法曰有試公與諸生角一日之長常出其上無與抗衡者每至歲弁輒不偶久之舍法罷復科舉一時有司皆新進少年公嘆曰吾老矣尚裹飯待旦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和盡焚棄所治舉子業益讀書考古今治亂人賢不肖與事之當否得失著為論以見其志與人交不以貴賤貧

富為戚疏厚薄亦未常降志折節以屈於一人晚嗜酒客至隨有無治具盡醉乃已群從之豪挾長負氣數使酒侵公公一語不讐引滿自罰拱手危坐使之意消徃徃愧謝而去喜蓄善藥赴人疾病如不及其所全活見貧窶不能自存者則懷金夜抵其居置戶下去不以告里人間人氏請公數千緡為子母相權之法不問出入會朝廷更錢幣改當十為五已復為三聞人盡易大錢貯帑中以折閱告公笑曰孔方兄遂羽化耶衆怒為公不平公置不校惟晨夜課諸子於學而樞密公方東髮受書穎異秀出落筆有驚人

語自老儒宿學皆論以為國器開府蔡公元度次金陵闔府諸生往拜其門時樞密公甫十六歲在稠人中見而異之問而為公之子也以自命公曰公老於場屋不得一第有子且大貴可無恨矣公退而謂夫人曰吾愛彼甚也日必亢吾宗今蔡公亦云通儒大人所閱多矣第識之已而果然嗟夫市人錮百貨之利於錐刀之末一錢氣不直有持挺起而鬪者公指數百萬若棄涕漣然橫逆之來自敵以下所不能堪公視之如虛舟之觸不為之變色惟是植德執善躬行仁義以為子孫無窮之賴於是樞密公起家為名

進士徧歷省臺侍從之選進服大寮典司密命赫奕顯融為宋巨室天子原大推功追贈三世以公為宮師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焚之墓上里父老聚觀太息猶能記公行事如狀所云者可謂盛矣公晚學佛誦其書而有得於死生之說病且革顧謂家人曰吾行在日中時已而日亭午晏然而逝實宣和二年七月癸丑也壽五十六以其年十月丁酉葬於縣之望仙鄉西陽村之原上樞密公既貴請於朝建佛刹以薦其福 詔賜明慶報親禪院云夫人劉氏淑慎慈祥相其夫教諸子遇內外屬人皆有儀法後公十一

年當建炎四年五月壬寅以疾終壽七十二贈普安  
即夫人諸孤以是月己酉合祔于少師之墓五子者  
長曰儼以公喜方藥始學醫遂通其術曰休曰僕曰  
僅皆以文行為鄉縣所推季即樞密公也三女皆嫁  
名族為士妻孫男五人公允明允忠允成允清允明  
允以太學生連薦至禮部今為右宣教郎淮南路提  
刑司幹辦公事孫女五人尚幼余聞王文正公之父  
種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子孫當有為三公者歐陽文  
忠公之母守四歲之孤忍窮耐老以待公之貴蓋為  
善必報如種杞梓由一寸之萌而闢拔千尋干霄蔽

日者非一日之故也今公道積于厥躬責報於天如  
符節之合克生賢子光輔中興名位通顯為世稱首  
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貪夫徇利兮日孳孳而蠅營登龍斷以左右望  
兮曾一瞬之火傳哀大氓之溺貨兮牛腹尸而  
不盈繫連人之遠抱兮種德以厚其羸棄千金  
而不顧兮奚墜旣之足驚空四壁其無有兮獨  
家傳於一經彼何物之阿堵兮有吾兒之寧馨  
貯九畹之華滋兮芝蘭蔚其青青挺一幹之昂  
霄兮表獨立而無朋輪囷萬乘之器兮抗承露

之金莖署通德而為門方陋區區之滿籬納茲  
銘于幽窆方尚有老成人之典稱

宋故右朝奉大夫致仕周公墓誌銘

周氏先世避五季之亂以力田為生業 宋興二葉  
有十公者積德累善為鄉縣所推號里長者嘗輦一  
巨碣寘廷中戒家人曰吾後世之與有以祿仕起家  
亢吾宗者著吾平生終始刻其上此石所以志也閱  
三世有孫右朝奉大夫諱廷俊生子曰執羔宣和末  
徽宗御便殿策以當世之務奏篇上擢為第二除太  
學博士歷踐臺省進禮部侍郎待制敷文閣典五大

州為方伯周氏浸大矣於侍大夫之命奉徵余文記  
十公所遺石表之墓道余嘆曰十公乃與天通耶後  
二年當紹興三十二年大夫公年八十九以四月十  
二日感微疾卒待制公又屬余銘其塋公字彥正信  
州弋陽縣人曾祖文坦即十公也祖備考知雄韶州  
樂昌縣主簿周氏自十公命儒教子今六世皆以通  
經學古為事公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會樂昌以喪  
歸伯兄蚤世方治塋送一弟又遇疾死顧影子然家  
事亦茲出一門賔祭衣服之奉正事之輸外姻屬人  
之問皆自公出而讀書著文猶不輟待制生十數歲

屬文辭語出驚人公喜曰吾有子矣遂不復治舉子  
業久之待制策高第至大官 天子疏恩命公承事  
郎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待制為郎時以所遷  
一官奏換公五品服太母慶壽恩又賜服金紫余嘗  
讀 仁宗實錄景祐初知樞密院李公諮臨江新喻  
人其父文捷以諮貴拜十一官于家終尚書刑部郎  
中書之國史為天下父子希關之榮今公亦以子貴  
拜十官為烈大夫與李氏相望百年間異日史官又  
將著之典冊以詔無窮嗚呼盛矣哉公心平行高言  
笑不妄接遇長少戚疏常欲處之於無過之地間讀

前人家訓可為後法者大字傳寫揭之曰此亦書紳  
之意閱邸報見士大夫觸法抵罪則喟然動容為之  
嘆惜兄之子出分里中甚弁之豪以倍直質其田為  
必得之計公曰吾母應氏青氈故物也不可勒一費  
按親鄰條令馳告縣償其直而贖歸之為錢八十七  
萬云喜施貸兄有丐請無但已者事佛甚謹讀其書  
三復曰一切世諦空幻之非實信如所云也故一鄉  
之評謂公行事多類十公者公清淨寡慾者益精明  
待制守眉山始聞命曰親年八十一豈堪乘劍門蜀  
棧之險即日上書丐免公曰汝不聞王尊叱馭耶吾



雖老尚堪一行與汝共載而往歲餘移鎮夔子道途所過二川三峽一山之阻一泉之涯靡不游而巫山祠三游洞在高崑窮絕處蹬道艱滑車馬不能至公柱一策褰衣而上雖少壯者莫能追也待制請便即守貴池徙番陽去鄉州數百里公安車過家從常所往來命庵酒道舊故以為笑樂名書朝藉佩服三品無朝衙夕坐官簿之拘而日享三牲五鼎二千石之奉待制除江西太師候吏來迎牙兵千餘人旗纛鼓吹帕首鞞鞞克滿門巷公雖卧疾猶令治酒食勞餉又發廩粟周其乏財三日公易簣矣將吏奔走給喪

事如在官府大歛已羅拜庭下辭去里父老聚觀太息以謂五福兼備始卒哀榮如公未嘗有也元配吳氏忠州文學季文之女今配劉氏亦前卒並贈且人三男子長即執羔也左朝散大夫克敷文閣待制知洪州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兼營田使次紱先公十年卒次執誼一女適進士余億年皆吳出也孫男七人閭閻閭閻閭閻閭閻右宣教郎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閩右從事江即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闕右承奉郎孫女七人右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偉節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張曼容通仕郎

李友邦進士宣良翰方如晦符愬程繪其壻也曾孫  
男女九人執羔等卜以隆興元年正月己酉奉公之  
匱葬於前田原十公之次公所自卜也於是待制公  
以書來告曰周氏世有陰德至吾先君不大顯于其  
躬而以燕厥後予小子被遇四朝持橐備耳泉侍  
臣之列人徒見周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累之所自  
其可無銘銘曰

種木十圍蔽芾其陰老幹生菌孫枝出林周氏  
種德為山九仞封之殖之百年而信赫赫大夫  
裸噸裏方續閭成宗纂紹有光燕壺發祥克生

賢子名駒墮田一日千里公有爵位坐閱九遷  
紫綬金章拜後拜前綵衣奉輿朱輪華轂壽八  
十九考終五福子孫受祉慶遠弥長如川方至  
河公望洋前地之原卜此玄宅公孤追榮嗣有  
褒冊

宋故撫幹周府君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辛丑會稽周府君以疾卒將塋  
而余之壻右朝奉郎李濱老方從事在越諸孤狀君  
行治屬濱老以書來告曰周君會稽嵓縣人沉毅有  
智畧為縣豪長者未嘗讀詩書而劇談世事斟酌可

否皆中理未嘗習律令而檢身律物處白是非皆應  
法齊家如官府事無鉅細畢入于規矩君鄉里人以  
緩急扣門不以在亡為解以故王公貴人州刺史縣  
大夫皆喜與之游而浮沉里閭卒不為世用以死其  
子女能者以文藝有聲場屋間不遠千里欲請公文  
誌其墓余復書許之以病久不果而請益勤遂次其  
語為銘君諱侁字正父曾大父惟大父過父瑜世以  
力田殖其家至君而滋大叅知政事沈與求奏授承  
信郎監婺州永康縣酒稅不赴而獨喜命儒以教子  
除治舍館捐重幣迎賓師市書數千卷朝吟夜誦陶

濡醇懿文采粲然一日朋試于有司子姪三人連名  
並中而汝能為舉首汝士遂進發士第君亡幾汝能者  
再試禮部又中乙科於是會稽周氏為東周望族歲  
饑群愚相煽而起晝行剽夜依山柵險隘以自固君  
語伯氏曰里中惡少年相顧未發不先事折其萌則  
變生肘腋不可悔矣乃出橐金發廩粟招募得數百  
人即勒以軍法鉦鼓之聲震山谷群偷驚焉已而將  
吏移兵捕誅君曰鼠竊狗盜為飢所驅耳迫之將致  
死以抗吾軍第陳兵壓其壘傳一檄召之可毋戰而  
降也從之而渠率盡出方議班旋有利其賞者曰餘

江陰縣志卷第三十六  
黨未除盍覆其巢以弭後患君又力爭不可曰玉石俱焚矣於是不戮一人而罷府帥多君之畫辟除安撫司准備差遣辭不就縣瀕兩暴漲水冒田漉民廬君人栖木上以避君具舟棹糗糒往伺之收載以歸全活不可勝數水降縣徵租如令君詣府白衣白浚水之害死者已矣生者散為流丐錢竟不可得守令且負殿柰何尹悟上之朝未幾免符下惟水所不至者輸之君資慨慷尤知取予歲惡大家閉糴邀善賈君獨發藏粟下具佑舉子錢者水潦之後不能償折券焚之儲藥石以待病者給棺轉以歛死而無以塋

者又聯數十舟跨兩谿間為梁以利涉者以故屬續之日士大夫與內外屬人吊哭咸盡哀而里巷小民皆出涕享年六十一娶房氏有淑德馴行君疎財好義振貧窮供佛僧建塔廟崇像設費以萬計夫人有助焉簽書樞密院王倫欲薦君君辭乃奏請冠帔以賜壽六十五前君兩月卒四男子長汝賢幹盡有父風次汝弼蚤卒次即汝能佐迪功即明州鄞縣主簿次汝礪二女適進士盛示右迪功即徐汝夔孫男女十二人男之元之茂之翰之望之邵之美女適左迪功即明州慈谿縣主簿陳加善餘尚幼其孤以明年

十月某甲子塋君於縣之游謝鄉黃沙之原舉房夫人以祔諸孤侍兩殯執喪盡禮俄產三芝於寢中色黃而澤按瑞牒所謂金芝者人以為純孝之感銘曰  
剡之水可舟載德奕世兮與之交流剡之山可  
圓種德百年兮與之競秀水深土厚兮首一丘  
雖死不亡兮故曰壽

宋故鄆府君次魏墓誌銘

臨川自丞相王文公以鴻儒碩學啟迪後竟為大宗  
師天下之俗一變通經學古尊王賤霸源源然日入  
於道德矣紹興初余以臨安尹觸罪徙嶺表奏臨卅

道訪公之遺則墓木拱矣而流風餘韻猶存乎弦歌  
之音舞雩之詠彬彬如齊魯焉當是時即人鄆君次  
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  
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  
識未嘗佚游燕嬉以棄一日蓋先君<sub>子</sub>之澤也此余蒙  
恩比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余而學  
益博行益高文益竒雄深辯麗疊疊然萬言終不肯  
出一伎投衆人之耳目以阿世俗之所好嘗隨計一  
試禮部率齟齬不合而驚然不屑直意慕古作者於  
千百歲之上惜乎未見其止而遇疾以沒年四十二

資紹興十六年某月某甲子也於是次魏之友黃允  
元狀君行事世次來請曰次魏著書探道師慕賢達  
固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天不假年不究於施設不  
博見於天下竟賚恨以死而身後之名猶有待而傳  
也公宜銘遂叙而銘之次魏諱宗譽姓郇氏次魏其  
字也曾大父齊宣義即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  
為侍御史與郇志完陳瑩中江民表同時任言職其  
言專以銷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  
罪貶死父陶字志新名臣子潔脩介特有奇操里中  
伏其高次魏其氏娶某官某之女生四男子也亦卿

子卿春卿夏卿二女適其以寧趙良史皆善士孫男  
一人以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塋于宜黃縣吳城之  
原初次魏之亡也志新哭之過時而悲余移書勉之  
曰死生壽夭天也公其如天何余聞人喪者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郇氏以儒名家父子祖孫種德藝善閱  
三世矣第少忍以待其定也未幾幼子纔七八歲誦  
書日千言出語不凡一時歎譽號奇童噫嘻次魏為  
不亡矣駱曰

矯矯郇公著節御史蓄厚不流鍾此奇偉追驟  
群聖馳騁百氏有德有言宜壽而貴誰主誰謀

半塗而稅有生必死萬物一致炊未及熟俯仰  
一世維是不朽遺書滿笥溼注竒種墮地千里  
以為不信歸視其子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墓誌銘

宋故右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義興蔣氏以東漢山亭侯澄為鼻祖距今千餘年諸  
戎亂華大盜移國名臣巨室捐墳墓棄印綬老死崑  
谷何可勝數而後世之與徃徃不知其族之所自出  
惟義興之蔣祖孫相望名迹斑斑然以官學世其家  
為聞姓奕世顯融以至宋興尚占數義興譜山亭之  
昭穆為三十一世祖今常州宜興縣山亭鄉是也咸  
平中有諱堂者以進士起家事 仁宗皇帝為吏部

侍郎樞密直學士贈太尉而猶子太師魏公之奇又以文學政事稱天下繇開封尹擢翰林學士知樞密院尊顯三廟而蔣氏子孫有名籍於朝者比比出焉公諱璨字宣卿曾祖九臯贈太傅祖滂江寧縣主簿贈太師考之美奉議郎通判真州贈正議大夫妣碩人程氏所生母令人李氏公生十三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群書操筆為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溼注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鹽倉升通仕郎開封

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邊右朝散郎知撫州江西漕計空乏軍士廩食不繼一日聚而謀於轉運使之庭排門闐擊胥吏出不遜語公聞變馳往麾其衆詣常平倉受粟已乃推首事數輩論殺之臨川歲荐饑群盜白晝入市市人惶擾不知所為會公謁客與之遇盡執以歸戮其魁以徇戍兵由上饒路趨撫吉所過侵暴公為治次舍具糧糗嚴兵憚之既至歛兵以入受一日之食而去秋毫不犯上書請祠主管



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  
轉右朝奉大夫通州並海實齧商舟楫之聚有杜與帥  
所頌屯淮上遇敵犇海陵謀欲襲通據城以待招納之  
命官吏驚怖欲逃公曰此等妄意室中之藏故昧於一  
來飭吏卒持酒截逆之而盡驅齧商出境與至周視四  
顧悵然失望留一夕遂行事聞朝廷就除淮南東西路茶  
鹽進直祕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  
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淮海大會更建炎戎馬蹂  
踐之後獨有孤城塊然在草莽中於是增濬城隍建  
置府寺召募吏卒安集流亡闔市招商賈治廢田開

阡陌而江之南湖之北有操橐耜携婦子而至者除西  
湖轉運副使公嘆曰假我數年可以盡復其故而以不卒  
業為恨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臨安  
浩穰典治京師世家大族恃恩驕橫公稍以法繩之改  
西湖轉運副使俄徙江西道出臨川公舊所臨也州  
人罷市出迎環立道左啓問使君無恙公褰帷勞遣  
賦詩紀其事今刻石存焉豫章守即調軍食出助教補  
牒率民踐期至不如令律一境騷然公移書喻止之貸  
漕錢以紓其乏所過屬州暴骨朽齒狼藉道路公視而  
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

道釋流分授廩米每歛數百軀則穿天坎瘞之用富  
韓公故事號叢塚云後淮南路無提點刑獄居數月知  
鎮江府當是時權貴人執爵祿之柄視苞苴豐儉為低  
昂公獨無所餉遂罷歸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  
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乃即山亭之西山  
水勝處築室居焉間遇勝日稅杖爲屨從常所往來  
者飲酒賦詩自肆於林壑之間魏公耆儒宿學所為  
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於群從中獨  
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声比字屬皆中律呂  
允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于心皆於詩見之東

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公蓄東坡詩文自幼壯逮老連  
榻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余南迂過  
疎山見公擬東坡煨芋詩刻龕之僧壁詩律句法良是  
趙令時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  
死詔起公為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擢戶部侍郎  
除集賢殿脩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太中大夫  
公在淮南奏言二淮荐經兵火公私掃地滁小州尤為  
窮陋獨有上供錢尚著板籍中戶部移文督索無虛  
月積二十年終不得一錢徒費紙札耳有詔蠲之又  
言朝廷募人治淮上廢田設有侵冒變斥鹵為田桑

河東有文集卷第三十七  
四  
奚不可而無賴告許官吏呼無寧居者令丞職在勸  
耕實擾之也以故良田上腴蕪沒為汙萊為可惜矣  
今欲令占田者免租稅三年使四耕其中人人歆豔  
相慕相先無曠土矣而後按所占田簡徭薄賦積穀  
實邊為公私百世之利不亦善乎平江大府大家勢  
人豪商富賈舟車之會號難治公禁戢奸偷鉏刈強  
梗植善桑柎貧弱獄市為清諸軍牧馬有廐屋數百  
區茨以茅竹歲一更之用財與力皆出於民公請於  
上出內帑金佐其費庀徒賦工掄巨材陶瓦覆之堅  
壯可支數世州人歡呼相率詣北禪寺作佛事以報

上恩諸將掠人為兵補軍籍率用大舟往來漕河無  
人處道遇強壯少年束縛舁梏之患少利其賞通為  
囊橐囚閉柵中無脫者公盡得其姓名窮治株穴捕  
真諸法遂絕水潦大饑詔發常平粟公調粟十二萬  
石計道里遠近視男子婦人老幼強弱分日異處各  
有法無餓者已而屬縣長洲鬻獄公與諸司皆坐貶  
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明年復右太中大夫  
上用公之意未衰也而公病矣以二十九年四月  
己亥卒贈右正議大夫公仕三朝出使入侍四十  
餘年所泣皆有迹守平江時已過七十日閱訟牒百

餘帝延見官屬綜理庶務接對賓客餞送迎來雖精  
練少年不能過也自朝廷表疏奏議箋計却使者書  
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問一不以屬記室皆  
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畀歌者持杯勸侑  
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府治有唐刺史常  
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遺像號三賢廢於兵火又矣公  
即故地繕治祠屋繪三賢像自書榜揭之以示邦人尊  
賢尚德之意公從祖太尉公堂與從父大夫公之翰嘗  
典此州至是公以西清法從踵其後衣冠之盛縉紳  
嘆慕以為口實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

如蠅頭恠竒偉麗獨步一時凡今仙宮佛廬竊堂與  
殿層臺崇榭得公書榜以為壯觀至今尺牘人皆寶  
藏之公除戶部時奏事殿中上顧見所進疏劄小  
字楷法筆勢遒健不類老者嘉嘆久之有詩文三十  
卷藏於家享年七十五娶同即李氏承事即疇之女  
贈令人一男子志祖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一女  
適左從事即李處全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門孫男  
五人蘧蘭並登仕郎蓋蕭范該公遺恩而未命孫女  
適進士張操一幼公早生無嗜好冲澹簡遠有晉  
人之風家無十金之產声伎之奉終日據一几游戲

翰墨至忘寢食讀書著文之暇則寫佛經作禪偈皆出世間語遇人無貴賤少長恂恂然自州縣小官貴為公鄉人不見其小異嘗治齋室為便坐榜曰師恂實信踐之其在官府馭吏民如家人待寮吏如賓友不立崖塹以自矜大至抵冒憲禁未嘗有所私貸亦不自為輕重以故人畏而愛之公守臨安坐小法知通皆貶秩一等是歲當郊通判應任子而坐貶公造堂請獨任其咎遂兩已遇恩當任志祖而魏公諸孫獨思祖未著任籍改奏登仕郎蔣氏諸老喟曰真吾宗之表也公嘗過縣之永豐鄉碧雲寺顧見一地岡

阜深秀曰此佳城也卜之吉乃自營塚墓手種松栢環之從房築屋十數楹舍守塚者名曰西歸後五年公沒志祖以三十年三月某甲子奉公柩以塋奉李氏令人以附銘曰

蔣侯開號自西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柔敬止千載相忘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頤大光明嚼味卓犖繫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憤排落筆千言四坐驚靡於時魏公孰視而喜喜而賦詩吾道東矣一幹昂霄

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賑饑如哺  
其子按節十城曰古膺使布宜上恩澤及枯竭  
閣省之華殿廬之祕父祖百年三貴並峙公材  
經綸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俛仰一世君山之陽  
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  
卒齒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張公墓誌銘

晉陵張氏有贈太傅諱彥直者生七子多知名其季  
以父兄為師共傳一經不雜他術故季問淵源議論根  
極文章閔捷筆墨畦迕無間然如出一手自崇寧癸

未至大觀己丑六七年間相踵四人擢名第當是時  
太傅與越國夫人尚無患歲時臘翁媪坐堂上諸子  
環侍袍笏盈前進卮酒為壽州刺史朶之取馮瀛王所  
賦常山寶氏丹桂五枝靈椿一樹之句表其閭曰椿桂  
坊其後四人者曰宰卒官左奉議郎曰宿左中大夫歷祕  
書少監吏部侍郎敷文閣待制曰字四入尚書為郎典大  
州刺一路以左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曰守建炎紹興  
間被遇 今天子繇簽樞參大政終資政殿太季士左  
金紫光祿大夫於是張氏一門為江左衣冠之冠惟直  
閣公字泰定居四人中獨壽壽七十八以紹興二十八

年十月癸卯感疾終于椿桂私第之正寢將塋公季弟右朝奉郎寔狀公世次爵里始卒為書屬余銘余與公同生於辛酉嘗為國學同舍又同年登進士第比余投閑歸宿田里公亦倦游而歸聚散離合五十年間相得歡然如一日而公奄忽下世且有銘以舒余哀乃次其語為誌而繫之以辭張氏先世本合肥人公七世祖訓仕吳為太傅與楊行密俱起淮南號三十六英雄太傅其一也太傅有賜田在常子孫多徙家焉故今為晉陵人至宋與張氏比比以儒學顯而二卿最貴第築西相望屹然里中人號東西卿是也至是公伯仲又以辭藝

崛起諸生或踐臺省或登侍從或持國柄為丞輔烏奕蟬聯尊寵一時而七兄弟之子著仕籍者又十數人而張氏益大曾祖處仁故太常博士贈太子太保祖杲故郊社齋郎贈少傅考即贈太傅公也大觀初公以太學內舍生試上舍中其科三年解褐為真州司理叅軍代還以最弁從政即開封府陳留縣丞未赴丁太傅公憂憂除調信州上饒縣丞就差太平州州學教授會朝廷更州縣學三舍法復科舉舊制例罷為楚州淮陰縣丞宣和七年用舉者十人改宣教郎又遭母越國夫人王氏之喪免喪授福建路茶事司幹辦公事俄

改本路提刑司又改充檢法已而復還本司幹辦公事  
轉左奉議郎紹興二年秩滿再任時閩盜范汝為據  
建州叛 詔遣參知政事孟公庾為宣撫使督諸將  
捕誅辟公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幹辦公  
事建盜平第功進左承議郎三年轉左朝奉郎大資公  
帥福就差福建路安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四年除  
將作監丞五年轉左朝散郎遷駕部員外郎大資公  
復知政事 公請避出守撫州不拜除提舉兩浙東  
路茶鹽公事歲課增羨法應遷公曰此吾職也不敢  
于賞七年遇明堂恩賜五品服召為司勳員外郎俄

改祠郎再遷吏部郎中歲餘請補外除直秘閣福建  
路轉運副使移知湖州是歲紹興十四年也公屬時  
艱難久任州縣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常欲有所與除  
而以非職不得行其意其在駕部一日請對奏言朝  
廷降本錢和糴而貪吏倚法乾沒為姦有 戶輸粟  
數百斛而不得一錢之直者是借寇兵縱之使為盜  
也又言比歲縣令所至貪暴人不堪命祖宗之法官  
吏抵贓罪併坐奉者今法令明具宜詔有司申嚴監  
司郡守繆奉之罰以戢貪贓又言 國家承平日久  
將不知兵士不知戰一旦遇敵奔散為盜靖康覆轍  
為是言之長人為二二



河廣卷之三十一  
十  
可以為監今且復武卒以蒐選將帥馭衆之材設勇  
爵以招募奇材矧容駭勇絕倫之士其頌閩漕以使  
事入見又言天壽萬壽寺改報恩廣孝為徽宗皇  
帝謚號且詔禮官改避今更光孝云又言吏部官冗  
甚矣非足國裕民之道必欲有所變更杜僥倖清流  
品課功罪考殿最在上與執政者所為非三銓之所  
能獨任也又言縣令雖卑最近民百里之內訟牒數  
百日至前執筆熟視不能下則入吏手矣可詔吏部  
應縣令先注曾任丞簿者人材能否雖有定分彼嘗  
佐縣校之懵然不知事者則有間矣 上海嘉納其

在吳興治道清淨不事聲華整齊大體闊畧細故不  
治苞苴奉貴權不飾厨傳稱使客奉法循理期於不  
擾至今以愛利為人所思父之謂家人曰仕至二千  
石亦可以已乎上書請宮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築  
一堂於舍西偏榜曰且休以見吾志至是又三請宮  
祠四轉至左朝請大夫皆以年勞告老二十七年守  
本官致仕公大度長者慈恕樂易不立崖塹與人交  
初持一心不以貴賤少長侃侃然恐不得當其意雖  
奴隸亦不以辭氣加焉胸中甄別人品如涇渭而臧  
否不出諸口出入中外數十年適去儻來寵辱得喪

所閱多矣而不見怒喜非意之干猝然加之如虛舟  
之觸未嘗輒色蓋其氣博積厚不可澄撓雖古佛之  
徒分燈遣魔立雪求道莫能過也文章溫麗古雅如  
其為人不務琢雕為奇以眩世俗耳目而奏議之文  
叙事詳實譬世務之要故多見施行嘗曰吾未嘗與  
人爭而立於爭地不去懼有後悔故在朝則請外治  
即則丐閑凡更二十官而無絲髮過差挂吏議嗚呼  
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公配宜人同縣呂氏有賢  
行治家教子不以累其夫皆嶷嶷自立遂豐其家公  
歸矣宜人選飾妾御調護食飲所以娛侍公者惟其

意之適賓至即宜休治具擊鮮置醴吹竹彈絲酣醉  
歌呼竟日而罷里長老稱譔太息以謂宜人賓敬其  
夫當著之史為世範公喜振人之急有孤女未嫁死  
而無以塋歛者宜人先意捐金幣賙之無秋毫計惜  
以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壬寅遇疾不起壽六十七明  
年三月壬申葬於武進縣懷德南鄉後暑原上甫及  
祥祭公亦逝矣十一月甲申孤諸奉公之匱合祔於  
宜人之墓墓距太傅公里所公所自营也置屋十數  
楹以舍守塚者號休休菴蔣松栢疏池溝治墻垣植  
藩援不移不陋裁處其當公夫婦歲一再過策杖按

行瞻顧裴裒退而命酒相對薄暮而返率以為常本  
已拱矣公於是息焉公沒後諸孤類以公平生所著  
詩文奏議歌詞三十卷藏於家生五男子大成者從  
政即新監淮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友成右迪功郎  
監泰州海安買納鹽場募本鎮煙火公事士成右迪  
功即新嚴州桐陵縣主簿永成右從事即新監臨安  
府排岸兼修舡場公事時成該公致仕恩而未命一  
女適右宣教即新知湖州烏程縣事魯可封孫男女  
十人男揆廣掖拚擬女尚幼公本六子第四子自  
者出繼公通判兄寅為主後今任右從事即新監婺

州都稅院云銘曰

在昔張氏相韓五世留侯挺生羸秦之季蹶楚  
安劉傳王相帝孝宣中興富平代起七葉蟬聯  
曠不絕史嘉貞仕唐祖孫父子號三相家鳴珂  
之里歷宋二百益大而昌東西二鄉門戟煌煌  
繫公伯仲高辭擅場射策君門一發如望番番  
二老既壽而康行扶坐侍手笏腰章扶踈統屋  
椿老桂芳一時盛事門表巍邛有如戒公白眉  
之良盛德容貌如珪如璋內閣耆儒中臺望即  
意有不適去如宿桑歸佚吾老且休之堂有酒如

澠客至舉觴倒冠落佩以醉為鄉師心而行與道  
翱翔孰云公逝有化非亡乘雲跨箕至于帝旁  
後暑之原公豈其藏

宋故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墓誌  
銘

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致仕汪公以紹興二十七年  
二月六日感疾終于四明私第之正寢將葬公之子右  
宣教郎大雅以太學博士史浩狀公世系爵里卒塋  
年月日授余請銘余曰顯謨公行治勇烈稱天下今  
子釋其殯犯大暑絕重江走千里屬於不腆之辭以

圖未久豈敢以既老為解乃序而銘之公諱思溫字  
汝直明州鄞縣人曾祖順祖元吉不仕父洙明州助  
教以春秋之學知名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公幼讀父  
書有聲場屋間會朝廷更舍法改授他經政和二年  
以太學上舍中乙科授將仕郎河南府登封縣尉就  
除雒州州學教授秩滿調檣州西安縣尉宣和三年  
改承奉郎知越餘姚縣監河南草場五轉至朝奉郎  
鄆王肅王景王府贊讀上即位恩遷朝散郎提舉  
江南西路茶鹽公事除屯田員外俄改倉部紹興元  
年又改吏部再選朝奉大夫一年知衢州時有諫議

大夫被召過郡或請公致豐餉公曰諫官御史當如  
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有緒言謂公薄已公曰諫  
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敖以戎為簡乎歲餘嚴睦  
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  
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未幾御史中丞  
辛炳道三衢得公寃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再除  
吏部轉朝散大夫進司農少卿吳興擇守有言公三  
衢治狀者除直徽猷閣知湖州六年召歸太府為少  
卿權知臨安府迁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路計  
度轉運副使八年復還太府公在吏部不為貴權人

下出守三衢至是復用事坐嘗抗已罷公為直顯謨  
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任十八  
年終權貴人之世不用遂老於家公器資精悍居官  
任事以智為樂與功利飭蠹壞所涖皆有迹雄地被  
邊俗武悍異時官師鄙夷其人倚席不講公曰鴉音  
尚可革况吾人乎日課月試躬自勸督之而秀出之  
民彬彬稍見焉餘姚大邑賦役不均為民患公一不  
以屬吏召諸豪入縣庭下案版籍差次甲乙推選一  
人之應令者曰甲歲滿乙代甲如律令乙捧檄而出  
無言異他日州將語公曰諸縣詐徭役者無虛日餘

姚獨無有何故公曰不使一吏預其間縣無訟矣縣  
瀕海舊有堤六十里除水患歲久圯壞民之墊於海  
者呻吟相屬也衆公舉力復之堤成而七鄉並海之  
田桑麻杭稌之饒盡復其故又有湖號燭溪疏通二  
斗門視水漲落而閉縱之灌東西五鄉田數百頃歲  
旱東鄉馱水矣而西斗門地高仰率嘗不應請改築  
如東斗門以溉旱而東鄉擅其利積十數年訟不決  
公一日行縣其至處曰一湖如許大使民求水而不  
得乎為之計工賦材撤而大之兩門相望五鄉之田  
一等受水而訟息乃即治所為樓於門上歛勅書

藏其中高明碩大為一方壯觀又斥餘材築一亭於  
大門外凡詔令當頒行者揭之亭中使知避就榜  
曰承宣云吏部案牒南渡之後水火焚漂掃地盡矣  
一時予奪吏操其柄貧無資者皆不得調公至群訴  
於庭公延之坐聽其說應文書有一驗者悉令補授  
皆無為奏立保任之法不旬月而庭無留事吏不能  
得人一錢有飛語聞公詣都堂抗言辯數不為誣用  
事者益不悅公請卽得衢久之銓法復壞會用事者  
去國再除吏部選人改授京秩而舉將有他故報罷  
去番落蹭蹬或至窮老公始建請薦負溢格者本部

以收使不盡之數移文所舉官別行改奏 詔從之  
公每得一二隸純姓名納佩囊中遇有舉將坐累或  
物故而不陞改者公出囊中所儲使自擇圖之至今  
多所成就公在三衢有婦人訟其子公械送獄徐召  
其母以微言感之而察其情母悔謝請貸翌日慮囚  
公曰汝母訴汝當抵罪又欲贖汝破械縱遣為母子  
如初有姑暱婢讒而虐其婦婦求去而姑詭詭喧訴  
不已公曰汝為人姑信讒而出其婦婦去則汝子棄  
妻汝孫失母奚為自破其家也答其婦婦逐之戒婦曰  
害汝者去矣善事其姑姑亦感悔跽謝而出邦人聞

之太息曰使君真古循吏也初王至自蜀吏入白親  
王詣州州將當避正堂須其至公曰即乘輿至何以  
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王入據館公率僚吏進  
謁退而語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  
何也復有帝姬舍即即群奴恠貴劫請州縣執辱官  
吏一即騷然公曰是亦一初王也不為動已而皆敗  
如公言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稠載而行半渡彊械  
邀取賤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  
獨亡恙公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捕繫獄論  
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

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佑除十之一備補直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湖江天下之至險以龍山外沙兩閘納東南之舟而龍山之閘廢久矣大駕駐戲塘九州四海萬里之外千艘百柁交錯其中十倍於舊一遇啓閘奮棹爭前進有擊闕傷敗之憂退虞潮波覆溺之害公於是鳩工徒疏龍山河修復舊閘啟閉出納如外沙之制一時舟楫皆便之湖人喜私釀暴吏乘之發卒圍捕囊空甑倒不遺一簪公至下令而予之期過期不改而後以文法

從事人咸公誠皆徒業無犯者吳興地汙下故有溝以走潦水而並溝之居歲久填淤或置屋其上遇甚雨則水及半扉公按尋遺跡撤屋除地復還故道水患遂除公尤通練財計屬時多故暴歛急征人不堪命公宰一縣守一州使一路不以一毫取於民按視經數設為科條凡粟帛酒茗征輸之入為圖揭之坐右杜並緣乾沒之姦羅不息無名之費貫聚沛然上下瞻足嘗因奏事論天下之財所以開歛散之術上善其言命公條其付有司立法公曰臣所言即陛下法也但當擇吏推行爾故入為太府司農出為轉



運使皆號稱職公之材見於世用蓋如此而屢困於  
讒忌不得大位以佐天子故止於劾一官任一職  
無大勲名為可惜也二十七年尚書致仕積官至左  
朝議大夫職直顯謨閣佩服三品爵文安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享年八十一公事親誠孝居喪毀瘠甚  
既塋有雙芝產墓上冢舍成遂以名之公弟思齊建  
炎初上録潜藩之舊擢吏部郎亦公持節使江右  
命甫下吏部得疾不可治公具棺衾於兵火創殘之  
中如禮而辯護喪下汴絕淮沂江僅次毗陵而嘉禾  
叛兵奄至公倉皇負匱舍一佛寺寺僧驚逃去矣公

置一榻卧喪側群盜過門睥睨不入乱定登舟而大  
盜據錢塘乃枉道趨華亭僦船舶舟為航海之計黎明  
欲解而逆風大浪不可進舟師恐而言喪舟涉海徵  
祥已見盍權厝而行公具冠笏焚香大言曰某弟思  
齊遇疾而沒自南京持旛櫬歸塋間聞盜賊跋涉水  
陸數千里而後得至此舟人以驚觸神祇為辭將使  
亡弟遺骨棄之異縣永無還理鬼神有知監余手足  
急難之故加惠存沒賜以便風歸柩先塋香火未收  
風雨浪息舟師以手加額挂席而東日亭午已次會  
稽之糟娥埭矣既還治葬送拊孤嫠擇士嫁遺二女

又奏乞隨龍恩任其婿一子未勝衣而夫公以第三子大有者為主後今為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嘗營一堂號友恭與吏部相戒為蚤退閒居對床聽兩之約堂成而吏部逝矣公因之不改飭諸子曰汝等識之行吾志公配恭人王氏前卒公命擇地於正奉之次既得卜又從旁築一塋遷祔吏部曰死而有知父母兄弟相從於地下奚羨有生之樂諸孤以明年十一月甲申奉公之匱合祔于縣之桃源鄉西嶼王恭人之墓三男長即大雅也知紹興府諸暨縣丞大猷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大定登仕郎七

女適右朝請郎樓璩左朝奉大夫太府少卿陳膏右從事郎向子遇右迪功郎洪箴餘未行孫男六人行中右迪功郎通州海門縣主簿積中得中端中稽中敏中孫女三人長許嫁進士姜域餘尚幼曾孫男揆公疏慨特達勇於為義視人急難如在己太學同舍生將論弁而抵規罰公嘆曰選補之法躋攀分寸如曳九牛一跌則墜重淵不復出矣請代君任此咎時參知政事王絢為李官聞而義之事遂已已而同舍生以上舍賜第後為顯人四明俗喜事而樂施一時為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歛塋者公為

首倡士大夫庶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公為歸紹  
興初余被讒斥徙象郡州次三衢頓郊寺治遵陸丈之  
裝公間遣別乘移具存省而果茗藥餌脣醴之餉亡  
虛日蓋過旬而後去有旨所過州發卒護送公擇五  
人之謹厚者戒曰歸日視某官書有無為殿最於是  
五人者在道途代負荷備使令如使君坐視其旁行  
次臨川授書而返嗚呼余方抵重譴旅游萬里日懷  
內溝下石之虞公亦以抗直忤宰相出守已又觸諫  
大夫之怒而獨於放臣逐客哀窮悼屈矜護織悉尚  
蒙賜於數百里之外距今二十七年得公行事論次

為書少紓懷惠不報之責而老去廢季辭不逮心懼  
不免称銘曰

士生於時有遇不遇偽鳳楚悅真龍葉悞踊貴  
履賤惟時之遭董咏筇苓而伯其曹眩於創見  
越犬吠雪敗於既厭吳牛喘月矯矯汪公絕類  
離倫名滿四海行配古人獨立介然不茹不吐  
衆醉獨醒人棄我取高明之家萬首俯趨蚊蚋  
過前視之無如孰蹈坎井擠之下石山鞠窮乎  
號之而出金堅玉潔不可磷緇律貪立懦百世  
之師權臣擅朝用國威福乃讒乃忌一斥不復

短褐練巾匹馬二童儒先哲艾間里之宗壽八十一有化無死銘以著之亘千萬祀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諱大聲字欲仲以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被疾卒當是時公之子沆右宣教郎知常州晉陵縣治有迹皆陵余所居里也塋有日沆以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葉議鳳狀公族出名氏官壽行治興卒塋之終始為書走一介請余文刻之以閱諸幽公福州侯官縣林氏曾祖仲通祖父祐考璋承事郎致仕累贈右中大夫母令人莫氏

公束髮受書英妙秀發為詞章已不類少作貢於鄉弁於太季選於禮部皆中有司之法遂收其科政和二年賜上舍出身授池州東流縣尉未赴改荆南府府學教授丁令人憂憂除除睦州州學教授方臘聚衆數萬起為亂破嚴睦陷錢塘東南大震詔遣將捕誅行次京口公馳扣軍門曰烏合之衆易與耳而可亟進無留彼見大將旗鼓以為從天而下也臘授首如公言奏改承事郎知婺州武義縣丁中大憂卒喪調温州永嘉縣丞公精練明達通知人情世務之要在武義時故參知政事孫叔詣以右文殿修撰為守

將顧謂公曰諸縣獄訟不得其平訴于州者日數十牒武義獨無有使吾屬令長皆如公可以閉閣坐嘯矣公庫歲醢黃雀供餽問為故事諸邑網捕以數萬計公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不急之務勞人害物此何為也獨不遣在永嘉攝行平陽令斷治皆自己出日肝縣庭間然無行迹於是州將又以瑞安樂清二縣累歲不決之訟屬公吏抱牘至累數榻公一覽輒得其要摘治頑校之舞法者發紆寃憤之無告者訟銘一空會建昌軍新去亂朝廷議擇守戶部尚書章誼以公名聞除知建昌軍事公至招集流亡

振飭盪壞舉軍欣願亡其寇戎之故益有能名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糧召還迂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糧就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未行改江東餼徒江西路提點刑獄公治財知取予視先後緩急為出內之各在戶部稽攷諸軍庫積贏錢數十萬在總領按尺籍核軍實杜吏謾復得贏錢數十萬于時權貴人擅事納四方之賂鬻官爵門如市矣一時向慕奔走爭先黃金白璧明珠大貝象犀錦綺奇恠之物車擊轂舟御尾相屬于水陸之道連晝夜不絕或謂公

所泣緡賤有羨盍致其餘無為獨醒也公曰吾起諸  
生擢名第歲月推迂遂躋首寺又欲以貨取耶竟無  
所獻會有告公部內葉珪作詩語涉譏謗者坐是貶  
一秩罷歸公清甚寡慾平生無嗜好居間九年築一  
第去墳墓里所晨香夜燈雖大暑大寒不廢間遇生  
初凡里俗所尚饜湯餅進卮酒為壽皆不講第燕坐  
一室追感劬勞終老如一日與人交有終始意所不  
好視公卿之貴無如也故人江端友靖康初起布衣  
登顯仕公攝平陽適寓縣境鴈蕩山中無妻無子隨  
僧蔬自給一日遇公曰端友輩獨一身老且病以後事

累公矣已而計至公匍匐馳救具棺衾治冢塋墓歛  
而還權貴人死詔起公知鎮江府謂公且召用又坐  
小法去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也主管江州太平宮累  
官左朝請大夫享年八十三娶黃氏封宜人諸孤卜  
以明年三月某甲子塋于縣文谿之寶積山子男三  
人長即沆也次洞前卒次淳右從政即新廣南西路  
經畧安撫司准備差遣孫男八人棠樂察杞模楷宗  
樞棠杞並將仕即孫女三人長適將仕即何景餘尚  
幼曾孫男女四人公塋後若干月宜人黃氏亦以壽  
終遂奉以祔銘曰

世所趨兮獨背而馳人所棄兮又悅以隨鬻珍  
鬻於越兮鼓瑟而求齊今之相者兮奉肥表獨  
立兮汗漫與期我銘其藏兮以求厥世

宋故鄒府君志新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鄒志新紹興二十三年八月丙戌感  
疾卒諸孤卜地於崇仁縣青雲鄉之河源以二十六  
年三月庚申舉君之柩以葬前期具書走介屬父友  
識其墓余紹興初被讒逐當詣象州次臨川而盜掠  
行人於高安新淦之間少留且黃寶積院當是時投  
荒萬里流落異縣獨遊窮處舍者爭席志新不鄙過

余一見傾蓋如舊且黃山水勝絕名江右余日從諸  
公上下崑谷飲酒歌呼以為笑樂志新居間侶侶然  
不動聲色危坐竟日不見頽墮之容若不可親踈者  
已而去臨川踰桂嶺趨象旋蒙恩貸滯宿田里志新  
千里命駕訪問生死握手道舊故過旬而校返問遺  
之書籍二十年累數百紙父要如一日嗚呼逝矣諸  
孤謂不朽之託宜見於余文乃叙而銘之志新諱陶  
姓鄒氏宜黃縣人志新其字也魯祖務本不仕祖齊  
宣義即致仕父餘承議即守侍御史侍御當建中靖  
國時歷三院御史以抗直敢言稱天下蔡京當國斥

守南安軍遇疾以沒侍御僚貧不治生產既沒無田廬以歸志新燕介有父風晝躬耕夜讀書雖鄰里莫見其面始余見之寒暄相接似不能言者既而即父論說古今劇談世事所以設施先後緩急之方甚可聽而誦湮自晦不顧人之知人亦無知者以耕以養遂豐其家清淨寡慾恭儉好禮布衣蔬食不改於舊鬻書數千卷迎師教子揮金發粟無所計惜春秋二稅先期輸之無一吏扣門州刺史縣大夫皆曰卸君蓋處士之賢者多尊異之年六十九妻吳氏有賢操通議大夫思之女生七男子曰宗暮以文學知名嘗

一試禮部有辛蚤世曰宗嘉承卽即監潮州潮陽縣鹽稅曰宗悅曰宗臯曰宗定曰宗釗曰宗諤皆以學行世其家宗臯亦前卒七女子涂中勝許世緯侯崑李佩弦鄧顛伍誥饒行周其婿也孫男十三人亦卿子卿巨卿春卿仲卿顏卿夏卿益卿鴻卿端卿君卿慈卿斌卿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五人余自嶺表還過臨州念志新嘗振余於羈寓困絕之中枉道二百里過其家志新出陳瑩中卸志完江民表徃還書帖數函示余三公者與侍御同時言事者得罪者也書詞大抵悼侍御之亡而喜志新為之後又有會稽楊煒



嘗移書牘詣鄉人之輔政亡狀者後十五年熈令黃  
巖屢治凶惡無所貸怨家得其書蓋以詆時相之語  
錄本訟於朝時相大怒逮繫庭尉獄論為城旦投之  
海隲選吏部送徒步千餘里卧臨川客却中不能與  
志新適見之舛致其家置酒具飯出白金以贖熈驚  
謝感泣而去志新性不容常人而遇放臣逐客獨厚  
如此宜其窮至於老死而不遇也銘曰

嗚呼志新韞櫝之珍高節邁倫孤標絕塵不緇  
不磷以貴愛其身而裕其後人視此振振以考

余文

宋故郟府君志南墓誌銘

君諱陔字志南故承議郎守侍御史諱余之子故宣  
義郎致仕諱齊之孫撫州宜黃縣人也侍御指館舍  
時志南尚幼從師授經不待程督已能感厲自奮於  
學既冠學成屢試有司輒不售撫卷而嘆曰吾屈首  
受書為五斗米耳况忍窮耐老望望而未可得耶孰  
如治田不用積功次可一奮而取二千石於是築室  
及耕不數年貲聚沛然遂至千金顧謂二子曰吾讀  
書屬文詞不落人後而貧篋無贏囊之蓄當是時州  
縣三舍選補之法銖稱寸累俟以歲月然後可冀一

名於鄉大夫之書則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以故忍而就此今有塋廬以舍汝有田園以飲汝汝曹勉讀文書無落吾事已乃闢屋數楹聚書其中招聘名儒為師而二子者彬彬焉為一鄉秀出之士志南慷慨有氣節喜振人之急有販夫者奴輩利其財刺之不殊宛轉卧道上志南見而載與歸館之舍傍具湯液分食飲旦旦撫之俟其復甦遣而去族人客遠方得疾死貧不能歸志南羸糧往赴之擁護老幼持喪而還其勇於為義蓋天性也資沉默落落少所諧交合則歡然無間為有終始晚喜作詩有所感寓則琢為

句以韻次之為行歌坐嘯之適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卒于家享年六十二夫人楊氏先君十四日卒生二男子曰禁曰埜卜以二十六年某月某甲子合塋於縣某鄉某之原以左奉議郎洪州州學教授戴節性之狀來謁銘於余余頃寓宜黃曹山佛舍而邑之賢士大夫與志南兄弟父子志新次魏皆從余游更二十年而死者蓋十八九始余哭次魏而銘之後八年又哭志新而銘之今又哭志南噫死生壽夭相去幾何惟善人君子為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迺為之銘銘曰

辭辭卸宗自姬出以儒名家望南國維命之疇  
不配德筮日諏龜考君室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銘

宋故資政殿大學士王公墓誌銘

乾道元年六月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病不  
能朝上書致其事 天子曰嘻予舊學之臣也遣中  
貴人挾大鑿診視出上方名劑馳賜問安否絡繹于  
道越四日復請曰臣犬馬之疾浸革自度不復任  
陛下政事矣頓乞骸骨以終大賜 上惻然始許致  
仕翌日癸未公訃聞 兩宮震悼輟視朝賻金帛加  
等賜龍腦香水銀以歛又 詔太常撰日有司除道

將臨其喪諸孤奏言先臣治命蒙國厚恩又備將帥  
誓將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而大期奄至得卧家  
簣以沒不敢屈帝尊臨奠之禮諸子具奏懇辭得請  
而後已上益哀其志贈公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  
大夫進其子景辰秩一等官具子孫七人親御宸  
筆賜謚恭簡敕使者典塋事喪舟所過州縣發吏卒  
護送所以隱卒崇終賻恤有物褒贈有告節惠有謚  
平生始終大節合而志之表之墓道有碑有銘恩賚  
先寵極於哀榮可謂盛矣公諱剛中字時亨姓王氏  
其先信州弋陽縣人後徙饒州之樂平皇曾祖誠太

子太保妣汪氏新與郡夫人皇祖翰贈太子太傅妣  
彭氏高平郡夫人皇考憲贈太子少師妣吳氏齊安  
郡夫人徐氏江華郡夫人少師公英毅有大志常曰  
世間事多不如人意惟教子起家可以大其門至是  
公得位處顯番陽王氏為宋巨室公博覽疆訃文章  
長於議論傳經據古不為空言紹興十五年發策殿  
中擢第二名實暴發自天子至大臣皆論以為國  
器授文林郎奉國軍節度推官有花樹湖溉田數百  
頃歲久湮沒常苦旱公率並湖之民疏治之復其故  
歲以大稔州民德之為公生立祠湖上秩滿改左宣  
島

義郎故事當召試館職宰相怒公不詣已授洪州州  
學教授公不屑意待次里中治一室取舊書讀之榜  
曰應齋賦千餘言所謂應者不居人先不為事始履  
常蹈素與物推移如撞千石鐘大扣大鳴小扣小鳴  
如對百鍊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其大不朶而小不  
辱其來不拒而去不追乘流遇坎任運而已以是名  
應實信踐之二十六年召見談治道中 上意擢祕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今天子為普安郡王又  
兼王府教授每侍講席極諫古今治亂與壞得失之  
故君子小人賢佞忠邪之辯所以起導聰明有諷議

切廟之益除起居舍人陞起居郎編脩 神宗皇帝  
寶訓書成遷左奉議郎磨勳轉左承議郎除中書舍  
人賜三品服公入謝疏言禦戎最今日先務之急夷  
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敵國之強弱盍  
先自治考練文武之材以擇將帥揀汰冗食之卒以  
蒐戰士積穀以實邊儲節用以備器械加戒數年國  
勢富疆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帝彼犯邊則為  
唐太宗伸縮在我不亦善乎 上聽其言會西蜀謀帥  
大臣以蜀方備胡宜得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  
上曰無以逾王某矣進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制

置四川知成都府事御便殿臨遣錫膠帶象笏寵其  
行賜親札所以眷顧拊存恩禮甚渥進敷文閣直學  
士當是時也大將吳璘累官闕至師其下姚仲王彥  
之儔亦建節旄麗臣宿將矜功負貴雄視一方異時  
守帥以文令則玩於柔而將吏驕蹇不用命以武競  
則窒於暴而上下相眈伺不得其情故人為難惟公  
檢身以法示人以禮內撫四路外鎮三邊上自大將  
下至裨佐開心見誠不事聲章不立崖塹馭軍戢吏  
恩威並行間遇邊遽羽檄紛然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虜騎度散閔人情洵悖公跨一馬日馳百里抵仙人

原吳璘大驚公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  
卧又遣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胡馬退舍方  
議捷奏公喟然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  
吾何有焉燾喏曰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君公大度過  
人遠矣已乃差擇軍中將士為衆所推者上之朝備  
統帥之選蜀中人物如林一時名人勝士與幕府參  
佐之賢密疏以聞充部使者州刺史之任所臨有聲  
皆號稱職於是百官趨前萬兵擁後蠻蜒夷獠小夫  
賤隸近在肘腋間遠至數千里外目使頤指翕然響  
應無一辭怨議真所謂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也州

城缺壞凡可踰者三十餘處公周視太息曰事孰有  
急於此者即日飭吏屬起羨卒具饌糧蓄財用俾圖  
庀工立表受事計日而成民不知勞高墉巨壁周若  
千里堅壯可支十世諸軍漆遣使臣千餘輩有困絕  
不能自存者公曰使之執兵冒白刃於少壯之年而  
斥棄於既老之後非朝廷意悉召詣府猶有馳射可  
備戰守者復其祿秩奏用禁軍缺額糧廩之具罷廢  
不堪事則給義倉米遂無失所者威茂淑瀘四川地  
接西南夷邊吏貪功夷人不堪則屯聚而為寇公始  
下令敢有妄動挑發爭端者斬以徇自是兩地晏然

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四路權酷歲課不登者五十萬  
監吏無能否皆不能辦徒空文耳公奏除之夔路例  
給鹽充雜本官吏並緣所給財十之二忠州太守楊  
光疑知其故令官自鬻鹽得錢雜買不以累民忠人  
太悅公推其法於一路至今人蒙其利成都萬歲池  
廣袤千里溉三鄉之田皆為沃壤積久填淤公集三  
鄉夫共疏之累土為巨防表以石柱植榆柳其上州  
人指曰吾公之且崇也府學禮殿東漢與平中所營  
最為舊物崇寧中推行三舍法又建新學連甍接棟  
幾至萬礎遭時多故生師之廬日入於壞公屬九縣

修復之蜀之父兄欲進子弟於學者爭出錢以佐財  
費輪奐一新舊復其舊又命工葺諸葛武侯張文定  
公祠廟作而新之具牲醴率州之賓屬拜焉地有黃  
巢墓松楸<sub>延</sub>袤樵蘇不敢犯公曰巢出潼關轉寇陳  
蔡遇朱全忠李克用之兵連戰大敗挺身東走至秦  
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函其首獻於朝安得墓  
在此命夷之妖人王思聰挾女巫蓄一蛇晝夜聚男  
女為妖公曰左道惑衆亂之萌也命殺蛇黥思聰徙  
之遠方而境內淫巫為妖妄者皆逆自戢蜀人繪公  
像於文翁張文定之次置別室祠事之謂公視二人

為無愧也 天子受內禪恩遷左朝請郎又以宮印  
之舊進左朝奉大夫召赴行在於是公帥蜀三年矣  
西蜀自劉旻王均李順之亂姦訛朋興衆心危懼日  
三四驚無寧居者時有馬正惠文潞公張定公隨事鎮  
撫皆以功名著稱天下建炎以來北朝擁衆數萬窺  
蜀朝廷宿重名扼劍門之險積三十年師老財匱非  
君曩時群盜竊發嘯聚烏合可以應手撲滅而定也  
公挺一身以折千里之衝護諸將以撫三軍之衆禁  
戢姦盜護養貧弱內外斬斬不聞疾步急呼軍食歲  
為米百萬石為錢二十萬緡而猶有調發不時之須



公為更閱欽法請給度牒以貸倉猝急征暴斂之患  
有旨下階成岷鳳四州刺丁壯為兵群言藉藉以為  
憂公建五害奏罷之免符下而歡呼之聲震山谷其規  
摹宏大垂裕愆遠與前後數公相望百年如出一手  
比公去蜀父老填道遮留不得去既去有追路數百  
里而後還者尋具奏以足疾不良於行請祠甚懇得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次番陽營一園植巨竹數  
千挺挑數百本環之號竹塢謂人曰上恩許躋均  
勞實終焉之計也會胡馬南牧兩淮震擾有旨促召  
日一再至公聞命單馬入見上問戰守之策公曰

靖康國破二聖北還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  
地皆兵將不任誰與戰靖康嘗防河矣建炎又防江  
矣而虜騎長驅超邑越都如踐無人之境誰與守且  
當匿瑕忍垢與之通和得歲月之頃選將屬兵堅城  
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戰則有搴旗斬將之功守則  
有金城湯池之固矣上曰善除翰林學士公避祖諱  
辭不受命改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上  
為鹵簿使一日上御內殿召公命坐賜茶詢當世之  
務以 上即政之初求治太銳對曰道遠當馴致事  
大難速成高帝王漢中僻陋之國人知畏楚矣獨范

增知有戒楚之意勾踐棲會稽一島之上人知事矣獨伍員知有報吳之役陛下坐薪嘗膽欲刷四夷之耻萬分未得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矣所以陳先後緩急之方甚辯已而使人自虜中得其要領還報除公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當乾道元年進同知樞密院事公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又奏疏論四事一曰開屯田漢趙克國建屯田十二利以破滅先零為萬世法本朝太宗皇帝用何承矩為屯田制置使墾闢曠土千倉萬箱充滿塞下無餽師勞民之費

而出入守望帶刀佩劍有扞邊固圉之實功效卓殊具載國史可舉而行二曰省浮費國有財用非天生非地不養非人不長收之有時取之有數止於是矣而不急之務無名之費蠹耗殆盡主計之臣取其臨時趣了目前所以待未然者夷狄賊盜之虞水旱疫厲之變無尺帛斗粟一金之蓄可謂寒心矣三曰舉材武以備將帥之才不可一途而取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術數或典於屠販樊噲灌嬰是也或起於盜賊彭越黥布是也而豪悍絕人之姿如周處戴淵之儔亦出於閭里惡少天下有道狙詐作使旁招

廣攬羅而致之為王牙爪則兵勢張矣四曰汰冗兵以練精銳兵有正兵有奇兵有伏兵馬有上駟有中駟有下駟為將者必有奇材劔客拔石超距之倫以一勇當百以一技當千譬之求金於沙歛而揚之精則無遺金沙礫棄不歸矣上曰天下名言也嗚呼自公帥蜀聲號顯融震耀四海天子召歸東國柄於本兵之地公亦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國貧矣開屯田節浮費可以復富國蹙矣舉材武汰冗兵可以復疆得時得位次第罷行欲以大勲勞光輔中央功施社稷追配管蕭於千載之下而天不假齡得疾不可

治可以慟哭流涕為天下惜者也享年六十三爵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娶吳氏胤青光祿大夫某之孫前卒贈樂平郡夫人三男子序辰右朝奉郎通判江州昭辰右宣教郎通判文州景辰右承奉郎皆以文學行義世其家四女長適舒州通判史庭俊之子楮次許嫁知樞密院葉義問之子端臣餘在室孫男二人晉老元老並右承務郎女孫二人公幼學無師受業於兄軍器監丞必中者天才超鶩一日千里不數年齊名號二王相繼及進士第而公被遇太上皇踐臺省登侍從擢帥兩川

禮遇恩顧諸臣莫敢望它日監丞賜對上曰蜀人以  
卿弟可繼張詠朕不復西顧矣比進直學士制詞有  
嘉而舉職信我知人述上語也 今皇帝踐祚推選  
舊德比公其盤典司密命倚為柱石昔曹參相齊齊  
國大治其後所以治齊者治天下號稱賢相公之治  
蜀大功數十度越古今以所以治蜀者相天子必有  
以驚世絕類而百不一試費志以沒命矣夫前薨一  
夕有大星隕于復廬之側里人望而驚焉諸孤以某  
年某月某甲子奉公之柩葬于縣永善鄉石榴峯車  
馬原上公所自卜也故事宰執得建刹先墓以薦其

福公表請如今賜名教忠美報禪院去少師墓若干  
步公亦在少師之次指地一穴曰它日從先公於此  
至是諸孤奉宿誠併舉樂平即夫人以祔公志大論  
高尚名節生平慕范忠宣為人疏財好義解衣推食  
振人之急無秋毫計惜買田千畝為義莊館三族之  
無歸者既與政請以范公約束著為令俾子孫世守  
之如口分世業之法又築室為家塾延賓師具糧糗  
凡族子之勝衣者皆進於學遇 郊祀恩任兄弟之  
子自為布衣至公卿無它嗜好官閑吏退以讀書著  
文為樂有易說春秋通義仙源聖記經史辨疑漢唐

史評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應齊筆錄續成  
都記凡百餘卷藏於家某授老歸田竊睹公姓名於  
除目之上聰想風采於縉紳士大夫之論以不及見  
公為恨公門人左奉議即知果州趙不拙狀公世次  
官壽治行勞烈與卒葬年月日為書屬予曰大資公  
每讀公文喜而稱善而墓碑無辭以刻諸孤勤勤貌  
貌欲得公銘為不朽之託其勿辭銘曰

一弛一張文武二道文玩於柔武窒於暴惟皇  
作極處此兩間仁綏義克勢如循環或用武斷  
律貪立懦奮髯抵几變齊俗緩或用柔理勿庸

攫之手摩撫之慈惠之師不主故常綠督而動  
如持一鉢權以輕重蹇蹇生公獨步帝纒振迅  
一鳴搏風戾天允武允文備道全美左之右之  
惟君子使入侍詞垣大筆如掾出擁戎旌長劍  
倚天帶甲十萬如圖擒虎折箠驅之安若兒女  
三邊晏然烽燧息猷遁禽迹不見一跡乃作  
泮水如泗如沂投戈講藝橫槩賦詩乃駕西郊  
褰帷問俗男耕女桑賣刀買犢文修武鬯不茹  
不吐畏而愛之如祉如怒高勳鴻烈暴耀一時  
繡裳赤舄以俟公歸進陟五兵承輔樞極嗚呼

噫嘻魯不煖席山頽木壞遂喪國寶珍瘁之悲  
不遺一老天子震驚爰及卿士當饋與嗟一鑑  
亡矣隱卒崇終恩禮之隆祖門贈隧靈車崇崇  
有誅有銘有誥有謚大書特書又將又史傳信  
萬世茲謂不朽雖死不亡繫公之壽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  
棄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崩海死者追貶禁嗣子孫  
不用赦除以示未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第為  
四等立石朝堂號姦黨碑嗟呼立法本以便民當適

變通之宜樂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修  
怨建為紹述脇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  
一言議令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  
沮壞先烈入元祐黨以故士大夫避讒畏禍便文自  
免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愴佞中傷文致疑似  
為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人擁騎數萬長  
驅河朔直犯京闕于時臺諫爭請和戎以備倉猝不  
測之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  
幸起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二帝  
蒙塵中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

揚移蹕臨安國步阨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  
紹述之利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  
散至于老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  
自河東來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  
北劉家寺遣使請 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  
翰林學士為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以  
抵粘罕帳中或折以義禮或諭以順逆禍福甚辯凡  
四反粘罕始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桌以執政  
宗室代行粘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  
桌始遣李若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 淵聖幸青城

予三鎮外又割河中府十數萬州粘罕置酒端誠殿  
面約土地人民還南宋盡歛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  
罷 淵聖還內而富室大家占各寶貨莫肯赴國家  
之急虜中移書 皇帝卜日再會何桌入見請行群  
臣力爭謂金銀不厭其意故邀 天子為賁且云卜  
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諾  
朝 淵聖再幸青城群胡有獻計者曰天子弗取及  
受其咎廢立之義蓋起於此矣於是宰執侍從中貴  
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不相聞逾月張邦昌  
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

數從官於政地日請延和殿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  
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  
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上皇自濟州至登  
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兵事者為偽命入之  
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青授寧江軍節度副使  
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論徽宗皇帝北  
遷公與孫傅送虜檄一人之數身徙韶州公既就道  
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寃仍引少保高世則戶部侍郎  
王僕等十數公為證朝廷下其問驗實如章其年  
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言者終不置也

嗚呼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朋其先吳興人  
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也曾祖延正祖  
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四年進士甲科  
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鄭公達夫知樞  
密院張公賔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少卿直祕閣知  
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人朱氏公為兒  
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言操筆為文不  
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一年升內舍二  
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廷中徽宗皇  
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第一人適與



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具倫也名實混矣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鄉事奏事殿上上顧見公謂正奉曰儔少年耳草數千言文詞瞻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卿可謂善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祕書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且召試矣公自以起於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舍親天子為知己而大臣憖公不附已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奏斥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二年丁正奉公憂憂除除先

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宮進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告入對輔臣有詞垣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公秉一炬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寵除吏部尚書朝士聞之曰宰相以己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自曲江還次臨川聞疎山老僧善清者以禪學知名枉道造其廬見之曰此身一墮世網纔脫兵火中又落矣方瘴癘之地吾知其無以死矣願聞第一義莫有以善吾死也清欣然肯之它日聽清語若有契於心者遂從之不去予時亦被罪奏臨川道夜抵其居握手相勞苦且問所以相淹留之故公曰心跡之辯固不敢望於世之君子而讒愬朋與變亂事實吠聲之衆併為一談雖家置一喙終日號鳴大叱誰復見者惟有回心向道歸依佛僧捨舊圖新以卒餘齒而兄弟

妻孥之在吳中者亦撥棄不擬道矣公又曰虜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詬怒拘留軍中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從去邦昌既以僭悖誅死而允迪大節且見褒顯以王黼客遂不歸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除名籍竄斥嶺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尚書右丞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省梅執禮為首後檜論功誦言於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且藁囊贈亦以黼客置不問虜人欲以劫寨覆我軍結于都欲滅我

國歸咎 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建此議誤社  
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群臣偶以一肯挂  
吏議至終不齒既以為功功同有不賞者既以為罪  
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於愛憎東西黑白變  
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佛燈熒熒相視喟嘆危  
坐竟夕達曉遂別公兄儼字謙仲孝友過人嘗為敕  
令所刑定官自公去國亦棄官不仕徙寓華亭築屋  
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連遣數夫抵臨  
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跨其上以便往  
來幼弟俱宦游四 代期至則從傍僦舍以俟四人

者集處一堂一味之耳未嘗獨享兄先弟從如堦如  
麓舉熙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公杜門卻掃晨  
起誦佛書退舍讀傳記著詩文又十年田園之入不  
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澹自足  
未嘗營一毛頭之利弟俱卧一崑山丞舍公馳小舟  
冒大暑徃省財過旬公亦遇疾而歸卧起如常日無  
甚苦忽一旦自與於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其子  
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瞻望  
出涕真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月十  
五日也享年七十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六集十

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道教科儀三卷方外三集三卷辯誣證誤錄一卷藏於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趣逆得之仲弟侶蚤世太淑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過太淑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首以名聞命下太淑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同舍生劉時善時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廷唱中首選時踧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冤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也淑人既沒公自為文識

其事內之曠中葬湖州長興縣嘉瑞鄉大塢之原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即蚤卒曰同能傳父學嘗効張籍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純次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宜教即白仲言右文林郎董鄰右從事即張濤右迪功即徐璞男曰岐曰道曾孫男女二人其孤同等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屬予銘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踞踞群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褰旒一睹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騫鷗舉歷井捫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聲震

海寓亟踐杲路徑躋卅府蟲篆鳥跡汗簡編蒲  
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  
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  
汝言代予思如湧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意欠  
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塗大厦遽顛一柱莫扶  
漢厄三七炎正中地兩地吳戎雲擾糜沸將相  
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間處  
待終而已遇疾不藥但飭後事笑言未卒扶坐  
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  
銘以著之歛于世世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墓誌

建炎中端明殿學士胡公茂老卜居常州且與縣斥  
埽地數十畝葺除灌葑為臺六楹瞰荆溪而諸山植竹  
樹環之號橫山堂予歲一過或再過與微猷待制董  
公令生同載以俱公治具為十日之留率以為常其  
後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公端有自無為守代歸  
寓華藏佛舍又相與為四人集處一堂之上飲酒賦  
詩間作長短句紀一時之事相得歡甚已而端質守  
徽州領漕漕帥臨安移牧稽總數年倦而歸茂老蓋  
棺已久矣端質度地縣治之南築一第疏園沼觀我

盛具出聲伎追講橫山故事樂飲連夕而後去居無  
幾令升以病廢而端質亦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公  
之子右宣教郎知信州貴谿縣不愚過余泣曰先君  
被遇 光堯太上皇帝位於朝光顯矣宜得公文以  
閱諸幽予辭不獲遂序而銘之公諱士彰字端質  
太宗皇帝四世孫曾祖允寧信安郡王謚僖簡祖宗  
諤開府儀同三司贈王考仲雜廉州刺史贈開府儀  
司三司妣劉氏溫國夫人王氏嘉國夫人公紹聖初  
賜今名授右班殿直兩遇恩迁右侍禁政和初以胄  
子習樂武試廷中進忠訓郎授京畿監牧司准備差

使宣和元年試上舍試出身換授奉承郎特轉宣教  
郎差充開德府司儀曹事公帝王之胄生於呂邸所  
見惟華榱刻楠金玉綺繡之玩所聞惟撞鍾考鼓吹  
竹彈絲之音所享惟華簪大蓋鼎戴玉食之奉而性  
冲淡無所嗜独好書治筆硯如素習 徽宗皇帝立  
宗李建官師復三舍選補之法公群試有司裒然出  
其上遂取其科而精練博達長於吏道從事一州亦  
著名迹無出其右者轉宣教郎通判嵐州歲滿轉奉  
議郎通判淄州靖康時東州盜起千百人為聚不可  
勝數劇賊李成擁萬衆薄城下會守將秩滿不受代

稱疾解去公攝州事盡集丁壯分守四壁公舍城上與之同卧起凡四十九日成食盡使穷按柵而去於是四境之外城郭皆為丘墟而淄州之城巋然独立恙欽宗受內禪恩迁承議郎太上皇踐祚再迁朝奉郎知吳國軍未行改差永州又改滁州知廣德軍未赴改知無為軍虜騎退舍群盜竊發無為官使聯民伍立堡寨推選衆所畏信者為屯長以扞衛一方號義社久之社中人怙衆侵暴閭里為患公至罷之籍取噐甲悉上送官發常平粟計口給貸俾墾廢田歸廛市復衆商之業盜據合肥詔許摧寄巢縣為

州治守帥武人貪冒黷貨倍斂百出人不堪命至是剋復帥司还合肥舊治去矣公上書請巢还隸本軍如故帥愠怒至切齒而巢人始獲蘇息代期至率軍士民列功狀十數條請留擢知徽州未行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瀕江之地霜降水落為平陸春漲則與江漫為一經界官吏籍為田數百頃加賦為進取計承平時負國之家連甍接棟比屋相望建炎兵亂焚蕩為茨棘瓦礫之場官軍分占為營屯而故家輸二稅如故公皆奏除之移兩浙路轉運判官奏事稱旨加直祕閣知臨安府公因入謝奏言乘輿東迁臨

安為天下舟車冠蓋之會臣以一尹宣布上恩地大物衆獄市紛然固非家至戶到所能辦而惡少無賴為盜為姦伏罰久矣譬之立苗鋤害稼者則嘉穀生植矣譬之牧羊去敗群者則善類蕃矣臣籍記凶頑得六十名令徙之遠方巢穴一空則一方赤子不待旦且拊之皆得其所矣上從之于一府翕然稱治公累任郿寄于兵戈搶攘倣擾之中更事多矣至是臨涖天府剗治盤錯如割鷄然上方向意用公會秦丞相欲進曹泳除公直敷文閣知紹興府是歲紹興二十四年也累轉左朝議大夫歲飢米價翔貴公開

倉賑給自癘老幼弱男子婦人分日異處皆有法終歲無流連餓死者有旨修奉嚴宮事叢費巨凡土木石瓦之費人徒工價之數髹漆丹雘之飾不屬一吏皆自手出計日而成奏功進直龍圖閣秦檜死則罷去磨勘左中奉大夫賜服金紫公精悍有智畧事無劇易唾手立就治財得開闔歛散之術馭吏如束濕治軍嚴而有恩令行禁止秋毫不犯愛民如子簡節而疎目時有遺漏不切寃之自浙漕帥臨安陳便宜多事上意兩賜良馬鞍韉象簡之屬以示大用會秦檜欲進所厚善易地為會稽而上顧公益厚遂進龍



圖閣比檜死又坐檜奪職而廢命矣以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六元配王氏敷武郎誼之女繼室克氏右朝奉郎友直之女皆封令人二男子即長不愚也不同左奉議郎知平江府常熟縣先公六年卒二女長適右支林郎新南劍州軍事推官路楠次適右從政郎新表州宜春縣丞王渙孫男五人曰善登右迪功郎新宜州太平縣尉曰善登仕郎善斧將仕郎次二人尚幼孫女二人不愚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柩合祔于宜興縣永豐鄉黃墅令人克氏之墓慷慨有氣節尤勇於為義李誼帥淮西得疾暴亡囊無一錢之蓄公聞訃出橐金具棺歛已又計葬送之費與凡道路所須擇吏卒之謹信者則其行比及窆封無一乏事遇如祀恩奏任二猶子善善皆將仕郎公善論善抵掌劇談䟽通詳練皆人情世務之要上方親覽求人如不及使公得位得時盡行平日之言必以大功名聞於世天不假年遂賚恨以沒為可惜也銘曰

蘭殿兮儲祥桂堂發聞兮高驤老幹參天兮四  
十圍之強擁千騎兮東方縣令負弩兮斧繡光  
金莖承露兮一氣旁曳長裾兮參翺翔視天尺

五方富貴方將忽稅不駕方去堂堂蘭摧桂折  
方天墮霜蔽蒂勿剪方所憇崇生雖有終方其  
存者長書以余辭方刻示茫茫

宋故左迪功郎許府君墓誌銘

無錫許氏有通直郎贈朝請大夫諱希道者以耆儒  
宿學忠信樸茂名一鄉善士生四子共傳一經世其  
家皆中進士選而長子德之最知名少年策上第所  
蒞以材能稱 太上皇召見擢尚書郎太常少卿直  
顯謨閣為州刺史既沒崇寧軍節度使葉夏得銘其  
葬曰侗之左承議郎曰行之左奉議郎而迪功府君

其季也諱伸字懿叔中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於是父  
子兄弟五人皆以儒季占仕籍文行彬彬賢臨一時  
而無錫許氏於今為望族君生十歲喪母哭泣思慕  
已如成人好書嗜季亦不類童子文詞敏贍操筆書  
紙立就退視它生方屬藁作躡嚙狀君從旁口占授  
人人如其意所出年十七偕季子數千百人群至于  
有司遂占殊等選升禮部試不合會鄉州推行三舍  
法君居間裒然角出其上時叅知政事沈與求為教  
官特喜公文選寘前列為諸生領袖且曰文如許君  
乃可望此靖康建炎之亂轉徙兵間至紹興中始解

進士褐授左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久之却使者  
檄君權主秀州華亭縣簿華亭秋苗米在上供經數  
中積歲侵盜率移用常平米代輸而歛耒歲之入償  
之相踵為故常一日主管官林衡按視倉庾縣令趙  
伯琥悉推故所授秋苗補還常平之貸衡嘗為華亭  
而知其故尽扃鐫緘封付掌吏者而轉運使遣吏卒  
連百餘艘起發上供漕之錢塘已次境內伯琥窮不  
知所出即日檄主簿攝縣事脫身詣府飾群胥持漕  
檄視君當貸常平粟如故事又嗾網兵持梃驅迫掌  
吏群噪庾中不可耐遂相與破鑰發廩授之粟已去

而後告君始矍然悟代庖之語伯琥還上書告君擅  
發倉廩之罪衡得其情併劾伯琥與君俱罷而轉運  
使材伯琥之為援之復畱故君獨以罪免衆怒不平  
勉君訟于朝君曰忍窮耐老自吾分臧倉何預焉卒  
不辯衡聞伯琥之復也檄追貸粟益急無幾何尚書  
免符下凡平常前貸勿追君笑曰吾得罪且也嗟夫  
小官待遠次攝尺寸之柄以紓旦莫之急而同寮嫁  
禍遂與鹽官併失之世路如此可畏哉君既罷歸杜  
門屏處益取舊書讀之至會心處則欣對移日雖萬  
鍾之祿千金之富不能絕也間從常所往來賦詩飲

酒佐一歡之適再調婺州浦江尉非其好也以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被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一曾祖至不仕祖旦贈承事郎父大夫公也母衣氏繼母施氏並封宜人妻衣氏四男子鑄鐸鏗鏗鑄累礼部亦以文孝知名四女進士周綱衣裒其壻也一季佛為比丘尼一在室孫男女曾孫男女各二人諸孤卜以其年十二月癸未葬縣之楊名鄉謝塹原上君少時以材氣自負慨然欲一奮以自表見於世晚得一官坐席未煖遂陷不測因嘆曰古人不肯為五斗米見鄉里小兒殆謂此耶自是浮沉里閭間不復有進取意

政和中余與少常同在臺省知君而未識也君沒後其子鑄惠然過余以文為贄詞義卓然三讀嘆驚已乃出君之內弟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軍府事施垓之狀來請銘余曰君雖不遇以死而有子嗣守家孝追取故物以大君之門者其在鑄矣遂不辭而與為銘銘曰

生林林兮萬形空中如鴻毛兮遇風上高飛兮百雉之墉下漂壘兮環堵之宮繫所託之固然兮山苗與澗松絝澠絠或以封兮繫其逢嗚呼懿叔兮銘以哀之詔無窮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宋故國子博士惠公墓誌

吾州宜興縣湖沃山中有隱君子惠公彥達享年八十五以德齒之尊號里長者予與公弟彥光朝議同時擢名第又與公猶子勝仲敷中同朝為御史寅緣得從公游公沉毅有哇吟寡言笑不佞不求犯而比較以為常德故人無愚良貴賤皆敬憚之有一子中年得感疾遂廢三孫未勝衣公招聘師儒導之學既冠昏疑疑自立有聞于時曰矚用朝議公奏任卒官

右通直郎曰迪曰哲相繼中進士第迪字楸吉尤知名三任中都官至國子博士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不幸得疾不可治嗚呼悲夫楸吉少年時治一室讀書其中予過焉賦小詩屬之楸吉和答有小屋牽蘿補高軒偃蓋過之句予讀之嘆驚此竒作也已而受其贄疊疊數千言筆勢瀾翻如行雲流水從字順無琢肝腎捩頰鬣艱難辛苦之態予三復其言加之數年歛華撫實必以大手筆擅天下既取科第名聞燁然為學官國子師行踐要途為世用一旦溘然正晝而殞訃驚呼失聲既葬而追傷不已乃為文

表墓上楸吉三薦至禮部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揚州高郵縣主簿未赴近臣以其文行薦於朝召見差充臨安府府學教授歲滿升左從政郎<sup>大</sup>理司直<sup>兼</sup>廉主簿用舉者改左宣教郎除國子博士楸吉在大理時上書言畫一之法守之如金石行之如四時所以使吾人遷善遠罪徙義修慝之道也而本寺一司勅外又有申明比附斷例之屬無一定之制老姦宿賊以獄為市輕重高下皆出其手正條不可則入之申明申明不可則入之比附比附不可則入之斷例有司雖知其非屬已著之申<sup>甲</sup>令無

如之何矣臣以謂一司勅令本寺正條而申明比附斷例等皆一時旨揮宜詔勅令所應本寺諸條格刊條筆削合為一書頒之有司專一奉行使老吏不得措其姦百姓知所避就天下幸甚楸吉又因漏洩獄情一事開封府條令罪至徒流而大理法止於笞杖不同如此廷尉天下之平京師首善四方萬里之所歸赴而一罪有二法若此類皆合刊正定于一者也

在國子時當轉對奏言慶曆中樞密副使韓琦疏言西戎屢乘戰勝輒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所獲者實利所屈者虛名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

倦彼若背德我則攻守有備此和策之得也今陛下兼愛南北之民屈已扣戎韓琦所論正今日事臣聞脩邊莫大於擇帥莫先於久任天下之事固難為於倉猝之時必定於閒暇之日亦難辦於暫用之人必成於久任練達之士藝祖皇帝命將守邊如郭進之在山西何繼筠之在無棣董遵誨之在通遠皆久其官而責其成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終太祖太宗之世咸以功名始終書之國史今日兩淮荆襄控制南北宜擇文武兼資如仁宗用韓琦范仲淹之賢既得其人又當如藝祖任郭



進之流久於其任昔東晉時劉洪據荆襄上流課農桑省刑罰專督江漢威行南服陶侃繼之四十一年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路不拾遺蓋侃即洪所辟置而洪又羊祜所知三人者相繼而荆襄利害得於習知之素故其成效章章如此使其暫去暫來雖方叔召虎不能為矣 上稱善下其書方議除官已不及矣 捫吉自幼學已卓越有大志不專治舉子業自六籍百氏之書與太史公記無不讀文詞辯麗詩律高雅亦無不工而靖深端默專務晦藏不表襮以特聲名兩任師儒之官而有籍於學者朝去暮來如寄客

捫吉據一席誦說有法督責課試無虛日諸生靡然向化不敢嬉宕彬彬有可觀者士風頽靡文氣骯髒千人一律捫吉因考禮部試不專用有司尺度或守朴學不事空言不徇時好以授人耳目皆被收採於是老於文學屢試不售者皆在選中時稱得人尤工言治道不為甚高難行之論陳獻便宜酌古御今皆合人情世務之要棘寺錄罪人之橐積累至若干則輸之內帑主簿例合分受捫吉棄弗取其屬志又如此使天假之齡發明利器措諸事業則高文大冊可施諸朝廷頌詩樂歌可薦諸郊廟垂法立憲必能使

三尺之書如持衡天下無冤民而刑可錯橐弓戢戈  
必能使兩地生靈保首領以終天年而兵可寢噫天  
之降才豈偶然耶豈人之委曲周旋輔成其天者不  
至耶胡奪之遽而使中道夭耶享年五十四以乾道  
三年七月丁酉卒曾祖智贈右正議大夫祖溥即彥  
達也父俊民以君貴贈右承事郎妣沈氏贈孺人娶  
同郡胡氏贈孺人生六男子端文端智端常端方端  
尚端立二女適右迪功郎荆湖北路提刑司幹辦公  
事沈綸進士戴禁孫男女二人諸孤以其年十一月  
甲申合祔于縣之君山鄉龍山村玲瓏山胡孺人之

墓詩文之在藁者千餘篇端文方以類詮次為書未  
出也且與惠氏自正議公二子二孫二曾孫相踵起  
家中科第蓋三世矣予始見楸吉與弟哲同舉秋試  
聯名並中於時父祖四老人皆無恙里巷驚觀有榮  
耀焉哲令為左從政郎監行在點檢酒庫耀場連枝  
競秀如燠如麓所謂莫逆楸吉之亡拊諸孤治葬送  
尤盡力而楸吉諸子已能傳父學籍籍有文名被薦  
送者楸吉懷竒不試賚恨而沒造物之報不在其身  
又將見諸郎追取三世故物兄弟升騰以充惠氏之  
宗云

宋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

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鑿卜均之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鑿也聞人疾痛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錄漢以來逸民隱士懷竒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汎然與漁商農圃雜此土以處而莫辯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玉函祕方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現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

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為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臣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常置一時名士為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錫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舉訢訢然奉寡嫂拊諸孤思教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為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解亦不以戚疏為薄厚而尤工於鑿宣和中華禾大疫連墻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

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嘗有黃氏婦昇疾諸公公曰病間矣勿樂可也而黃氏第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脉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鑿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竒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鑿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徃從游晨起未盥擲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驚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駮性

至孝有英毅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園館疏池沼蔣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領客居間擊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問言生三男子長即駮也騷蚤卒駮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聞人勉沈操杜之珍俞抃其婿也三孫男曰淵曰謂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陸峻三人在室駮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

于縣之象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荆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於鑿不擇貧富貴賤召之輒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於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它日史官之訪去

宋故教授盧公墓誌

吾州有老儒盧公潛夫諱察通經學古以詩書教授里中為人師崇寧 天子詔州縣推行三舍法而諸生之有籍於學者千餘人潛夫為領袖當是時潛夫幼子習字擇善方勝衣隸小學晨夕誦書不去翁側大觀四年予偕潛夫隨計詣京師禮部奏名為同年進士其後潛夫卒官左宣教郎予亦屏處村巷擇善已擢第待次家居予具書幣延請飭諸兒受業而擇

善子申者尚在童壯携以俱來閱三歲黃州候吏至  
遂別別去二十五年擇善以左通直郎致其事而歸  
年七十三精悍不衰一夕置酒命家人環坐顧其子  
曰吾將逝矣汝於孫公有父祖之契汝請公文誌吾  
墓吾瞑目於地下矣將葬申過予以治命徵銘予以  
衰老辭而五反請益勤遂序而銘之擇善范陽盧氏  
在唐為甲族避五代之亂始徙建鄴李氏國除又徙  
常州之晉陵距今六世矣擇善以紹興二年賜進士  
出身授迪功郎宣州寧國縣主簿丁母夫人強氏憂  
憂除調黃州錄事參軍吏滁州全椒來安二縣令循

左儒林郎除隨州州學教授擇善幼警悟讀父書靡不  
記覽屬文辭瞻麗詳實有家法性介持少與不妄交  
交合則久要有終始家儉貧不殖貲產屋廬庇風雨  
藜羹糲飯一飽之外澹然自足在黃州喪其配貧窶  
不能歸或勸用浮圖氏闍維之法擇善憮然而辭曰  
吾儒者其可為是儻一弊舟冒長江之險載其柩以  
旋次九江舟敗幾不免踐艱乘危間關寸進積數月  
乃得歸耐舅姑之次既竣事歎曰殆有物相之也在  
全椒一日群盜奄至號紅巾賊者擇善據便坐不為  
起盜刃中首流血被面擇善屹然不動徐曰汝志在

金帛耳第歛兵不縱火不殺一人吾帑中金帛可盡  
得也渠魁悔謝投戈于地奉盤水沃盥佩囊中出藥  
傳創戒其徒曰如約擇善指金帛所在悉授之而去  
越日邑人之逃散者還復家室按堵如故推次甲乙  
計所費金帛悉上送官舉邑晏然無一事在來安累  
歲不決之訟凡數十斷治立盡竟歲無一夫之獄隨  
州學荐更兵亂墻屋破露州刺史春秋釋奠應故事  
而已擇善按籍訪學田所在募人耕種而薄其征入  
取足以養士而不求贏未幾生師之廬困廩庖湊皆  
具而學者有自它州至者漢東距鄉州有重江複嶺

數千里之阻始悵然有倦游之意比代歸語其子曰  
七十致仕者著於禮經尚復蒙耻冒利而不知止耶  
即日上書告老以隆興元年五月授左通直郎致仕  
二年十月二日無疾而卒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合  
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周莊元配包氏之墓生四子  
男即申也女適張銘鄒進修次許嫁王大光孫男女  
四人予既銘其墓矣復有一事可紀者潛夫宣教與  
其配強氏同生於丙申擇善通直與其配包氏同生  
於壬申通真之子生成申娶婦宋氏又生於庚申已  
得孫又以甲申生父祖子孫四世七人皆生於太歲

之申亦異矣以經考之蟄以存神屈以求伸盧氏種  
德累世安貧守道未享其報今通直之子嗣守家學  
以孝謹持門戶為鄉縣所推盧氏之申其在茲乎銘  
曰

盧出范陽自鼻祖兮族散徂遷望南楚兮有儒  
專門卧環堵兮摳衣執經屨滿戶兮繫君高蹈  
踵前武兮書破萬卷腹撐拄兮引吭一鳴鴻鵠  
舉兮弁星戔戔快先睹兮州縣勞人空俯俸兮  
投袂而起謝簪組兮一蛇而逝復於土兮銘以  
哀之亘千古兮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

紹興初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  
屍蹠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  
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  
是時觀察李公卧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喟曰  
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梁齧肥享  
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出練市柅杖與漁樵農  
圃為伍而自肆於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欲攝衣  
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塊湖中徒步不能至是聲問始  
相聞公亦欣然有招隱之意未幾兩朝以玉帛相見



而淮之南江之北皆按堵矣竟不復見公以為大恨  
公高風絕識得之天稟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固應酬  
秦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間遇  
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無上道布衣蔬食  
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尤喜施貸供佛飯僧振救空  
乏贖禽魚隨所須予直不議賈凡脫放以萬千計尊  
賢樂善侃侃自將口不談人過持身厲行存神養志  
喜怒不見得喪若無雖佛之徒有不逮已而並呂山  
之東少北卜壽藏斥地二十畝手植松栢環之從勞  
建一剎重門步廊穹堂與殿齋庖宿廬廡庫之屬僅

萬礎塑佛菩薩像數十軀建宰堵波高三百尺營一  
大經藏儲五千四十八卷寶奩鈿軸納之甌中買田  
十頃日食千餘指賜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緇主之  
隆興二年公壽七十八感微疾命揭西方佛像于前  
盥手焚香晏然而逝實二月二十八日也公諱某字  
從之開封府祥符縣人曾祖言入內內侍省東頭供  
奉官祖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鎮贈保信軍節度  
使母孫氏建安郡夫人崇寧元年公以父任為內黃  
門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矜往來兩宮目不忤視  
進止有寧處直睿思殿符寶郎殿中省奉御出入禁

閨踰二紀未嘗以一青挂吏議皇子華原郡王出閣  
徽宗曰孰可從吾兒游者顧見公曰無以易卿矣遂  
兼華原府都監累遷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靖康初分治  
京城樓櫓守禦之具第功進某州團練使建炎南渡  
始丐閑入洞庭山為歸歟之計自號皎然居士嗚呼  
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冠  
樞省為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篲執贄犇  
走其門謂之捷徑惟公畏遠權勢不立爭地侍帝側  
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掃人莫見其面一時  
叢林善知識皆曰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

去佛僧也大駕駐會稽節使召公公方被短褐雜庸  
保持鉏耨藥圃中即日奉 詔更衣就道隨使者

入見供奉殿廬畫復其舊而非其好也 昭慈聖憲

太后乘輿幸江表彌時不得問有旨擇使而虜騎方  
退舍渡揚子尚據兩淮道路無行迹公慨然請行乘  
一輅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  
之報還奏公之子疇涖官閩中公喜曰此行不可失  
也請祠得西京崇福宮遂與之俱鞋策褰衣上天姥  
峯徑天台抵鴈蕩游覽殆遍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  
日夜不厭間遇幽栖絕俗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志歸

又將束裝問番禹路而上遣金字牌趣還復直睿  
思殿兼持侍官 今上出閣日一詣資善堂

太上皇曰官僚當得老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番邸  
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  
辦官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居久之奏事殿中泣曰  
臣齒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  
骸骨以畢餘年 上惻然欲留不果除提舉台州崇  
道觀明年上書告老守本官致仕是歲紹興七年也  
公既得謝寘家吳興德清境上復抵呂山舊廬以誦  
佛書供僧飯為事喜蓄善藥以待人之疾病累數年

公晨起未盥擲而立於門者人相登矣公曰吾不忍  
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故製方藥療之而它州  
異縣來者日益衆度不能給乃營一大肆凡山區海  
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豨  
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庀徒數百人按古方  
書炮製烹煉劑和數百種計費取直不求贏利自浙  
東西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病者得公藥一飲而効殆  
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二十八年公之子  
峻升朝籍遇郊祀恩封正任吉州刺史明年  
顯仁太后慶壽恩進果州團練使又二年祀明堂再

封和州防禦使 今皇帝登極遷利州觀察使元配  
恭人宋氏今配令人郭氏亦先公卒子男四人曰法  
空為浮圖氏曰疇秉義郎閤門祗候皆蚤世曰峻武  
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曰善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  
事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  
適承節郎馮暉孫男八人曰作朋右承直郎嚴州桐  
廬縣尉曰作舟保義郎監婺州都稅務曰作肅保義  
郎嚴州淳安縣稅曰作霖保義郎監行在翰林司門  
曰作乂曰作哲應進士舉曰作成作德尚幼孫女二  
人適黃訥史紹祖曾孫男女五人諸孤以其年四月

十六日奉公之柩合祔于平江府吳縣南宮鄉覺城  
山之原令人郭氏之墓公所自卜也公持心忠恕事  
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吏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  
出而終身可復宣和中河怒齧堤水暴集城下  
徽宗命公從 皇太子登城視水有申屠生三十六  
人扣馬自言第用吾厭勝之法水之涸可立而待也  
試之弗驗 太子怒曰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則  
貪大功以冒重賞欲奏誅之公徐曰罔上之罪死有  
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 太子是其  
言而止靖康初 太子襲尊號是為 欽宗而金人

舉國大入始議戮一二大臣之誤國者將相方逢上  
之怒以修故怨無一言之救此例一開遂併及其黨  
聞公之風亦可以少媿矣銘曰

權門衆趨薨薨聚蚊暴鬣鍛翻卒徇以身哀樂  
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於我  
視空中雲得烏失烏孰為戚欣倚歟李公高蹈  
一世人兌而天不見愠喜靖共一德歷踐四朝  
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為中常侍退處  
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棹泛不繫舟現自在身  
得逍遙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

吾壁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蕩  
既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亡以永千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墓誌銘

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

秦國夫人王氏故三司使鹽鐵判官祕閣校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漢國公諱準之曾孫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贈太師諱珪之孫故左正議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諱仲疑之女年十九歲適孟氏實昭慈聖獻皇后之母弟中散大夫贈太師吳興郡王諱彥弼之婦今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忠厚之妻少傅公

錄顯謨閣直學士秉旄節典大州擢樞要進位保傳  
王信安郡夫人用公貴自碩人進嘉國夫人加號衛  
國再徙楚國更五命而得今封享年五十四以紹興  
十九年五月壬午薨于平江府之私第將葬信安王  
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某辭不能凡三反則以書復  
曰吳興王與公同朝有好而特進公以文章知名少  
許可獨喜誦公之文則銘其女宜也迺序而銘之夫  
人姿相豐端容止整暇雖生長富貴而積習名教恂  
恂然若寒家窶人子 昭慈居瑤華吳興王亦捐舍  
館而少傳公名宦未立家益貧夫人斥奩中物助賓

祭一簪不留澣衣菲食御之無愠色建炎初 昭慈  
復大號推恩外家象服容車䟽封大國貴震一時澹  
然若固有之不以為泰可謂賢也已夫人資孝謹生  
九歲喪其母某郡夫人李氏已能號慕如成人特進  
公奉使契丹過期不返夫人憂懼炷香于頂涕泣祈  
還既嫁事尊章又能致其孝皇姑吳越國夫人嘗被  
疾更數鑿不能療夫人鍼臂血投湯液中以進一飲  
而効至今內外屬人嘆譽以為口實賓重其夫選飾  
妾御進之不忘靖康之亂瑤華宮災 昭慈避火幸  
其弟願見夫人調護庶子之在襁抱中者如己出嘉

嘆久之以故恩遇日隆宗戚莫敢望少傳公辭劇就  
閒讀書終日不輟尤嗜古法書圖畫不省家事夫人  
經理內治不以豐儉易節朝饗夕饌寒裘夏葛裁節  
其當不侈不陋皆中儀法慈哀所使未嘗輒笞罵而  
門內截然無一語之譁孝書有楷法每教子輒書教  
十字随手塗滅不以示人於古文章能通其讀自少  
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  
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胡僧扣門求館穀黎旦  
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為售之不計其直以  
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緡殆無虛月持戒律

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又嘗夢青衣十數輩祈哀甚  
急既寤有餉蛤蚌者嘖嘖然亟命縱之水中自是終  
身不御鮮食疾益侵區處後事與家人訣無惘惘可  
憐之色知佛者以謂夫人自金僊梵帝中來其視世  
諦空幻殆猶吹一呖而去也生四子男曰充右朝請  
郎通判平江軍府事曰尚右宣義郎曰雍右承事郎  
女在室孫男女三人信安王以其年八月庚申葬夫  
人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村吳越國夫人之次  
若干步維王氏先世家于蜀之華陽後徙舒至特進  
公葬于平江之長洲縣今又為平江人熙寧元豐間



岐公被遇 神宗仕至宰相鴻名碩實具載國史逮  
今六十餘年子孫以文學政事世其家踐臺省登侍  
從奉使典州前後相望率常數十人而女公子之貴  
尤稱於天下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  
今太師平章僕射秦公之夫人封某國隆貴蓋如此  
而夫人又以碩媛作配侯王賜號秦國福祿始終於  
是為盛銘曰象服六珈文駟之華玳首金葩綸言之  
嘉弗跋弗夸而婉孌宜其家歲在龍蛇庚子日  
斜曷其然耶埋玉樹於泥沙鬱葱葱而氣佳牛  
伏其窟澤厚而流遐視梁谿之水其無涯

宋故呂恭人胡氏墓誌銘

故東平呂公出入文武佐佑 三朝周旋二府四擁  
將旄十遷殿學士寵祿光大為天下巨室賜第一區  
壯麗甲淮海族大家肥鳥奕蟬聯孫勇之勝衣冠者  
數十人晨起詣寢門問安否退就學舍施施然如鳳  
九雛集於蒼梧翠竹之上 一時公卿大夫慕其家法  
薦女請婚者不可為數於是龍圖閣學士胡公以息  
女歸公之孫實奉直大夫諱申之妻通奉大夫諱淵  
之婦是為太恭人太恭人入呂氏門內逾千指上自  
姑璋下至媪御事大慈幼卑尊階附無一不當其意

者春秋饋祀祇牲省噐治酒食接綴宗姻皆中節法  
觀文公薨 天子賻恤加等官其子孫七人太恭人  
曰皆公孫也奚擇請分受之奉直公稱善表請於朝  
有旨從之以故二子皆不及人以為難後十年端靖  
被賞廷皆有名籍於吏部靖今右奉議郎賢而有文  
嘗一試禮部治縣有能名以經界不中程失部使者  
意觸罪罷歸靖皇恐謝太恭人曰崇寧中蔡京當國讎  
復故怨觀文公斥居建安汝祖徙海上汝翁亦遷滁  
陽其家破矣未幾蒙恩甄復父子祖孫團樂如初真  
一夢耳汝小官忤大吏獲罪宜也姑省循以俟其視

寵辱蓋如此喜讀書略通大指晚學佛寡居二十年  
宴坐一室表裏翛然若無意於世者初感微疾便飭  
後事纔三日而逝實紹興十九年六月三日也享年  
六十有八太恭人以夫貴凡三命賜號宜人靖登朝  
迺得今封姓胡氏鄂州崇陽縣人祖抃贈開府儀同  
三司父師父龍圖公也故宣奉大夫生四男子長端  
右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主簿蚤卒次即靖也次翊  
未命而夭次蟻右迪功郎孫男女七人安時安詩安  
持女適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孫大宗左迪功郎  
蔣億右迪功郎洪燁餘未行諸孤卜以其年八月庚

申葬於平江府吳縣長洲鄉之橫山祔奉宣公之兆  
壻大宗某猶子也知太恭人為審銘曰

橫山之陽兮夜漏盡誰氏葬母兮車麟麟哀哉  
抱棺兮身欲殉路人失聲兮涕如隕蓋苦籍草  
兮茹荼董杖而起負兮土一笨有墳巋然兮高  
可隱刻此銘章兮視不泯

宋故永嘉郡太君劉氏墓誌銘

余嘗讀東坡先生何公石橋詩反復其言蓋良二千  
石也而不著其名又從先生他文字求之亦不見所  
謂何公者紹興九年公之子宰以母夫人狀屬余族

壻毛玘來徵銘又得御史中丞吳執中所為公墓文  
讀之然後知石橋者故朝請大夫建安何公諱字及  
之守英州時所作也真陽之民病涉久矣公梁石為  
橋以便行者老幼闔道爭勸之趨橋成壯麗甲於南海  
州人畫像祠公如朱仲卿食于桐鄉至于今不廢而  
真陽在南方巔海外數千里僻陋之國又執中誌公  
墓時蘇氏文章方遇禁錮諱弗敢言故士大夫莫有  
知者夫人劉氏公同縣人年十八歲歸公是時尚為  
進士嘗一夕夢大宮室如王者之居紫袍吏立殿上  
問公鄉縣公答曰畫錦鄉吏曰汝鄉非畫錦即淡墨

也公寤語夫人曰是何祥也夫人曰君識之吉徵也  
故事禮部第進士率用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大字於  
榜首揭之他日公中選願見榜大驚如所夢者夫人  
明悟知事多類此大夫公仕三十年行治勞烈稱天  
下一時大手筆傳載其事至今知有何公者夫人與  
有助也夫人嘗從公官四方舅姑憚遠不能從比代  
還即解裝列堂上畫出筐篋之實陳之以奉其姑姑  
屢卻之不聽公既通籍夫人以恩封蓬萊縣君至是  
凡六更封號輒不許其視世富貴貧賤澹然不知可  
擇而取也政和二年其子宰奏疏辭所授官願得一

郡封其母為親榮 詔從之特封永嘉郡太君嗚呼  
夫人事舅姑相其夫為賢婦矣又卒有子上書納祿  
名動朝廷 天子寵嘉之璽書五色玳首錦綵閭巷  
聚觀太息為里中壽母可謂賢也已七年十月某甲  
子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七宣和二年十一月某甲  
子諸孤以夫人附于縣之小梨山大夫公之墓五男  
子曰定曰察曰宰曰宿曰案三女皆嫁為士妻孫男  
女若干人銘曰

矯矯何公一德匪躬有古遺愛循吏之風婉婉  
夫人淑慎溫恭來嬪君子而大其宗鈿軸金葩

雕車崇崇通都大邑湯沐之封鶴髮秀眉純漆  
點瞳七十七年以華其終

宋故太淑人劉氏墓誌銘

太淑人壽春劉氏故右承事郎贈右朝議大夫諱應  
誠之孫故左朝奉大夫監察御史諱鵬之女年十八  
歸魯郡韓氏為左大夫諱綸之婦右承直郎贈右正  
議大夫諱琬之妻女今敷文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仲通之母敷文登朝錄卿寺  
擢丞郎進位八座太淑人以子貴更七封而賜今號  
紹興二十七年三月甲申遇疾終于廣州州治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正議公元配某氏生三男一女太  
淑人入韓氏門撫諸幼如己出雖家人不知其異母  
之子也奉尊章相其夫教其子賓接內外宗姻慈哀  
所使為婦為母皆盡其道資沉毅聰明過人有士君  
子之操而不自高顯惟是教子生長食息不離典訓  
之內年已壯如童幼身已貴如未達訓厲鑄切不遺  
尺寸以故敷文公仕於朝名節偉然以忠厚諒直稱  
天下幕士張問者一夕群盜入室縱掠而去 詔臨  
安府追捕甚急積五六月連逮百餘人獄具而復有  
告真盜者有旨改送大理寺敷文公時為大理卿

公曰輦轂之下有行剽者 詔獄推治而不得名吾  
固惑之退而錄囚徒閱獄辭之在案牘者不合方燕  
坐深念太淑人問知其故曰吾見閭閻不肖子竊父  
之財毋蔽昵不告緝以為盜者多矣試物色求之公  
悟翊日以耳目追跡其人與常所往來通行飲食之  
家凡所告失亡一日盡獲無秋毫之漏於是問妻與  
子以誣坐論如律而百餘人者破械縱去一圍遂空  
上擢公刑部侍郎家人欲賀太淑人曰廷尉平反受  
賞臨安官吏必以失失職抵罪矣愀然不樂已而聞  
上悉貸弗誅太淑人喜而受賀居歲餘敷文進刑部

尚書兼領吏部太淑人曰汝頃調官過期不反吾眊  
眊然倚閭而望今三銓之士遠客飢寒亦有白首之  
親如吾望者乎於是公典兩劇曹晨夜治文書決稽  
壅銓綜精明讞議平允士大夫之論以為漢雋不疑  
之母不能過也粵人治喪以豐侈為孝而游手亡賴  
貪慕飲食空集其門意不滿則怙衆群噪不可耐中  
人之家鬻田宅破貲聚而後辦貧者遂不克葬摧厝  
佛寺歲久破露狼籍而番禺尤甚敷文自戶部尚書  
經略廣東侍太淑人度慶嶺道途所次見而悲之順  
謂敷文曰汝帥一路莫先於此矣比至公出教凡祖

父母之未葬者予之期期至不如令有常刑小人亡  
賴輒詣葬所捕冥諸法若旅殯而子孫在遠方者官  
為擇高燥地葬之書州里姓氏或官號表其上以俟  
於是人人趨令稱有無以掩其親而客死之不能歸  
者亦就窆藏無暴露之患粵俗大變至刻石志其事  
太淑人之亡也喪車出番寓老壯懷惠攀號追路填  
郭溢郭不忍 嗚呼可謂賢也已太淑人晚喜學  
佛讀其書能信踐之非直玩其辭者也歲饑里中之  
豪閉糴待賈太淑人發廩粟以飲餓者親見其子踐  
高華冠法從進延閣典大州門戶光顯矣而恭儉守

家法不改其操初感微疾無甚苦俄索紙筆書一偈  
皆出世間語晏然而逝嗟夫死生之變亦大矣而處  
之如此有四子長曰仲遠右通直郎曰仲適右宣義  
郎曰仲邈右儒林郎與一女之嫁右迪功郎呂文中  
者並淑人某氏出也皆前卒次即敷文公仲通太淑  
人出也仲通侍喪扶舁萬里鰲面蠶足道路觀望咨  
嗟太息孫男三人曰居中右從政郎曰敏中右承事  
郎監潭州南嶽廟曰翀中右承務郎曾孫三人男曰  
景聃右承務郎二女進士翟樞提其壻也死孫女二  
人適右迪功郎時偁一人尚幼仲通卜其年十一月

十五日葬於湖州烏程縣求新鄉成山之原以右朝奉郎通判無為軍孔瓚狀太淑人之行如此來請銘銘曰

解媯上容矜愚泣罪法理之平發粟賑饑除地掩骼仁義之經猗歟淑人教子如此為時名卿磨石搗丹後有形史來監茲銘

宋故令人傅氏墓誌銘

令人傅氏故贈右通議大夫郗公諱室之婦今左中大夫直秘閣名漸字子進之妻皇考諱瑋世家大名府之清流縣以行義稱州里為長者令人蚤慧夙成

趣舍異他女父母愛所鍾擇所從而中大公方以文藝秀出一時遂歸之令人入郗氏奉尊章羞賓祭接遇屬人皆有儀法當是時中大年少銳於學令人斥簪珥資遣而勗之曰往卒業為親榮無以家為恤未幾中大釋進士褐累闕閣典方州奉使一路名迹隱然為縉紳之望令人凡五封而賜今號可謂盛矣傅氏河朔大宗與郗公同鄉縣更靖康建炎之亂南北阻絕中大官遊倦而歸方議所向令人曰吾夫嘗為縣於無錫辛道宗擁數百卒平錢塘之叛次嘉禾而潰圍吳門不克蹂常潤兩州殘之而無錫介居其間



中大挾一騎入賊中馳說詳函諭以禍福擁護出境秋毫不犯邑人方德我盍往家焉於是築室梁谿之上堂與崇敞門闥靚深手藝花竹環之歲時夫婦坐堂上諸郎袍笏爛然婦孫進拜稱壽門內訢訢如也間里歆羨稱嘆以為令人壽福始未可量已而得疾不可治享年五十二實紹興十八年十月辛酉也令人孝友慈祥出於天性翁有養子喜遊蕩數以遊博破貲聚翁怒笞責令人在旁涕泣營解既免而後止其後斥遣則食飲錢帛調之終其身如一日兩河陷覆翁媪避地間關二千里依中大於吳中令人喜抃

趨迎除治次舍進旨甘候燥濕積十數年生養死葬繕塚塋共喪祭如壯男子不避寒暑治家嚴而有恩遇媵妾不動聲聲而細大畢入於規矩服御簡素不事矜大晚學出世間法誦其書能信踐之疾益侵頽視兒女無甚憐之色以後事屬中大晏然而逝生曰男子曰宗簡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前卒田嗣武右從事郎徽州歙縣東尉曰紹宣右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曰景平通仕郎一女適右迪功郎添差湖州歸安縣尉李端女孫男女六人卜以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化鄉長泰里黃墓村原上中大飭

其婿端友者狀令人之行如此來謁銘識其墓嗚呼  
婦人女子有靜專幽閒之操行不下堂笑言不出相  
闕非若公卿大夫治行勞烈著見於天下後世可書  
而傳也然令人在家為淑女既嫁為孝婦為令妻教  
諸子皆疑自立無子弟之過為賢母是故不可以無  
銘也銘曰

婦德之茂內治以興孰相君子有儀有聲烈烈  
大夫出使典州寵祿光大克對無羞命書五色  
象服之華錦纈玳首來告于家遣車空巷沒有  
餘榮孰紬女史以考我銘

宋故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晉陵孫氏曾祖諷尚書職方員外郎祖夷清父  
志康登州文學贈宣教郎母太安人蔡氏夫人年二  
十五嫁為同縣進士胡諤字正卿之妻正卿年三十  
九病卒夫人孀居四十年為母淑慎慈祥內外  
族姻歎譽之無間言享壽七十七以紹興九年三月  
甲子感微疾而終初正卿之沒也夫人之親固亡恙  
生二男子一女尚幼而其姑已老一室蕭然惻獨無  
依衆謂夫人不安於胡氏矣夫人哭其夫三年不御  
酒樂未嘗一日去姑之側母弟積尤友愛挾二孤甥

以歸而進諸學幼女終七歲約他日歸其子好德者  
曰可以紓吾姊之憂矣居久之二子曰安節安道皆  
以文行稱一鄉女歸好德如約而夫人為壽母建炎  
南渡盜殘其廬安節安道相繼遇疾皆物故諸孫猶  
未勝衣於是好德夫婦又迎夫人以歸闕寢廬奏滑  
其視寒燠之宜奉事十年如一日屬纊之夕好德治  
喪於正寢合孫氏胡氏兩族數十人會哭於其家飯  
僧供佛梵唄之聲連晝夜不絕卜以十年月丙申葬  
于縣萬安東鄉夏莊原上嗚呼夫人少寡不踐二庭  
甫見二子之立又棄而先獨餘一女有士君子之操

奉其母周旋不遺力矣始正鄉從其親於墓次今又  
舉夫人合祔焉除治故塋撤而新之尺椽寸瓦皆自  
手出躬視畚築不避風雨又從塋旁若干步結屋三  
十楹以舍守家者好德助之無毫髮計惜日以成吾  
父之志也其夫人之從子也知之尤詳宜為銘銘曰  
倚嗟夫人兮女史之標專屋而閒居兮菽水簞  
瓢泣呱呱以盈前兮牧衆稚之垂髫閔凱風之  
劬勞兮棘薪盛而夫夫一日不見兮奄忽滔滔  
從夫子於故丘兮視銘其昭

宋故孫夫人強氏墓誌銘

晉陵強氏族夫而富介居漕河之兩間連薨接開相望屹然州人號南北強以別之夫人實南強氏祖相如大理評事父恕以德齒俱高號里長者當元符靖國間其從叔府君諱稷字農先者著籍太學名聲出諸生上而夫人方擇對遂以歸之夫人入孫民事舅姑宣教公太安人蔡氏能致其孝府君伯氏朝散公自文登通守擢領大州進部刺史迎太安人就養夫人以幼婦所至常自隨太安人感未疾扶而後行夫人掖扶卧起候席蓐燥濕治饔餼進湯液祁寒盛暑不懈太安人捐舍館又能致其哀春秋饋祀祇牲滌

器終老如一日府君慷慨有大節不治防畛如舊稱貸一語之投輒輦數百緡而去胷中無疑事豁如也蓋棺之後券書滿筥於是一里儒蚤錄八行選後以伊川先生高第進於朝亦負錢三十萬則詒書陳義鐫誦諸子當焚券以成父之志夫人曰不取一金之息不遺一介詣門淹連惟所命折券則不可飭諸子曰報書云爾已而諸猶子自言家有未分之田計積歲粟麥之直為錢亡慮萬緡夫人惘然不喻其故或曰分法過五年有司不受訴今隔世矣復何道夫人曰爭財與讓財孰愈盡出帑廩畀之無秋毫計惜族

姻聞之曰寡婦弱子一旦喪家貲之半其家破矣夫  
人經理內治衣履食糲勤儉自力即舍東闕屋數楹  
迎師教其子晨夜課誦不使嬉宕而後營伏臘輸賦  
稅治賓祭交宗黨應已然待未然事無劇易皆中節  
法積二十年男授室女得所歸田園貲聚稍復其故  
內外屬人無老幼踈近一口翕然稱為賢母生子十  
一人一視庶嫡愛養均等無小異人尤以為難男曰  
好謙好大好脩好遜好謀好脩今為右從政郎楚州  
錄事參軍女適右朝請郎通判處州軍州事余衍左  
朝奉郎主管大宗正司宗室財用劉彭年右從政郎  
臨安府仁和縣丞張逢堯右從事郎兩浙轉運司催  
促糴買官施增左宣教郎知紹興府諸暨縣事祝求  
仁右從政郎光州光山縣令薛襄而嫁余氏薛氏者  
前死矣孫男六人曰褒袞袞袞女四人夫人性舒  
遲寡言笑危坐一室終日寂然設有緩急猝然加之  
怡聲下氣未嘗輒變色中女適左宣教郎席畸而寡  
生一男子僅勝衣得疾又死夫人曰無夫無子何恃  
而存奪而嫁之令歸張氏是也既內幣矣趣昏期治  
奩具縫紉組紉諸婦竭作晝夜不息家人恠其亟遽  
獨異常時合鬻未幾而夫人屬疾矣益侵頽謂諸子

曰吾保守汝家至此可無憾矣取平日所供佛像與手炷香已遂瞑享年七十六實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庚午也諸孤卜二十五年三月甲寅奉夫人之匱合拊于武進縣懷德南鄉鄭莊村府君之墓又屬余請銘泣曰吾母提諸幼持門戶於羈單閼阨之中以殖孫氏之宗其淑德馴行宜見於公文以貽永久於是夫人之沒五年矣諸子疑疑自立兄先弟從內外輯睦如夫人亡恙時而好脩為吏亦有能名卒能追榮夫人以大其家者乎銘曰

噫夫人兮老去百罹拊衆釋兮惻惻無依徹桑

土兮巢林一枝棘成薪兮風自南吹之鵲在桑  
兮一德均齊婦順子從兮家之肥胡不百年兮  
以慰孝思宛其如在兮視此銘詩

恭人楊氏墓銘

恭人常州武進楊氏楊氏大族生女多賢翁媪擇對必得知名士故左朝請大夫吉州太守吳公禹功其一人也恭人入吳氏以慈祥順淑佐其夫歷省寺典名城更三錫而賜號宜人又以詩書教其子而師尹者擢名第通朝籍遇郊祀恩而進今封禹功亦贈左朝議大夫吳氏浸大矣初禹功為尚書郎值靖康

之亂致其事 太上皇踐祚予自平江守召還為給事中奉詔薦士以公名聞於是禹功起而復仕歷司農少卿江西盜起推擇守將擢知吉州方顯用而遇疾以沒翰林學士汪公彥章誌其葬後八年當紹興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恭人亦被疾不起既葬而師尹遇予泣曰吾母有賢行日月逝矣大懼泯沒而無傳宜得公文以詒永久予以老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予嘗謂婦人女子雖以幽閒靜專為德而尸居塊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則為愚婦至有聰明過人則出而乘夫長舌鳴晨為豔妻惟哲婦其能匪棘匪

徐動得理所雖士君子以為難也恭人識慮明達而不自標置不處白人善否言笑有時喜愠不形於色事舅姑調酸醎之適斟酌寒煖燥濕之候必盡其方相其夫得輔佐之宜友娣姒以睦中外宗姻尊者喜輩者附後來者向慕以為矜法朝議公處疑事踟躇未決聞恭人一言而定喜振貸而窶人予旬貸無節意厭之恭人助其施無但己者撫媵妾不治小過間間肅然無一語之譁姒婦事佛謹甚一日髡二女為比丘尼恭人聞之大驚亟命車造其家喻止之曰吳氏以儒術起家為學大夫有女當擇良士歸之今無

故棄之為氣獨血氣未定而能保其往吾弗信也鑄  
切三復竟不從恭人耻之終身不復見朝議公棄世  
恭人積憂得中痞之疾既除喪矣燕居如齋不御鈔  
筆不聽音樂不出堂戶意象落莫若無意於世間者  
師尹求所以虞侍其親者萬方至陳伶優之戲予前  
冀得解顏一笑終不顧已而疾益侵晏然而逝享年  
六十師尹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合葬于宜興縣銅官  
山南朝議公之墓曾祖奉端祖修考瓘三世皆弗仕  
而以財雄一州為閭姓生六子男即師尹也左奉議  
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賜緋魚袋次師說女適左朝

請郎通判廬州陸景端次適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  
崇道觀元與次適右宣義郎胡辦嫁陸氏者亡矣又  
歸其幼為繼室孫男五人曰濤曰疇曰疇曰疇孫女  
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嗚呼恭人以淑德馴行為孝婦  
為令妻為賢母內外歎譽謂必大享福祿考終上壽  
而得疾不可治克生賢子以文藝決科方為世用它  
日處顯哀冊追榮開大國都顯號光賁九泉之幽固  
無疑也銘曰

挺士君子之操以相其夫而世不知名蘊君夫  
人之德以宜其家而天不予齡不羸其躬以燕



後之人如川之方增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來  
監茲銘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墓表

楊國夫人趙氏諱紫真 太宗皇帝七世孫今少師  
遠寧軍節度使兼領殿前都指揮使共國楊公某之  
夫人左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觀僕左朝奉  
大夫直顯謨閣提舉浙西路常平茶鹽事俛之母也  
建炎 天子襲尊號仗一劍治兵淮海上于時少師  
以忠勇稱天下出奉 乘輿負羈縻以從入扈殿巖  
執干戈以衛勤勞夙夜垂三十年為中興名將夫人

者系出熙陵親為天孫作合公師貴為邦媛三封  
郡夫人五更大國歲時朔望進見兩宮翟第朱幘魚  
軒象服尊寵無二貴震一時為內外諸命婦之冠已  
而得疾不可治詔遣國醫診視馳賜丹藥問賚之  
使殆相屬也比薨及葬隱卒崇終賻賜加等又內出  
祭文敕太常博士較門如禮於是上自公王下逮將  
吏治共張具牲醴即靈輦所過祖于道繒樓幔屋連  
薨相望數十里不絕生榮死哀老弱空巷聚觀太息  
有出涕者噫嘻盛矣哉曾祖仲琳故安化軍節度使  
武當侯祖士某故右中奉大夫考不侮故右奉直大

夫妣太恭人高氏方夫人在母也祖妣太寧郡宋夫  
人夜夢一女子從空而下姿相豐端衣被五采光麗  
殊常既寤而夫人生馳往視之與所夢肖焉比長穎  
悟不凡寡言笑不類兒女子大夫公願謂恭人曰吾  
女生而異此將相之儔匹勿以與凡子乃第少長之  
次小字曰五夫人少既貴夫人賜湯沐曰榮曰福曰  
漢曰周曰揚凡五國似非偶然者也夫人歸揚氏時  
少師猶未著仕籍懷竒負氣以功名自許不治生產  
業夫人攻苦茹淡服澣濯之衣如儻貧賤者未幾回  
方盜起少師提一旅冒矢石戡大憝扞強敵轉戰賊

中未嘗以家為恤者以有夫人為之內也當是時胡馬牧淮甸吳中州縣殘為盜區夫人提携諸幼於兵戈楚剽之中周走南北道遇強梗則垂橐示之以伐其謀遇飢羸則分餼糧與之以同其患蒙霜露踐荆棘間閔百難涉閱數載卒保其家而少師亦還朝典軍為大將矣夫人於古詩書能通其讀日夜課諸子以學教尊慈卑接遇屬人皆盡恩禮平居笑語不聞于外非朝謁慶吊未常出邀羞賓祭治燕飲皆有儀法御媵妾無疾言厲色笞朴不用而門內肅然故自為婦至為母自居約以至豐大清慎簡素如一日無

小異而得壽止於四十四病且革上遣中貴人即卧內問疾夫人已委頓猶力疾正衣對中使稽首擗謝神色晏然無一語之誤以是日薨于賜第之正寢實紹興二十年八月癸酉也夫人有至性嘗視親疾晨夜不解帶至封割體膚和湯液以進王姑秦國太夫人遇盜犇散入蜀積六十七年不聞問少師逆之以歸夫人調護膳服與夫寒煖燥濕之候惟意之適秦國曰吾崎嶇兵亂流落異縣不自意全投老殘年得孝婦如此雖夕死不恨矣大夫公旅殯寓汜水佛舍南北阻絕久不克葬會復河南故地夫人泣曰諸

孤方困於貧當屬之我也乃請于少師飭吏卒具資糧舉其殯以還卜地于臨安靈山之原上先是恭人避地四明一日胡騎奄至遇禍以沒至是招魂合祔于大夫公之次夫人歲一再省墳墓悲慟如新人孺其孝平生無嗜好独喜黃老學宴坐一室誦度人黃庭二經晨香夜燈雖大寒暑不廢嘗受道家籙始命今名以見其志夫人月有俸不以給它費積錢九千萬盡輦致三茅元符宮營一大殿祝 今皇帝千萬歲壽以報會稽大饑流逋曳道夫人發粟數千斛分濟之全活者甚衆又即田園所在收養百餘家至秋

熟給道路之費以遣嫁孤女之無歸者八十三人朝廷錄少師父祖忠孝之節官其子孫五人時僕等尚未命夫人曰吾兒當力學問繇科第以進悉補群從其輕財好義又如此生三男子長即僕次即俊也曰僎左宣教郎直敷文閣蚤卒六女長適右宣教郎直祕閣通判湖州劉正平次適左通直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叔傑次適右從事郎監行在文思院上界吳儼皆封孺人次適右迪功郎新太平州蕪湖縣尉趙汝勤次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周杞次適將仕郎郭雲適劉氏者名抱元夫沒學道

前夫人三年卒 詔贈冲妙鍊師適吳氏者後夫人  
四年卒孫男四人文昂右承事郎文晞右承奉郎文  
畢將仕郎文會右承奉郎孫女二人尚幼夫人沒後  
二年八月甲申葬於湖州武康縣崇仁鄉之金牛山  
余嘗觀周南召南之詩自王姬夫人大夫妻汝墳之  
婦人漢上之游女肅雍之德窈窕之容知義好禮播  
於聲詩皆當時國人為之辭歷數千百年學者誦說  
至今如前日事夫人出神明之胄不溺膏粱富貴之  
習而以恭儉相其夫亦不專於從如益友夫人歸將  
帥之家不喜兵書戰陣之法而以詩書教其子亦不

主於愛如嚴師以故少師恃有內助不復顧省其家  
一身徇國勲名赫然爵位光大為世稱首諸子皆以  
文藝發策殿中為名進士或持橐內朝為法從或通  
籍延閣為部刺史以至發庫錢捐廩粟賙窮饑恤孤  
寡視人疾痛認認然欲去之如在己雖學士大夫有  
不如讀道書持戒律能信踐之視生死之變如吹一  
呖而去雖大善知識有不逮余又觀漢魏晉宋隋唐  
以來節婦列女有一善言一善行猶大書特書見稱  
於後世若夫人則賢於人遠矣於是夫人之葬距今  
十年少師惇伉儷之重以夫人瘞身苦志助成於艱

難險阻之時而死生契闊於安富尊榮之後乃命僕  
狀夫人平生大節世出爵齒卒葬年月日為一書屬  
余文揭之墓道嗚呼夫人行事可紀者衆矣藏於家  
有傳納諸壙有銘故不盡著惟其以女公子踐難乘  
危而能以明哲保其身以君夫人積功累善而能以  
福祿燕其後高風絕識淑德懿行卓然自立於一世  
皆婦人女子之所難能可垂教立極以為世範者表  
而出之以俟史官之訪

宋故樂安先生墓表

樂安先生諱時字季中姓孫氏常州晉陵縣人先生

以文學行義為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  
嘗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諸子百家箋  
疏之書無不讀自幼壯逮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  
間書未嘗去手而尤深於詩貫穿通治及復上下解  
名釋象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  
受詩文章氣質渾厚厚後議論深博推原道德之旨通達  
世務之要不為空言三代遠矣唯西漢文詞最為近  
古手抄數遍往往通念上自高帝訖于孝平王莽之  
誅十有二世二百餘年君臣行事之始終與夫興壞  
之端得失之迹紬繹論著追探千載推見善惡之實

蓋數萬言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而官止於主簿  
壽止於五十六命矣夫先生資沉毅有哇吟言笑不  
妄家貧窶無一金之儲而潔修自好廉靖無求身厄  
窮四黜於吏部而闔門著書恬於不遇無愠色平生  
無嗜好耳目所接犁然有當於心則賦詩以自見詞嚴  
義密句法刻深類李商隱字畫道麗有楷法得歐  
虞用筆意雖片紙尺牘屬藁記遺未嘗草書一字  
嗚呼可謂純明篤厚之君子也政和二年試上舍賜  
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縣主簿制行換迪功郎  
就移寧陵部刺史聞其名皆尊異之再徙廣濟軍定

陶縣主簿權教授軍學於是河決恩冀間 詔旁近  
縣調發丁夫詣河所定陶令率所部欲行而衆洶洶  
相為怨誹令懼辭疾檄主簿代已先生即日就道既  
至受事三日矣而都水改築永靜衆怒大譴持鉏耜  
欲起先生徐諭之曰汝等有父母妻子無為首禍自  
取夷滅衆稍定行次曆亭指取八人械繫縣獄去抵  
永靜竣事言還而先生亦病矣代還改從政即上書  
告老授宣教郎致仕是歲宣和元年也以八月六日  
卒于家孫氏自南唐侍御史潛貶武進縣令遂家焉  
於先生為六世祖曾祖元瓚祖居約皆晦迹不仕父

宗僕將仕郎許州長史夫人凌氏朝請大夫浩之女亦前卒子男四人疇鑄濤鑄遭建炎攻剽之禍褫衣冠去為浮圖師更名祖淨高蹈一世其徒莫及也疇鑄濤皆以學行為鄉縣所推能世其家者女適左從政郎前廣德軍建平縣主簿李薦孫男女十二人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武進縣延政鄉招賢莊舉凌氏以祔某少時從先生受詩觀道德聽教誨於左右凡六年先生與進以為可教者也 徽宗踐祚高麗遣使人賀道過常而州將例用迎餞燕勞之書十餘通以屬先生先生操紙立就某從旁竊觀一二至

國有札喪禮闕九宰之一時當過客樂無肆夏之三之句諷誦三四反先生問故某曰夏英公使北以表辭行有云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梳塊忍聞夷樂之音歐陽公以為辭義精確妙絕一時今先生此文殆過之而世無歐陽公莫識也他日燕居侍坐則又授以章句聲律之學某既竊科第未幾試詞學忠首選官牒推移進冒詞進兩登西掖再直北門遂當兩朝大典冊世之君子或以為可與於斯文者先生實使然而以仕不知止屢抵嚴譴以是有愧於先生先生之葬今三十年矣同時諸生凋落殆盡獨有



左中大夫直宝文閣李謨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  
司幹辦公事孫迢與其三人者尚無恙先生不遇於  
世人將泯泯無所傳於後迺論次其終始而表諸墓

宋故劉府君墓表

永嘉有隱君子諱珪字伯玉姓劉氏倜儻不羈有高  
世之行讀書不求甚解而彊記過人間嘗出遨道路  
所見仆碑斷碣與名公巨人記游屋壁間多或千言  
少或數百言一舟讀輒成誦而不樂未選舉浮湛里  
中遇人無貴賤少長咸疏厚薄無不得其歡心猝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見其愠喜吳越之俗喜奉佛

僧信機祥至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有司嚴賞捕莫能  
禁人有疾病巫史入門屏鑿却藥斷除酒肉一聽於  
禪不敢有觸君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所當為者一日朝廷下詔令  
飭州縣毀淫祠君讀詔欣踴諷誦累數月猶不去口  
君生於其鄉且老矣而天資卓越超然獨驚不淪所  
習豈彼所謂豪傑之士者歟不惟如此庶靖寡欲耻  
言利而尤喜振人之急推食以飯餓者解衣以衣寒  
而無衣者儲酒醴以待好飲而無貲者視遇傭丐調  
護孤弱謾謾然如以身受責無厭倦色有鬻田園者

中更兵亂幸君券契之亡請贖而歸之家人曰券書  
故在何可得君固與之不校嗚呼君未嘗學佛也而  
種德執善哀窮振乏克己裕人如君之為者此真佛  
法也特不好其徒耳君性曠達胸中洞然無疑礙亦  
不事表襮為聲章頽然而已晚多作詩治家教子交  
宗黨接昏友酬獻往來悲歡欣戚一寓於詩質而不  
俚諷而不切可輔世教不為空言讀陳無已詩愛之  
以為咀嚼有味類唐詩之工者其子鎮中進士第調  
常州戶曹掾具板輿迎君造官君曰吾足不出里門  
三十年矣安能跋山浮江從汝於二千里外女洗手

奉職全璧而還為親榮多矣口占小詩餞其去一夕  
感微疾酣寢竟日既寤正身端坐而逝無一言及身  
後事享年若干實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也劉  
氏世為樂清縣人曾大父宗晟大父熙父文善三世  
無爵位凡三娶周氏安氏宋氏生吾男子曰端立蚤  
卒曰源次即鎮也左迪功郎洪州司法叅軍曰湛曰  
沈皆業進士三女周忠孝毛庭佐吳仔其婿也孫男  
女七人諸孤以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舉君之醮合  
祔于縣之茗嶼鄉山門厚安夫人之墓司法者嘗從  
余游以從叔左文林郎處州州學教授祖向狀君之

行來徵銘自建炎南渡永嘉士大夫以文學政事之材出為朝廷用者獨盛於一時今府君有子試吏又以材能稱將顯聞於世是故不可以無傳也余老且病距永嘉有重江之阻文思衰遲不及其葬迺為文表之墓道亦可以詒其鄉里

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楊元光墓表

紹興八年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公光召拜叅知政事會稽楊元光作而喜曰吾鄉先生得位必將盡行平日之言上副吾君倚注之重下以慰中外搢紳之望矣久之無所聞元光慨然移書鐫誚殆欲痛哭所

謂愛人以德者公省書不以為懟後十年元光為台州黃巖令治有迹鉏凶狡一竟翕然會提點刑獄秦昌時者宰相檜之猶子怨家得其書書有詆時語又誣以非罪馳告昌時昌時以聞檜怒逮元光繫廷尉獄飭有司發卒大索得元光萬言書藁於笥中議刺時政語益切檜愈怒獄上入之法除名徙萬安軍是歲紹興十九年也當是時元光母年八十諸子未勝衣官籍其衣老幼數百指瀕於飢寒至不能自存而元光兄某官矩亦連坐羈置邕管道過賓州感瘴死聞者皆為之出涕積六七年秦檜薨天子親郊一

時士大夫竄流嶺海不得歸者至是始用赦除皆得  
歸元光行次英州遇疾亦不起悲夫元光諱熈姓楊  
氏常州晉陵縣人元光其字也祖晦贈太中大夫父  
植左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大夫公避建炎之亂家  
會稽之嵎縣既沒葬其地今又為嵎縣人元光少時  
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  
頃刻數百千言大夫公遇 郊祀恩奏任將仕郎調  
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主簿大資政張公全真帥紹  
興辟新昌縣主簿兼尉代還監秀州海鹽縣其鹽場  
丁大夫公憂憂除監明州都酒務不逾年監潭州南

嶽廟歲滿遷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歲饑流逋滿  
道元光以便宜發粟賑之州將大怒方具奏劾會罷  
去事遂已縣有大渠納衆水而注之海歲久蕪沒為  
平地遇甚雨則水冒田為患元光率民田渠下者合  
衆力疏治之長凡十里廣深如其故又築斗門以時  
豬泄至今竝渠之田皆為沃壤元光疾惡好善出於  
天性所居官輿除利病若耆歆然不俟終日在新昌  
禱雨白鶴祠屢禱不應元光怒曰汝為神廟食一方  
而不知其事耶命撤祠屋毀神像犁其庭而去一邑  
大驚黃巖俗尚鬼一老巫縣人尊事之人有疾病禁

絕鑿藥惟巫之聽元光笞而逐之嘗讀史傳見大姦倭盜國威福而不即刀鋸之戮者則奮怒起立拊几大呼大夫公驚問曰汝誰怒耶已而悟笑曰不平有動於中而為此也天台太守蕭公振亦喜事者每聞元光無顧忌大語則擊節稱善嘗屢薦於朝不報嗟夫元光好直而尚氣不量事之可否人有能不能而責其所不能又遇權臣擅國方以深文峻法除不附己者而輕犯其鋒一語之過其禍乃如此於是蕭公亦抵罪貶池陽元光既斥海外在島夷蠻塢中無與晤語者閉戶讀書飯蔬飲水晏如也已而屬疾書四句

偈而絕諸孤出石刻遺余筆迹宛然如平生實二十六年八月辛未也年五十一妻胡氏生六子男曰夢得夢齡夢熊夢說二女尚幼卜以廿八年十二月丙午葬于嵯縣清化鄉福泉北山之原祔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壯子諸孫呱呱滿前拊養教載皆能讀父之書屹然自立可寄門戶者享壽八十七而終夢得等以池州司法歐陽建世狀誌元光之葬已不及矣乃論次終始表之墓上又哀其不得位以行其志而死也

宋故何碩人孫氏墓表

碩人孫氏世家袁州之分宜縣故朝奉大夫贈太中大夫何公諱執禮之妻今朝奉郎昌辰之母年七十以宣和六年六月甲子遇疾卒于昌辰永州之官舍葬後十一年實紹興六年四月庚申昌辰改用今卜舉太中碩人之柩合葬于新淦縣揚名鄉雙秀里藍東之原又三年朝奉之從子左承議郎通判婺州許狀碩人之族姓州里封號卒葬年月日屬晉陵孫某為銘刻之墓上惟何氏鼻祖有奇相碩見兩耳始家于新淦州上更四世而生太中其族浸大矣有諱正臣昌言者以政事文學稱天下入侍天子出備將

帥魁然為一時播紳之望甲第數十區丹漆相照大車駟馬克塞里門碩人年二十一歸太中言笑不聞墻屏居不出堂戶事尊章友娣姒以相其夫而畜其父子上承下御逾五十年闔門欣欣無怨咎一辭以至沒齒無老幼戚疏來吊哭者咸盡哀某南遷道清江館於何氏於是碩人之沒已久而內外屬人猶追頌不去口可謂賢也碩人以太中故自仁和縣君三封至宜人昌辰登朝加號令人再命而得今封男曰昌期右承務郎通判南安軍次即昌辰也次日昌遇女適承直郎撫州軍事推官陳大輔孫男三人曰訴

曰詳曰詩女三人適將仕郎謝知幾迪功郎南昌縣尉劉克民進士李謨曾元孫男若干人太中以伉直數忤權貴故官不達碩人生三子而昌期昌遇皆已下世獨昌辰亡恙亦庶直有父風勇於為義屢蹶於讒而不詘公卿皆歎譽之以為後當以功名顯碩人之報庶幾在此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行狀

宋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贈宣奉大夫

霍公行狀

曾祖昶不仕

祖恭贈太中大夫

父寧贈朝議大夫

霍叔封於晉而子孫處者以國為氏漢興驃騎將軍去病大司馬博陸侯光皆出於河東世遠族分歷數百年有名籍于常州之武進縣為望姓公武進霍氏

諸端友字仁仲公世父漢英者以儒學起家入尚書  
為郎崇寧初公又以文章有大名縣太學諸生發策  
殿中遂擅天下踐大官為世臣而霍氏顯矣公自童  
非授經一再讀已成誦往往能記它生之所習既冠  
學成盡橐其書詣太學据一席之地茹糞食糲者十  
七年大究六經百家之旨屬文辭造端宏大不專附  
合有司之尺度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不為空言  
徽宗纂極第進士於廷公陳帝王之道法天之神配  
地之富然後能御大物而君臨四海累數千言論當  
世之務甚辯 上太息稱善擢為第一特授宣義郎

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不閱月召見除祕書  
省校書郎國朝舊制廷試第一人例除州通判歲滿  
召歸試學士院著籍三館為中都官至熙寧中改授  
軍府幕職恩禮衰矣比公奉大對文義卓然中 上  
意解褐未幾廷見便殿擢升冊府於是魁名碩實暴  
耀一時學士大夫誦其言慕其名聲想見其風采自  
海隅障徼莫不家有其書而公之文遂重於天下明  
年丁朝儀君憂憂除當大觀元年五月擢祕書省著  
作佐郎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  
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



徽宗顧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帶相絕如此  
詔令大中大夫以上至中書舍人犀帶畫魚自公始  
也二年除給事中三年除大司成兼實錄修撰遷禮  
部侍郎於是彗出奎婁之間詔侍從官直言時政闕  
失無有所諱公曰彗孛之祥嘗見於崇寧之末矣  
陛下惕然戒懼發德音解黨禁宥罪戾黜鬼瑣除煩  
苛以幸天下詔令甫頒妖象銷殞可謂盛德大業閔  
歲未幾善政多還天心惓惓復示譴告臣謂應天之  
實當稽已事之驗今陛下正厥事以楹塞大異第  
如崇寧詔書所云守之堅如金石行之信如四時

精侵之感宜獲嘉應又言伏讀明詔以荆湖江淮閩  
浙七路人罹旱災穀賈翔踊詔州縣發倉廩振貧乏  
甚大惠也然旱乾水溢興發補不足國有荒政載於  
令甲而吏弗省豪商大家乘人之急閉糴不發以邀  
善賈而吏弗禁宜分遣一二信臣行視郡國察吏勤  
惰為殿最以詔賞罰不然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又言  
朝廷尊安重內輕外侍從近臣出藩翰高官大職  
以寵其行而悵然有留落不自聊之意可令內外侍  
臣更去迭來共為一体入侍禁闈為論思獻納之臣  
出殿大邦修方伯連率之職俾天下之勢如持衡無

首重尾輕之患疏入然後請補郡書三上輒報聞  
徽宗謂宰相何執中曰霍某豈可以去朝廷也執中  
曰漢宣帝欲用蕭望之而試之三輔霍某乞一郡自  
效為諸臣之率 陛下思而用之可馳一檄召而歸  
也會公疏又至除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未行政陳  
州公又見上曰平江去國遠矣淮陽吾股肱郡朝發  
而夕至也當識朕意公頓首稱謝公敦大靖深恢然  
長者也遇吏民慈恕不以立聲威為賢察吏建白多  
聽未因能任善不必自己出以故於利害多所興除陳地汙  
下屬甚雨則積潦害稼朝廷疏新河八百里以紓陳

人憂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公請益開二百里起西  
華循宛丘入項城以達于淮泗自是陳無水患逃軍  
改刺重役不著於令率會例於他州已報復遣囚繫  
充滿有瘦死者請詔有司立法頒焉以時決遣全活  
者甚重中貴人石燾傳詔輦取瑞香花數千本公曰  
不可自我作備疏罷之政和二年召還復為禮部侍  
郎兼侍讀三年遷吏部公奮自書生策高策躡進儒  
館方免喪造朝一歲三遷遂贊書命每奏事欲前上  
逆目而待喜動於色所以拊循慰藉之言如家人父子  
無間也始為右史立柱下方回顧前卻上以目屬公

示所鄉左右驚嘆以為榮中書舍人例召試惟公不  
試而除及是召還且大用矣會公所善強淵明為尚  
書共事而與太師蔡京有連嘗從容致京意曰廷臣  
上所倚重無出公右者當錄中執法進丞轄幸努力  
助我公驚謝曰平生未嘗言人之過若驟居此官愚  
不識忌諱必孤大丞相所以任使之意幸為辭焉由  
是京不悅 徽宗每論人物必以公為稱首京曰然  
霍某禮部久次當除學士而未有闕也久之遷吏部  
而已五年公被疾上書謝事書奏 上大驚亟遣內  
侍鄧忠仁挾國醫曹孝忠等三輩馳視公疾疾益急

不可為矣 上惻然又以公行年飭陳彥者占之於  
是公積官至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轉通議大夫守吏部侍郎致仕訃聞贈宣奉大夫賜  
銀絹三百匹兩官其子孫四人所以賻恤其家甚厚  
實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其年十一月甲申葬於縣  
之懷德南鄉千墩之原公平居侃侃不動聲色遇事  
詳慎未嘗輒發發亦不可回止所與游必擇勝已者  
故多天下知名士苟非其與亦不病其所為居侍從  
十年館置賓友酒食相綴接歡然如布衣時不見小  
異事二兄端輔端如以孝愛聞端輔以文藝名場屋

而蚤世其孤文輿教畜之如己子端如豪健有智畧  
殖產累巨萬第姪分財公以義譬解不聽願謂文輿  
曰吾兄力貧養親而縱子使學遂豐其家凡十七年  
不以其旨累吾心而後得至於此吾不忍為汝所為  
第聽我言隨豐約惟吾兄之命它日任子終不使吾  
兒先汝文輿唯唯居亡何遇 郊祀恩首薦文輿如  
約卒官右朝奉郎公元配蔣氏贈溫國夫人今配郭  
氏同知樞密院事三益之女弟封崇國太夫人三男  
子曰文炳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曰蠡右朝  
奉大夫曾任司農少卿江淮等路經制判官為吏有

能名曰文仲右宣教郎新差臨安府縣丞一女許嫁  
右通直郎聶昂孫男八人驥孫右迪功郎新嚴州司  
戶叅軍成孫永孫馴孫並將仕郎次任孫驥孫駒孫  
棋孫女十五人曾孫男女六人公後以文炳蠡登朝  
贈少保云嗚呼公之沒三十年矣當是時諸孤藐然  
僅勝衣故幽堂之銘墓隧之碑皆未立逮建炎兵火  
圖籍焚滅之後公所為文章獨得外制五卷於門生  
姻舊之家清醇雅輿得代言之体至於論駁制敕省  
審章奏陳獻便宜出入諷議見於文字言語者十不  
存一二故所次止於如此蓋嘗論世之人蹈汗抵巇

以微幸一日之富貴者遺臭千載亦何可勝數自公  
辭權貴人之託而不就也然後徘徊於省戶而官不  
進自公推家貲數萬而不有一錢也至今諸孤恃祿  
以養其母而無一瓦之覆以庇而為生嗟夫公雖不  
得位為將相而絕人之資高世之行激濁揚清之功  
自足以律貪頑厲鄙薄於百世之下豈非君子所可  
願者在此而不在彼歟昔公以中書舍人同知貢舉  
時某舉進士在選中後七年再試詞學而公以吏部  
侍郎同知貢舉復被甄采故於公為門下士文炳等  
曰今欲以公行治官世讓次為書獻之太史而先友

盡矣當屬之子也謹具如右謹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安定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左中大  
夫胡公行狀

曾祖霖贈太師沂國公

祖寔贈尚書虞部員外郎

父宗旦贈宣奉大夫

公胡氏諱交脩字已楨常州晉陵縣人胡氏自公伯  
祖文恭公宿以樞密副使仕 仁宗 英宗於嘉祐  
治平間任重道遠佐兩朝天下推為鉅人長者元祐

中脩簡公宗愈又以尚書右丞叅秉國鈞道大名播  
具著國史而胡氏始大更四世百有餘年仕於朝者  
或以文章顯名或以治行著於吏迹登侍從踐臺省  
典一州領使一路率嘗數十人朝廷推其賢士大夫  
論其世天下慕傳其家法建炎南渡大家巨室焚剽  
之餘轉徙於山區海聚之間殆亡幾矣而公與子從  
世將者又相扳以起更掌內外制同侍講讀俱為端  
明殿學士父子同升簪組蟬聯搢紳歆艷為江左衣  
冠之冠何其盛也曾祖寐贈大師沂國公祖寔即文  
恭之母弟修簡之世父也贈尚書虞部員外郎父宗

旦以貴贈宣奉大夫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  
秦州軍士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軍司士  
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  
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為勝已擢第一  
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文章宏贍有氣不喜  
琢雕為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  
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  
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  
國除吏先又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左司員  
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 昭慈垂簾聽政除右

文殿修撰知湖州 今上纂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  
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  
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  
院兼侍講見上首論天下之勢曰淮南當吾膺而將  
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而群盜乘間  
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淝肇吾基而根本久未立秦蜀  
張吾援而指臂不相營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  
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緩疲瘵以固國本此最當  
務之急 上又出手詔問公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強  
兵禦戎之要公䟽言天下有盜道其先變乎昔人常

謂甌中有麥飯數升床上有一故絮被雖儀秦說之  
於前韓彭驅之於後不能使之為盜惟其凍餓無聊  
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而棄之  
於盜賊陛下哀閔無辜下寬大之詔而開其自新之  
路禁苛慝之暴而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  
語歡呼而歸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之所係獲  
盜可弭矣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  
皆吾杭徐之地也操弓矢帶刀劔椎牛發塚白晝為  
盜皆吾南畝之民也 陛下撫而納之及其田里無  
以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而安於其故一畝之宮

上父子下雞豚行相群居相友隨田高下雜植五穀  
無廢壞婦女蠶桑無懈人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  
矣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輿連西洛董平據南  
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穀充牣雄視一方  
盜賊無賴朝不謀夕為苟且之圖以紓目前而已乃  
獨能強水土之政務農足食屹然自立櫓巢之中而  
不可犯以吾江東二百郡之地欲強兵以禦寇戎而  
不能為翟輿之所為乎神武軍造甲鎧費大農錢無  
藝而有司不敢何詰有旨罷之未幾復請又予之公  
曰將帥視詔書為虛文何以示天下封還遂已乘輿

還次會稽內批取金以百計絹以千計銀錢以萬計  
人言藉藉以為費公曰予以馭其富人主之柄也即  
有賜第詔有司奉行無視人以私上欣納李成盜江  
淮張甚廷議欲親伐公曰辟盜猖狂 天子自將  
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  
議遂格而盜平如公策焉周杞守常州坐殘虐免衆怒  
不厭會大旱 上御邇英問所以致旱之由對曰  
此殆杞佚罰之故以杞屬吏杞疑公諉之上書告公  
罪宰相建遣所善大理丞胡蒙詣常按驗不如書反  
復究窮吹析毫毛故群從多抵罪者公獨修然無一



髮之挂尋請宮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召為給事中進刑部侍郎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并刑部尚書公言汀州寧  
化縣論十人大辟以獄上而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  
人當死者縣令為民父母而殺無罪十人徼冒進秩  
之費不重寘典憲何以慰塞天下之怒又言江東留  
獄傳逮紛然猶有六百人之未至者若繫者待六百  
人之集拊揚之下疾病飢寒必有瘦死者請予之以  
期罪狀明白論如律疑則從輕詔下如公言期盡無  
一夫之獄國論欲以兩蜀交子行之諸路以紓水陸  
輓漕之費公曰此治亂安危之機上䟽力陳其害以  
為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是時大臣建議舉朝和附  
無敢議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賈姦民盜鑄  
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  
費無鼓鑄鑄磨鍛鍊之勞一夫挾帑扎坐客舍中日  
作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偏州下邑真贗莫辨售  
之不疑轉手相付旋以為券抵觸憲網破家壞產以  
償告捕禍及無辜勢必如此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  
歸藏錙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細民艱食必無束  
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人伏其精識八年

以親老丐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  
眷惜不已欲留公侍講讀公力辭不可曰臣母老念  
歸蒙恩守信去鄉縣益遠矣願奉祠里中以便親養  
上曰鄉第去行復召鄉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公端  
默寡言喜怒不見進止可識雖對人主必思而後言  
言無文飾洞見肝膈上察其誠特深信之將相議  
大舉料兵筭食戒師期矣會公進故事遂擿漢委欽  
語以諷曰高帝引四十萬衆攻匈奴而遣十使為間  
皆謂可擊欽獨不然以為兩國交兵宜夸矜見所長  
而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  
不可擊也怒不聽卒有平城之圍而冒頓解鞍與城  
齊者數所與十使所覘老弱羸劣為如何哉妄言無  
行之徒緣飾無根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  
實而遽信之以舉事其為誤國豈不大哉上覽之  
矍然越日出公奏示大臣曰胡某之言一士之諤諤  
也已而四川謀帥上問公廷臣孰可將者公曰臣  
從子世將可用也上即日命世將以樞密直學士  
為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吳玠死遂副  
宣撫凡涖蜀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卒於官士大夫由  
是知公造膝之際從容諷議為上所倚信蓋如此也

朝廷聚重兵梁洋間以杜虜人窺蜀之謀而餉道嶮  
遠蜀人病之先是漕舟出陵江而春夏有漲暴漂溺  
之虞秋冬有水落膠舟之患至紹興初初行陸運調  
成都潼利三路夫十餘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倍道  
而馳晝夜不息僵仆道路十斃三四蜀人愁痛入骨  
髓公言養兵所以保蜀也誅歛不已人不堪命財聚  
民散腹心先潰矣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自二月解  
嚴後九月防秋之前除存留防閑正兵外其餘將士  
分戍它州就糧歇泊如此則戍閑之食水運有餘分  
兵就糧陸運可免此百世之計也 上命學士院述

公意詔吳玠施行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  
林學士兼侍讀公進見 上必問世將守邊狀少日  
當以簽樞處之公頓首稱謝會世將疾病亟進資政  
殿學士禮秩視簽樞云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  
學士知台州領州終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  
月丁未也公不求磨勘者十五年故官止於左朝奉  
大夫轉左朝散大夫致仕爵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遺奏上進官四等贈左中大夫享年六十五公  
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  
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官寢近臣例進

挽歌辭 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  
帝氏在經術漢臣頌之句以賜自文恭修簡相繼掌  
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恭入贊書命  
直學士院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為邦國之華公  
悉哀聚紀次為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  
榮近世所未有也公事繼母太淑人楊氏以孝聞初  
宣奉公元配姚氏嘉祐名臣闢之女有賢行而蚤世  
宣奉公以文藝名場屋累薦禮部卒不偶既沒而太  
淑人年未三十外家鑄諭俾更嫁公再拜秉笏而進  
曰集不幸蚤失姚氏母今又失吾父諸孤藐然恃吾  
母以為命外家忍奪之某雖不肖所以事吾母敢有  
不如禮太淑人曰然踐二庭非我志也公再拜感泣  
而出太淑人性剛嚴治內事肅然如官府他日意有  
所不適公必具衣冠立側踧躅屏氣候伺顏色至日  
中不敢嘗食太淑人為改容笑語如平日然後返室  
自筮仕致位通顯晨夕奉周旋四十二年如一日內  
外宗姻里長老交口譽嘆以厲其子孫曰胡公真一  
世之標表也撫二弟充修成修尤友愛遇恩以次補  
官而後任子女弟適閩人楊氏而寡貧無依公具資  
裝迎之以歸會公之子察當受室諸豪貴爭請昏公

曰聘楊氏女俾察奉其姑以嗣吾意沂國公孫曾有  
困乏不能自存者公捐橐金百萬為諸族倡共買田  
賙之其疎財尚義蓋天稟然娶錢氏封淑人故知制  
誥公輔之孫永華居士世雄之女二男子曰岐老蚤  
卒次即察也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女嫁右承議  
郎邵及之孫男曰立方右承務郎公樂易無適莫不  
為節目崖岸群居恂恂然寒溫粗接減否不出諸口  
遇所厚善論天下人物與古今成敗之故是是非非  
如東西白黑雖精練少年專門名家所不逮居官任  
職不錄細故專務掩覆人過失遇事可為則慷慨自  
奮亦不苟止而妄隨至論交子則宣言於朝曰此大  
事也義不與之兩立故極論無所諱治天台屏惡戢  
吏持法律嚴甚不受一辭干請之私奏免上供非輕  
教者萬餘緡州人至今思之晚喜讀佛書不假師傅  
自然超詣在天台時與太淑人言類多知死者既屬  
疾却藥屏鑿湛然而逝以其年四月壬申葬於武進  
縣懷德北鄉之源公所自卜也謹狀

### 圓悟禪師傳

臨濟七世孫圓悟禪師諱克勤彭州崇寧縣駱氏儒  
家子犀顱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言他生

不敢齒一日遊妙寂院願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  
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為浮圖氏  
當是時成都名僧文照公為衆講說作佛事執經立  
坐下率嘗數百人師往從之晝誦夜思遂通其學為  
高第又從敏行公講授楞嚴經論俄得病瀕死師歎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請佛涅槃正路不在句中欲  
以聲求而色見如一釜羹投鼠矢汚之吾知其吾以  
死也遂棄去學禪於真覺勝公勝公方創臂出血指  
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瞿然於時大善知識名號  
聞四海為世導師相望也徑持一鉢徒步出蜀入山  
林踐荆棘蒙犯霜雪問閩百難意所欲往靡不至焉  
首見玉泉皓公金巒信公又見大溈詰公黃龍晦堂  
心公廬山摠公此五大比丘者僧中龍也見師皆以  
為法器而晦堂獨稱師曰他日臨濟一派當屬之子  
矣寂後見演公於龍舒白雲演訶之師不顧趨出去  
抵吳中已而復還演迎笑曰吾望子久矣會有部使  
者詣演作禮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即大悟立告  
演曰今日去却曾中物喪盡目前機也演曰如是如  
是又從演於五祖嘗伐一巨木演固止之師不聽演  
怒奮槌而起師植立不動演投所持槌領之而去自

是遇物中無疑矣衆推為上首學者宗焉崇寧中歸  
覲其親諸老相謂曰川勤傳一燈歸蜀矣成都帥翰  
林郎公知章聞師名疏請住六祖院撰日開堂攝齋  
登坐嗣演公說法詞義卓然緇素悅服欣踴拈踊如  
佛出世更住昭覺院凡八年再出蜀次荆南會故相  
無盡張公天覺亦至公儒釋兼通負所學自許手提  
古佛席卷諸方一切衲子莫敢嬰其鋒者見師恍然  
自失不知膝之前於席也退語諸公曰吾行天下閱  
人多矣未有如此翁者留居碧巖院徙住長沙道林  
賜號佛果實太保領樞密院鄧公子常所奏乞也政  
和中 詔住建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市名聞  
京師 詔住天寧萬壽禪寺建炎初宰相李公伯紀  
當國奏師住金山龍游寺 車駕幸維揚召詣 行  
在入對殿廬賜號圓悟禪師改住廬山雲居久之遂  
還還蜀蜀帥王公似復以昭覺界之紹興五年八月  
己酉得微病趺坐一榻留偈示衆投筆而逝既荼毗  
舌齒不壞出舍利五色無數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五  
明年三月塔成賜號靈照謚真覺云師蚤治儒書更  
讀教乘學苦空得佛語心要嗚呼心大矣天地萬物  
皆具於一心而性者心之地也達磨西來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與吾聖人所謂盡心知性者初無二本也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以謂出於人心者雖凡夫皆可以直造一聽其語如見舊國之城望先人之廬冢莫不愀然感動有泣涕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門雖毗耶城聽法殆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領衆說法為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白雲名聲籍甚時有佛鑒師惠勤亦知名衆遂目師以為川勤別之其後錄嶽麓徙蔣山行成力具道大名播天神訶護與古佛齊肩矣初在金山時名賊趙萬據鎮江擁數百卒操戰艦乘風欲度會天反風雲霧晦暝連晝夜不得度乃止比赴雲居道長蘆而劇賊張遇奄至盡一刹群瓢無噍類而師鉢囊獨亡恙又嘗歛上方賜物寘一篋中寓儀真師飾其徒往省之荅曰儀真連夕大小餘燼尚燔欲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而官寺民間鞠為瓦礫而一篋巋然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東堂長老覺公夜夢一女孺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為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即巖碧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



諸者宿皆徒避別室師真一榻卧起如平時師福慧  
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羅果是區區  
者曾何足言而世人傳聞所共贊嘆故不得而畧也  
景德中天子詔儒臣撰次僧史錄七佛傳五十二  
世十七百人號傳燈錄建全百餘年真人大士相繼  
而出五葉聯芳十燧遮照固不乏人惟圓悟禪師願  
大光明勝妙獨出真法門之棟梁不可尚已宗達得  
師法者坐虎丘道場十五年今將適黃蘗吳人惜其  
去而莫能留也於是過余而別曰公暇知師者願得  
公文刻留山中以備史官之採遂以余所見聞者補

而為傳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